

學文堂集不分卷(二)

〔清〕陳玉璣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文堂集

四十三卷》提要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璣磨明著

五言絕

黃河

白鴈橫丹嶂黃河走黑沙日行三百里兩日即回

家

同汾州傅史二文學飲酒樓

月色照高樓樓頭碧樹秋何人夜吹笛莫便是伊

州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

別弟

共爾連枝夢那堪遂別離况逢寒食節又是月明

時

烏夜啼

綠柳拂長堤枝頭烏復棲可憐八九子夜夜五更

啼

都門送友回南

相看忽不樂起立前致辭明日江南去淒然酒一

卮

閨門舟次與汪處默

三月浪花平同歌燕市行莫教思往事已覺不勝情

舟發江陰十絕句

曉發青山門青山渺何許漸遠青山城方見山青

處

毘陵北閘爲青山門

秋水碧于烟澄泓復如鏡鏡裏一舟行野花分岸

映

蟹簍中流截舟過劃有聲夜來茅舍裏辛苦一燈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

明

官塘橋外水半畝角菱池稚子窺人去寒衣欲採

時

當年無賴事是處柳橋陰不見當壚者無須更鼓

琴

將入蓉江地村名漸不知眼看深樹裏一一問舟

師

日落孤蓬外經過泰望山一徑採樵路兒童驅犢

還

忽逢故人來艤艇斯須立明日到吾廬爲語山邊

別

時遇靖江同年徐仲宣過吾邑

離城十餘里水痕高數尺不見暮潮歸但覺舟行

疾

二更到蓉城城頭月正明三更酒家臥五更城下

行

夏宮怨

金屋流螢火銀床冷翠苔君王何處是知幸避風

臺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

三

夜靜絳綃輕秋河殿角明西風猶未起紈扇尚多

情

相逢行

繫馬青樓下嬌嘶白鼻騮春風留不住楊柳正藏

鴉

曉行示客

作客盡吾徒征車逐隊呼一燈明滅處立馬問當

壚

聊城登光嶽樓



危樓壓差我拂袖一高歌不見魯仲連搔首將如何

過倬雲齋

金風正颯然高興發林泉一夜孤兒淚三秋客子

船時倬雲有失怙之痛

登東平城樓

舊是須句國千山爽氣開繁星搖洞壑明月到樓

臺

望雪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四

直覺兼天白山形竟不同相看添逸興騎馬路難

通

雪溪步法雲菴

雪溪初進艇移步法雲菴花覆村容換波平樹影

含

古廟

樞衣瞻古廟獨立一徘徊樹色參天起山容入殿

來

太倉白篇豆

篇豆無奇種惟茲重海南色於銀更白味與蔗同甘

同原一登玉峯

諸峯積翠開木末敞樓臺把酒一長嘯天邊白雁

來

虎丘

重來汗漫游西風攬翠裘不見吳王墓門前水白

流

送友赴襄陽任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五

攬轡志澄清春風送爾行襄陽諸耆舊應折使君

名

溪上

春游屐未閒幽意正相關試看雙溪水全浮斷續

山

再渡高郵湖

殘月銜虛岸新荷冒畫船珠湖凝望處景物記當

年

題曹涓公半山樓

高樓水一涯痛飲屬吾儕日日有山看應知半亦佳

山行

山在虛無際泉流斷嶺傍千盤迴馬首雲白曉蒼蒼

荆溪野望

極望野漫漫秋高白露團水從雲外落山作鏡中看

送友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 六

燕舞春風老鶯啼御柳斜離筵當別路歸去卽仙槎

槎

夜泊蛟橋

信宿蛟橋側孤舟去住難莫愁前路遠已覺客衣單

單

贈友

佳客翩翩至風流自接離羊車真可羨官柳正垂絲

絲

旅夜同丁弋雲酌酒

逆旅高朋共村醪醉不休漫言京國事相對恐生

愁時與弋雲同出都門

示友

雙劍何時合荒城此別離我方爲病客君竟作孤兒

除夕

身世悞悲歌天涯奈若何年年當此夕回首嘆蹉跎

訪友二首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 七

小港槳聲寂深林塔影侵鹿門有遺侶斜日爲招尋

尋

山斷白雲續樹含疎雨秋故人家在此一口幾回游

游

嘗新米

新穀春纔得熨烟生樹林連年詢米價直賤到如今

今

行吟

溪水兼天白楓林夾寺紅行吟自欣賞木葉下高

風

哭徐五燕

桃葉聽歌處秦淮載酒辰只今成涕淚相憶自徐

陳

呂城

明月照西京旌旗望裏平纔過蕭續宅又到呂蒙

城

客過

青尊聽雨夜白馬渡江時樹冷啼鳥急秋宵正賦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八

詩

登太白樓月下有感

帆捲孤城外春生萬井邊謫仙搖落後明月更誰

憐

峴山

茗水繞東關遊船出峴山山頭獨酒坐山下騎馬

還

小盤陀

遺跡說東坡風流寄興多山邊一片石名熱小盤

陀

松江觀龍舟

城畔水溶溶龍舟集五茸榜人鬪歌起楚夢變吳

儂

松江名五茸城

吳歌

吳女好高髻過額一尺強妝成攬明鏡日色將昏

黃

揚州元宵酒樓作

節物盛揚州銀燈汗漫遊金吾夜不禁不醉不宵

學文堂集

五言絕九

休

贈妓

含笑復含愁當爐意態留畫闌斜倚遍何處是迷

樓

月夜渡江

明月照輕橈天空冷夜潮大魚負船走河伯氣不

驕

贈人

相逢酒壚邊意氣最翩翩豪飲不知醉傾囊難酒

錢

懷友

蕭瑟且銜杯天涯首重回春風如昨日又見野棠

開

江南思

歷遍天涯路鄉風處處諳三春是昨草翠色暖江

南

蟋蟀

持燈照蟋蟀聲山草露中如何逼帷幕徹夜只愁

學文堂集

五言絕一十

儂

偶感二首

銀缸照不眠把酒淚潸然那忍看紅豆分時又一

年

春郊遇小車隱隱繡帷斜猶記褰珠箔春風白鼻

駒

雪夜聞鐘

鐘落雪方起雪深不住鐘有人方醉臥繫艇板橋

東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璣磨明著

七言絕

天津橋

天津橋上江鴻愁天津橋下海水流多少行人騎馬過不到長安不肯休

楊柳枝詞

憶折南枝首重回將離欲贈復徘徊東風一夜人何處只有楊花水上來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春日垂垂滿道傍和煙籠月碧絲長天涯到處關愁思生在隋堤倍可傷

都門送友人南旋

故園花信滿疎籬寄與春風總不知君到爲予頻問訊江東芳草月明時

高郵道中

殘驛孤城大道邊海門寒峽上青天一從旅夢三江遠無數鄉心萬壑懸

嶧縣

雲連鉅野千帆外地入彭城萬嶺間無數飛鴻南向去可堪嘹唳到吳關

絕句

花落江頭燕子飛行人春日換春衣依稀昨夜殘更夢夢到江南春已歸

偶贈

永夜紅樓敞玳筵雲和斜抱落花前聽君唱罷吳趨曲不爲含愁亦可憐

送友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二

一簇征帆帶曉霞郵亭西去盡平沙錦裘猶道無顏色白雪爲君更作花

揚州病中囑寄家信

共拂東風過酒壚無邊春色散平蕪君歸倘對高堂問漫說他鄉有病夫

送寧國焦太守之任

江鄉遙指一麾輕醉擁驪駒壯爾行舊是才人遊宦地知君不減謝宣城

舟次青縣憶季聖昭先入長安

城邊河水接滹沱日送離人雙槳過爾到燕臺回首望交情方覺別時多

中浮橋見遊女跨馬乘舟競渡

蘭橈畫槳不勝情白馬紅裙照水明最是銷魂金屈戌回看環佩迴無聲

至日

兩年至日皆爲客至日今年始到家世路那如三徑穩青山無恙一樽斜

題壽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三

石壁寒苔照水晴雲封落木似層城樵夫莫漫出山去前路崎嶇不可行

題捧心圖

嬌歌艷舞未歸吳薄倖空羞范大夫試問蘇臺承寵日捧心還似舊時無

月夜過金山

擊枻寒江月正斜江風吹處度琵琶蒼茫雲樹知何極隔岸揚州十萬家

洛陽村感舊



却立溪頭思黯然桑麻如對故人憐風塵閱盡留  
三徑離亂重過已十年

平山堂

平山杳靄碧雲流登眺空餘鮑照愁二十四橋渾  
莫辨獨留明月對揚州

登響山相傳爲嚴子陵垂釣處

空山木落亂雲秋聞道嚴光繫釣舟我來不見垂  
綸者惟有寒江天際流

登敬亭山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四

夾道凌空碧磴懸萬家城郭入烽煙餘霞此日還  
如綺謝朓風流倍渺然

荆溪竹枝詞

溪畔秋光檻際收山頭春色鏡中留珠簾十二閒  
常捲人識儂家梳洗樓

聽歌

檀板紅牙度曲妍翻教愁思入樽前自從沉醉筵  
後畔不忍聽歌已十年

水仙

素質亭亭想若耶水晶簾畔護輕紗曉來和露和  
煙看疑是南朝玉樹花

過揚州

寒花蕭瑟點征途十月孤舟一病夫見說隋宮遺  
址在雷塘春色尙存無

都門除夕

獨爲守歲住京華酒醒難尋夢裏家縱說春光應  
不遠東風那得到梅花

北地不產梅花

栢酒椒盤亦自宜樽前潦倒一題詩百年渾欲今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五

宵減萬事難容此際思

夢家

一爲遊子便無家南望江天鴈影斜夢裏不知身  
在客蒼茫看遍故園花

戚姬村

戚姬村畔暫停輪土銑方炊麥飯新苦憶漢王宮  
裏事只今無復艷粧人

途中偶見

翠袖紅衫結束新纖纖攜手過東隣回頭欲聽羊



車語笑指蕭郎是路人

冰釋

嚴冬不道比春和  
遙憶江南暖更多  
一夜東風冰盡解  
舟人驚喜下黃河

城邊

城邊晚渡競相呼  
渡口漁人撥網罟  
買得白魚長二寸  
也須一醉酒家胡

寒食見楊柳

落拓還家敝黑貂  
依然岐路又吹簫  
可憐處處皆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六

芳艸豈獨傷心是柳條

清明

春光何惜暫遲迴  
節候催人亦可哀  
路上紛紛都插柳  
呼童也折一枝來

渡滹沱河

滹沱之水勢如雷  
舟子招呼不敢開  
我有花驄渾是膽  
昂頭一躍過河來

王祥故里

平原日落通蒿萊  
憑弔遺踪獨上臺  
一壑冰池千

尺水村人爭送孝魚來

俗呼臥冰池  
內魚爲孝魚

和王阮亭冶春詩

二十四首

我到揚州春色闌  
柳花如雪飛成團  
眼底紛紛何足數  
昔日故人今作官

故人作官詩愈富  
長篇短句皆吾師  
昨日紅橋修禊事  
復爾新成絕妙詞

紅橋之記今古絕  
紅橋之詞天下知  
人到紅橋齊

下馬添得揚州無限悲

阮亭有紅橋詞記

南皮高會悵蹉跎  
詞賦全輸數子多  
我急買舟追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七

勝賞風煙無奈故人何

遙憶雷塘畫舫移  
諸公衮衮共街卮  
此時余在長安道  
也作清明寒食詩

輕紅橋水出邗溝  
水到橋頭著意流  
兩岸竹籬面面名園  
新作酒家樓

東城女兒顏如玉  
西城女兒顏如茶  
相逢爲問東城柳  
可似西城綠也無

法海寺邊草色新  
朝朝暮暮去遊春  
玉鈎斜畔閒經過  
懊惱隋皇宮裏人

隋家天子住揚州種得垂楊滿御溝莫道風流今  
不見蜀岡從古是迷樓

斑竹屏風金屬戍小秦淮口照逾明上有玉人垂  
手坐慣聽遊子唱蕪城

一更燈船俱已集二更燈船分外多三更四更猶  
不絕二十四橋光射波

邗關芍藥多于菜處處街頭喚賣花揚州女兒渾  
好事買得一枝分壓釵

茜紅衫子石榴裙昨夜新將鵲腦薰莫怪春風太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八

無賴衣香原不厭人聞

桃園十畝破春顏無數遊人坐樹間見說遠看花

更好移樽都到小金山

竹西亭子舊曾知却憶當年杜牧之歌吹只今猶

未歇齊唱揚州司李詩

一船出港一船迎打鼓吹簫無限情復有一船先

繫纜四條絃上闌新聲

紛紛都著白羅衣剛在山頭掃墓歸怪殺淚痕收

未盡便將樽酒對芳菲

茂之先生八十餘山陰呂生方上書杜陵老叟大  
作樂五言詩句百不如

時林茂之杜于皇  
呂黍字同客揚州

頰川豪飲不知愁酒肆攤錢竟日留醉擁吳姬同

躍馬平山堂上恣行遊

謂劉北  
部也

何遜揚州舊法曹梅花詩句擅南朝于今復有王

司李羨殺桐花調絕高

阮亭有桐花詞長安  
諸公有王桐花之號

家兄才思久無敵一到情傷語更妍昨別阿雲無

限意每將圖書索人憐

阿雲冒氏伶人  
其年爲作小像

十五當鱸態最都西昭小字說姑蘇逢人便展鄒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九

郎扇還憶鄒郎好在無

西昭姑蘇妓  
也程邨贈扇

十載相逢舊酒徒呼鷹挾彈儘豪麤衷腸欲盡不

能盡鬻迺一聲明月孤

有酒欲醉君莫惜有詩欲和君莫憐今日逢君官

閣裏明日別君瓜步前

爲友人題畫

兀坐垂綸意渺然枳籬茅舍綠陰邊憑將一幅

溪絹買得青山不用錢

新豐

有引

距京口五十里曰新豐丙申秋余維舟于此買醉鱸頭題詩壁上有蘭陵多美酒終不及新豐之句今北旋艤艇復到酒家悵然有作

憶昔維舟古岸邊新豐酒家時醉眠于今復向鱸頭過一飲還拚三百錢

酒帘高掛石橋頭少小經過復壯遊莫怪主人頻笑客十年還著敝貂裘

江上酬半雪兄見懷元韻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十

落拓天涯任所之池塘佳夢慰相思自憐吟興全

然減不獨君山九日詩原唱有遙知紫蟹黃花節獨上君山賦一詩之句

泗水亭

輕烟斜口水淙淙泗水堤邊起暮鐘芒碭已無雲

氣見猶言亭長是真龍

石谷同重其過訪送之秣陵兼寄櫟園先生

學士方從邗水至恰逢二妙亦經過茅堂竟夕淹

留坐都道相思別後多石谷偕袁重其至方樓岡適在小齋

潦倒袁生走道途養親無計每長呼憑將負母看

花句爲寫丹青入畫圖重其負母看花同人多贈詩  
我昨驅車白下行司農忘分不勝情倘然見憶煩相訊只說傷心爲董生文友謝世傷之

梁谿踏燈詩 十五首

月淡風微玉漏催相攜行過子城隈縣官堂上張燈火不禁民間子女來

袞袞兒童短袂牽蝦燈隨後傘燈先不愁絳蠟灺難繼仗有前宵押歲錢

慧山浜口賽燈船打鼓鳴榔響徹天恰似當年陳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十二

水戲星毬蓮子撒波圓古詩誰將萬斛金蓮子又須與一點小星毬

十丈朱霞耿莫收神龍天矯碧溪頭聽來金鼓喧

闕甚不到天明不肯休

何事東風着意催梅花恰傍美人閒香街到處拚

狼籍珥墮釵遺拾去來

捧罷霞杯進玉盤漫成粉米恰如九題糕啖餅尋

常事獨喜團圓此夜看元夕漫粉爲欄取團圓意王珪詩君王又進紫霞杯

石門樓閣九龍腰點點星燈入望遙每夜常明原

不減倍宜今夕是元宵石門峽名常明佛前燈也

兵船已過估船停三老長年醉不醒試看帆檣高  
掛處九枝蓮炬亦熒熒

笑語分呶大道邊酒樓斜出縣樓前天涯到處謗  
泉釀偏在家鄉不值錢

空祠古屋走龍蛇此地相傳泰伯家白項老烏啼  
不歇摩娑雙樹一燈斜

黯黯傷懷弔古餘停驂不覺重欷歔一坏黃土千  
秋在石塔還名專設諸

黃髮白髮劇堪憐昔日何哉本少年莫爲琵琶輕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上

一撥頓令哀怨入尊前

許生以琵琶名

紅燭如山夜未央留髡千石競飛觴敬亭已老蘭

亭去頭白聞三此擅長

柳敬亭朱蘭亭皆以說書名聞三亦擅其技

再涇橋口記前游舉舉師師顧盼留擬向綠窓重

密喚月明悽殺舊粧樓

市上誰乘白鼻騮梨園子弟屬秦嘉十番昨夜教

新譜雪腕吳兒急鼓撾

秦封君所畜歌兒絕佳十番尤擅名

盆梅

盆梅攜自虎丘來嫩蕊凋花汗漫開伴得春榮烏

几側不教風雨暗相猜

有憶

記得紅闌夜倚時雷塘楊柳正如絲于今縱使渾  
無恙已爲蕭郎損一枝

玉簫金管木蘭舟念四橋邊汗漫遊獨有小蠻偏  
厭聽粧成垂手倚珠樓

第五泉烹陽羨茶牕前攜手看梅花只今花發人  
誰見辜負春風到若耶

平山右第五泉

學成新曲繞梁塵檀板銀箏按自勻春水溶溶春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上

閣曉當時曾有聽歌人

我亦能調綠綺琴非卿誰說許知音何須定鼓求

凰曲愛殺鱸頭意早深

蛾眉嬾畫粉輕施握管能工妙好辭小疊蠻牋珍

重看淚痕濕透那曾知

臨行私贈合懽襦纖手裁縫染淚珠不道沈郎消

瘦後著來渾比舊時殊

離別如何不可哀秋殘冬盡又春迴自憐莫比粧

前鏡早暮猶能看汝來

尺素因風強自裁不堪愁絕望鄉臺離情豈似那  
溝水流入江頭便不回

清暉一望蜀江寒上有呆愚照碧湍縱說刀環應  
不遠只今誰與倚樓看

前題有見和者因復用原韻

十二雕闌獨倚時碧牕花影漾新絲章臺近日偏  
憔悴怕遣東風到柳枝

曲曲屏山好艤舟春衫爭換試春游愁人慣負芳  
春約不捲珠簾閉小樓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十四

汲得新泉愛品茶佛幢頂禮又拈花自從生長蓉  
溪畔無復人間有若耶

螺筆輕描技絕塵數行題款格停勻草香花片偏  
慵寫多恐春光解悞人

涼月空砵獨鼓琴自成新譜少知音春風何事吹  
音去耐可花陰懊惱深

懶慢何心粉澤施蠻箋重疊寫新詞從來薄命偏  
才女說與旁人總不知

年來不著合歡襦衣帶溶溶濕淚珠嘗把菱花呼

小婢个中應比向時殊

渺渺芳魂楚夢哀思親真覺寸腸迴溪邊一帶烏  
欒樹只有啼鵲夜去來

爲製鍊衣手自裁裁成非復上粧臺本將針線求  
生活藥向朱門去幾回

黯黯孤檠照夜寒雨聲初動碧溪湍挑燈細咏愁  
人句我亦愁多未忍看

前題

不知今日是何時滾滾香綿舞碧絲可奈病餘心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十五

力倦對人無語倚花枝

幾灣春水送輕舟記得溪邊是舊游急喚榜人舟  
且住試看斜月倚珠樓

遮莫良遊去關茶無端惱亂一春花依稀昨夜花  
邊棹行過前溪便若耶

怕將踪跡問風塵孤館閒宵雅思勻佳景便逢難  
着意一生拚却喚愁人

床頭擁膝慣橫琴欲寫芳情仗好音怪底朱絃能  
自解恐教哀怨人更深



憎殺紅裙厭綺襦雙鬟那復綴明珠天然絕世誰堪竝除却名花看總殊

重重屈戌錦茵施小倚屏風曲致詞近日新歌都拉雜天涯能得幾人知

將離欲折意堪哀咫尺蓉湖數往迴最愛多情雙燕子年年飛去又飛來

婉孌頻向綠箋裁細疊新詞著玉臺鎮日珠簾慵捲起不知花落幾多回

午夜深沉玉漏寒山泉曲曲俯清湍枕函釵落聲

偏賦應有巫峯逐夢看

前題

九十春光過幾時可憐愁緒正如絲綠楊軟襯粧臺畔未許他人折一枝

碧水青山映綠舟相逢疑到玉清游不知底事關

心甚刻襪旁皇上書樓

洗盞新嘗廟後茶驚鷺牕外幾叢花沉吟花底看

難厭此種翩然似若耶

冰心原不染纖塵爭奈雙蛾蹙未勻拾得烏絲書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六

細恨幾迴生怕落他人

重整雲鬟撫玉琴冰絲縷縷送佳音陡然有誤邀郎顧應料儂愁誤裏深

朝來休便換羅襦肌怯春寒淚怯珠凭遍闌干迴細步開簾真訝剪風殊

道悶難將好計施祇憑千疊斷腸詞三春花鳥渾無賴爲訊東風知未知

深宵滴瀝雨聲哀好夢無蹤去不迴曉起朦朧臨寶鏡却疑人白夢中來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七

分明刀剪玉纖裁何福消君傍鏡臺見說吳姬稱弟子倍教孤客首頻回

淮陰一棹槳聲寒千里河流溯激湍回指雙溪明

月裏幾人同作大刀看

時予將往淮陰

前題

杜宇聲銷子夜時默爐烟裊尙絲絲挑燈何限傷

心語譜入新詞似竹枝

連朝怕見是行舟那忍輕拋說浪游只爲別離人

世有苦拚紅淚落粧樓



玉手親斟一盞茶  
髻鬟鬆落半鶯花  
自憐春恨茫  
無着慣逐流鶯到若耶

看君佳句淨無塵  
幅幅蠅頭妙楷勻  
似泣似愁還  
似訴恐教薄倖屬文人

休因調錯怨瑤琴  
新譜求凰別有音  
彈到夜闌天  
漸曙昵人猶說未更深

香風重疊逗純襦  
素影臨窓擬夜珠  
漫爲十郎當  
日恨頓教閑思幾翻殊

纖腰瘦損計難施  
多事耕烟幾闕詞  
判得水沉動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夫

付囑東風應遣玉人知

相逢宜喜却成哀  
強把金尊醉幾迴  
今夜離情難  
說盡好留一半待重來

征衣昨夜倩人裁  
此去應過古釣臺  
客裏把君詩  
細誦忍令孤楫久淹回

單衣初著怕微寒  
步履雙溪第幾湍  
只有青青芳  
草畔水痕都作淚痕看

前題

梁溪舟中

那知真有別離時  
攪亂人腸萬縷絲  
翻喜石尤風

乍起輕橈猶繫綠楊枝

五更風改放蘭舟  
此去真成鉢嶺遊  
却悔月明花  
事裏玉鞭容易指瓊樓

長向瑤牕喚煮茶  
雨前新片說蘭花  
銷魂別後無  
多日隔斷紅塵怨若耶

勞勞亭子起黃塵  
鴈字排空倒難勻  
探得粧臺多  
少恨好將消息付征人

購得中郎焦尾琴  
竭來愁重未成音  
黃姑恰有傷  
心事聽徹人間恨轉深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九

卸却雙纏五色襦  
襦邊的樂貫明珠  
呼鬟重換嬌  
粧束淺碧魚文新樣殊

耿耿明河計莫施  
陳思枉賦洛川詞  
還家無福稱

鄉里密喚低呼祇自知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張彪傳我不忍鄉里落他處

孤燈挑盡獨悲哀  
一夜相思夢幾迴  
風好忽吹龍

腦過却疑卿泛小舟來

相貽粉黛法書裁  
好調多情是鳳臺  
誰料展時看

不忍受人憐惜已千回

建書鳳凰臺上憶吹簫詞

細膩風光料峭寒  
小橋流水出湖湍  
梁溪山色杳

然去猶自凭闌着意看

前題 廣陵舟中

油壁當年夜過時偶占詩句寫烏絲那知多事牽  
愁思贏得佳人問柘枝

楊子橋邊夜泊舟倚闌依約認前游那江風雨今  
偏惡憶爾應登望遠樓

碧紗窗外種山茶記得看時一樹花苦被杜鵑啼  
血染月明來往是非耶

雲簾月簾遠埃塵薄薄新粧淡淡勻前度恍疑天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三

上會那容消得世間人

忍束詩書忍撇琴叮嚀青鳥送回音開函試把啼  
痕檢還比臘脂幾疊深

苦因藥物典瓊襦補屋年年又賣珠誰料青鬟也  
憔悴可憐情緒一春殊

小艇蒲帆十幅施坐來頻和易安詞此生深悔爲  
情誤無奈情牽不自知

又對蕪城賦七哀蓼花灘上暮潮迴陡然閣筆沉  
吟甚勾月新從故里來

離情欲向鯉魚裁極望家園更上臺若遣東風催  
做我已吹芳訊幾多回

夢裏關河樹影寒枇杷門巷繞溪湍歸期約畧秋  
風裏可許雙星共汝看

前題 高郵舟中

柔腸不死奈無時寸寸纏綿似藕絲恰望甌湖芳  
草岸小船橫出兩三枝

雨雨風風送別舟花陰簌簌記前游神仙原在人  
間世那有蓬壺十二樓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三

十斛瓊蘇七碗茶蕩湖雙槳浪如花誰憐刺促西  
風裏黯黯孤檠伴莫耶

碧堤芳草細于塵一舸雲山面面勻莫爲此間耽  
勝賞月明無計望歸人

宜爐魚耳落霞琴獨自薰香獨賞音歷遍天涯多  
少事不知何物似情深

落霞  
琴名

頻因禮佛整羅襦半臂當胸繞戒珠惟願普消兒  
女恨世間夫婿比儂殊

昔日夷光本姓施浣紗溪上譜宮詞傾城今日誰

還擅君是前身可得知

不道勝常只自哀避彈珠淚眼偷迴攜將寶鏡殷

勤覷曾有雲鬟入照來

唐詩背人含笑道勝常

血色紅羅莢手裁弓趺行處便香臺五更一夢纏

綿甚直到醒時遣未回

風前慵把玉簫寒夾岸緋桃映綠湍自寫芳容題

細款教人直作武陵看

前題

淮陰寓中

紅板橋頭夜渡時綠陰如織雨如絲江南艇子歸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三

傳語耐可禪關借一枝

門前歷歷是歸舟偏我辭家帶遠游欲把離情托

柔櫓計程應到竹西樓

廣袖薰香手焙茶星眸吹淚欲成花於今不見何

須恨贏得生綃譜若耶

愁心如夢復如塵細閱輕憐意態勻恨殺釵蟲能

勝我全身時得傍佳人

黃昏消遣只彈琴兩字平安盼遠音莫道而今腸

欲斷未成相識便情深

亭亭裊裊紫霞襦枕是珊瑚簾是珠曾向綠牕訊

小字故教煩惱喚頻殊

牙床珍簟曲窓施翠管吹餘長恨詞驚得梁塵頻

暗繞更無人數鄭都知

短長亭畔悄生哀憶起銀屏小步迴最似巫山雲

一片不知何處却飛來

錦字親從雪腕裁可憐悽殺趙陽臺轆轤金井愁

腸似明月團團又兩回

薄病新愁細雨寒榴花幾樹發沙湍客牕料峭修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三

情史多恐蕭娘不忍看

前題

句曲寓中

幾架葡萄掩覆時題餘紈扇理冰絲曉窓紅日剛

纔到映著芙蓉傍水枝

浮踪飄忽似行舟十日孤蓬千里游羨殺花叢雙

蛺蝶一春來去只粧樓

酒意微醺好啜茶吟來佳句簇如花休嫌險韻渾

難押重疊關情是若耶

詩已八和六用若耶

的的珊瑚愛碎塵釵蟲啣處綠鬟勻空聞打疊長

憔悴多事當年買賦人

罷撥銀箏罷鼓琴總無心緒托知音門前綠水濃  
千澗攪入儂愁分外深

對對鴛鴦繪素襦還將蠅字寫連珠粧成漫約尋  
芳侶二十餘番風信殊

效顰真覺笑東施連日耽酬白雪詞自恨魂銷銷  
未盡个中難遣別人知

新詩緘寄訴深哀盟徹焚香誦百迴最是郎情蕭  
瑟甚恍如秋雨夜吹來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尺書獨夜避人裁延佇空階又上臺飛鴈匆匆過  
幾陣可憐無計喚啣回

句水斜臨曲曲寒池塘石齒露新湍歸期曾有明  
河約誰料黃姑未許看

相逢曲

宵門東角柳千條水色斜分素練飄一帶香街都  
在眼个人家住第三橋

銀鈴珠箔最玲瓏花事排當看絕工別有瓊樓難  
便到半簾烟雨半簾風

屏邊斂掩出來難小婢扶持怯倚闌自是風情天  
付就可人憐處珮珊珊

百千風韻笑啼含密緒幽情自小諳臉暈無端知  
底事一生贏得是嬌憨

如花人不愛簪花淡服輕粧立絳紗細唾柔嘶還  
薄怒暗拋羞眼向羊車

供佛名花盥手拈笑容微露拜容纖書來一卷蓮  
經畢小印猩紅摺尾鈴

夙昔關心是鍊錢嬌嗔偏欲倚娘憐從今刻骨難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忘處只在衫邊與鬢邊

輕愁薄病也難支肩嬾眉顰小步遲作計憐伊拋  
隱語頓逢歡笑罷矜持

百遍端相百自由山荷香恰傍美人浮就中一朵含  
花蕊暗祝開時是並頭

微行側立意慙慙學得人前巧避嫌偏是情深翻  
似淺驀隨飛燕並歸簾

續遊詞

碧溪雙跨繡幃寒畫閣依然罨柳煙記得去年迴

棹處个儂歡笑後門前

新粧冷淡稱容輝淺碧微殷露和衣最是屏邊邀

一顧幅巾風度世間稀

初衣裡衣也出左傳

花影當牕月影迴博山煙篆裊香臺畫簾遮斷深

閨路却被東風引出來

狂向牆東倚小樓玉人粧罷灩星眸當年光景當

年恨一一追尋似夢遊

柳亂香迷罨畫圖雕闌重倚欲愁無休言斷竹原

難續兒女情深本丈夫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五

圖書四壁巧排當羞澀相逢驟斂藏留得粉箋臨

絕好已成一半十三行

梅里燈毬一點紅疎花斜石剪裁工檻邊波面朱

霞似不捲湘簾影自通

宓妃西子總休誇擁背恩情屬趙家昨夜新成團

扇曲爲郎低唱爲郎遮

中酒天光好餽蠶竹屏風下長宜男人間滋味相

思苦誰道殮茶似薺甘

似燕身材似柳腰眼波拋接見雲翹蕭郎踪跡渾

難定爲汝秋期信若潮

悵悵詞

碧紗櫺側記端相勾月纔臨宋女牆福分那時渾

折盡到今磨耐總無妨

慘慘曾見拂輕絲和月和烟和雨時狂絕風情癡

絕夢是誰教唱柳枝詞

小軒清絕壓城西手撈蓉箋笑靨低不是有情寧

到此袖香濃處認留題

曾傳芳訊到荆扉哽咽陳詞淚影微一幅靈箋吟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五

萬遍不知今日阿誰非

斜倚銀屏去住難相逢真作一生拚狂奴怕受風

流罪吟得微詞未遣看

黃絹新詞爛綺霞簪花書法自名家吟來多少關

心句微倖荀郎到齒牙

銅鋪珠閣繞溪流情重難消半日留慕聽隔林黃

鳥咒泥人羞澀泥人愁

柔槩輕撻艤子城幽牕花影夜分明當時暫別猶

悲愴忍淚伴羞到二更



花洲風物木犀天香繞金釵九子邊此際未容輕  
一嗅不堪回首已經年

向來盟誓忍成虛風雨憂愁伴索居莫更吳城城  
上望只今誰復女相如

卽席與龔琅霞限韻贈妓

醉眼看花倍欲狂大家風格內家粧輕衫薄袖多  
謙畏珍重新寒午夜霜

休誇惜惜與憐憐宰地風情在眼前蓮漏莫教容  
易盡醉人時候泥人天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天

暖語如簧韻可聽文犀一點最通靈不知雙黛憑  
誰畫酒意微勻分外青

朦朧煙月未宵分彈似芙蓉嬾似雲小步細那還  
欲住不知風颭石榴裙

那溝水色碧粼粼烟樹紅扉有箇人誰料好風吹  
便到凌波不起夜堂塵

相攜閒凭小閣干一陣西風透體寒儘著魂銷銷  
也未意中人作畫中看

風入疎櫺蠟淚流柔鄉覓得正宜秋人前絮盡芳

情緒道是無愁便是愁

莫便尊前喚奈何沉沉良夜儘消磨從今綺語應  
全戒受却風流罪已多

刪却顛狂賸却癡歌喉欲轉弱難支此身不屬人  
勾管一任香風向客吹

未別先拚淚一雙幾重煙樹幾重江濺裙門巷羅  
敷院立遍紅窓和碧窓

述病

藥鑪珍重手調煎小婢辛勤亦可憐最是斂眉嘗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天

半盞喘絲微動淚痕邊

生成嬌小怯心驚著意相偎夢不成昨夜鎮來銀  
葉好繡衾安穩過三更

展轉牙床子夜迢幾回呼婢燭頻挑睡容鬆壓雙  
鬟鬢此種風情那易消

鸞臺幾日罷臨池手腕生疎頭自知燈下強衣書  
數字瘦形端與病相宜

那耽粉傅與朱施日誦唐人百首詩真个會心都  
不遠最關情處泥郎知



薄袖單衫綠淺微稱心花樣稱身衣今朝強起薰  
香試減却蠻腰又幾圍

釀花天氣惜花人如夢如愁懶是真細閱輕呼渾  
妙好莫教容易說前因

水畔花邊乍目成狂覓銷盡不分明才名甘爲卿  
家折值得柔鄉過此生

弱質嬌姿酒興疎淺斟微酌愛攤書可憐近日尤  
憔悴勉強沾唇一盞餘

靜掩柴扉樹葉村瑣窓煙月淡黃昏自憐雞骨支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二十

床苦泣感荀郎慰體恩

無題爲吳蒼符催粧和友人韻

合卺盃承羨合歡風光輕煖復輕寒珠樓十二神  
仙宅玉鏡臺邊下舞鸞

薄薄窓紗淡淡風弄珠人坐藥珠宮莫教蓮漏今  
宵促明月銷魂上刺桐

掃眉才子畫眉郎金獸烟飄百和香樹號相思花  
並蒂一枝斜顫玉釵傍

鬧掃新粧袖唾花玉簫風起繡簾遮定情詩屬吳

朝請別體香奩倍可誇

舟泊胥江有感

齊女門西問渡遲看花猶記惜花時東風一夜渾  
無賴不遣名花護舊枝

胥江江水繞城低日射城頭樹影迷聞道水波能  
作淚向東流斷復流西

初嫁詞戲爲張子催粧

逢人只是不擡頭背後猶防侍婢羞聽玉郎踪  
跡到伴垂簾子一迴眸

學文堂集

七言絕一

二十

細膩風光百不如朦朧春睡欲醒餘陡然憶起辭  
家語廬內搜尋阿母書

簫鼓聲中轉輾思郎情深淺那從知誰知天付溫  
柔格枉自驚心枉自疑

當初嬌小繡鴛鴦忍笑含羞自忖量到得而今頻  
暗想孰教情思那時狂

一層絳索一層新想像芳容懊惱人雙屐千金釵  
百萬肯教輕易露腰身

之露謂  
之粧新

吳俗大家女嫁三日皆用  
翠環珠串垂之于面使不

新粧纔欲試腮前睡夕夢花悵半驚最是故園春  
事好阿嬈傳送一枝妍

寶鏡臨粧似水清笑顏難覓赧顏頰思家不禁雙  
峯睂未許張郎畫便成

堂堂

堂堂昔昔月如鈞萬苦千辛一笑酬世上幾多消  
福事可憐強半屬風流

萬折柔腸怕自憐鄂君舟到路綿綿徘徊臥柳寒  
煙側淒絕風光四九天

學文堂集

七言絕

登韓信城樓

淮陰日落此登樓翹首王孫古岸頭滾滾河流原  
似帶可憐芳草只多愁

甓社湖

湖有餘覺未殊事

萬頃平湖夜不流湖光晶晶入清秋當年聞有求  
珠客倘得明珠莫暗投

濟寧登太白樓

振衣獨上任城樓城邊煙火萬樹浮謫仙今日知  
何在濟水游爰空復流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璫廣明著

七言絕

元夜見走三橋女口占

相沿俗例是元宵欲走三橋怕路遙有女一橋三  
度走便如今夜走三橋

題畫

亭孤澗仄遠林稀落葉成堆覆釣磯試看扁舟垂  
釣者非魚非我自忘機

學文堂集

七言絕

山山烟景大都同細雨輕霞不住風獨有一山尤  
聳秀白雲青嶂樹林紅

百尺飛泉噴石潭千林如薺碧鬱鬱雖然有徑無  
人到多事峯頭著草菴

石罅深藏八九家隔溪雲樹自迴遮山中不識何  
時候但見棠梨又著花

惠山燒香曲

連宵微雨愛新晴夜半梳頭早便行買得名香因  
供佛暗酬前願爲郎情

港口船停趾乍移橋頭延佇又多時大家風格天然異儘著人看小步遲

泉亭一刻數經過體弱難禁道遠何消渴苦無茶萍在手拈梅子自抄按

今朝原是昨朝人髣髴衣香分外勻多恐檀郎容易認靚粧一日一番新

高髻盤龍一尺強繡裙百疊摠飄揚山邊獨自吟詩句聽不分明也斷腸

本為看山一棹閒山光處處足追攀誰知蔣與半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車會貪看遊郎懶看山

若水洞裏佛燈明大士應憐拜禱情纖手掬泉頻

自懺可知一尺燕辭歸若水洞祀大士

剛到秦園玩賞回聽松松下好銜盃不教迴避風

流甚太守山邊散步來時有某刺史來遊

夜飲尺木堂伯成明府出亦園原倡屬和兼

示于皇淡心和章漏斷歸寓即于殘燈下成

之亦園原倡為侯比部歌童作也

客到芳園興便濃紅牙初按月初封璧人倚處銷

魂甚十二闌干十二峯小史十人

相憐不覺又成哀六尺羅襖看百回欲把名花都

占盡故將腰鼓十分催憶比部招子飲時

額覆青絲不著冠衣香飄處步珊珊曲何曾悞偏

邀顧今夜深更不許殘

紫簫一曲定如何周史風流未足多自笑有情原

不合猛拚佳句博清歌

燈下紛紛舞柘枝四條絃上繫相思主人問道逾

工如多事茶村絳縷詩于皇有僕人夫是關心物絳縷應付繫竹紗之句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最為稱賞

輪殺多情杜牧之幾多在態入填詞何戡老大猶

堪憶況在芳齡妙好時于皇向與戴生為狹邪遊今尚有故舊之思

久拚青眼向花狂始信溫柔別有鄉昨夜玉郎風

貌滅受人憐惜又端相主人言某郎善病

小史原宜小友呼青衣雪面總堪圖多情解得留

髣髴故遣風姿傍酒壺諸郎皆以友為字

仙令高吟午夜詩曲當入破句尤奇可知昔日安

陵子也入昭明文選詩

回憶當時醉綺筵，惠山高處夜分箋。而今不忍拋紅豆，此會依稀十五年。

昔年爲文酒之會，五邑同人大集，惠山極一時歌舞。

嬉遊之樂，十餘年來，死生離合，此景不復觀矣。因有感而爲言。

絲管初停打四更，耳邊添得珮環聲。一般風韻飄揚甚，不盡詩情與別情。

蒲陽作劇意難勝，爲訂重遊許未曾。料得侯嬴重然諾，肯將尺素到毘陵。

淡心詩有重遊之句。

### 上方山遊女詞

無數遊船集上方，玉簫金管韻飄揚。誰知少女嬉遊處，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四

眸處不在山光與水光。

白羅衫罩茜紅衣，髻插玫瑰花影微。往復望湖亭數遍，不容日暮掩僧扉。

筍輿綽約轉山腰，彷彿仙姝下碧霄。一步一呼興子住，不嫌山路太岩嶢。

石湖烟雨夜如何，齊向花闌挈伴過。指點芳踪遊慣處，靈巖玄墓虎丘多。

白面兒郎髮覆眉，木蘭舟裏好風吹。暮然攜手山邊坐，妬殺紅裙問阿誰。

登巔童子意偏豪，蘭足何如代以尻。贏得聞千流睇久，自憐纖步殫劬勞。

治平古剎倚山臯，九日來遊興絕高。屈指半年容易過，好隨諸女共題糕。

九日登高，士女畢集。

行春橋下水淙淙，看月年年小艇從。幾度凝眸情不淺，預祈風雨不相逢。

八月廿四橋下有申月。

西湖竹枝詞

有引

錢塘張子效青作西湖竹枝詞三十首，皆用

西湖景物爲題，可謂補前人之缺畧，使西湖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五

無遺憾矣。予亦喜而爲之。

一東

南屏晚鐘

歡住西湖東谷中，儂住西湖東復東。西湖夜半鐘聲起，歡若聽時儂也同。

二冬

龍井飛泉

當時龍井記初逢，儂在泉邊歡倚松。歡心不遑飛，泉似飛上山頭不顧儂。

三江

迴龍春漲

家住江頭對越邦，思歡頻自俯紅窗。歡情多似西

湖水誰料湖流不到江

四支

西陵絲管

西陵橋上關歌時暫飛輕舟聽却疑就中一曲婁  
涼甚似妾新裁團扇詩

五微

兩峯掃雲

兩峯雲卧掩斜暉何處飛來竟不歸儂比南峯歡  
比北北峯休要背南飛

六魚

花港觀魚

花港深溪繞妾居親調粉餌意何如尺書昨夜裁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六

初就只待波間雙鯉魚

七虞

冷泉聽水

六一泉名自大蘇虎跑寺裏最堪娛茲泉何故偏  
稱冷冷似郎心郎試無

八齊

吳山烟雨

日落湖邊夜色迷吳山登眺願郎攜西湖莫便呼  
西子儂也移居近向西

九佳

斷橋殘雪

雪色初殘景倍佳四山零落對蕭齋斷橋雖喚何

曾斷此意歡須繞夢懷

十灰

柳浪聞鶯

垂柳絲絲碧浪開蕭郎手折待儂來黃鶯亦解儂  
心事飛傍儂身不住催

十一真

石屋高秋

凝坐窗邊意莫伸秋高石屋望逡巡丹楓似亦知  
離別繾綣儂前故愴神

十二文

昭慶迴廊

手捻名香佛座焚蓮踪還向兩廊分迴廊可比回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七

心院說與空王聞未聞

十三元

白隄落鴈

晶晶湖光水色昏白公隄上好移尊鴈行排出人  
人字不審何人解斷魂

十四寒

初陽旭日

爲看初陽耐曉寒筍輿百折上巒岈陽鳥不比蟾  
光缺日日團圓與世看

十五刪

慈雲曉望

曉望慈雲勢可攀月鉤猶掛小山間自從歡去無

消息只看刀環不看山

一先 趙院風荷

放艇西湖儂自牽花開十里最生妍藕絲蓮子儂  
俱愛苦只心兒最可憐

二蕭 輞光觀海

望海峯邊海色遙與歡攜手上山板儂情似海還  
無底歡只錢塘早暮潮

三肴 長橋夜色

烟光一帶接春郊歡咏新詩儂手鈔儂在橋邊行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八

且住待歡題遍好推敲

四豪 九里松濤

萬松深處酒樓高歡解金龜與絕豪歡心寧可松  
濤似莫作春江二月濤

五歌 平湖秋月

白露微降夜色多月明如鑑復如波一鈞惟願常  
相顧到得圓時又缺何

六麻 蘇堤春曉

烟色朦朧翠可嘉蘇堤楊柳數行斜歡身乞作枝

頭絮飛去飛來繞妾家

七陽 天竺晴遊

天竺晴遊好進香去年心願敢遺忘而今復許新  
香願他日來酬只看郎

八耕 八卦春耕

田如八卦舊知名郎課兒童且去耕若把田形當  
卦象便知儂意與歡情

九青 孤山倚鶴

放鶴亭邊鶴振翎鶴飛何處剩孤亭山孤料與儂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九

孤似爲問梅花夢可醒

十蒸 三潭映月

第一潭中水色澄第二潭中月乍升獨有第三潭  
月好照著儂心一片冰

十一尤 浙江潮洑

錢塘江中水自流大潮小潮來不休歡情倘得如  
潮信儂亦不登江上樓

十二侵 三橋競渡

結伴來遊出武林水嬉爭看繞湖心西湖湖水無



多尺爲入儂愁近覺深

十三覃 玉泉放生

早起開船到佛菴放生心事爲祈男前朝多放魚  
蝦子喜見蠕蠕滿碧潭

十四鹽 雷峯夕照

日暮回舟別思添浮圖高出小山尖雷峯可與巫  
峯似著意相看不下簾

十五咸 雲居紅葉

一陣西風透碧衫紛紛紅葉下山巖拾來題偏州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思字囑付歡歸伴枕函

王叔明壽樓倪雲林嘗過訪于此

獨立高樓一酒徒泉山圍合小山孤倪王妙手今

誰見畱得西湖作畫圖

西湖女郎曲

蘇小小

小小南齊錢塘名妓死葬孤山宋哲宗時

洛下生司馬標夢小小褰帷而歌問歌何

曲曰黃金縷妾所作也後至錢塘往拜其

墓續前詞半闕是夜夢語曰妾願酬失幽

婚三載而卒

月冷烟銷墓草衰夢魂猶逐好風吹西陵松柏依  
然在腸斷黃金半闕詞

琴操

蘇子瞻守杭時有妓琴操通佛理詩詞衝  
口而出子瞻異之一日邀往湖中戲與談

禪琴操自是大悟遂爲尼青橋菴其址也

太守談禪小妓諳青橋菴址鏡湖南水流花落還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十一

依舊畱與游人著眼參

朱淑真

朱淑真錢塘女也善詩詞工書翰嫁市僧

不得志而死常與宛陵魏端禮夫人相善

夫人重其才淑真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

集葬其骨于青芝塢有一文士讀書其地

夢淑真告曰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

人間曉覺往訪魏夫人索稿刻之是夜夢

淑真叩扉道謝

斷腸詩句淚痕清身死猶憐後世名誰道粉香銷  
已盡塚邊芳草尚含情

趙好好

好好錢塘妓善詩詞翰墨遊者填門自顏  
其廬曰春滿園一客題詩其樓有重攜殘  
酒看西湖之句宋高宗常至其家兄而笑  
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  
湖自是好好名益振

風流天子不須咄春滿園中輦過時殘酒更誰扶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醉看只今惟有月明知

蔡容

蔡容唐時官妓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白  
樂天置酒餞別微之於容意不忍別樂天  
戲作一詩代容寄之

元白交情世所稀離筵歌舞月鉤微佳人多少鍾  
情語闌入風流太守詩

朝雲

朝雲錢塘歌妓蘇子瞻重眷之一日報陞

惠州買雲同往至惠而卒子瞻痛之塋于  
羅浮

載得名姝賦遠遊雪兒歌吹斷羅浮梨花一夢還  
同否應向西湖覓舊樓

東坡輓雲詞夜半梨花同夢

薛瑤

薛瑤善弄簫作鸞凰鳴錢塘令韓汝玉愛  
之堂事畢卽往其家偕游湖中適一吏受  
贓犯法挾瑤事使解衆議紛起汝玉遂辭  
官自劾時范文正爲郡守極愛汝玉會疏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已下不可畱文正乃置酒湖中召瑤侑觴  
痛飲別遣一舟命瑤送至潤城而別

仙令翩翩興絕狂酒樓高處挾名倡驚人老子尤  
情種只爲簫聲解斷腸

東坡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

周茗

周茗善品茶家蓄峴山蘿片經年香味不  
變常與蔡君謨論茶君謨屈焉又有胡楚  
龍靚者皆與之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  
古過湖中燕客令三妓佐酒客散三妓跪

請曰願求落籍述古笑而語曰簷下有白  
鸚鵡一隻繫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  
之三妓爭求硯墨茗詩曰隴上巢空歲月  
驚忍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去長  
念觀音般若經述古觀之大爲稱贊遂許  
落籍

品茶曾屈蔡君謨太守憐才得似無羨殺詩情鸚  
鵡似喃喃爭向畫簷呼

胡楚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胡楚詩淡妝輕素鶴翎同捉入朱欄便計

窮應笑西湖桃李惡強邀顏色賣春風

淡粧輕素薄鉛華想像風情絕可誇寧作西湖桃

李艷莫如楊柳一行斜

龍靚

龍靚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繫人間盡悞

春解纜若隨漁父去溪源自有避秦人張

子野在杭有詩名妓中能得其贈詩者名

遂著靚未之得因爲詩嘲之詩云天與群

芳十樣葩自慚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  
題遍誰及荒園瓠子花

荒園瓠子句堪思豈獨工爲鸚鵡詩誰似當年張  
子野才名贏得美人知

張淑芳

張淑芳樵家女理宗時遍選宮嬪賈似道  
見其殊美匿爲已妾教以詩曲穎妙絕群  
似道敗薙髮爲尼結菴九溪之塢嘗作詞  
云羅襟濕未乾又是淒涼雪欲睡難成寐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十五

音書絕竹葉何辜凜凜狂風折寒衣弱不

勝有甚遙腸望到春來時節孤燈獨照字

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萬種

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

人與分說

茅齋竹舍傍湖嵐詞賦淒其淚雨含出世好將情  
意冷不須重憶木棉菴

朱觀奴

觀奴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籍籍有聲

厭市塵欲卜居金沙灘苦無資立花緣簿  
一冊募助瞿宗吉愛其才戲撰一詞於首  
觀者莫不快之

金沙灘畔好移居水色山光畫檻虛一闌芳詞誰

不羨桃花薄面果何如

宗吉詞騷人有意贈  
青錢請看桃花薄面

小青

小青揚州人能詩兼工丹青明萬曆間有  
武林豪士載之歸會婦妬別處孤山豪不  
得通往還小青日作畫易薪米自給詩多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十六

冷峭之句武林人刻之流傳於世

僻處孤山湖水滄邦溝歸夢杳難期時將圖畫消

閒畫悔作人間連理枝

丙申初夏避兵安陽山陸墟村舍月餘乃返

今甲寅四月之抄復到此間見壁上題詩宛

然已忽忽十有八年矣因追述當時情事續

題數章以志慨云

十八年前壁上詩門前楊柳繫人思今春舞絮依

然否飄泊人間到幾時

前詩有楊柳依  
依在眼中之句

翠篠週遮屋角東小樓高處曲溪通年年春色原  
相似祇爲愁人看不同

前詩有莫上小樓高處望  
今年春色不相同之句

當年少小不知愁斜谷長林汗漫遊日暮手拈金  
彈子不容歸鳥到枝頭

爛醉曾教牧子扶幾耽村釀白如茶重來却喜青  
帘在可識當年舊酒徒

美人聯袂舞春風縱目溪山態最工我亦春遊來

到此也教闌入眼波中

昔時見數女游  
長誦山美而艷

野渡橫舟手自牽隨風倏忽到湖邊隔林田父追

學文堂集 七言絕二 十七

呼急荷鋤待過船

潺潺田溜作驚湍逐水魚兒上不難最愛綠陰鋪

片石坐來斜拂釣魚竿

萬松菴外記前遊清磬聲中落梵幽偶與山僧談

往事白雲斜渡蓼溪頭

安陽山畔石嶽嶽古洞深幽畫自陰洞口舊題留

石上可憐強半已苔侵

彈指輕過十八年青山無恙舊林泉田夫白髮垂

過耳重與相逢蟹舍邊

學文堂詞集序

宣城沈 泌方鄴縣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三百篇發其源嗣後  
爲騷賦爲古詩爲歌行爲近體無非揚風扞雅摘  
藻揆華才人之心思屢變而益出漢魏猶稱近古  
六朝公爲對偶唐人律體三變此宋元之詩餘繼  
樂府而有作乎其辭大約柔曼而婉麗激昂而慷  
慨辛稼軒陸天錫諸家最爲稱首而吾友毘陵陳  
椒峯先生獨能得其傳椒峯博學多才下筆輒繼

學文堂集 沈序

繼數千言古文詩歌擅絕一時爲當代鉅公所推  
重又於翰墨之暇旁及詩餘復可奪前人之席蓋  
其蓄之者宏斯達之者肆所固然也椒峯尊人僉  
憲夫子幼年秉鐸吾鄉余兄弟俱及門牆而其大  
父中丞公與先叔祖大行逸少公同前庚戌籍雅  
稱同志家從兄礎仲又與椒峯爲同年友吾兩家  
稱通門世講夙稔風誼余客歲浪迹三吳往來晉  
陵九峯間椒峯爲之適館授餐論詩譚藝無間晨  
夕因得盡讀其詩詞古文一日出其詩餘百餘篇

屬余爲序余雖不敏不敢辭夫椒峯以宏博絕麗  
之才發秀豔清新之句或當佳辰彥會勝地冶游  
登峻嶺而送日臨清流以寄懷值秋雁之橫空對  
春芳之吐媚時而乍開綺戶曼睩騰光半挂瓊鉤  
金波泛盪訪西園之才子尋南國之作人藻采邁  
飛逸情秀上託遠慕於銀管驅柔翰於蠻牋故瀏  
覽則烟霞草木任其驅使言情則風雨山川供其  
揮灑極心胸之宵眇擷天地之精英宜其可歌可  
詠而無對無雙者矣余亦雅好倚聲繆相投洽領

學文堂集 沈序

自媿儉父其醞藉風騷契務頭而振絕響不及椒  
峯遠甚所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者耶方今  
天子右文留心詞賦之學吾知椒峯他日備顧問  
陪侍從高咏柏梁揮毫玉殿如王褒洞簫之頌宮  
人成誦李白沈香之詞妃子憐才使一時侈爲遭  
逢千載傳爲佳話余竊書數言附以不朽蓋實有  
厚幸焉



學文堂詞集序

宜興任繩隄植齋撰

宋人詞選以草堂顏其編說者謂憶秦娥菩薩蠻兩闕昉於太白太白詩名草堂集草堂之義蓋取諸此然余觀齊梁之月露風雲陳隋二主之望江南後庭玉樹雖未如宋元之按節宮商櫛比字句而駸駸乎詞家之蒿矢矣以爲僅始於太白或未必然顧又謂詞者詩之餘也大雅所不道也故六代之綺靡柔曼幾爲詞苑濫觴自唐文三變燕許

學文堂集

任序

李杜諸君子變而愈上遂障其瀾而爲詩宋人無詩大家如歐蘇黃秦不能力追初盛多淫哇細響變而愈下遂汎其流而爲詞此主乎文章風會言之也或又以永叔名冠詞壇當時謗其與女戚贈答大爲清流所薄晏元獻天聖間賢輔乃至以作小詞致譏此較乎立德與立言重輕之異也以余衡之要皆豎儒之論耳自三百篇未嘗襲卿雲紉緜之歌離騷楚些不必蹈關雎麟趾之什嗣是而誦周詩者豈見少乎大風天馬也推漢魏者寧度

置乎開府參軍也夫詩之爲騷騷之爲樂府樂府之爲長短歌爲五七言古爲律爲絕而至於爲詩餘此正補古人之所未備也而不得謂詞劣于詩也若杜元凱張茂先李文饒文信國諸人皆出入將相倥偬軍旅而斐然作述于今爲昭安見爲宰相者乃至廢書而仰屋哉此余決其爲豎儒之論蓋無疑也吾友椒峯先生年弱冠早已蜚聲宇內及今成進士寰海名士從而問業者車徒輻輳所寄跡輒復成市頃出其學文堂集數十萬言中有

學文堂集

任序

與詞若干卷舉英擢實殆逼花間草堂而上之在椒峯視之固其餘也在人之視之亦椒峯之餘也雖然椒峯固能出其餘者以冠冕乎天下也哉異日者於平章之暇而有所諷述焉其亦如晏元獻之當國乎第恐或人者又起而議其後矣而椒峯之文章事業夫復何議焉

學文堂詞集序

宜興徐喈鳳竹逸謨

晉陵之有椒峯陳子也秀起具區俯視衆山七十  
雄標澤國靜涵遠水三千是以雀對童年才驚父  
執鴈題壯歲名動朝賢旣宗秦漢以立言起衰人  
代復合李王而琢句媲美三唐固已時號文豪群  
推詩伯矣爾乃江筆燦其新花兼工樂府陸海翻  
爲細浪偶寄詩餘叶宮羽於毫端乳燕嬌鶯悉入  
美成之譜散烟雲於楮上清風朗月紛披子野之

學文堂集

徐序

章或刻燭綺牕則唱和交飛白雪或停車繡陌則  
悲懽總託烏絲訪勝地以矢歌籟同吹萬遇名花  
而發韻律協函三南國懷人紅牙曲艷西園晏客  
白紵詞新匪但含辛吐柳抑且駕李凌溫蓋才華  
夙瞻學識彌淵灑墨成珠自爾光搖群玉檠牋爲  
錦何難麗奪七襄重翻官體之名南唐讓艷小變  
樂部之調北魏輸奇刻月追情幽閒獨絕雕雲寫  
貌清綺非常發雅唱於四聲霓羽應聞天上振逸  
音於三影琅璈偶奏人間斯誠菰苑之鼓吹而蘭

陵之韶護也然孟公投轄結客不在篇章元龍臥  
樓應世還推經濟相思兩闋白尚書品致悠然蘇  
幕一詞范丞相風情邈矣文公道學時抽送恨廻  
文學士風流頻製離愁雋調以至青田孟載並擅  
英名升菴弇州俱臻妙境金荃蘭畹前哲播其清  
芬冠柳夢牕後學揚其異彩雖曰才人剩技實亦  
華國先聲椒峯茲集寄託遙深體裁閎麗不獨句  
香字艷傳絕唱於旗亭行將玉受金鏤備太平於  
瑤管云

學文堂集

徐序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小令

竹枝

枯樺詞

三人五人

竹枝

唱歌齊

兒女

銀濤倒捲

竹枝

天漢飛

兒女

前溪後溪

竹枝

水噴薄

兒女

田水盈盈

竹枝

溪水涸

兒女

大魚聞聲

竹枝

氣屏息

兒女

小魚逆飛

竹枝

田岸立

兒女

槁苗欣欣

竹枝

百畝同

兒女

今年杵臼

竹枝

婦得春

兒女

明月斜

五更

學文堂集

小令

三更風四更雨聽到五更眠不成黃鸝早向棠梨

語

荷葉盃

第一體

所見

檻外梅花開遍幽艷小池邊裙波鬢影匆匆顧低

訴斷腸天

南歌子

南苑

手打同心結針穿並蒂花風月謝娘家碧窗遮幾

許便天涯

三臺令

幣遇

如醉如愁如夢非烟非霧非花閒倚石闌無語褪

却猩紅臂紗

花非花

晚樺

酌叵羅歌子夜木蘭舟輕帆挂一帶鷄聲細雨中

半篙春水新烟外

南歌子

第二體 問夜

枝上黃鸝兒梁間紫燕鳴無情只有牕前月不管

愁人枕畔微宵明

南鄉子

揚州

學文堂集

小令

舊址迷樓楊家天子足風流綠柳依然臨綠水眠

起水雁啣絲啼未已

望江南

四憶詞

閒相憶憶起乍逢時櫻口怕開鸚鵡怪春愁不語

杜鵑知慵把玉參差

前調

又

閒相憶憶倚繡屏時擬向蕭郎私致語隔簾生怕

侍兒知癡得淚交頤

前調

又

閒相憶憶送出門時不整翠鬟全欲彈故籠紅袖  
半猶垂啼笑總難爲

前調

又

閒相憶憶寫素箋時淚惹粉香融兔頰愁和春夢  
溼烏絲一闋斷腸詞

前調

樓頭女

樓頭女十五正盈盈弓月不消梨頰粉楊絲欲上  
黛螺青那得許多情

前調

又

學文堂集

小令

樓頭女凝坐淚雙垂身似柳眠三起後情如春夢  
欲迴時無計說相思

前調

薄暮泛舟東郊

東郊外閒泛木蘭船花鳥未分村塢裏人家不斷  
子城邊二月夕陽天

前調

又

芳堤畔雙跨小溪橋矮樹一林遮塔影短牆三尺  
露花梢一徑轉漁樵

前調

又

垂楊樹烟裊綠初肥宿鳥故飛飛鳥宿歸雲欲斷  
斷雲歸疑到畫圖來

前調

又

風渡處移過艤舟亭望去碧窗春影綠看來芳草  
夢痕青往事暗關情

艤舟亭爲蘇東坡停棹處

前調

又

回頭望弓月又生光船似落鴉喙暮景花如嬌女  
帶殘粧檢點入詩囊

前調

又

學文堂集

小令

微寒覺一陣剪風吹春雨似兼秋雨夢梨花故約  
柳花飛相對且啣卮

漁歌子

春閨

繡閣香濃花綴枝畫簾春皺燕融泥情慘澹意迷  
離欲罵東風悞向西

搗練子

蓮蓬效王修微用仄韻

衣非故香猶素風前難覓凌波步絲兒不解爲誰  
牽心兒端的因誰苦

桂殿秋

題美人畫

烟澹澹水盈盈倒垂楊柳顛雛鶯還拈一對雙飛  
蝶散作人間縹緲情

赤棗子 冬閨

星耿耿月娟娟墻頭瓦角雪初殘纖手欲裁雙蛺蝶  
幾回生怕剪刀寒

南鄉子 第二體 雨中楊柳

雨打風吹不成腰樣不成眉碧色如烟烟似水朦朧  
裏惱殺黃鸝飛不起

字字雙 述樓故址

學文堂集 小令

堤外青山樓復樓橋邊綠水流復流樓中人去秋  
復秋水畔垂楊愁復愁

南鄉子 第三體 閨人初起

情嬾慢意忪騰幾絲紅沁玉壺冰好夢朦朧如未  
覺窗前靠幕向鸞臺尋伴笑

憶王孫 登萬歲樓

新烟漠漠衆山秋暮雨霏霏萬歲樓把酒高歌坐  
上頭思悠悠江聲猶作六朝愁

遐方怨 如題

裁素練寄離聲魚鴈無情說道天長怕遠行只憑  
好夢伴郎程誰知春裏夢又難憑

調笑令 閨怨

骰子骰子薄倖拋人如此錦屏銀燭花明擲得巫  
山動情情動情動無語淚珠偷湧

前調 又

楊柳楊柳正是惱人時候風前飄漾如絲送慣天  
涯別離離別離別妾在江南君北

前調 又

學文堂集 小令

黃鳥黃鳥忽把夢兒驚覺覺來人倚黃昏明月窗  
前斷魂魂斷魂斷怨殺東風不管

西溪子 書至

恨不將心與汝悔殺將心與汝別成年愁似水纔  
得相思一語相思語總欺奴不如無

如夢令 美人照鏡

閒向菱花獨坐不道個人如我你亦定知愁畢竟  
儂愁真个知麼知麼料得原無别个

前調 又



連日清光微黝應是憐儂越瘦索性任模糊風月  
恐難依舊今後今後好把玉臺長覆

前調 又

世上別離多有你我相依白首朝夕費疑眸每約  
春來同瘦儂儂春去可能依舊

前調 又

縱使別情離亂那忍將伊分半寄語向蕭郎應憶  
水晶簾畔依戀依戀莫遣个中人換

前調

春暮和李清照韻

學文堂集

小令

七

無計畱春春暮忍見落花成路儂處好藏伊何苦  
更歸他處偷渡偷渡拋却語鶯飛鷺

前調 又

九十光陰忒驟過盡還如病酒明歲不須來應念  
个人非舊情否憐否常與沈郎爭瘦

前調

春日

萬點亂紅遮住新夢欲尋無路小立不多時簾外  
子規啼破難處難處索性憑春做主

天仙子

七夕

賺盡世間癡女子捲簾齊向雙星指牛郎織女知  
誰是七襄成鳥鵲喜良宵過盡朦朧裏

前調 又

翻怪天孫拙不了一年無計嘗相好何從付與人  
間巧不須嗔儂自曉一宵勝却人多少

歸自謠

月下舟發吳江

月如洗一葉輕帆明鏡裏子規叫斷吳江水水容  
頻換山頻徙漁歌起前邊說到姑蘇矣

望江怨

東風

學文堂集

小令

八

三更悄月到海棠梢上了問向東風靠東風原是  
儂身造如何好妾會造東風偏惹東風惱

河滿子

別情

紅粉半消冰靨黛螺慵掃峰青惆悵五更畱不住  
玉驄門外驕聲誓作來生楊柳一生不送人行

生查子

折楊柳集唐

春風二月時儲光義露葉凝愁黛盧照鄰聲隨子夜新  
舞學平陽態孟浩然相思幾度攀駱賓王憑添兩

行淚

岑參

長望復長嘆姚崇客路青山外王

前調 見採桑女集古無名氏句

逍遙獨桑頭前溪曲 春桑正含綠採桑度 道逢遊冶郎

孟花艷驚郎目襄陽樂 聞催下揚州那阿離 揚州信

足樂樂 窈窕曳羅裙子夜春歌 歌舞自相逐樂

前調 村居集陶

微雨洗高林步止華門裏聊爲隴畝民不作狂馳

子 千載有餘情一毫無復意君當恕醉人筋力

失行欠

前調 姑蘇堂集唐

學文堂集 小令

春花歷翠樓張惜 南山鬱初霽高適 層城四望開杜審言

瑞塔千尋起宋之問 鶯啼綠樹深王涯 江清歌扇底

昔人安在哉李白 霸圖悵已矣陳子昂

醉公子 並龍

三湘幾許竹得飭人如玉倒鳳和啣花一生香夢

賒 侍兒添鵲腦掩覆羅裙好却羨覆裙人猶分

一半溫陰麗華有倒鳳卵花蕭句即並龍也

前調 雲溪集唐

夕陽無限好李商隱 隔花聞一笑陳羽 念爾獨何之崔塗

祇應君自知張籍 誰能遣君住劉洽 此意無言處錢起

霄水碧悠悠張籍 何時謝客愁杜甫

蝴蝶兒 本意

態兒佳翅兒斜多情愛入謝娘家珠簾休要遮

欲避齊紈扇驚飛小砌花侍兒初學刺宮紗停針

覷定他

醉花間 擬毛文錫體

長相望休相望相望添惆悵簾底是滿湘曾許文

鴛鴦 桃煩淚生花枕上難安放夜夜五更時盼

學文堂集 小令

殺東方亮

點絳脣 閨詞

雨雨風風可憐春到人無主鶯來燕去午夢無頭

緒 一望長堤裊裊垂楊縷愁應起把簾遮住莫

遣知儂處

前調 補梅花

繡去冰綃數枝應向芳池覆綠盤紅皺小鳥枝頭

喚 悄問梅花何事如人瘦知情否倘因春誘暗

想停針久

前調 和清照

裊裊亭亭六銖衫子輕雲縷蓮蹤來去染盡胭脂  
雨 十丈遊絲難繫愁情緒回頭處落花遮草誰  
是愁歸路

隋堤柳 山居

家對椒山震水隈豆棚瓜架足生涯芙蓉楊柳夾  
溪栽 每爲山高遮月上不因簷矮礙雲來時呼  
鄰叟共啣盃

菩薩蠻 偶見

學文堂集 小令

十一

輕羅小袖籠金釧屏邊小立初相見懊惱是橫波  
銷魂最是牠 勾欄迴曲曲池影搖深綠三五恰  
當頭愁人愁倚樓

前調 迴文

半輪新月愁人伴伴人愁月新輪半春睡暗消魂  
魂消暗睡春 夢初鶯語弄弄語鶯初夢斜月動  
窗花花窗動月斜

前調 船燈

碧紗窗戶光如許分明錦纜人牽住不向水中浮

風波那足憂 檣櫓都無恙戈戟森相向莫便是  
艤艫連宵用火攻

前調 盆花燈

水晶盆子琉璃影天然位置新春景著眼看分明  
花開不夜城 顏色嬌無那似也還真个欲妬是  
東風吹時滅亂紅

前調 猴燈

挂藤嘯月平生技如何慣被兒童戲只爲此中炎  
空山不耐眠 眉眼生成麼鼻端還出火沐汝儘

學文堂集 小令

十二

堪冠人形畧具看

前調 走馬燈

何來一隊人和馬爲劉爲項難分也戈甲寂無聲  
揮鞭不暫停 世事休相訝真亦渾如假光景隙  
駒馳戰爭無已時

前調 鸚哥燈

綠襟紅嘴饒生趣金精火德稱衡賦挂處佛幢宜  
却頭似欲飛 生小靈明具領影偏憐汝悠婢注  
睛看真伊學語難

前調 關刀燈

光鉞似雪形如月紛紜街巷兒擎出莫道火光侵  
渾如見赤心 達旦燒銀燭千載芳名屬懊恨是  
江東多應淚染紅

訴衷情 第四體 溪邊

半灣春水映秋波梅子手接抄身分對人作做故  
意蹙愁蛾 歌白竿抱雲和步輕那月移侵上燕  
舞樓頭一霎情多

卜算子 春愁

學文堂集 小令

春來鎮日愁不見愁來路說道愁從春裏來春似  
儂愁做 春去愁無主應把春催去只怕春歸愁  
更多寧可畱春住

醜奴兒令 秋海棠

絲絲瓣瓣都成血睡也銷魂醉也銷魂露染紅顏  
沈淚痕 秋來獨占芳容好喜不逢春悔不逢春

甘作梅花却聘人 金城記以梅聘海  
棠恨不同時耳

減字木蘭花 見清風店壁女子陳秀蘭詩用  
其意代為詞

孤燈細雨冷夜難禁儂獨處長望長嘆妾本江都

陳秀蘭 天公偏妬紅顏怨殺風塵悞廿四橋邊

綠樹紅腮誰更憐 原題妾江都陳秀蘭因流北上  
悵然有作孤燈細雨可憐宵瘦

骨難禁冷夜迢不信天公  
偏妬我故教癡魂挂風潮

前調 見寶店壁女子金官詩用其意代為詞

淒其旅店自憐不及成行鴈塞雁成行猶得飛鳴

返故鄉 飛蓬情理千斛離愁共流水水向東流

願入秦淮古渡頭 原題旅店淒其倦整挂寒風列  
列雁成行空宵半榻人何處數

盡更寄在斷腸妾  
字金官金陵女也

好事近 睡起

學文堂集 小令

睡起故凝眸屏上暖鴛嬌鳳生把春心忽惹半晌

思殘夢 連朝繡帖總慵拈頗覺工夫空恰喜天

明未久還好和衣擁

華清引 煎香

裁成新樣六銖衣穩稱冰肌明日春游欲試蕭郎

定覲伊 薰將鵲腦莫教遊多時紅袖斜欹春風

尖利甚應肯向郎吹

憶秦娥 九日客中聞笛

愁應絕西風吹醒登高節登高節黃花白酒頓成

離別 笛聲何處黃昏咽淒涼却奏關山月關山月看他不思聽他不得

清平樂 春烟

籠花醺柳正是春時候春色迷離誰染就非雨非雲非酒 依依紫陌晴川無邊芳草輕霑莫把愁心牽惹東風飄蕩誰憐

誤佳期 可怪

可怪侍兒限定慣把儂言竊聽欲將他事向微嘆可識宜因怎 打算總無因默坐桐花影侍兒偏

學文堂集

小令

五

是解情人驀去煎香茗

更漏子 無寐

月微微星昏昏樓外數聲殘笛香篆燼燭花推流蘇風慣吹 枇杷門掩子樹點點亂星如雨天欲曉夢難成誰樓打四更

相思引 大河

夜夜天邊素影過橋成填鵲定如何含星伴月只是一秋多 水晶簾畔凝眸坐蘭舟曾否渡銀河比來人世尤覺怕風波

荊州亭 夢

直到五更方睡春被軟風吹碎好夢和流鶯隨入柳陰花隊 驀與羊車人會臉暈紅潮如醉悄語願郎聽露冷霜濃宜畏

一落索 教鸚鵡語

新將金鎖籠鸚鵡朝餐多與教來香閣幾行詩贏得頻開顰齒 小鳥聰明如許誦來楚楚休將昵語令他知恐怕人前亂語

斜峰碧 梨花

學文堂集

小令

六

樓外看難足片片驚春目楊花輸艷雪輸香可是南朝名玉 燕羽將伊蹴鶯夢和伊宿一時多少倚闌人風前月下眉峰蹙

阮郎歸 春閨

杏花零落蕩春烟韶光在眼前東風如醉草如眠畫樓寒食天 籠茜袖掠雲鬢斜凭闌鴨欄嬌慵無力上鞦韆人如春夢間

玉聯環 第一體 个像

溪邊一帶棠梨樹个儂家住半勾蓮瓣印香泥細



認玉人行處 驀見樓頭微覩小鬟來語連朝傳  
誦幾篇詩可是玉郎新著

錦堂春 短牆

欄住飛飛舞蝶深藏亞亞低花負人只恨春風雨  
來去總難遮 消受塗椒傳粉一生長護伊家軟  
髓半露相思影咫尺是天涯

海棠春 曉枕和王阮亭韻

繡衾人起流蘇響綺窗外蛛絲猶網喚婢侍梳頭  
雲濕金蟲漾 欲將閒掃翻宮樣應索取菱花人

學文堂集 小令

賞連日覺春和黃額臨風敞

前調 午睡

一春好睡那曾足更昨夜愁腸千曲舊夢續難成  
試展瑤英褥 紗窗日映紅生肉欹枕處桃花沁

玉半醒隔垣聽人弄柯亭竹 元載姬薛瑤英有却  
座禱東坡詩翠袖紗

窗紅映肉茶色  
以柯亭竹爲笛

前調 晚浴

繡簾月樣波紋影覺無數春醒難醒背燭解羅襦  
風護紗窗冷 玉人如坐菱花鏡喜雙鬢欲欹還

整嬌怯起來遲待煮龍團餅

前調 夜坐

昏鴉啼濕梧桐雨傷心處數聲砧杵獨自倚簾聽  
又亂寒蛩語 燈前不見人來去漸打起譙樓更  
鼓玉柄憶郎持素手難分塵 王衍每捉玉柄  
塵尾與手同色

秋蕊香 咏染指甲

牕外鳳仙開遍細擣紅葩千片玉纖染就頻頻看  
疑被桃花偷換 應教妬殺紅兒見鸞臺畔描來  
翠黛雙峰遠彷彿明霞舒卷

學文堂集 小令

燭影搖紅 薰香

小鴨頻薰心烟一縷輕風引爐灰紅處火微炎剪  
取銀錢襯 別有粉郎私贈正幾度欲燒愁燼怕  
人簾外微嗅風前幾回偷認

三字令 春夜

人將睡燕纔歸繡簾開翠額歛蛾眉許多愁無  
限恨把儂催 心字篆膽瓶梅看他呆月漸過燭  
成灰五更風一簾雨陡然來

西地錦 牡丹啓

折得牡丹頻玩對掠鸞臺畔養娘來說小鬟爭道

比舊時浮渲一日功夫拋半手爲生疎頭蟬紗

薄果寶釵微卸鸞地雲容換韋詩浮渲梳頭宮樣粧

太常引 楊花

溪邊一樹滿頭生雲骨舞絲青最是恨難平春來

春去共飄零東風無賴水晶簾畔暗遣妾心驚

翠袖撲來輕一宵殘夢不分明

柳稍青 野步見舟中女郎

步屨芳塘無邊風景指顧難忘細水魚跳夕陽鴉

學文堂集 小令 九

背眠柳鶯藏溪邊誰泛沙棠回首處人瀉秋暉

春煖烟濃花慵鶯嫩月淨波香

極相思 咏眉

鴛鴦白小成雙雲鬢儼分行臨鸞試展笑時顰帶

皺處歡藏生來宮樣天然好全不藉京兆張郎

被誰偷學月臨勾巧柳倣尖長鴛鴦眉名

陽臺夢 賦得月明林下美人來

畫樓欲睡愁難曉落花陣陣拚春老半簾蟾影散

空林此際如何好堦前移小步漫遣微塵知道

誰知相戲是花姨暗把金釵抓

醉香春 賦得折花送鄰女

不管將春都洩故向粉牆開出惹鄰女動情思頻

喚養娘來折試與養娘閒說說與小姑應惜梨

花雨杏花風楊花漸約同狼籍

應天長 賦得分明燭下聞裁剪

畫廊月約花陰度月度紗窗人影露朦朧顧裁統

素金剪聲中幽恨訴窗前迴軟步花影將人遮

護微嗽欲教驚悟聽時仍恐誤

學文堂集 小令 二十

秋夜別思 本事

疎星點點空庭溼水沉烟冷金徽澀藕香殘蟬語

切今宵著意東風急許多情難盡憶恰似亂螢

明滅十二繡簾休揭月乍關山別

惜分飛 除夕

三百六十愁時日喜到今宵歸結爆竹聲難歇椒

盤栢酒華筵列餞鵬迎春真个急一夜兩年分

別只恐新春入舊愁又欲從頭積

憶漢月 備起

明月一天如水變作五更殘雨夢魂只在枕頭邊  
幾度思量不起 繡簾呼小婢金獸裏衣香添未  
今朝無力試新粧且把玉臺深閉

留春令

浣手繡觀音

欲酬前願春纖頻灑色絲莊繡須記他手抱麟兒  
將數朵慈雲覆 添个善財擎舞袖瓶內垂楊柳  
繡罷焚香供珠幢虔把法名書後

雙調荷葉盃

秋艇

天近中秋時節清絕人坐木蘭船一點青山面而

學文堂集

小令

五

看流水帶晴蟾 兩岸小橋雙跨如畫秋月漸婆  
娑綠楊影裏動漁歌回首暮烟多

漁歌子

田家

蟹初肥橙尚綠半鈎月挂雙溪曲小漁船連五六  
移過蓼花灘宿 碎稚子驅歸犢偷閒且把秋塲  
築採鮮菱春舊殺好酒鄰家除熟

偷聲木蘭花

道青山有感

西堂綠管紛紜起驚心往事如流水一帶迴廊新  
月曾經照謝娘 簪花書法名傳播漱玉詞工天

亦妬臥雪樓頭幾樹梅花淚暗流

滿宮花

咏螢

碧池邊金井畔點點秋光零亂佳人翠袖拂風前  
影落臂環釵燕 散蟾光霑雨片明滅疎星難辨  
知伊喜照絳紗囊悔入景華宮院 隋煬帝景華宮  
徵求螢火數斛

遊山  
放之

少年遊

代女郎送客和李舍人韻

歸鴉啼斷晚峰寒人到別離難一葉蘭橈半篙春  
水憔悴客衣單 今宵獨自數更闌感損兩眉山

學文堂集

小令

三

夢裏應愁愁時難夢情過越梅酸

河傳

第二體

燕子

燕子畫簷飛至剪剪啣來春泥都是落花爲簾開  
放他歸 呢喃欲訴仍難訴雙領曾被昭陽妬去  
年紅線繫粧前依然今年重與添

瑤池燕

脩書

蓉箋輕劈將愁織密密釘封花押重疊無人識還  
鈴小篆鴛鴦式 喚飛鴻飛下粧側叮嚀說啣處  
莫教磨滅回音覓郎如輕擲仍歸壁

思遠人 和晏小山詞

綠池烟冷殘霞鎖人作天涯客途長鴈倦霜濃馬  
滑遠信從何得 被頭溼盡雙珠滴正秋窗如墨  
央夢到郎邊郎情難測須辨他顏色

河傳 第一體 留春

年年爲汝費盡工夫訪伊歸處總然無據風風雨  
雨暗逐楊花去 曾央燕子將儂語權留佳少放  
愁情緒春說汝愁如許豈盡春能主

醉花陰 咏紅睡鞋

學文堂集 小令

窄窄弓鞋幫繡雀穩稱凌波削步屨不須伊燭背  
流蘇花睡人纔著 今宵會赴巫山約花底潛踪  
弱怪殺夢迴時繡帳鴛衾紅雨疑初落

南柯子 官詞

玉漏催花發簾波入鏡浮日長閒上曝衣樓又見  
碧澄澄影素蟾秋 喜子藏奩卜山丹帶粉收羊  
車已過杏難畱恰被鸚哥偷喚賺回頭 王建官詞  
收得山丹

憶餘杭 咏簾

乍捲風侵珠戶暖低垂人共湘波遠蝦鬚銀蒜製  
玲瓏朝夕媚房櫳 月華影度雙文細絳蠟紅穿  
千縷翠可憐飛盡一春花窗前遮住他

望江東 剪刀

繡匳時取香囊護漫許春寒偷度綠窗欲把征衣  
做故向錦鴛裁誤 明朝寄向郎行處此意願郎  
思去并州新樣郎須與欲剪愁絲千縷

迎春樂 相逢後

相逢後不覺春歸了猶記得青鬟道梨花窗外今

學文堂集 小令

年好一陣陣香魂悄 梨花深處流鶯曉與簾內  
鸚哥爭叫小鳥知情都只爲粉郎來到

探春令 咏初生梅子

青梅小綴舊枝頭侍伴將簾捲想前朝開謝東風  
裏曾到玉人粧畔 一枝折向釵傍頭和金蟬作  
伴不多時影落晶盤玉齒个个都酸遍

玉團兒 咏枕

蛟綃帳底鴛鴦被教放處如何便是巧襯雲鬟微  
侵桃頰絲絲紅起 犀函香落釵聲膩伴情人一

生難弃夢返陽臺月臨窗戶淚波時洗

雨中花 第一體 題美人畫秋海棠扇

渲染幾般顏色全帶嬌紅嫩白醉裏迎風睡時著  
雨生就溫柔格 碧葉千絲紅沁血恰宿拖香舞  
蝶想玉手盈盈描成自覩人與花難別

青門引 自牡丹花

洗盡沿華色看玉蓋堆香雪招腰故向玉牕前半  
酣春酒不遣紅顏洩 雨餘暗被苔痕入似眉峯  
鎖碧沉香亭畔人倚黃昏驚墜團圓月 唐詩國色  
朝酣酒

學文堂集 小令

木蘭花 第一體 護花

藥欄邊香閣下風雨今春煩給假還應慮鳥來啣  
好把金鈴多繫者 倘鶯眠休便打此意鶯兒須  
自解朝暮裏勸花姨名花莫比儂輕姪

醉紅妝 楊花

開如春夢不多時亂紛紛牕外飛看看飛盡露黃  
鸝愁似慘恨誰知 水晶簾畔影霏微過繡閣  
蛛絲燕子舞來啣著去新巢裏襯香泥

紅牕聽 春閨月下

楊花亂撲愁輕惹樵樓鼓兩通初打纖月一勾偏

做影故意將人射 漸把影見移閣下須看定海

棠枝畔淚痕曾灑嫦娥憐我與个春愁假

望遠行 第一體 人日

喜是新年怕是春春色偏生又新陌頭楊柳漸消  
魂一庭梅萼鎖殘雲 思往夢問前因不覺雙眉  
暗顰剪來華勝意逡巡愁人人日贈誰人

河傳 第三體 竹夫人

湘竹衣綠隨人翻覆性兒難曲枕頭邊珍簟間香

學文堂集 小令

國酥胸紅沁玉 喚取青奴仍恐辱來金屋受盡

夫人福暑將殘愛將闌生拚秋風妬殺寒 山谷詩  
正要青

奴一味涼青  
奴竹夫人也

河傳 第七體 捲簾

捲簾無語楚館晨花秦樓暮雨遙山飄渺有無中  
溝水東流日夜去 螢箋擬寄何由到關河情鴈  
影清江少燕香魚弄明珠躊躇相思無處無

杏花天 不語

門前曲水青如柳慣惹得東風吹皺玉人斜倚垂



纖手情緒渾如中酒 縱無福教開檀口只楚楚  
亭亭也教驀然轉把雙扉扣小襪鞋跟如豆

雨中花 罪勞

軟靠雙鬟攜粉袖恰行過紅橋左右纔被鶯呼又  
聽鶯語說道春光漏 依著鶯兒啼處走關心提  
綠幄紅慙蕊過遊郎難教迴避悔被鶯兒誘

浪淘沙 舟逢

香冶木蘭舟來往溪頭畫船權擬做粧樓鏡裏清  
波波裏鏡釵漾髮浮 何福注星眸消受風流爲

學文堂集

小令

七

誰含怨爲誰羞可惜春光如夢也無計攀留

鷓鴣天 閨中

怯怯慙慙却爲誰自家思忖也難猜青娥暗解春  
光誘悄把蝦鬚著地垂 臨寶鏡靠粧臺人疑昨  
夜夢中迴低呼小婢聲如髮隨去花陰散誕來

虞美人 蟋蟀

如吟如訴還如咽斷續紗牕側因憐今夜好秋光  
又逐一輪涼月近匡牀 淒清冷落誰如此恰似  
悲秋子不知甚事却關鄉偏與愁人孤夢伴嚴更

前調 春霧

空濛掩靄春如水春恨春無底小闌干外障重重  
怪是非烟非雨却朦朧 嬌花幾樹渾難護想惱  
佳人顧花邊有路不分明依約迴廊聲細侍兒行  
木蘭花令 芳踪

石闌干外苔痕碧一寸香泥留軟跡落花幾點覆  
香泥情多故把芳踪匿 落花如笑還如泣恰比  
鴛衾遮護密那知多事是東風將花吹去教郎覓

南鄉子 第三體 咏闌干

學文堂集

小令

天

低鎖復輕籠折折周周春恨重南國人家多近水  
玲瓏十二珠簾位置工 簾外玉簫風淡月疎星  
看不窮只爲多情常傍爾朦朧一片湘妃一片紅

鵲橋仙 素粧

珠粉慵施蛾眉嬾畫却又雲鬟不理淡羅衫子淡  
羅裙正斜倚梅花樹底 素影難分玉容相配花  
也銷魂欲死更看蓮瓣背人移恰明月一勾如洗

醉落魄 送春

晶簾深捲鬱金堂後荼蘼院烟輕霧弱流鶯倦幾

樹垂楊斜襯粧臺軟 春來便遣愁相伴春歸不  
許愁相絆來朝底事心頭轉剪就冰紈好製新團  
扇

踏莎行 背立

背立燈邊多時不語侍兒隱隙頻偷覷不知底事  
惱佳人想伊嗔處渾無據 悄悄撩情徐徐勾步  
銀屏六曲鴛鴦路待垂綃帳篆烟微倩伊細問嗔  
人故

小重山 往夢

學文堂集 小令

无

約臂黃金約指銀當時曾瞥見是東隣遶身一步  
也銷魂蠻箋字小疊寄殷勤 往夢逐行雲書簾  
新燕子暗傷神桃花如雨雨如塵三年裏惆悵可  
憐春

惜分釵 所見

春來未花開未朱閣獨自閒凭倚雨絲輕柳絲輕  
斂掩多時恰像無情生生 春如睡花如睡斷腸  
解得新滋味欲憐卿怎憐卿驀喚垂簾恰像多情  
聲聲

東坡引 錫婢詞 湖鏡

茗溪新鑄欵七出菱花片雙雙掩映芙蓉面這邊  
他也看這邊他也看 鴛鴦小紐贈伊頻玩應索  
取个中誰伴郎來好向粧臺與那邊腸也斷那邊  
腸也斷

前調 建寧香袋

香囊情繾綣人寄閨中遠雙描蛺蝶鴛鴦伴翻來  
看這面翻來看這面 衫邊裙袂多應繫遍全幃  
有紅絲牽綰當初合就相思綳難教分一半難教

學文堂集 小令

三

分一半

前調 如皋篋

湘篋誰細篋早暮偏親密粧前慣替夫人力憐伊  
纖指劣憐伊纖指劣 雉皋誰寄付伊新式苦背  
後無人幫貼翻來復去烏雲側這邊聊自剔這邊  
聊自剔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中調

臨江仙 第四體 題周樸園先生畫冊

春到江南渾欲老  
素箋收拾分明  
南宮北苑浪猜  
評半篙春水白  
數點暮山青  
無語遊人如欲語  
依稀雨驟風輕  
聽來幾度落花聲  
情隨雙鴈渡夢  
斷一江橫

前調 中秋

學文堂集 中調

佳景中秋秋正好  
溪山不用錢除  
謫仙今夜醉誰  
家掉頭明月裏  
無路訪銀槎  
剩有平生騷句在  
斷紈零素天涯  
四更牛斗又西斜  
朗吟直到曉露  
濕滿庭花

前調 遊女

行過綠楊弓襪軟  
東風吹醒黃鸝困  
人風日倩扶  
攜合情梭態緩  
不語黛痕低  
雙釧悄然遺墜也  
回身尋向前溪粉  
郎含笑却相持  
呼鬟前索取一  
股願分伊

蝶戀花 花朝

柳意梅魂驚覺  
怕金井銅鋪寂寂  
餘寒峭逗漏春  
愁睂眼巧年年  
花信誰傳早  
一抹遙山蛇黛小  
閒捲珠簾玉鏡  
臨清曉燈市匆匆  
纔過了銷魂又  
是今朝到

前調 紅魚

謝豹聲乾遮翠竹  
清淺池塘紅影翻  
深綠幾箇文  
魚穿水曲玲瓏  
上下波生穀  
睡起佳人耽玩  
鵬粉餌親調纖手  
渾如玉小立多時  
看不足石屏風

學文堂集 中調

下安碁局

前調 相思鳥

劈竹編籠絲縷細  
小鳥多情飛去還  
飛至色似鴛  
鴦身燕比聲兒  
還比鶯兒媚  
名喚相思真箇美  
若到饑時應餉  
相思子茨殺雙雙  
交頸睡有人却  
把名兒味

一剪梅 劈箋

清晨梳洗得餘閒  
小立臺邊小立屏  
邊文犀匣子  
乍開緘半貯蠻箋  
半貯濤箋  
纖纖玉手最堪憐

笑勞花前醉勞尊前填詞幾度意纏綿險調難安  
險韻難安

前調 薰香

瓊窓半瑣綠陰濃犀押簾櫳玳押簾櫳薰香小鴨  
火微紅蘭餅初融麝餅初融 沉沉不斷畫屏東  
烟裊樓中花裊樓中睡餘無力髻鬟鬆一陣梅風  
一陣蕉風

前調 月夜代寄

溶溶新月傍簾鈎纔上紅樓又上青樓有人斜倚

學文堂集 中調

數更籌昨夜多愁今夜多愁 玉郎何處好悲秋  
來夢難留去夢難留人間天上恨悠悠試看刀頭  
試看眉頭

前調 繡鞋

弓鞋昨夜恰新幫一會思量一會端詳鞋頭宜鳳  
又宜鳳螺筆描將絲線拈將 配成顏色淺深粧  
這隻成雙那隻成雙來朝移步出蘭房踪寄迴廊  
覩倩檀郎

攤破醜奴兒 折花

曉來擬贈慙慙折一朵紅粧好伴紅粧嫣然姿韻  
態非常花麼含笑也似蕭娘 闌干過雨枝枝濕  
珠潤花房玉洗花房折來小閣手擎將花麼含淚  
也似蕭娘

釵頭鳳 寄書

風何驟春何皺淚珠不覺沾衣袖愁如水別如雨  
修得封書叮嚀燕子去去去 人驚瘦釵驚溜沈  
郎腰帶應同否相逢處煩相語不得回音叮嚀燕  
子住住住

學文堂集 中調

蘇幕遮 十聽詞 隔牕聽墜釵聲

篆烟微花霧薄雲母屏前想像纔勻掠簾倚水晶  
人似昨欲看梳頭惱恨輕紅幕 影依稀粧綽約  
響的一聲知是金釵落驀地思量前事著楚臣冠  
上曾遺却

前調 隔牕聽響簾聲

雨痕濃風力軟閒倚西軒悄地關情亂燈半籠  
窓半掩却也銷魂聲近闌干畔 數行踪應不遠  
做作多姿故故教人羨休道江妃他服玩當時畫

屢真千萬

前調 隔花聽咳嗽聲

砌痕紅堦影綠深院幽軒一帶蕭蕭竹梢立佳人  
潛素躑蹰地聞聲花底銷魂足 惹鴛情驚蝶宿  
簪漾衣香芳鬢闌干曲楚楚如蘭餘馥馥天風吹  
下瑤臺玉

前調 隔樓聽剪刀聲

席凝紅臺冷翠屏押珠簾消息藏佳麗銀漏遲遲  
燈作穗玳瑁樓中應有人無睡 剪刀聲玉尺意

學文堂集 中調

五

幾束吳綾珍重開文笥昨夜峭寒窓外至箇儂擬  
製鴛鴦被

前調 隔牆聽撥阮聲

竹聲搖梧影動隔院胡琴幾曲連珠弄此夜淒清  
簾擬控也料燈邊低語愁難擁 故輕攏還淺縱  
墻角東風娟娟偏吹送往事佳人都入夢數條鴛  
縷關情重

前調 隔坐聽彈指聲

畫屏間銀蠟夜酒尾茶頭每到淒魂也碧玉釵兒

綾子帕重疊關情不語思量乍 海棠園茶蘼謝

前事如波秋月春花謝最是無聊彈指者蟲蟲心

裏眉峯下

前調 隔幃聽浴聲

月窺牕花弄影曲室迴廊茉莉香中等洗簾纔開  
鴛枕冷貪聽多時悄何愁難穩 近紗厨臨玉井  
蘭麝微飄幽入心脾沁更擬冰肌端靚審袖中好  
挾黃金餅

前調 隔水聽碁聲

學文堂集 中調

六

碧桐軒幽竹圍清簾疎簾人靜花陰午小閣碁聲  
臨別浦紅袖閒敲應博釵雙股 藕絲風荷葉雨  
迸入樓中清絕消殘暑記共玉奴曾戲賭驚心細  
事傷紅杜

前調 隔壁聽展書聲

黛螺才琴硯友玉軸牙籤書卷難離手香縷茶烟  
停午後展帙聲中消盡儂閒晝 費丹鉛尋句讀  
班女當年淹博如他否擬向仙人朱鳥牖細將佳  
句相咀啗



前調 隔屏聽夢魔聲

象牙床瑤草席午睡餘酣夢裏惺惺魔側聽隔屏  
聲轉急代覓雙鬟喚醒嬌無力 倚多姿偏小極  
似醉如癡阿母休離側自是佳人防膽怯從今擬  
鎮須銀葉

唐多令 咏絮

輕度玉樓深低飛繡閣侵落梅飄雪雨沉沉鎖住  
東風休放去如夢也恐難尋 飄泊到而今天涯  
少信音愁多斜壓臥香衾吩咐東風仍捲去如淚

學文堂集 中調

也恐難禁

遐方怨 別情

柴門外便行程白蘋橫渚長紅草短亭生酒遍斷  
腸無數雨斷腸滋味不分明 昨日事此時情錦  
衾香尚暖角枕淚偏清只恐東方容易亮叮嚀今  
夜閨三更

前調 無題

朱闌外粉牆邊鼠姑風細軟梅子雨廉纖碾春欲  
去爲春憐春蠶四月剝綿天 初相見暗相牽繫

形翻開掃裙製彷彿留仙可堪心緒似花蕩爲郎消  
受幾番寒

前調 又

星瞥瞥月澄澄煙沉銀鴨細花裊玉壺清桃腮紅  
染黛痕青檀郎還認隔簾聲 愁脉脉態盈盈情  
多將做病病久轉添情夢中依約傍春行春風吹  
處夢初醒

錦帳春 畫眉

斟酌輕螺躊躇濃黛恰清曉寒山相對鏡臺前批

學文堂集 中調

八

閣底悵悲歡未辨青青如待 渲額塗黃橫波溜  
碧筭此際春愁須配柳絮輕蛾色淡怕無限春愁  
雙灣難載

蘇幕遮 第二體 客夢

五更愁孤枕思明月如波浸透離人淚好夢筭來  
都不易剛得朦朧草草渾難記 許多情何處寄  
暗想而今也有人兒睡好夢即來休便喜總有醒  
時不若匆匆去

漁家傲 渡江

北固晴霞連復斷蒲帆六幅乘風轉行近金山  
脚岸將船挽前邊恐怕風頭換呼語舟人休過  
患風波眼底原難算江湖咫尺猶然暫帆休捲將  
船付與風波管

前調 遺興

濁酒一杯茶七椀離騷莊老書三卷竹戶桐窓誰  
與伴桃笙展邯鄲道上頻回轉瓢鉢餘生行脚  
遠倘來富貴非吾願家住夫椒離墨畔青峯染江  
湖風月誰編管

定風波 離情

人如春夢過匆忙情歷風波分外長越禮難甘呼  
放誕誰慣離亭滋味怯初嘗選景勾簾春作伴  
偷玩東風何處染衣香立盡長宵宵却短回看一  
番踪跡一思量

前調 又

見人無計隱殘啼別夢分明有是非長日臥多宵  
不寐誰在情多天付與單栖雙鬟淡烟雙袖淚  
曾悔窄欄逢處赧顏微時節落花人醉酒一會賤

裙門巷浣花谿

前調 又

風光瞥去剝銷魂珠箔層層掩淚痕懷袖不迷前  
歲字須記金釵劃作斷腸紋不爲難逢誰恣意  
堪喜暖言入骨幾回溫一榻茶煙清似冰回指兩  
峯愁穉畫難分

前調 又

無愁強作便成愁離別而今可盡頭花影西廊曾  
瞥見爭羨態含春夢夢含秋細步銀翹憎小頭

學文堂集 中調

依戀留仙裙帶恍難留明月重重花面面深院紅  
蕉牕戶號溫柔

落燈風 有約不來過院半

鳳脰燈寒龍腦冷密約佳期心下省敲盡紫釵頭  
惱殺空庭花弄影擁髻愁難醒楊柳門前梧樹  
井亂烏啼一天淒緊暫暫好星光三更忍把羅衣  
褪索性凭欄等

醉春風 惜別

斜倚朱闌外轉靠鸞臺背淚波彈盡默無言悔悔

悔自笑痴心翻成懊惱此情難解別酒凄然在  
欲把還停會歸期欲卜怎生期耐耐耐十二時辰  
三千道路愁腸應配

風中柳 第一體 新秋客中作

嫋嫋西風天氣小涼時候無端閒事心頭有庭前  
斜動蕭蕭疎柳遙山却比孤雲瘦孤館昏檠支  
枕和他厮守白袷芒鞋墜下走流螢如水暗穿楹  
牖呼童且熟床頭酒

解佩令 春去

學文堂集 中調

何從說起放春歸去千百計尋春難補剛剩楊花  
點點飄零如許又無端風風雨雨捲簾情事倚  
關心緒花壇堦築來餘幾我自關愁却似東風無  
主東風畢竟來何處

解佩令 第二體 閏月

梅花謝也柳絲青也見新月又闌干也故意惱人  
移向玉窓兒射也正照着玉人顏也無端醉也  
無端醒也又只得無端睡也悄問嫦娥爲甚同儂  
孤另也聽蓮漏幾番催也

行香子 席上贈妓

瞥遇華筵小倚屏邊多時細閱且輕憐方空新換  
浮渲爭妍有幾分愁幾分病幾分愁暗將眉語  
窃把衣牽酒力無多態愈妍有誰描得周昉圖間  
似幾絲風幾絲雨幾絲煙

青玉案 咏百花洲柳

人生最苦爲情物著意消磨不得慣是惱人楊柳  
色青門朱戶芳塘小苑多少銷魂絕休悲憔悴  
枝間月一春搖曳爭憐惜莫被東風吹太急朝朝

學文堂集 中調

暮暮晴晴雨雨珍重粧臺側

雨同心 端午閏中詞 健人

倩絲縷狀取綵裁形恰好是象真會意渾不少嫵  
媚娉婷粧戴處簪壓釵橫故作玲瓏閨閣憔悴  
曾經擬借精靈長則共畫蛛繡虎可堪貯金屋銀  
屏惟祝願佳景良辰不負芳齡

前調 繭虎

裝成眉眼刻畫瓜毛全則仗些些繭繭是吳娘纖  
手曾勞怪繡閨性格憨嬌偏喜雄豪彷彿武怒

咆哮分賜兒曹絡索處朱絲巧綴續紛也細筆輕描更堪取靈艾同雕繡帶同飄

前調 長命縷

幾條彩縷五色靈絲繫得住苗條弱質繫不住飄渺仙姿無緒是長日相思長日難支浪說碎兵有意却見需之漫繞戶繡榻增艷須粧臂金釧同施應無藉裙帶留伊鎮與依依

前調 碎兵符

用因毒日製自芳辰歷發上好占靈喜額帶側梳

學文堂集 中調

十三

辟邪氛廝相守個是銷兵個是宜人荆楚風俗相循疑鬼疑神共除夕懸桃同麗似人日剪勝同新鎮的是娟娟儂魂怯怯儂身

前調 綰包角素

也宜裁綠又好包紅鸚鵡粒稍香誰羨鴛鴦錦刀剪施工還只怕屈餉難充畫餅涎空西苑菰葉偏窮巧借針縫殢秀色鏤盤花鹿懷麗製雜俎玲瓏須應笑戴近盤龍餓損芳容

前調 青蒲葫蘆

靈根石砌碧草池塘長則恨花原難發應偏訝實已先黃抵多少綺閣新粧暫引餘芳裊裊絲俎飄揚蘭芷同纏臨好樣金閨畫就看纖影玉圓携將還堪羨泛酒盈觴纈佩牽裳

連理枝 早梅

幾點疎香聚巧逗春來處雪影凝寒雨絲驚冷欲閒還住趁今宵選夢到羅浮望東風做主暗把春光數九十纔三五小綴如珠輕勻似粉亭亭仙圃恩情多擬點壽陽粧急向枝頭吐

學文堂集 中調

十四

千秋歲 夜坐竹間偶作

竹林微步碎影搖清露衣蘸處螢低度月如簾內看星似秤間布殘醉後此君邀我成良晤欲寫鴛溪素因想梁園兔瀟酒處和煙霧彈蕉應有疏倚柱能無賦清節在筭來只被王戎誤

離亭燕 初夏草花詞 薔薇

滿架濃陰初煖醉暈粧含深淺塙裏佳人腮外影一抹羅襦紅染曉起傍紗櫺却愛露微煙軟最是午餘深院桐刺藤花相亂無力東風搖蕩處此

際芳魂誰見障去錦爲屏日晚依然猶燭

前調 玫瑰

長日鎖窓誰傍小幹  
葩新放斗帳疏簾閒不捲  
綠影紅光搖漾雲鬢恰完時偏喜一枝斜上  
蘭麝細芬醺醺芍藥櫻桃須讓午  
睡枕邊花氣足合德生香難狀  
憔悴感年華爲問玉釵無恙

前調 蝴蝶花

石罅小園濃畫碧草素花疑繡  
自向春風倦舞也化作此花時候  
俏樣是前身贏得芳名依舊

學文堂集

中調

五

和細香吹透纖影  
嫋嫋還又最憶莊生憐夢斷  
鎮日懨懨消瘦逶迤徑恰相看  
彷彿撲簾象袖

前調 杜鵑花

殷紫猩紅如炙艷抹濃  
搽顏色多少東風吹不滑  
重疊胭脂堆積深院月三更  
枝上悄然悽惻望裏故宮無極  
烏烏花花愁絕滴盡淚珠猶有  
恨染透啼痕成血幾度認花身  
蜀道舊曾相識

前調 虞美人

誰道佳人已死千載紅顏如此  
雨細風輕腸斷處

離恨何從說起血淚染茫茫  
滴盡楚歌聲裏蝶亂鶯啼千里  
父老江東誰是花謝花開桃李  
外銷歇漢宮春矣明月照英靈  
駿馬依然來耳

前調 十姊妹

淡白淺紅粧束密蕊細香幽馥  
最是嫣然開底見風味看偏不  
足秦虢雅堪矜一樣佳人比玉  
粉隊綺叢如簇共闌新粧品日  
只恐昭陽承寵後相如相傾應  
速莫負好時光回首東風刺促

西施

第二體

咏百花洲鶯鶯

學文堂集

輕帆閒渡百花洲  
歷亂晚霞收珍禽溪外舞翠羽  
鏡中浮試看荒雞野鷺知無數  
誰似這風流娟緣自古多顛倒  
如伊何怨何尤却便似佳人才子  
兩相投可想人間寫得伊家譜  
也欲效綢繆

師師令

偶見

樓前堂後聽玉人輕嗽  
沉沉半响不聞聲翠地見  
屏邊紅袖半軀犀簪撚寶扣  
睡懶嬌還又是洲六幅裙兒  
覆一捻腰肢瘦人前無計說  
相思鬢影上橫波斜溜還向  
丁香花下走淺眉峯低皺



百媚娘 理緒

窗外日高花漾梳掠完時回想昨朝着意支持嬾  
辜負花鴛新樣今日餘閒聊自賞繡帖重安放  
夙願未酬心上暮地添儂惆悵畫就張仙還挾彈  
不是蜀宮王和繡罷玉牕應供養香熱爐煙颺

前調 翻書

連日瑣窓讎較情史翻來絕妙鉛砂細細批評遍  
題跋只愁還少苦爲帙多看不了拚得工夫早  
閒暇更鈔別稿書法簪花相肖鄭女班姬休便數

學文堂集 中調

各有一般風調架上牙籤親識巧信手拈來好

前調 禮佛

縵絡琉璃光燦紫竹迴廊小院誰籠鸚鵡朱簷下  
般若聲聲私戡見說玉梅開爛熳呼取薦花換  
日日春纖頻盥頂禮寶蓮幢畔燒炷妙香金獸裏  
烟裊碧牕零亂暗祝早消兒女願似海恩難筭

前調 賞畫

昨暮同雲黯黯明透玉窓瓊館青山何事形全改  
似被楊花偷換飄去飄來飄不斷催把珠簾捲

欲酌金盃姑緩酒力自來偏淺小婢閒攬門外望  
零落寒鴉千點冷處欲留應等伴未許春勾管  
雪名爲  
等作雪

前調 團草

幾日園堤如繡春色染成濃晝偶邀姊妹花廊下  
好取閒芳相鬪百草攜來紛滿袖賭取鴛鴦扣  
刺線拋殘許久冷落踏青時候惹引心頭無限事  
都是丁香豆蔻輸去將他階下覆手撚裙偏走

前調 賭棋

學文堂集 中調

石井銅鋪幽戶花落桐風停午秋局當軒依檻閣  
拚與蕭郎劇賭願拔紫鸞釵一股博粉香無數  
不遣小姑幫汝幾局忽然輸去贏得佳人開玉齒  
欲覓鴉兒何處今日甘心輸不怒重去翻新譜

前調 迷藏

曲曲重重深院戲樂朝朝無筭簾錢鬪草般般遍  
最愛迷藏閒遣自小雙文通內慣記得迴廊轉  
掩處屏邊紈扇頭處釵頭珠釧前後小樓尋不見  
多在茶蘼亭畔掩映遮藏終不遠惹微微珠汗

前調 軟紅

梨雪玲瓏簾幕斜搭秋千紅索兒家別樣新粧束  
相戲北方戎樂一輛弓鞬帶繡雀板上梭梭著

蹴罷心情偏惡鬆髻頻頻偷掠半响惺忪渾未定  
却似彩虹初落更倚藥欄將髮約金釧疑遺却

前調 藏鈞

燭影簾光縹緲席上紫衫人到酒籌歌板催行樂  
美景良宵原少選勝邀歡何計好只有藏鈞巧

可惜漢宮春老衆裏無端悲悄心上眉稍都不語

學文堂集

中調

九

似夢如愁難曉羅袖酒盃翻污了特地添煩惱

前調 跳百索

風俗吳儂闌耍多在酒亭花榭良夜如年人似水

不數藏闌白打絲索橫拋梅影下記匆匆元夜

舞處却疑雙柝落處暗沾微麝裙帶留仙飄杳也

多少便儼妖冶堪訝額山珠欲瀉倩拭香羅帕

傳言玉女

題余氏女子綉柳毅傳書圖

湘月湘雲隔斷楚天消息書生恰到涇水人相值

風鬟鴉樣收霧鬢蟬粧歌兒郎薄倖淚珠凝咽

一紙瑤華贏得絲絲偏結當時漫憶曾把離筵設  
此情此際應有迴腸難說針神妙手如何鏤刻

祝英臺近 詠蝶

製爲裳裁作扇兒女偏憐汝生小翩翩纖麗還如  
許最憐膩粉沾愁小香牽恨慣則向紅墻低處  
何方住無過草畔花間關情自來去紫燕黃鶯認  
得同時侶可堪九十春歸匆匆別緒又和舞一簾  
花絮

御街行 閏夏川藥名

學文堂集

中調

閒薰水麝與沉檀香附薄羅裳波間菰見紅花放  
也却習西河柳長褰著蓮心擎來荷葉花粉落池  
塘 柴門冬夏受風凉梔子種成行牽牛織女來  
佳節也照人參斗斜橫罕地黃昏燕當歸也斷續  
斷橋旁 水麝沉檀香附紅花西河柳蓮心荷葉花  
粉門冬梔子牽牛人參地黃當歸續斷  
踏青遊 則時十二娘效東坡贈崔念四體

一日思君最是嬌態情性破二十四番春信笑問  
珠樓何福笑問闌干何幸得與伊家行並怪尊行  
又重芳姓 多少金釵佳名一人占盡怪問你年

庚不應料七七無雙八八肩難竝知君能暗認畫幅巫峯相贈

柳初新 閨憶用藥名

暗卜當歸歸未得胡燕簾前飛急青黛慵施澤蘭  
嬾佩恨與丁香同結芍藥欄邊淚滴把紅豆向誰  
拋擲縱有沉香休熱欲忘憂萱花空摘苦似梅  
仁酸同棗子百部新詞難述試問牽牛何夕恐菜  
莢又成佳節

蘇溪山 閨情

學文堂集 中調

屏山烟裊鵲腦添金獸斗帳夜珠垂鎮無聊綠窓  
清晝輕陰漠漠簾幕恰重遮春依舊愁還又人與  
梨花瘦圍棋雙陸閒却纖纖手猛記去年人酒  
闌時暗牽紅袖如今何處有夢也難尋從別後銷  
魂否一帶垂楊柳

滿路花 花月

聽雨替花愁見月替花喜花姨誰作伴黃昏裏嬌  
娥有意悄向枝頭倚春風偏到此低鎖輕籠月邊  
飄送花氣月花相遇友愛真無比恐月移去也

花拋棄忽垂花淚花發時無幾怎似月常美月倍  
關情來宵惜花又至

霜天曉角 題友人像

新街自署濁世佳公子近日蒙天勅賜第一等風  
流士又頒別字天下癡男子叩頭長謝天公幾椿  
事還須與此生酷嗜詩酒和山水又得美人絕  
世工書畫通文史小臣無禮行老是鄉矣嗟乎詩  
不可知天曰卿赦不死

洞仙歌 再渡靖江

學文堂集 中調

江頭早起問渡乘潮信浩蕩烟波放江艇看青山  
一帶却便見孫羅列似天水蔚藍相映流連將  
日暮半雨半晴樹樹斜陽亂鴉影正啣盃獨酌拂  
袖長歌狂奴態惹起蛟龍出聽試問此江山這番  
來原是舊時人可還斯認

八六子 東邨

住東邨狂歌長嘯連朝謝客淮園看天上浮雲過  
眼塔前驟雨翻盆暗傷夢魂林田負郭猶存每  
日自量晴雨呼童多畜雞豚嘆碌碌浮生總如駒

隙不如一飽不如一醉不如一榻桐陰好夢不如  
課子柴門更何煩天涯欲沾淚痕

鵲踏花翻 青懷

貧病風流支離蕭瑟相知只有當頭月儘教睡盡  
擊碎劒匣長鳴一腔騷屑如何說狂時猶咏少年  
謳悲來漫減英雄色長揖總是賺人文墨把酒  
向要離塚畔不則賀蘭山北茫茫和淚好與澆胸  
臆可憐不佛不封侯千秋一片傷心碧

瀟湘逢故人慢

代閩人作元女王秋英韻

學文堂集

中調

秋光纔暮見衰柳拖金殘花蘸霧一陣斜風雨悵  
過眼烟光匆匆彈指矮屋茅簷怕又着漫天飛絮  
恁無端往事關心舊夢欲尋何路且休啼誰可  
訴試回首長干而今節物還否能如故恐飛燕飄  
零昭陽淒楚一派長江慘孤鴻又帶夕陽歸去 趙氏  
金陵女也故弘光時宮人今僑寄姑蘇王氏圃

耕煙詞

夫椒山人著

長調

瀟江紅

見舟渡靖江

江北江南只咫尺嗟乎天限早則見柳花小港輕  
帆幾片白酒醉橫漁父眼鱗魚飽作篙人候聽招  
呼客子上船來行須健弘農賦吾誠羨祖生惜  
吾誠戀縱驚濤巨浪此生何患塔勢漸高因霧捲  
山容不定知風便忽馬駛歷歷露明沙來江縣

學文堂集

長調

前調

登靖江寶塔用稼軒韻

奮袂而登絕頂上脩然獨立見渡口夕陽初下沙  
飛煙急鯁海爭翻三月浪君峰對湧千尋壁更東  
南一帶舊江山曾相識孤雲去衣猶溼微雨過  
珠猶滴看闌干上下幾丹瓦碧簷首漫詢灰劫事  
回頭已有風塵泣問天涯知已是何人乘槎客

前調

過劉氏園

脩竹千竿已足羨園林佳境況高低曲沼方池溶  
溶水淨細草影含飛燕啄垂楊絲動文魚觀更村

邊羅列對諸峰皆吾勝 疎籬外堪疑瞬芳堤畔  
堪舒興看夕陽一帶亂鴉紛映把釣兒歸魚正美  
采藍人去香成陣恰江頭晚渡競相呼乘潮信

前調 贈鍾山人

訝汝頭顱相別後今全白矣記昔日扁舟訪戴四  
年於此矮屋數間藏石罅疎籬一帶編湖尾羨牀  
頭幾卷會心書南華子 也不願爲人齒也不願  
爲人恥但杯中有酒陶然自喜醉後每拖藤杖去  
眠時不辨松風裏問當今誰足傲羲皇先生耳

學文堂集 長調

前調 咏雪

忽閃晴光綺牕外縱橫揮霍看不厭山腰樹角形  
容非昨片片遮藏堦畔草紛紛亂惹簷牙雀記門  
前有路到東村渾迷却 風吹處雲難著雨過處  
花難作想天涯此景從來不惡若伴梨花誰辨別  
莫隨柳絮同飄泊任天公換了萬山頭浮吾白

前調 飲蕭公木亦園

何必非園具一種天然位置看是處高低丘壑不  
衫不校庭畔疎籬凝舊綠枝頭小鳥搖新翠喜板

橋行過見晴嵐兒孫似 石榴樹開還未青梅子  
鼎然是更長松天矯濤聲如沸潮至水平芳檻岸  
潮回石露清溪齒愛主人留客醉無歸軒然睡

前調 各中戲爲同答

子好遊乎問長鋏歸來也未子尚有秫田二頃可  
全生計煮得香菰堪果腹釀成好酒宜沉醉更何  
須仰面去求人錐刀利 先生語吾應識風塵事  
吾應避但不知生產一寒如此阮籍信工途路泣  
長卿詎短英雄氣喜從今聞命學歸耕儒冠棄

學文堂集 長調

前調 夜宿江蛟門齋用曹顧菴韵

雨纖風篩移小艇江濤方漲早喜到邗溝小閣故  
人無恙庭際名花紅漸老山頭媚影青初上正簷  
前燕子乍歸來銜雛餉 日落也波光漾月渡也  
蛙聲唱愛汪倫情重頻傾家釀興好已工吹鐵笛  
醉餘還欲拖藤杖笑狂奴故態有誰憐渾難狀

前調 偶答

尺素飛來這都是淚珠拋血奈無數蒼涼滋味不  
堪重述昨夜驀驚翻覆雨今宵仍照團圓月笑人



生難遣是情懷渾癡絕 三更鼓籌初寂雙條燭  
花初結想奇緣佳話人生難得情不波瀾那變好  
事能磨耐謀讒微喜天涯知己屬蛾眉聲同咽

鳳凰臺上憶吹簫 答和

魏管初擎烏絲小疊沉吟低訴芳衷想靈犀一點  
是處應通你訝墨痕零亂都只爲珠淚侵紅最銷  
魂黯然言別淡月疎風 匆匆征帆去也颯蓉溪  
柳畔屈戌重重恰幾行鴻渡一片雲封回思碧桃  
花下畱題遍屋角牆東今誰伴五更殘夢半枕疎

學文堂集 長調

鐘

八聲甘州 春閨雪夜

正春衣欲換恁餘寒昨夜六花飛嘆孱肌弱質無  
情歲月偏向奴欺鎮日飛蓬不理嬾自露柔荑對  
漫漫白也聊且支頤 不異暮冬時節看樓頭繡  
瓦依舊淒迷訝碧牕楊柳不比向時眉最堪憐黃  
鸝幾個都變成白燕向巢棲回頭覩小鬟來報壓  
倒梅枝

霓裳中序第一

臨董思白草書

看呼呖蕭瑟具子厚平原手骨更伯仲元章蘇軾  
便有數名家盡供驅斥庭堅疑式不過作衙官宋  
屈頻暗想當初命筆直擬鍾王接 奇絕峰腰鶴  
膝恍一帶春山清越縱駿馬奔騰明珠絡繹把銀  
鈎鐵畫總難與先生相匹臨千日難肖神形腕力  
徒嗟竭

珍珠簾 有憶

芳洲幾摺垂楊路暇日扁舟重渡花睡夢初醒月  
魄勾纔露清淺池塘籬半搭恰數曲朱闌回互驚

學文堂集 長調

五

顧恍紅腮片影非烟非霧 聽得蓉箋輕劈不多  
時草就蓮花一賦綠喜並頭牽心愛連房固却似  
杜鵑枝上鳥向人背聲聲低訴徐步恐咫尺仙源  
漁郎迷誤

前調 惠山所見

白雲樓畔泉亭路慣是玉人行處窈窕趾潛移轉  
側肩微露梔子衫兒蟬子鬢恍一霎秋雲春霧回  
頭悵如花簇擁悄然遮護 聞道海棠開也又相  
攜同向名園徐步亞字粉牆邊梵字朱欄左恰好

紅腮纔半放端詳一會偎花坐日暮見女伴招招  
碧溪重渡

石州慢

再泊胥江聞和詩有寄

刺促東風梅夢影中燈事纔謝思量前日六花舞  
處迷離庭榭胥江小艤孤蓬淒涼剪燭銅龍下憑  
膩粉蠻箋譜个儂佳話幸也新詞幾闕重疊底  
酬風流蘊藉珍重玉人芳咏由來無價不堪頻誦  
恰似司馬青衫淚痕溼透難重把懊惱是柔腸又  
銷魂今夜

學東堂集

長調

雙雙燕

本意和梅溪詞

梨花謝了想閨閣佳人淒淒冷冷依然前度翠羽  
一雙相並舊約心頭井井勝薄倖歸期不定雕梁  
綺戶中間舞弄水精簾影掠徑草香泥潤羨不  
似蜂狂還如蝶俊穿花拂柳多少露朝烟暝棲息  
舊巢正穩便須寄絲箋音信說一春好事稽遲寂  
寞畫欄人凭

金菊對芙蓉

山塘買小梅數盆最愛色朱者

七里山塘疎籬曲岸烟光處處堪圖正花堪賣也

柳欲愁無是誰選得羅浮夢看枝頭小綴珊瑚疑  
落似朱霞如凝絳雪影橫香疎多少裁剪工夫  
羨離奇天矯雅淡濃粘有青苔作伴巧石相扶攜  
來位置紅腮側恍相對飄渺仙妹如何消得歡迎  
翠袖酒泛金壺

夜合花

代東百花洲舟中作

水閣斜臨蘭舟橫繫天光幾度陰晴柔鄉欲老誰  
容我不卿卿魂暗斷夢難醒最堪憐不嫁娉婷如  
何寄語烏絲恨寫黃絹詞成生平微倖詩名喜

學東堂集

長調

七

掛玉人繡齒明咏閒評纏綿酬和生憎絮盡芳情  
疑語燕似流鶯隔幾重心事瑤屏且休懊惱千磨  
萬折難負星盟

念奴嬌

所見

香閨深閉又無端過了桂花時節一曲紅闌簾乍  
啓不斷紫猊州結雲黛低侵芙蓉伴卿窵地銷魂  
立人間天上此時何處分別忽覺玉趾輕迴袖  
花徐掩銀蒜聲微歇染雨粘雲來去影故意將人  
周折綺閣邊旁小屏深處欲別誰畱得青衫溼也

却如栩栩飛蝶

前調 又

亭亭舉止是天然生就大家風味真个笑啼都不  
敢情思似知還未婉管啣殘蓉箋劈罷一會端詳  
費簪花書法背人簾底親試 自悔此會多情紅  
絲飄颺小倩東風繫不道仙源人便到容易休教  
迴避何福消君誰憐似我暗訴纏綿意閒宵孤館  
幾回獨自眠起

前調

代問人客中寫怨用元女洞天女奴醉

學文堂集

長調

八

玉峰回首正州迷蘭徑雲遮珠閣客舍淒其誰憐  
惜燕子身材孱弱懊惱東風無端吹到悔聽游仙  
約悽悽冷冷夢魂歸去如昨 鎮日雲鬢慵梳蛾  
眉不掃愁思渾難托小勞蓉箋頭自覩筆勢花欹  
玉制刺史家聲用門甥館往事休提著無聊無緒  
伴人月影清索

湘月

百花洲夜泊有懷

垂楊一帶視吳山吳水幾多風景嫋嫋柔條飄漾  
處月挂一勾清冷烏鵲枝棲紅橋岸跨點綴浮圖

影關心往事醉向闌干閒凭 花籬半搭斜欹芳  
塘曲沼彷彿湘簾映十二珠樓難便到敲斷玉釵  
音信舊夢如雲浮雲如夢戍鼓偏淒緊無聊睡也  
綠牕何處人靜

桂枝香

秋日送人之金陵

執手河梁恰風景新亭黯然欲絕一帶長江似組  
青山如織六朝多少繁華夢恁匆匆玉簫聲歇烏  
衣巷口莫愁湖畔試停雙履 轉眼又西風瑟瑟  
古岸砧催殘楊蟬咽此日憑臨自爾興酣落筆隔  
堤少婦琵琶曲怕淒涼舊事難述黃花白鴈啣盃  
且過了登高節

東風第一枝

自壽

飲汝一盃一盃飲汝三十年來如此何須絳灌羞  
同莫問雷陳誰擬吟詩作賦倘亦許流傳幾句論  
人生何必才多歲月消磨而已 門前柳青青如  
許樓頭月娟娟可喜盧生枕上生涯鍾子琴中知  
已充飢果腹有負郭微田足矣聽異時老死溝中  
仙佛徒吾欺耳

學文堂集

長調

九

水龍吟

升夜填詞有作

年來竟做情癡嘗得慣香奩滋味今宵兀坐陡然  
心事酒頭茶尾夢也非耶蕭蕭瑟瑟酸酸楚楚最  
支離恹恹倚闌延佇銀缸下憑誰絮 偶爾揮毫  
劈紙一字字推敲欲費何物堪消玉簫檀板移宮  
換羽海內佳人世間情種可都心許且斟盃把盞  
自吟自咏自求佳趣

戀芳春慢

微雨

稍覺涼生漸聽風緊聽前幾度廉纖鶯迴燕掠柳

學文堂集

長調

處欲斷還連做弄絲絲裊裊看碧草暗長潛添還  
驚顧陌上行人爲汝急整歸鞍 溪邊悄悄荷珠  
碎撒牆邊隱隱蝶粉輕霑一帶迷離都是楊柳新  
烟慣助巫山好夢情人那得不相牽樓頭女恰正  
凝眸溶溶淚溼闌干

瑞鶴仙

端相曲

奈何情不死況是處相逢花梢月底風光真箇美  
恰重樓曲巷珠簾慵起小步微行恍人到藥珠宮  
裏最銷魂紅影應邊報道一聲來矣 來矣亭亭

裊裊如訴如愁不衫不履這般丰格那減風流名  
士任留連顧盼千金一刻肯便教他迴避想檀郎  
福分應銷好風吹至

齊天樂

元宵後三日客姑蘇過古月軒見梅里巷燈甚佳兼誌所見

錦帆烟溼花洲月無邊柳絲迷亂繡被仙舟板橋  
人跡喜傍紅蕉庭院春光信好把前夜元宵千金  
買轉一點星球綺牕贏得佳人玩 羨他竹屏籬  
落盡玲瓏曲折露凝烟染檻外波紋牆邊樹影掩  
映朱霞天半東風不管恍雨過雲移空何低喚人

學文堂集

長調

也魂銷響一聲金釧

拜星月慢

七夕

淡月疎風悲哉秋也最是關情時節歛袂簷前正  
露珠輕灑凝眸望料得鵲橋人渡無限歡娛難竭  
珍重恩情記去年今夕 縱銅壺永夜驚催逼勝  
姮娥終歲成孤寂漫把別淚啼痕向銀河偷滴惹  
穿針笑此宵翻擲頻乞巧怪而今猶拙休悵恨人  
世佳期天上猶磨折

綺羅香

夏日示婢

兩兩青鬟前來語汝數事應須長記幾架蘭花每  
日斜陽宜蔽把瓶間藥裝時烘向水際葛巾頻洗  
更添些獸炭爐中麝臍鵲腦懸勤置如吾欲撫  
瑤琴便取水絃繁案頭畫卷牀上詩筒逐一牙篴  
親識伺丹鯉芳餌調成淹磁甌新茶煮試到啣盃  
團扇交揮聽你更番替

春雲怨 題林四娘歌後在宣城作

鷓鴣旅館乍敬亭木落宛谿水合恰值酒闌歌歇  
有客把仙姬閒述座上佳朋屏間少婦聽罷紛紛

文堂集

俱欲泣率地陰晴陡然風雨一陣疎櫺側遙樓  
對客時嗚咽恨青州何地黃扉誰宅回首金陵更  
淒絕嫋嫋亭亭是也非耶銷魂儘得格韻堪描情  
思難寫都向狂歌偷入

風流子 靖江過徐山人家

驢沙三里外策蹇過楊柳亂陰遮見幾港江湖時  
來時去數行茅屋如整如斜正是處夕陽翻古渡  
雜樹擁晴霞犬吠村中乍驅歸犢枯棹聲裏難辨  
歸鴉 主人能好客命蒼頭沽酒童子煎茶且暮

群兒笑舞捕得魚鰕更摘向畦邊玉瓜捧綠折來  
庭畔苦笋抽芽醉飽桐陰一榻吾已忘家

小梅花 有感括古語爲詞微賀東山體

將進酒爲汝壽不如意事常八九黃金臺生草萊  
千秋萬歲公等安在哉去年人到今年老富貴應  
須致身早大長秋關內侯但看東方夫婦居上頭  
游園子莫愁里人生行樂耳恨重重長樂鐘不  
見五陵無樹起秋風馬中赤兔人中布滿眼輕薄  
何足數脫紅巾誰與倫且作欬欬屋落可笑人

學文堂集 長調

沁園春 美人髮

此詞自邵清溪劉改之有美人四閨春山  
秋水魂銷黃絹之詞玉笋金蓮賜斷青樓  
之曲白雪已高郢調芳堤競唱吳儂猶嘆  
脉脉愁人未盡纏綿之思翩翩絕世難全  
窈窕之容僕也展去窈窕偶效顰於西子  
續來猶尾忌貽笑於東鄰問憑柳館餘陰  
漫做竹山別體雖多累  
德之言總是緣情之作

此日應盤當年曾覆房動芳襟試側處窺來巧分  
雙燕前邊相去斜劈孤雲頻拂豪華屏新成開掃掩  
映名花態不禁粧殘也向珊瑚枕畔香澤應尋  
有時散在春陰更濯入金盆漫欲簪苦病後難梳



寸絲愁斷情多欲剪一絲痕深髻本堆鴉光原比  
鑑結得檀郎百歲心休悲也願相依白首種種隨

侵唐詩側釵移袖拂蒙犀  
又詩還梳開掃學宮粧

前調 美人廟

看去脂凝撫來玉潤神韻堪誇恍姑射仙姬生成  
妓好洛波神女別樣妍華秋月融輝春水銷薄小  
拍潛摩意自賒荷亭畔慣風前隱隱輕逗蟬紗  
喚他蕓澤頻加試暗數芳年正及瓜記浴室潛窺  
海棠拖雨歌筵微暈白雪籠霞淚欲侵痕粉猶輪

學文堂集 長調

艷紅汗輕垂似有瑕尤堪愛是襦襟鬆解占燭羞

花占燭趙  
合德事

前調 美人額

素粉難描淡黃誰比生就丰華似翠黛尖頭半輪  
新月烏雲停處一帶明霞宛肖螭形渾如犀樣染  
得天粧倍可誇還應記是當年嬌小鬢髮曾遮  
而今已裝蟬紗便問向鸞臺欲叩他倘鵲報佳音  
頻加玉手春成好夢望點梅花似昔愁傷有時學  
半占斷風流楚漢家相思處每回頭半枕人在天

涯毛詩螭首蛾眉天粧八月朔以盤盛樹葉露研  
辰砂點染身上宋孝武放淑姬恒常額點之謂  
之天粧顏色倍常和熹皇后五歲夫人爲  
剪髮傷額謠詞楚王好廣眉官中皆半額

前調 美人汗

隱處恒微揮時欲注濯濯凝眸每昵語羞聽先驚  
背淡幽期與負難怪顏浮緒怕紗霑粧愁粉膩團  
扇擎來鼓未休偏微幸向蘭湯沐浴香氣綢繆  
喚他湯餅何愁看雲溼桃腮態愈柔似紅搵水精  
玉環姿媚涼生雪體花並情留細滾如珠輕勻若  
露釀惱風姨妬欲收甚憐甚是嘗餘苦口擁被紛

學文堂集 長調

流貴妃汗出紅膩而多香拭於巾上其色如  
桃花花並夫人詞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前調 美人眉

巧覆秋波橫穿雲鬢宮樣輸君每枕畔欲眠雙山  
倒影鸞臺淡掃勾月留痕何日能揚無端便鎖皺  
起青青一帶春郎須倩比當年京兆畫稿宜新  
羨他魏管偏親怪對客還將翠袖勾倚舉案嘗齊  
愁時亦展當鑑試覩笑處猶顰細柳曾描聖檀如  
暈名喚鴛鴦解斷魂凭闌望想昨宵尖上喜事宜  
真卓文君眉望如遠山壽家七十二色有檀  
色婦女眉暈似之眉有十二名鴛鴦其一

前調 美人耳

纖透鸞針輕垂寶璽生小娟妍喜曲處成峯稜稜  
霞沁輪邊似月兩兩弓懸惱殺春侵怕冷愁人半  
使遮藏雲鬢間驚回首記郎言猶在多少情牽  
愛將嬌女名傳更側向雲屏聽欲偏憶趙婦微酣  
烏鳥應熱劉娘少寡惻惻堪憐玉手頻提蘭湯慣  
洗常傍情人繡口邊今堪悵是天涯音斷視枕孤  
眠真語嬌女耳神各漢書楊惲書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酒後耳熱而呼烏鳥列女傳劉歆仲妻桓  
氏少芬引刀割耳曰我  
年少故自裁以信我心

學文堂集

長調

六

前調 美人目

似鳳名單如魚號比何限丰神想月下相看雙星  
疑墮波間斜溜雨水難分倦後情騰醉餘睥睨失  
睡微重樣更新生情處是臨岐微轉巧搵香巾  
欲傳心事逡巡更幾度人前鬪弄頻憶綺讌多情  
自來能語花叢一吟便可呼春含笑應昧送愁偏  
逆恐爲珠拋病果真還流睇願仙郎青白嘗與殷  
勤五代史昭宗何皇后舉觴建興朱溫足曰天  
子與宮人眼語恐不免也秦少游詞眼兒失睡  
微重左傳宋華父督見孔  
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

前調 美人淚

拋出驚紅嘗餘訝苦神思偏除每故意偷含雨凝  
秋水無端低潤露滴桃花春色和濃風情做冷月  
下星前倍可嗟還堪訝是嗟然笑裏巧拂輕紗  
徒然彈向天涯有那个人兒露著他便詭竹成斑  
猶憐盈把空房獨宿慣使如麻酒暈微籠粉融成  
膩染得蓉箋定有瑕尤堪哂豈丈夫難灑都聚儂  
家孟詩苦淚滿眼黑李詩獨宿空房淚如  
雨陸龜蒙詩丈夫非無淚不濕別離間

學文堂集

長調

七

前調 美人鼻

紅暈欺脂素凝噴玉雅擅清標料冰鑑常懸微渦  
欲逗姮娥被妬顏態堪描密意添羞深情暗露半  
像梨花半像桃憑誰畫想丰姿勝絕無藉三毫  
新妝忒換多遭喜雲鬢斜侵笑靨饒記吳國夫人  
補來翻好漢官女子點去旋消酒意勾新枕痕印  
巧清淚朝朝洗愈嬌關心語向蕭郎難緩費盡推  
敲胡淡菴詩芳有梨頰生微渦山谷詩玉人頰頰  
更多愁吳郭夫人誤傷頰得白懶隨琥珀屑補  
之更益其妍漢  
官女頰點雙的

前調 美人鼻

巧貼金釧半懸珠串玉準洵嘉想悶欲酸來輕授  
纖笋寒防侵入薄掩宮紗桃頰香收絳唇紅映側  
處相看半亦佳頻回首向亭前水畔喚遍名花

有時屏息堪呀豈暗把風情盡蘊他笑謝婦會唾

定教頻捉楚宮善妬莫便輕遮小倚屏風潛行幌

月擁著悲吟奈可嗟無端噉定有人暗地喚道伊

謝安在東山劉夫人戲之謝乃捉鼻曰富貴但  
恐不能免耳是夫人鄭曲以王納魏美人因謂

美人曰王惡子鼻見王必掩之王遂割其鼻  
韓致光詩掩鼻悲吟一向愁毛詩顧言則噉

前調 美人頤

學文堂集

長調

六

玉映冰腮香侵桃頰絕世風姿倘傳就鉛華臨鸞

定解吟成綺語閑筆管支看便移情指偏如意犀

簪郎承朶自宜渾難買是傾城一笑倩處希微

百年定欲相期每斜倚雙肩無限思最鴛枕偎時

蓮花半貼金盆浴罷珠露雙垂纖笋輕疏香羅悄

拂憎殺紅潮逗起遲堪悲甚爲青鸞信香粉淚交

披賈誼傳願指如意  
飛燕傳涕交頤下

前調 美人口

愛把檀稱渾如鶯囀樊素心耐每說到情濃含糊

有爲歌當病後嬌顫堪憐勻就胭脂吹餘蘭麝幾

度遮藏翠袖邊忘機甚向東風欲罵心事難傳

有時默坐粧前記誓月幽期意倍牽喜鳥亦知音

閒教鸚鵡花能解語頻問宜男漫說如瓶毋誇似

繡價是傷多酒怕霜相思話料今生難盡索性常

箱樂天詩櫻  
桃樊素口

前調 美人舌

色闌胭脂細凝珠蕊最惹心牽看紅豆噙來相思

渾溼青蓮吹出並蒂爭妍最喜藏深定非長比無

學文堂集

長調

九

限風情在此添還須審向人前嬌語饒亦何嫌

閒聽姊妹餘言怪好事難成敝可憐每別淚彈時

欲言還結歌聲轉處似吐仍含捫擬陽迴掉應愁

動好覓香茶向枕函魂銷甚願檀郎嘗慣同苦同

甘紅豆名  
相思子

前調 美人齒

巧露朱唇微開繡口榴貝依稀比杜后生時風情

似早楊妃病後憔悴相宜花似湘文衆同脂凝脂

斷嫣然一笑時無聊處把纖纖頻剔無限相思

生來伶俐都知慢搖落關心易起悲把絲線唧殘  
欲成雙鳳霜毫咬定想畫連枝喜視櫻桃叨呼瓠  
子長把蕭郎掛在斯郎知否效輔車相倚沒以爲  
期晉成帝杜皇后長猶無齒及帝納  
采一夜盡生畫譜有楊妃病齒圖

前調 美人唾

蘭氣融芳鶯聲助滑瓊膏暗滋試微溼臙脂勻成  
櫻口輕潮顰頰畫出蛾眉欲吐還留將垂故咽  
若紅絨試幾回多情處怪仙郎承慣一向無猜  
个中滋味誰知把鵝舌龍涎曾和伊記姊妹宮中

學文堂集 長調

袖花名好夫人壺內約指傾來撒似珠圓凝同玉  
潤賺得新歡拾去非關心處把紙牕浸破聊放春  
歸飛燕外傳后畝唾健仔袖日妙唾之染紺袖正  
如石上花因名爲花唾袖吳王潘夫人醉唾壺  
中傾之得  
火齊指環

前調 美人唾

語洩芳心音和繡口最起相思奈瘦骨生憎食何  
曾下病軀無那嗽苦難支吟罷愁傷渴餘凝更煮  
得新茶潤恰宜偏堪憶有梁塵暗繞蘭氣紛披  
無鹽醜女應嗤笑昔日媚緣事反奇每望去依依

管憐欲斷喘來怯怯真訝如絲好把鶯呼還將玉  
比會惱蕭郎戲扼時尤堪憶是臨岐嗚咽多少淒  
共新序齊無鹽女昂鼻結喉王  
納爲夫人迎娘歌喉玉容

前調 美人頸

凝坐原佳微行倍秀雅稱仙姬試勾入花林頻回  
屢轉懶凭玉案欲整旋歌掛著銀環垂餘絲縷仿  
佛當年嬌小時愁來也爲情郎消息延向雙扉  
芙蓉彈便遮伊更向後相看露處稀喜巧蔽青絲  
襯來雲錦輕鬆小扣露出螭螭俯仰生情低回作

學文堂集 長調

態愛殺風前無限姿魂消也羨鴛鴦交挽穩睡芳  
池楚辭小腰秀頸  
毛詩頰如螭螭

前調 美人肩

燕尾低侵雲巾巧護做就芳姿想屏枕歌眠勾歡  
暗並紅闌斜倚喚婢偷隨看去渾無拍來疑脫多  
少離愁擔在伊郎知麼倘問奴年紀自小原齊  
曾誇削玉神妃若寒夜吟詩聲恰宜比徐母夢餘  
雲容彷彿吳姁相罷風格依稀每喜紅霞常耽翠  
擁偏袒貪看浴起遲微寒覺情情郎半袂掩覆多

時洛神賦有若削成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  
結爲鳳集左肩已誕陵雅事秘辛吳炯相女瑩  
肩廣一尺六寸

前調 美人臂

截玉爲肪鑲香襲藕何福相將覩兩兩勾來團圓  
可喜雙雙舞去宛轉如翔露爲添粧擎因刺繡翠  
袖何曾慣許藏更深候便移來代枕穩觀檀郎  
來朝痕漬休傷把珀串金環掩不妨倘印得綢繆  
應添風月封開絳縷重效鸞凰五綵成絲合歡名  
索歲歲端陽解斷腸還思起取胭脂曾滴吹个

學文堂集

長調

唐明皇置綉繡印印官人臂上爲之風月常新  
杜牧之詩絳縷猶封紫臂紗吳伶兒女取胭脂  
滴臂吹成花鳥

前調 美人手

撫處名仙仲來似筵信可銷魂看女伴勝常彎環  
暗歛腮邊刺繡上下斜分臨罷雙勾又成八韻垂  
向樓頭似欲喚園林好倩仙郎暫假攜處逡巡  
簌錢關草推藜把骰子拈來意倍殷更枚欲猜他  
渾如鈎弋字偏寫向恰喜成文怕酒頻搖彈碁誰  
敵兩兩相招有个人愁來也慣粧成無語指點殘

春唐詩背人含笑道勝常註云今萬福也垂手樂  
府名杜牧之詩骰子逡巡裏手拈漢書鈎弋夫  
人左傳有文在其手

前調 美人爪

露著人有擎他自照丰致誰如料指去愁傷紫霞  
微暈染來疑換赤鳳應呼琴撫嫌長鉞拈恐碍欲  
剪還須倩玉奴粧成後怕胭脂紅嵌雲鬢香污  
生或雪骨水膚看纖處玻黎和得無怪巧撥秦箏  
亂飛春雨輕搔玉體渾像麻姑鴈扎私挑燈花背  
剔指畫鴛鴦入畫圖關情處把淚珠偷貯彈向兒

學文堂集

長調

大麻姑  
天仙爪

前調 美人胸

時有悲歡常分冷暖此際誰知想悶到懨懨因多  
芥蒂扣來了了都是相思每恨心柔偏愁磨細淚  
點紛紛盡貯伊頻頻指問仙郎知否久已藏之  
欲誇錦繡全非單收拾人生腸斷詞憶抱月偏斜  
琵琶撥好迎風幘掩純扇擎宜背欲將擁疾會陡  
作真个春傷難自持蟲蟲甚慮郎存冰炭空與相  
披東坡詞酥胸斜抱天邊月周美成詞更將純扇  
掩酥胸合意推背悔妃傳上親往命妃妃拽



永遇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  
也前人詩自無水炭到胸中

前調 美人心

自小稱芳生來便慧易惹飄搖憶西子當年顰誰  
許效文君昔日琴訝能挑那得成灰無端欲醉縱  
有丹青未可描郎休負想當初鐵石一旦全拋  
怪奴年紀花梢便多少縈牽似柳條願世上風情  
到伊都熱人間離恨向你俱消似我偏多何人更  
細快處渾無苦處饒誰知已有牕前春色暗地相  
招西子病心而單  
里之醜人發之

學文堂集 長調

前調 美人胎

審意虧成愁腸賴破最動情衷怪夢裏驚多巫山  
赴怯人前嚇慣綺戶窺慵斟酌閨思排當花事慕  
碎秋風春雨中生成細記檀郎初遇是處惺忪  
欲將少縱誰容笑颺鼠譏他恰恰同想照去何從  
明應比鏡嘗來無計苦料如熊有語難披無端欲  
戰拘束年年恨獨工從今後願一身都是好事重  
重秦有照膽鏡女有邪心則膽  
張心動趙子龍渾身是膽

前調 美人乳

擁雪成峰接香作露宛像雙珠想初逗芳髻徐隆  
漸起頻拴紅袂似有仍無菽發難描鵝頭莫比秋  
水為神白玉膚還知否問此中滋味可似醍醐

羅衣解處堪圖看兩點風姿信最都似花蕊邊傷  
微勾玳瑁玉山高處小綴珊瑚浴罷先遮裙鬆怕  
褪背立銀缸喘未蘇誰消受記阿侯眠著曾把郎  
呼雜事秘辛酥乳致發楊妃裙腰褪露一乳祿山  
云軟溫新刺鵝頭肉樂府盧家少婦言莫愁十  
六生兒  
字阿侯

前調 美人腹

學文堂集 長調

豐若多姿柔渾無骨捫去情移倘好事生羞定看  
儂捧芳心潛置頻望歡推覆著紅兜圍成寶縫郎  
足如加定不辭誰堪此記東牀坦日約略依稀  
便便休謝人嗤余嬾性天生不合時羨有福宮人  
蒼龍會據何緣王母彩鳳偏棲對酒難披靠牕閒  
鼓孤篳單衾慣負伊郎須指笑此中何有為汝成  
之肅郭詩離離實縫朝雲謂東坡一肚皮不合時  
宜史薄幸夢蒼龍據腹帝曰為汝成之南史王  
曼逸母夢鳳集身  
有娠聞腹中啼聲

前調 美人胎

屬體渾靡柔鄉欲老有美居中料寶帶圍成名同  
香麝仙裙繫處圓似珠官拊去難留捫來可喜欲  
醉還須齊酒濃驚腸斷怕春寒侵入素手嘗封  
當初誓月成空對薄倖蕭郎噬莫從愛紅日一輪  
佳兒有夢珊瑚半寸嬌女能容市上曾憐射珊瑚  
笑獨許靈犀向此通宵來浴怪銅窪秋水一點情  
鍾古語齊酒到勝容德母夢日入勝中生德維  
卓事時珊  
肅道成事

前調 美人腰

學文堂集

長調

亦有寬時爭如縈慣宛曲生憂想雪欲呼他翻嫌  
過冷石難比你又怕全柔每結應千如迴定九寸  
寸推來那自由風流甚問堅牢也否苦爲春揉  
何曾惱亂蘇州喜兩兩關情意共悠念朱氏才媛  
詞猶名斷孫家阿母夢也何愁詩漫搜枯酒隨容  
別單爲蕭郎熱未休還頻痛總說來誰見試看眉  
柳著眉詞風流腸肚不堅牢朱淑真有斷腸詞  
吳孫堅母懷妊夢腸出繞吳門駭而生堅

前調 美人背

垂著沉雲披餘半錦被壓玲瓏想有底羞慚暗流

珠汗無端芒刺斜靠東風側轉愁眠微彎刺繡周  
昉圖中態絕工驚回顧倩檀郎相去豈但應封  
欲窺笑臉無從在燕尾釵頭想像中記合德悲來  
擁思寒夜栗姬妬慣唾向深宮曝去還防播時慢  
快怕有人兒笑指儂郎須勸願人前人後一樣情  
鍾杜詩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周昉有背  
而內人欠伸圖飛燕外傳昭儀泣曰姊寧忘共  
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令德擁背耶漢書  
栗姬甚妬帝所幸宮人輒令人視唾其背

前調 美人腰

學文堂集

長調

微折時逢繡倦何憚頻伸弱爲相思瘦因多病束  
得官中一段春知何似似蜂迴柳漾無限消魂  
黃金印綬誰新羨女子封侯自昔聞憶殿上昭儀  
步來輪燕掌中淨宛舞罷停雲繡帶原鬆紅裙更  
窄恰稱檀郎號細君堪調笑笑十圍量去少倩郎  
分南史羊侃奴孫則玉能反腰貼地街得地上替  
又張淨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史婦人封侯  
自呂  
類始

前調 美人膝

何故頻加無端屢抱底事難明正玉腕垂來雙雙

欲過鳳鞋勾起曲曲相承斗室姑容良宵誰促枕  
得蓮花最有情殊堪詫笑檀郎學婢負汝生平

問伊好事宜經有昔日楊妃愛欲登試屈向衫邊

徒誇鶴樣盤成跌坐漫把琴橫蔽喜湘裙籠麝藕

覆縫个香綿蔽也應煩長跽對張仙大士熊夢祈

成陸龜蒙歌奴顏婢膝真乞丐劉晏年八歲明皇命入殿內坐楊妃膝藕覆膝衣名韓致光詩遙夜定嫌香蔽膝

前調 美人體

嫩嫩亭亭稜稜窄窄情殺雙眸慣膝欲盤時交承

學文堂集 長調

天

玉筍步當那處穩掛金勾脂凝酥融花明月媚骨

肉停勻韻致悠粧殘後試輕鬆藕覆一段風流

依稀鸞鳳相伴更鶴立閒堦瘦影畱任錦襪深藏

金環響溜繡裙薄單蘭澤香浮若个能憐問人宜

稱膝下如君結束周嬌愁甚每邀郎小叩輔體綢

繆

前調 美人足

轉側應持勻纖可意耐殺端詳記春草畦邊玉痕

微印秋千架上蓮瓣輕颺立且潛聲行雲秘响欽

掩裙波露復藏看難厭是跌弓繡處綵鳳雙雙

有時刻襪徬徨倘褪著跟兒便索郎縱擎著雙尖

何曾慮顛說來三寸還是寬量洛浦波微齊官步

巧暗動微塵別有香傷勞倦覷兜鞋情緒斜倚銀

缸飛燕外傳昭儀常轉側帝長持其足

賀新郎 題江上女子畫扇

南國雙蛾擅家住江頭湖尾風烟編管幾樹綠楊

臨曲沼八尺蝦鬚開捲清冶絕撩人半面小字芳

名聞喚處恰小青小玉差無遠鬢影度琴心亂

學文堂集 長調

无

美人素手描紈扇又數行慙勤題跋骨軟姿軟仔

細丹鉛渲染處點綴草香花片渾寫遍春愁秋怨

欲報愧無青玉案想三年懷袖如相見忍拋擲西

風岸

摸魚兒 落花

亂紛紛畫橋流水原來都是桃李香綿連日樓前

滾不許珠簾不起深有幾間說道蒼茫碧海差堪

擬春閨屈指將萬點胭脂年年打算似海還無底

傷春瘦翠鼎慵飄寶篆日高還擁羅被輕紅小

向梁間潤薄伴雙雙燕子如何是君不見王孫芳  
草歸無計危闌獨倚縱舞遍天涯教休忘了繡閣  
斜陽裏

綠頭鴨 詠月

碧雲堆淨鋪萬頃琉璃浸紗櫺夜涼無寐濯濯蟾  
兔爭輝弄水盤小時呼錯臨玉鏡奩底疑差盧女  
棧邊班姬扇裏見他渾似欲愁時沉吟處西樓凝  
望新鴈恰初飛關情也初三十五密約擔遲 嘆  
人生離多會少隔而千里相思玉關迢迢聲長斷

學文堂集

長調

三

銀尺冷砧影頻移料得姮娥九天孤另此宵心事  
有誰知還應悔當初竊藥消息悞佳期堦下拜人  
間天上長願追隨

多麗

爲李雲田題周少君坐月浣花圖

掛瓊輪瑤臺照影偏親羨今夜細芬幽色離迷散  
花前恍飄飄姿稱搖曳翩冉冉粧現繽紛楚客三  
年蕭娘兩地淚痕染透石榴裙忍獨向洞房清杳  
斑簾冷湘文踟躕絕玉峰香國彷彿氤氲 最無  
聊侍兒不語金鑪寶瑟橫陳慘江天雙鴻斷望憐

漢浦孤鶴初聞露襪輕勾風鬟半蟬似愁生作婦  
人身可知有思王賦手描寫洛川神還相對等閒  
花月多少關人

小諾皋 咏蟬

小閣匡牀斜攢文簾側枕西牕無寐聽前林一帶  
蟬聲聲聲相遞長是年年此際風景銷魂無二倚  
微吟還共枝頭遙寄咽露偏寒臨風疑墜怎奈有  
當軒病客不禁愁心爲碎盈耳畔胡爲爾 似訴  
當年繁華轉眼往事如愁如水記不起趙女絃中

學文堂集

長調

三

吳姬鬢裏多少風流統綺贏得淒涼憔悴正對影  
逐客南冠揮淚韶歲光陰少年情思凭疏櫺迸入  
心頭舉目哀悽莫比衰柳岸蕭條矣

哨遍 遊仙詞

銀漢瀟瀟漫碧雲搖曳九品三山是瀛壖畔現迷離  
烟氣想玉闕金樓位置雕繪處天上迥然都異茫  
茫一帶神仙里有靈芝繞砌琪樹籠紗穠艷下方  
難比映仙姬千樹碧桃花指閨苑蓬宮卽是家喜  
水潤肌膚玉膩雲鬢嫣然絕世 咫尺問津來劉

郎曾到天台矣飽飯胡麻鷄犬雲中偏自美看梅  
盡瓊霜餐成紅雪脩脩把袖浮丘子洞管斜吹素  
絃輕拂別樣清歌洗耳羨弄玉多情雙成殊韵悄  
花陰遺下鳳凰釵怕惹起人間私意好是紫府驂  
鸞一夢忘年歲滄海常更桑田幾換只有柔腸不  
死他時青鳥倘傳書須記長生夜誓

戚氏 五日靖江寓中作

到端陽年年回首便心傷嘆息行踪每逢今日滯  
他鄉最難忘遊冶姑蘇城外泛沙棠堪羨半角羅

學文堂集

長調

機楊柳畔鬢影衣香百草攜來雙鬟關罷此時風  
韻悠揚更五絲笑比春膚微褪較短爭長還憶  
客歲維揚紅橋一帶遊子競飛觴看是處珠簾斜  
捲綉扇輕颺正玉簫金管紛度霓裳吾真顛倒猶  
狂疑屏倚醉畫船明月銷魂眼角眉旁此情今  
未老驚心往事兩易星霜又到驥沙駛水看長波  
遠接汨羅江遙憶昔日靈均悲生楚夢千載憎憫  
悵訝怒舞魚龍嘗寂寞渾不見彩鷁蘭漿時無龍舟添  
客中况味淒涼矧昔年心事到黃昏陡然填臆挑

燈黯淡伏枕蒼茫

鶯啼序

述遇虞山舟中作

倦客吳閶路新恨舊愁難了午鐘歇遠樹疎烟子  
規斷續猶叫曲曲屏山螺黛淡溶溶水面湘紋小  
恰柳岸停橈人倚碧闌飄緲倩影疑雲細香非  
昨一色衣裳縞是天邊神女踟躕弄珠身在瑤島  
現紛綸寶蓋華幢恍離迷霧統冰嶂幸仙源咫尺  
如逢漁郎初到相看春去正是陰濃風雨趁冶  
遊清眺看簇擁如花就裏一枝嫣然欲笑枝印輕  
泥裙侵軟草畫堤微步芳情悄乍小語迴眸態多  
少隔舟凝盼休文此際誰憐渾不覺心頭攪日  
闌歸也風送飛瓊俏樣須臨稿彷彿鉤車起處晶  
箔微寒羅帶飄時蕙烟猶裊竹聲蕭瑟松音黯湛  
小橋流水斜照外載滿船離思空回棹拚取今夜  
無眠處嶺魂飛尚湖夢杳

學文堂集

長調



學文堂集四十三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陳玉璫撰。玉璫字廣明，號椒峰，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是集雜文三十一卷，詩八卷，詞四卷。其說經之文及辨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勦說。然大致逶迤平行，學宋格而未成，詩則更非所長矣。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

(一)

〔明〕葛鼎 葛鼎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

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古文正集叙

今之好爲詩者猶其  
好爲古文辭也然不  
擇人而詩不擇地而  
詩往往皮閣不觀褒  
譏皆絕乃古文辭則  
以其人與地著作者  
高自命或執簡以討

之不列於古併失其  
今倘所謂古人不見  
我然耶否耶予謂夫  
夫也亦幸古人不見  
陳序  
之耳嗚呼詩之寬也  
寬於塗巷古文之嚴  
也嚴於學士大夫胡  
不思焉思則恥恥則

懼翳惟不敢爲古文  
辭也抑不敢爲詩也  
其不敢爲詩也不敢  
移雅頌郊廟之章亦  
陳序  
不敢襲兒童女婦之  
口何也詩生於情兒  
童女婦其情至則傳  
矣可以採而貢矣今

之詩與文大率有情者少無情而好盡者多無情則無法還以古文正之此玉峰諸葛君子所以編也君之先人魯生先生余同年友以經術經世予每過東魯道中州

陳序

四

碑滿人口祠廟皆有生氣諸君子奇材異能篤至於學月旦重之裁定精覈可爲嘐嘐慕古之輩立此法程無寧舍已從人與其強邀古人見我不若循循焉束身珪璋

陳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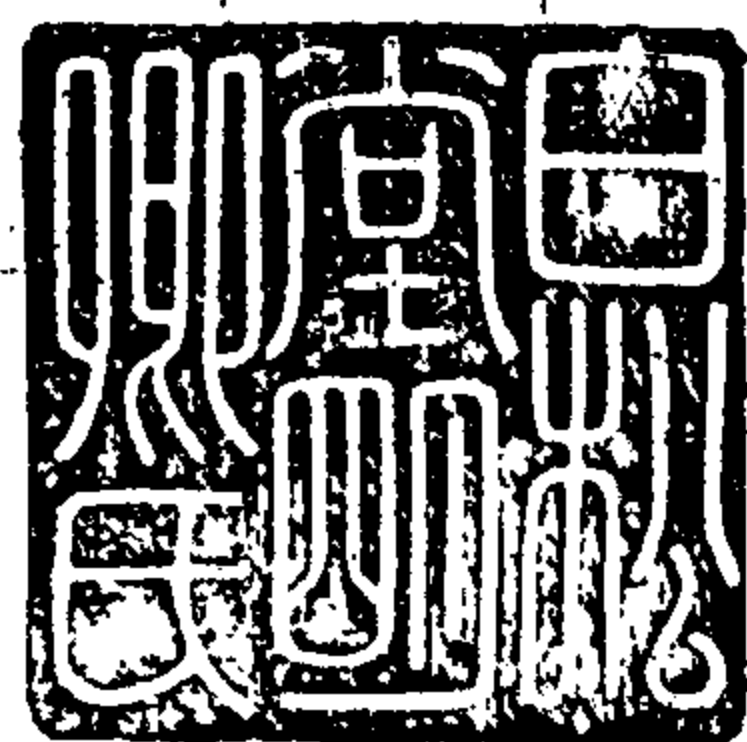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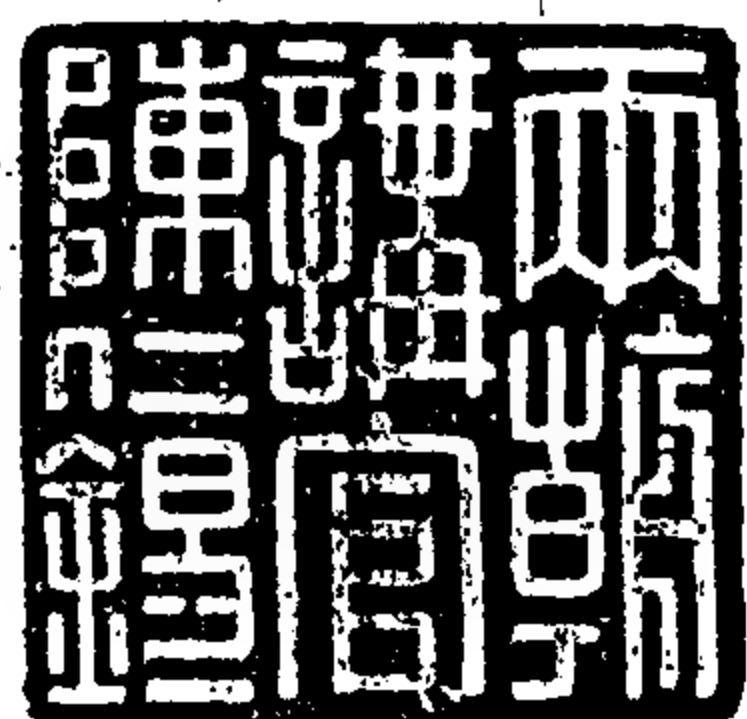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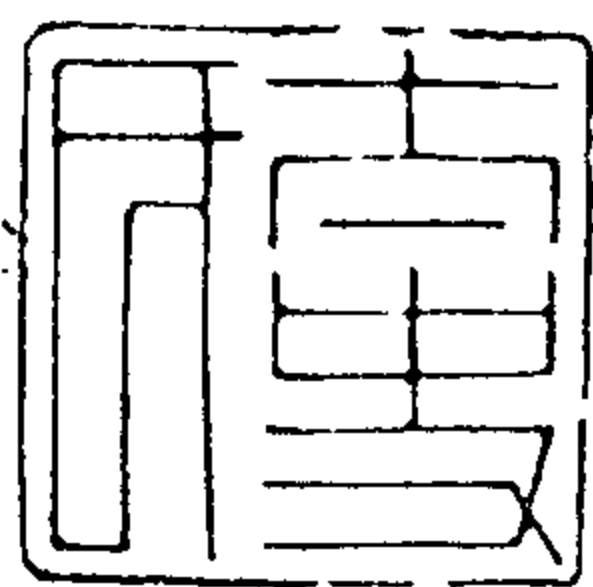
執贄以事庶幾髣髴  
九天之珠玉自咳唾  
間吞吐也

癸酉孟冬長洲陳仁

陳序

六

錫書於白松堂



送葛生南歸序



吳中葛生計偕來京師謁予邸  
舍且以予門人澄川王子書來  
知生蓋予同年葛中恬子而又  
爲王子之壻也予弁中恬別幾  
二十年矣今生齒在禮方冠是  
中恬之舉生予未及知而生已  
列賢書而將進於

序一



天子之廷是可喜也憶予方第  
時中恬與子遜俱出蘭闕朱先  
生門下時中恬爲冷曹而予得  
昇子遜並列史館旦夕無事惟

序二

是二三知己文酒嘗命又蘭闕  
先生雅樂推導後進故予雖未  
及先生之門而昇及其門者交  
視之無間焉一皆兄弟之樂有

如此者已而中恬出補齊郡歷  
果中州以養志乞歸復昇王子  
爲忘年之友追叙舊遊倏焉如  
夢今覩生光儀溫粹其思淵如

序三

甚矣生之才有似吾中恬也東  
南文行甲天下其地脉神秀寔  
有使然每按覽圖志輒一神游  
其處逞歲中恬以崑陽拳石貺

予詫爲鏤玉嘗戲書小賦復之  
今觀生之詩文則峰巒之氣真  
盡萃卿門矣予嘗間至生所見  
其凡案間書絕非舉子家業以

序四

爲其人之品質固有自來已生  
自稱其兄弟贊襄之美乃父授  
訓之方津津不置口則君家之  
奇未可意測也生之行有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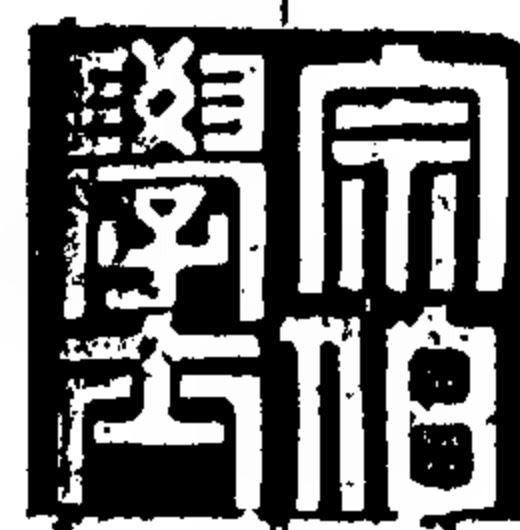
將益勉其所能而求盡其所不  
足則今之暫屈殆所以培生厚  
生而又何足爲生慰哉爲吾致  
語若翁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昌

序五

黎言

明天子在上可出而仕今其時  
也如謂鄭生言不謬則予雖老  
矣尚能拭目觀之方水鄭以偉

書



方水年伯邃學清修爲當今  
第一嘗過予寓坐見予几案

序六

間置左國史漢諸書曰六經  
嫡派也因論說詩文最勦甚  
至已予罹先君之戚方移  
書告訃而年伯亦溘然仙遊

矣志此以不忘前詰之訓夫

有所受之也癸酉冬日葛寓

端調父記



序七

自序

童年失母憂就外傳將嬉衣食之累十去八九與靖兄抵足一布帳自幼至長殆將十年書屋逼窄每夏月為蚊所苦徹夜話古事誤者罰令驅蚊因共歎讀書之夕無如三冬月秋火之春又次之夏則所最苦也如是五年靖兄長而娶嫁兄弟相戀風雨難鳴相對如故也時兄已好古學而余方伏讀制義未能以全力從事又家素朴儉先大夫不欲令子弟有錢物一歲書筆之給未嘗過二金不能復致古今書籍共歎曰天下有轉時文之智於古文者吾與之所謂業堂中舊有十三經註疏一部每切餘或師他出輒戲為師生之禮掩卷於前互相問難俾高座者率已意而解之其為生儒者亦字推句求務盡攻擊之力既而開卷

自序

見大義昭然相視而笑以為樂久之諸家義例漸熟合者頗多然未敢便自信也天賦兩寅余始為諸生時年力稍充可以勿及他務會多試事所得舟車之費輒分半以購書故寓必僻巷食必粗糲不知者謂其儉也先大夫亦稍稍喜其志為所藏書出史記手評本付之其外則漢書後漢書易繫辭集蘇明允集文忠公集樂成集各付一部皆夫人平日所披閱也內樂成集亦手評惟詩尚未竟余受之而喜可知也而靖兄力亦稍贍節衣食之給以備索賸雖是諸子史及綱目通鑑等書亦備齊中矣每風雪之夜紙牋不任而力輒披衣坐守竟夜點視或兄有它造則獨坐看之蓋二人既無重書故所得亦無披吾之今互取丹黃勿惜也但諸書並皆新本多舛誤每於文義未安處既之古本可參



而小儒無替稱力不能交當世鴻公發其教答徒思無益一字千迴還想所至不難上乞賜書此數年來大較也庚午春余讀書外家齋中近外父藏書取觀甚便而試事難行止終然不復能如向日之優游矣秋試幸預一薦諸親友頗有以書見惠者余樂之謂得未曾有喜來下第南旋見靖兄藏書益侈會余感疾避暑外家之順園兩人所志藏諸胸中而已閱三月病良已而兄又僑居琴川相見甚少時竑調亦已長日成文二篇誦書數葉七郎雖幼而資最勝每一捧筆奮乎其不肖讓也回思吾母見背之時七郎猶未及暮觀此不亦者而冀其孳孳也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兩弟俱從千仞沈師遊師甚嘉與之間呼之論古事祇有異師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初余兄弟八人分為四塾師徒之外

自序

自初為友故余獨與靖兄從事為家之次也其二弟尚幼能為文事者自長兄至七郎數調凡六人耳壬申春合諸幼侄結社名曰家言方讀書著文以賜所志不數月而先君見背矣嗚呼傷哉九齡失恃以父為母方長而棄之爾也豈非天之戕賊耶人生實難讀書談道得明主之祿以榮養其親雖里巷之孺子猶或能之志孝也爾已矣然修口讀先人之書將以繼志而述事其於九原何當哉此月以來日與諸兄弟坐一室中取古賢奉行事相與誦說繼之長慟已而痛先人之業未及名世輒相慰而止也而弟季少未能便及全書用是渡舉幼時所習愛為訂正同相與錄出梓而行之惟其始也有取書之難既也有較讐之苦重而習焉其心安焉而又將以便乎世也若曰明發不寐有懷

懷堂

句六

三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左傳

第一卷

14

左傳



其樂也。然則善出而歸之。其樂也。淺淺。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顏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詐。詐何負於莊公。詐者負詐。詐何負於詐者。詐者釣也。為陷阱以誘。誘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貪。貪之使。使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變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鄰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莊公之。實。頑。不。魚。耳。歟。耳。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

左傳 第一卷

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逆。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寬。之。也。殊不知。莊公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將。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將。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鄰。之。請。其。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將。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孫。初。豈。未。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繼。而。海。之。波。亦。不。足。以。滿。其。惡。矣。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將。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誅。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誅其厚將。得。眾。不。難。誅。公。正。欲。其。得。眾。是。舉。朝。之。卿。

大夫皆隨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隨其計中矣。舉朝。隨。其。計。舉。國。隨。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往。而。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鄭。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其。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意。嗟。嗟。豈。乎。險。哉。莊公之心。欺。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

左傳 第一卷

固。自。若。彼。欺。人。者。雖。得。志。其。心。固。已。喪。斷。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釣。餌。獵。者。之。自。投。陷阱。非。天。下。之。至。拙。者。而。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怒。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厭中。」  
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  
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芣，雅  
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第一版

५

左五明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  
州吁乃定之矣若備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為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遠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第一卷



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碻率衆殺州吁以復君讐又并其子殺之故  
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唐荆川

公失魚于棠 陸公五年 左丘明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  
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昭文韋則貴賤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  
俎皮草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  
陳魚而視之 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失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也也  
公失魚于棠 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葵之加一等

左丘明 莊公十一年 左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庚辰傅於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璉以  
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股又以其發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 許莊公奔衛 齊侯以許讓公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  
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大夫百里春許嫁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遺於許君而  
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偏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復也 先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  
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  
左傳 第一卷 七  
降以相道也無滋也族實偏廢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履  
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履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  
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而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早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  
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慶德而廢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服而舍之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僅有知數條之類然桓文於此自有大  
予人既用之第而又用之鄭國亦小人之雄矣然桓文於此自有大  
小之鍾伯敬







晉侯使大子申生  
 以朝夕視君勝者也故曰取晉君伊則常有中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若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  
 也師在制命而已果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制適不可以帥師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且聞泉落氏將我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  
 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禦戎先  
 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  
 左傳 第一卷 十二

偏握兵之要在於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惡矣要遠矣親以無災又何  
 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  
 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表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閭之其事則命  
 龍服遠其躬也佩之以金玦棄其表也服以遠之時以閭之其涼冬殺金  
 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御帥師者受命於廟  
 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充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軍夷曰  
 龍奇無常金玦不獲而充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軍夷曰  
 口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鏡不知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素事不忠雖知其害惡不可死子其死之大子將  
 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草伯魯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寵逆

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必不可乎而  
 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達靡也  
 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歸有公各自有理如取災一堂千載之下有  
 餘憾後伯敬

左傳

第一卷

十二

齊伐晉盟召陵傳公四年

左丘明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之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寡人是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陘。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處微，福於救邑之社稷，辱收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與，誰能禦之？

第一卷

高

左傳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不責楚之借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屈完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我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功矣。真西山

○ 驪姬譖殺申生傳公四年

左丘明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其母齊姜，其娣生申生，及將立，齊姜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餼胙於公公曰：難。其官六日，公至，毒而獻之。而祭之地，地坼，與大犬豕與小臣亦斃。驪姬曰：賊繇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驪君必殺大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殺申生於新城。驪姬謂二公子曰：時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第一卷

十五

左傳

如之論申生也，曰：其為人，也。小心精潔，甚精必愚。千古聖賢，人心術必反為小人，窺破故直可弄之。服掌之上而無難，悲哉。若其愚不可及也。葛瑞訓

晉侯復假道于虞 僖公五年

左丘明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請所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何罪？」公曰：「將何滅之？」對曰：「何愛乎？親以寵備，尚當害之，況以國乎？公子穀孫，恐其無後，是以滅之。及邲，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推不如此。我欲無貳，而能謂之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第一卷

左

左傳

第一卷

十七

為也。荀息有焉。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與不濟度時量力而言也。後世願命之目鮮有及者。荀靖謂：「婉切事情，言言捧喝，諫而如此，不聽可以去矣。誰謂其不能強諫也。」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率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君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公對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室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推不如此。我欲無貳，而能謂之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左丘明

左丘明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晉君焉、且四盡納羣公子、晉侯燕於賁君、又不  
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怒之、晉侯諱睦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睦秦伯以河  
外列城五、東盡統略、南及華山、西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讎、秦輸之粟、  
秦餼晉閒之糧、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蠱、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弑之、可若何、公曰、不遜、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  
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如其人、

第一卷

六

生○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  
懼○而○變○將○與○人○易○氣○後○情○陰○與○周○作○張○朕○債○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  
同○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  
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由○國○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  
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惜○未○公○曰○一○夫○不○可○拒○此○國○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勝○也○君○若○不○還○無○所○避○命○秦○  
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來○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安○  
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肉○吾○誠○我○於○韓○原○晉○故○焉○遂○濟○而○止○  
公○號○虞○鄭○虞○鄭○曰○懷○德○遠○所○明○朕○是○寡○又○何○進○焉○遂○去○也○招○蘇○廉○卿○韓○  
簡○錦○朕○為○右○路○秦○伯○將○正○之○鄭○以○故○公○讓○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賜○

晉大夫及首拔會從之。秦伯使歸馬曰：「二王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兆之，豈敢以死？」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諸之。」言罷，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瑩如，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兜服囊絰送，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或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兵戎。昔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臺。」大夫請以入，公曰：「後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馬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貪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賀其大子，必得大戚。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死，無重』」

第一卷

+

至○人○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臣○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  
 君○草○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而○晉○國○和○乎○  
 小○人○不○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悼○征○繕○以○立○國○上○司○必○報○讐○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悼○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  
 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或○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  
 我○秦○秦○豈○歸○君○子○曰○我○知○秦○吳○秦○必○歸○君○哉○而○執○之○服○而○舍○之○  
 曰○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或○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威○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完○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馬○城○折○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  
也○臣○而○不○臣○行○將○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馬○

左傳

第一卷

二十

慶鄭之罪、若過、齊桓晉文、則當赦之、惠公淺夫、宜其殺之也、且殺之、  
而後入、則又淺矣、穆少春

○重耳歷之諸國、傳公二十三年、左丘明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  
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後、罪與大焉、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屠沽如、使其二女  
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鯨、叔劉、以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此  
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慶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殺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  
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蘇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齊、齊公聞其驍勇、欲觀  
其採浴、薄而觀之、傅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錦、馬、公子受飧反錦、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移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人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

左傳

第一卷

二



○子○女○王○則○有○之○羽○毛○齒○革○則○君○也○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符○反○晉○國○者○君○之○餘○  
○兵○遇○於○中○原○其○碑○君○三○舍○君○不○復○命○其○左○親○鞭○弭○方○屬○秦○鞅○以○與○君○周○  
○旋○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餘○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  
○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封○之○後○其○後○表○者○也○其○將○難○免○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  
○懷○藏○與○焉○奉○區○沃○盥○既○而○揮○之○起○曰○秦○晉○匹○也○何○以○早○戎○公○子○懼○降○服○  
○而○因○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知○哀○之○文○也○請○使○哀○從○公○子○賦○河○水○公○  
○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傳 第一卷 二

文公歷遊諸國無事不嘗一生得力盡在此處其八而君也已暮年  
矣數之齊桓不慕難乎然其功業所就比桓公較老鍊一分而顯赫  
過之則五人之不如管子也 葛瑞綱

○介○之○推○不○言○祿○倍○公○二○十○五○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倍○公○二○十○五○年○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祚○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子○以○為○已○力○不○亦○繼○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  
○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廢○矣○其○曰○豈○亦○求○  
○之○以○死○誰○難○對○曰○尤○而○故○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大○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  
○如○是○乎○與○女○侍○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曰○以○志○吾○  
○過○且○陰○系○人○

左傳 第一卷 三

大平皆悲辭耳然語氣正大可為貪功之戒 孫月峯

○ ○ ○ 展喜犒師 傳公二十六年

左丘明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寡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  
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失昭昭職也及君即位諸侯皆曰其率桓之功我敢恃  
用不敢保聚四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義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左傳

第一卷

二四

也○葛說訓

○ ○ ○ 燭之武退秦師 傳公三十年

左丘明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我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  
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收之為煩執事越國以鄙  
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滑晉君圍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左傳

第一卷

二五

楊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敬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夫之  
條惠利害洞若觀火而紆徐曲折有老成顧盼之意葛端憫

第一卷

二

第一款

二六

其○反○曰○盡○死○之○時○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時○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葬○非○勇○也○  
勇○而○勝○亦○其○所○謂○上○不○葬○而○不○葬○非○勇○也○  
陳○以○其○勇○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詩○曰○君○子○如○起○亂○庶○遠○沮○又○曰○王○赫○斯○怒○  
師○可○謂○君○子○矣○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某○津○濟○封○殺○而○還○還○霸○兩○戎○用○明○也○  
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  
事○秦○穆○有○焉○風○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詔○子○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第一卷

六

敘事極嚴約有法○為詩詞

季文子去魯僕○公十八年○  
昔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束葬○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大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  
夫賦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君之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綏則為賊○掩賊為盜○竊賄為盜○盜為茲主○茲主茂之名○賴茲之用  
為太凶○然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魯僕○其可則也○孝政忠信  
為吉○德義賊賊○茲茲○山德夫魯僕則其孝政則哉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左傳 第一卷 二九

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也○保而利之○則主歲也○以訓則  
昏民無則焉○不度於法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璿叟○檮杌○大臨○允降○庭堅○仲容○祁連○齊聖○廣淵○明允○為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伯夷○季荝○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以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往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授百事○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  
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不○及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譖○誣罔○服詭○蒐怨○以証成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豷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罷。傲根明德。以亂大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紂。雲氏有不才子。貪。穢。食。胃。於。貨。賄。像。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淫。亂。實。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構。心。饕。餮。接。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前。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克。於。虞。乎。文。品。貞。栗。於。左。氏。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舊。詩。調。

左傳

第一卷

三

趙盾。其君。宣公二年。五丘明。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實諸簋。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手。曰。諫。而不入。則其之。謀也。會請先。不入。則子。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哀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注。寢門。聞矣。成服將朝。尚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嘆。夫契馬。明。揖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大。雖猛。可為。開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曰。昔。山。舍於。縣。桑。見。靈。輅。鐵。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宜。三。年。其。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第。食。與。肉。其。之。素。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執。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驕。桑。之。賊。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還。遂。自。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戎。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良。大。夫。也。為。法。免。惡。惜。也。趙。盾。乃。其。

左傳

第一卷

三



越竟庶可以不計賊自解耳反句是上意非其謂宜越竟也文  
之敘事議論無字不具派色可為鮮至

傳

第一卷

三

○○○楚子問鼎宜公三年

左丘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存○亡○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端○冕○而○莫○保○遂○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樂○有○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而○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寶○回○春○龍○雖○大○輕○也○天○祐○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鄭○下○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第一卷

主

議論於後詩音梓與壯與周之氣為文武周公生乞不淺葛端胡

晉許齊盟 成公二年

左丘明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陞。齊侯使賓婦人賂以紀獻王。魯與地不可則止。客之所為賓婦人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也。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弟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馬五霸之霸也。動而撫之以後王命。

左傳 第一卷

三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從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敬。雖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象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雖也子第不許。禁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辭今之妙如環無端。文之最能發揮者也。萬端詞。

楚趙晉知蔡 成公三年

左丘明

晉人歸楚公子穀。且與趙尹襄老之尹於楚。以求知蔡。於是荀息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蔡。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倖。執事不以蒙。故使歸。即後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哉。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水紆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適樂同。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其難故。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無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君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左傳 第一卷

三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興王四問而知。楚四答。不亢不隨。能重國本。而不失鄰好。詞旨渾涵。筆底門。此問最難措辭。況寤之以四乎。君子謂其竭人之忠。信然。萬端詞。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中之以盟誓  
重之以飢餓天相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穆公即世穆公不忠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可成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  
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縶綏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  
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寡公迭我艱也奸絕我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隳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  
左傳  
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備顧殺罪於穆公穆公  
弗取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公  
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開爾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金隄之役康猶不悅入我河曲伐我涑  
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  
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而望曰撫庶幾乎君亦不惠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災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  
輔之之難君亦悔禍之迄而欲徵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舊德以進令前勳言穆未就景公即世我寡  
君是以有金隄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

我之命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命卿與君之惡而  
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未告我曰秦晉令穆之盟而求盟於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子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德  
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盟則寡人之  
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  
也其承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能以諸  
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飾辭弭罪之言却整密道秀乃爾愈讀愈妙後來如司馬長卿諸微  
難為人主掩過飾非大略祖此  
左傳  
第一卷  
三

左丘明

第一卷

六

以水鐸拘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矣  
不○然○矣○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白○法○器○而○詞○意○更○有○生○澤○可○人○虞○至○長○短○相○間○參○錯○成○章○尤○令○人○傳○  
玩○不○厭○王○守○漢○

左丘明

第一卷

五九

康健適宕之極中間不能再著一語○萬氏詢

○晏子不死君難 哀公二十五年 左丘明  
崔氏殺駿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者○以○陵○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也○  
○則○死○之○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腹○  
○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口○角○新○商○清○瘠○易○竹○調○

左傳 第一卷 四十

○楚人復讎 哀公二十六年 左丘明  
初，楚伍參與蔡大帥于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  
○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遠○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  
○如○晉○過○之○於○鄭○鄭○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  
○宋○向○成○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遇○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也○如○杞○  
○梓○皮○車○自○楚○注○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實○不○借○而○刑○不○濫○實○借○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惜○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滅○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

左傳 第一卷 四十一

其殺不辜，率失不經，惟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借不濫，不敢怠荒。」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憐。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膳，此以知其勸。實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飲膳，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趣死，此四方為之謀也。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病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其謀，或車之獻，以爲謀主。角之後，晉將通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鉦，鉦以夜半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還，侯蔡襲沈，沈潰。其君敗，中息之師，皆棄。楚師中覆，而還鄭。於是，不潰。」



吳也○雖子奔晉○晉人與之○鄭以為謀主○豈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公  
晉將返矣○雖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往歸○一人○簡兵○楚  
師○馬○食○師○陳○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遠○楚○固○楚○師○宵○濟○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后○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九○子○反○與○子○靈  
爭○夏○姬○而○難○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杆○梁○北○狄○通○吳  
珍○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欲○庸○為○吳○行○人○馬○吳○於○是  
伐○吳○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教○之  
源○伯○責○之○子○貴○皇○奔○晉○晉○人○與○之○荀○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厲○晉○軍  
而○陳○晉○將○近○矣○苗○貴○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憲  
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左傳 第一卷

四二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鄢○陵○吳○與○楚○失  
諸○侯○則○苗○貴○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天○有○其○於○此○故○衆  
聖○於○中○公○子○年○子○年○得○庚○而○亡○君○大○夫○謂○樸○來○女○實○潰○之○懼○而○奔○鄭○引  
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伯○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孟○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樸○鳴

驪渡孟魯君亦用此術然渡之則可孟孫爵則不可 楚少喬

吳公子札來聘見於孫臯子說之謂勞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  
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伯其大政不慎舉何  
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猶未也○然動而不怨○矣○為○之○歌○即○鄭○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為○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  
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我○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  
曲○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

左傳

第一卷

四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句○都○以○下○無○識○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照○照○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  
遠○而○不○攜○運○而○不○淫○漢○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廢○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即○有○度○守  
有○序○威○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刑○南○喬○者○曰○聖○人○之○知○也○而○猶○有○慈○德○聖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聖○人○之○知○也○而○猶○有○慈○德○聖  
人○之○知○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為○其○雅○絲○絲○之○見○舞○韶○前

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他○之○無○不○戴○也○雖○甚○威○德○其○  
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連○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先○於○難○齊○國○  
之○政○將○有○所○歸○未○後○所○歸○難○未○歟○也○故○晏○子○固○陳○桓○桓○以○納○政○與○邑○是○以○  
先○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適○衛○說○遠○史○何○公○子○荆○公○非○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旬○衛○如○晉○將○宿○於○戚○開○鐘○聲○馬○曰○異○哉○吾○聞○之○也○韓○而○不○德○必○加○於○我○  
夫○子○產○罪○也○君○以○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左○傳○第一○卷○四○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井○向○將○行○謂○叔○向○  
以○吾○子○勉○之○若○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觀○歷○代○之○樂○入○於○耳○詳○於○心○興○亡○治○亂○不○真○毫○髮○惟○其○明○智○所○以○脫○  
履○千○乘○之○國○以○延○陵○終○足○繼○太○伯○之○後○也○唐○荆○川○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士○大○伯○讓○之○曰○林○邑○以○政○刑○之○不○脩○冠○盜○充○斥○無○善○諸○侯○  
之○屬○屏○在○家○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開○閤○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難○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救○邑○之○為○盟○主○繕○完○  
第○攝○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案○君○使○白○請○命○對○曰○以○救○邑○編○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患○索○救○賊○以○來○會○時○事○違○執○事○  
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復○開○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露○其○輸○  
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腐○以○重○故○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  
左○傳○第一○卷○四○五○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煢○館○  
宮○室○諸○侯○有○至○而○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說○有○待○中○車○脂○轄○隸○  
人○牧○園○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獨○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  
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不○畏○盜○寇○而○  
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有○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歲○幣○  
以○重○罪○也○故○諸○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暴○喪○亦○救○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故○憚○勤○勞○文○伯○讓○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蔽○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大○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  
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已○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之若○何○其辭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輯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義正而不阿○辭強而不激○自有一致溫雅○處○婦媚動聽○楊升菴

左傳

第一卷

四

○子產使尹何○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原○吾愛之不吾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桷○榱○桷○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僞○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辟○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  
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吾○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左傳 第一卷 四  
而慢之○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  
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  
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清勁固活○其詞最錄○最有節奏○即口頭語錄之入妙○此種文最易識○  
最難學○唐荆川

○子園逆女以兵

左丘明

楚公子園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  
人子羽與之訟乃館於外既聘將以東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  
邑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聽命尹命大宰伯州犇對曰君辱貶寡  
大夫謂園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園布兒逆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  
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  
園蒙於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遺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已微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慙諸侯使莫不憾者雖違君命而有所望塞不行是懼不救敝邑  
館人之言也其敢愛豐氏之施伍舉知其有備也請無素而入許之

第一卷

四八

楚園未見支離其辭子產則與與惺惺直言無忌故足以奪人之魄  
陶石晉

○齊請總室于晉

左丘明

齊侯使晏嬰請總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俸將來幣幣以無失  
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規維寡人之望則  
又無祿蚤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  
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綏綏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貶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  
亦必子愛禮聘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

第一卷

四九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有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  
以家量而公量收之小大如市弗加於小魚鹽桑榆弗加於海民  
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  
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寡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棄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擊樂卻胥原  
狐續慶伯降在卑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惰憂公室之  
弊其何日之有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久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誰能若。吾死。而己。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其獲祀。第一。流人相對。則無務乎相隱。於二子可觀已。葛清調。

左傳

第一卷

五十

○鄭人鑄刑書。昭公六年。

左丘明

鄭人鑄刑書。非向使。始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身也。猶不可禁。禁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聲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淮之以強。斯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訟有爭心。以微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於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請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在。左傳。第一卷。五十一。

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訟。將棄。而微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鄭其敗乎。胥聞之。罔將。必多制。其以之。謂乎。後書曰。若吾子之言。倚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鑄刑書。鑄之於鼎也。叔向之言。固正矣。然治衰靡之。今展法。何錄。我古人之書。若存於今者。鮮矣。讀此。知君子之於君子。其相勉。勵有如此也。葛端調。

左丘明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郢尾，使蔣侯、潘子司馬督、冰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蕩之。豫王度冠秦，獲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晉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筭路藍縷，以處於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柅旅，疎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局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許是宅，今鄧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三。」

我○周○不○愛○鼎○鄭○敢○愛○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善○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曰○國○者○專○之○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羊○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羊○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指○王○心○王○是○以○獲○流○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憯○憯○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憚○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欲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觀貼金書。有首有結。宛如今時。叙記文字。其間寫處。若無要緊。而粧點濃色。正在此。葛端明。

左傳

第一卷

五三



○晏子論梁丘據

左丘明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哉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水火醢  
醢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臣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平既醲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詩亦如咏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  
七音八風九變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

本傳 第一卷

五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真偽氏始居  
此也乎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真偽氏之樂非君之願也

晏子論死生足破千古之惑秦皇漢武當時何不引此語也 移少春

○子產授政大叔

左丘明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猛○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鄭○國○多○盜○取○人○於○貨○符○之  
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貨○符○之  
澤○大○叔○悔○之○曰○我○豈○流○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獲○符○之○盜○盡○殺○之○盜  
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政○嚴○則○民○畏○仲○尼○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緩○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龍○隨○以○謹○無○良○武○過○冠○虐○慄○不○畏○明○糾○之  
以○猛○也○柔○遠○能○通○以○定○威○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通○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 第一卷

五

政寬民慢數句○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賤之弊○又從而  
濟之乎 胡氏評

○○○夫谷之會定公十年

左丘明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華弱言於齊侯曰。孔丘相。而無  
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無  
兩君。合好而裔之。俘以兵。亂之。非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不謀夏夷  
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亟還。對曰。而不送。我汶陽之  
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事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侯之故。吾子  
何不聞馬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  
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  
左傳 第一卷 五十六

盡剛之。夫享所以昭德也。昭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未  
舉。此知將軍對項王幾語。大有以乎。聖人也。如曹沫叔盟。終是氣

○○○吳許越成。定公九年

左丘明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振櫓。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流。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紂方振  
逸。出自賁。歸於有。生少康。馬為仍。牧正。斟澆能戒之。澆使嫫求之。逃  
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綏。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施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  
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不天。而長。冠。後  
與。自。同。後。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冠。後  
左傳 第一卷 五十七

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哀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其。為。不。行。矣。第。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長。律。遠。論。不。厭。其。詳。古。人。文。字。惟。取。達。意。類。蓋。如。此。李。壁。問

<p>先王之訓而王義損乎吾聞夫大哉謝傳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p>	<p>也夫我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事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p>	<p>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睦遠無不服今自大單伯仕之終</p>	<p>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又</p>	<p>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事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p>	<p>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p>	<p>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p>	<p>我翟萊服句服者祭侯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p>	<p>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邪內甸服邪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p>	<p>惡於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我於商牧是王非務武也勤恤</p>	<p>國語</p>	<p>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事商王帝辛大</p>	<p>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p>	<p>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蠻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暴脩</p>	<p>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p>	<p>財求而利其范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p>	<p>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年久</p>	<p>動則威觀則玩則不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戩干戈載櫜弓矢載</p>	<p>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p>	<p>祭公諫征犬戎</p>	<p>左丘明</p>
------------------------------------	------------------------------------	------------------------------------	------------------------------------	------------------------------------	------------------------------------	------------------------------------	--------------------------------	------------------------------------	---------------------------------	-----------	-----------------------------------	------------------------------------	------------------------------------	------------------------------------	------------------------------------	------------------------------------	-----------------------------------	------------------------------------	---------------	------------

<p>文極醇正只耀德不觀兵為主腦終篇反凌不過此意</p>	<p>以崇我矣王不睦遂征之得回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萊服者不</p>	<p>國語</p>	<p>第一卷</p>	<p>五九</p>
------------------------------	----------------------------------	-----------	------------	-----------

左丘明

第一卷

六十

將何所不至哉

左丘明

卷一

六

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絲。是雖姓也。尚將列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  
也。若不然。將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震以爭窺大物之  
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善  
後游而實峻烈。真可為告昔未決之法。真西山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平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大朝龍矣、道常不可行、  
○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刻、  
○樹、堅、田、善、藝、膳、宰、不、殺、饒、司、里、不、殺、館、國、無、寄、寓、無、施、舍、氏、將、築、臺、  
○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當、賓、弗、見、單、子、歸、  
○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從、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單、天、根、  
○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  
○教、曰、雨、而、不、除、道、水、涸、而、不、成、梁、草、木、節、解、而、不、備、歲、隕、霜、而、不、冬、裘、具、清、風、  
○至、而、不、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不、場、功、  
○待、而、不、備、穀、室、之、中、土、功、為、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  
○國、語、  
○月、扣、節、  
○素、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展、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  
○鄒、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豎、有、寓、望、藪、有、園、柝、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  
○餘、無、非、後、土、民、無、縣、邦、野、無、與、草、不、寧、歲、時、不、茂、民、功、有、侵、無、匱、有、違、  
○無、罪、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民、罷、於、遠、道、是、棄、先、王、之、法、制、者、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  
○以、告、行、理、以、節、送、之、候、人、為、導、御、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  
○館、司、徒、具、饌、司、空、祀、塗、司、冠、諸、戎、虞、人、入、材、甸、人、積、薪、大、師、監、燎、水、師、  
○監、濯、膳、宰、致、饗、康、人、獻、饌、司、馬、陳、勢、工、人、展、車、百、官、審、以、物、至、賓、入、如、師、  
○遂、是、故、小、大、之、官、不、廢、其、職、也、

第一卷  
六

則皆官正泄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相有  
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後先王之官也先王之  
令有之曰天道賞善罰惡故凡我造國無不嚴非無即備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緒之常棄其仇讎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  
夏氏不亦潰姓矣乎陳成大姬之後也棄其親而南冠以出亦爾其  
乎是又紀先王之令也皆先王之教也陳師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  
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紀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  
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被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此篇文龍整齊凡四大段而至末又總括之  
國語  
第一卷  
六

庄立明

第一卷

六四

國語  
卷一  
六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通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謀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熙廣也壹厚也肆固也靖純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罔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罔繇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子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宜室之壹君子萬年永錫爾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德不忘之謂也非亂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庸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善儉類善物以視厚民人者必有章矣蕃育之非則單子必當之矣單子有闕必盡君之于孫實實

不出杜牧矣

何之詩以開換之。總應會得。周不遺關於茲者。不難序述矣。揆應

第  
卷

六五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

左立明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結姻中。之以盟。國之惡。急是為。結名。結實。財。國民之珍。滿是。待。今。國。病。矣。若。素。以。名。結。請。報。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經。古。之。制。也。若。初。而。齊。公。使。注。從。者。曰。君。不。告。吾。子。吾。子。請。之。其。為。經。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今。我。不。知。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之。文。仲。以。營。主。與。王。整。如。齊。告。經。曰。天。災。流行。灰。柱。散。邑。饑。饉。降。民。之。數。我。率。大。師。以。行。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若。與。二。王。位。之。數。我。率。大。師。以。行。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若。與。二。王。位。

第一卷

六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結姻中。之以盟。國之惡。急是為。結名。結實。財。國民之珍。滿是。待。今。國。病。矣。若。素。以。名。結。請。報。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經。古。之。制。也。若。初。而。齊。公。使。注。從。者。曰。君。不。告。吾。子。吾。子。請。之。其。為。經。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今。我。不。知。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之。文。仲。以。營。主。與。王。整。如。齊。告。經。曰。天。災。流行。灰。柱。散。邑。饑。饉。降。民。之。數。我。率。大。師。以。行。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若。與。二。王。位。

此與左傳晉乞秦糧之意頗同。而命起一語。尤見一體之情。齊人即玉而與之。其知恤鄰之義矣。勢少春。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

左立明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結姻中。之以盟。國之惡。急是為。結名。結實。財。國民之珍。滿是。待。今。國。病。矣。若。素。以。名。結。請。報。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經。古。之。制。也。若。初。而。齊。公。使。注。從。者。曰。君。不。告。吾。子。吾。子。請。之。其。為。經。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今。我。不。知。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之。文。仲。以。營。主。與。王。整。如。齊。告。經。曰。天。災。流行。灰。柱。散。邑。饑。饉。降。民。之。數。我。率。大。師。以。行。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若。與。二。王。位。

第一卷

六

○成文仲請告經于齊。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結姻中。之以盟。國之惡。急是為。結名。結實。財。國民之珍。滿是。待。今。國。病。矣。若。素。以。名。結。請。報。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經。古。之。制。也。若。初。而。齊。公。使。注。從。者。曰。君。不。告。吾。子。吾。子。請。之。其。為。經。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今。我。不。知。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之。文。仲。以。營。主。與。王。整。如。齊。告。經。曰。天。災。流行。灰。柱。散。邑。饑。饉。降。民。之。數。我。率。大。師。以。行。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若。與。二。王。位。

六八

雋不如遠  
盡葛端調

○季文子儉德

左丘明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  
二君矣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  
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同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  
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糲藿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為上大夫

國語

第一卷

七十

世人皆言季氏強臣豈知其自廢之儉言論之高如此乎子服過  
而能改亦是微賢王陽明

○叔仲勸襄公如楚

左丘明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  
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  
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非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  
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  
慶其善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  
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  
如先君得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絲  
已貳者其傷而亟於前之人其營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時  
之歸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善從君而走惠則不知違君以辟難且夫  
國語

第一卷

七十

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樂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也則可也  
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議論深摯轉筆沉快不能更易一字萬端

○○○敬善論遠勞

左丘明

公父文伯通朝朝其母其母方請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績雖千季  
孫之怨也其以歌為不無事主乎其母曰與其亡子使使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度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營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心定心定則志善志善則惡心  
生沃土之材不材則思思則心定心定則志善志善則惡心  
與三公九卿之材不材則思思則心定心定則志善志善則惡心  
民少少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樂  
成而後即安者侯朝將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  
工使無惰懈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

第一卷

七

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漢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  
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桑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  
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  
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人情莫不好逸惡勞敬善乃獨為此語至引聖王處民沃土瘠土勞  
逸善惡是為無世經典矣穆少春

○○○齊桓公用管仲

左丘明

桓公自晉及於燕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居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  
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  
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  
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  
教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為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  
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  
若何鮑叔對曰請諸萊桓公曰鮑叔對曰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  
不予哉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萊桓公曰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  
國欲以救於羣臣故請之則予哉矣桓公使請諸萊如鮑叔之言嚴公

第一卷

七

以問鮑叔鮑叔對曰此非欲殺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鮑叔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請使者請曰寡君欲親  
以為戮若不生得行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  
以手縛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過之於郊而與之  
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無辜以高位而得罪於君君不聽國政早聖備  
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宴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  
車待游車之裝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  
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禘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  
昔者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技民之有通者

第一卷

七五

第一卷

七五

六六

補 48—124





左丘明

第一卷

國語  
第一卷

祇以辭志乃左并磨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  
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靡笄之役卻獻子帥豚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  
曰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焉先則恐  
國人之屬耳目於我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靡笄之役卻獻子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  
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樊也受命於中軍以今  
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樊也何力之有焉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今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  
有焉 ○士會父子所言無非求免於禍而免禍獨在於讓則讓道乃  
人之不可一時忽者也 李本寧

左立明

第一卷

加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陳於襄王，以陳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子，子抑年少而說官者，若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作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滿范叔之數，可以大韓子之威，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者，夫王郤亡人之言也。何稱沐易知子之適，善矣。是先王覆露子也。

文彩爛然，甚可觀也。

孫月峰

左丘明

第一卷

曰。蒙有閔罪。薦積德。逮錮寡。振廢淹。養老幼。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且與達尹襄老。以兄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頴以其身。卻還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若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繼以欽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

第一卷

其辭婉而有致。既不使強臣疑畏。又不示之柔懦。諸政有條。氣度赫然。大是春秋賢君。續少春叙用人處。文如層波疊浪。令人意傾。葛瑞詞

○叔向賀宣子貧

左丘明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祀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物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後貪欲無統略則行志倨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度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矣條武之德何以免於難而難桓之罪以忘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見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

國語

第一卷

八四

幾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子以下嘉吾子之賜

昔趙曉然讀之可以忘憂

○趙簡子

左丘明

下邑之後范安子多趙簡子賞之辭曰國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東軍替為名命解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背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愿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解帶以隨軍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趙簡子使尹緡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緡往而壘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緡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隙也卿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德然其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師及景子長

國語

第一卷

八五

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恭脩其身以受先業終始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疎之以及此難夫尹緡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登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緡子我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緡初伯樂與尹緡有怨以其如伯樂氏曰子免我死敢不歸報緡曰我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文詞詳明適體足以興誠未曉司馬公何以不錄也

葛瑞調

左  
丘  
明

第一卷

八六

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益○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  
 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  
 火○正○以○淳○耀○悖○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聰○協○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廢○腐○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  
 保○於○日○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水○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  
 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  
 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是○吾○為○夏○伯○矣○大○豈○承○韋○為○商○伯○矣○嘗○周○未

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黃。姓。隸。夷。恭。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承。章。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獲。其。之。數。也。而。又。無。合。閭。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歌。之。興。者。其。在。辛。姓。乎。辛。姓。變。越。不。足。命。也。蠻。辛。蠻。矣。雅。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辛。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祀。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亦。貪。而。忍。不。可。固。也。惟。讎。邦。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奢。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

考據精詳敘陳明憲  
孫應熊

○子囊議恭王謚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卑也。」  
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許，  
王卒，反葬，子囊謚恭，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  
善，不從其過，非恭也。而君臨之，撫之，南面稱孤，及諸夏其寵太矣。有是  
可為謚君父者之律，萬端調。

第一卷

一

○王孫圉對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與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推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  
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箴曰：『雲  
從龍，金木竹箭，以備用。』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  
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問之寶六，而已望能  
制，雖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  
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  
之。山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譚置之美，楚雖寶之，不能寶也。  
說得不腐，文彩煥然，萬端調。

第一卷

八

左丘明



原缺第一、二葉

左丘明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越○既○改○吾○又○何○求○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中○胥○謀○曰○不○可○許○也○夫○  
○越○昨○嘗○患○心○姁○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  
○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嫖○勝○也○故○婉○約○  
○其○辭○以○從○遠○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我○甲○兵○純○弊○民○人○  
○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虐○夫○越○王○姁○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  
○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越○弗○推○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  
○奚○隆○於○越○越○曾○之○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  
○之○我○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曰○血○未○乾○足○以○

第一卷

九一

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  
句。輕也。吳王乃許之。遂成不盟。

○ ○ 夫差殺申胥

左丘明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  
吳國之使、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教、令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  
覆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辜、則何以使下國勝、吳王還自伐齊、乃訊  
中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親、以刈殺四方之  
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  
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挽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中胥釋劍而對曰、昔  
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遠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而後童馬比謀、曰余令而不達、夫不達乃達也、夫不達亡之階也、夫天

一、一、長

九

之所素必服。近其小善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固猶世吾先君之待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必有以素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驛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繼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派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鵠夷而投之於江。且言難聽。豈惟夫差即有中人之資。見其戰勝。亦未有不拂諫者矣。

趙武靈胡服騎射

編孽托趙太后

蘇若酒味色論

唐睢說信陵君

再政刺韓傀

張儀以連衡說韓

或說鄭王尊秦以穴驛

燕王謝樂陶書

宋王對楚王問附

或謂齊獻書趙王

樓緩獻御論秦

無忌上魏王書

龍陽泣前魚

公仲為韓畫策

或謂韓王謀秦

樂毅救燕王書

屈平卜居附

公羊傳

〇〇元年春王正月陽公

公羊高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統攝謂文王也易為先

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

依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初而

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之莫知隱長又賤諸大夫板隱而立之

隱於是而卑之則未可知桓之將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

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

長不以賤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

必貴必以子貴

公羊傳

精錄之極無一間字贅句而遊刃有餘為端明

○○○蔡未葬宋繆公

公羊高

葬者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受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漢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居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保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福之也

公羊傳

第二卷

二

大居正是正論左氏謂立其弟饗之外矣張賓王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高

及者何累也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舍此牧苟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盡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非義形於色奈何將弑焉公曰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焉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公羊傳

第二卷

三

累齊人語也公羊多入方言蓋縣口授故也葛端訓

公及齊人狩于郛莊公  
公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微狩也前此者有事  
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易為獨於此馬哉於微者將壹哉而已故擇其重  
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微狩也於微者則易為將壹哉而已微者無時  
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哉故將壹哉而已其餘從同同  
其微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故曰同同焉微

公及齊人

第二卷

四

公羊高  
何可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易為不言刺心季子諱殺也易為為季子諱殺  
季子之遇惡也不以為國微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遇惡奈何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  
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彼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  
曰魯一生一反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得為亂乎夫  
何敢微而牙哉哉成季子和葉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  
以無為天下戮矣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  
公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慊氏至乎王堤而死公  
子牙今將爾解弓為與親戚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口  
公羊傳  
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  
臣之義也然則易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  
死然親親之道也  
是時牙實欲自戕君其械已成但事未行爾今將欲殺也葛端謂

議論既精。文字較諸篇更為道潔。葛清調

第二卷

45

以文為戲謔名可喜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傳公 公羊高  
 及者何。累也。然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  
 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  
 其言矣。其不食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  
 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杜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  
 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  
 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  
 不正。慶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對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  
 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公羊傳  
 第二卷

是千古法則文字。易端調。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公 公羊高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喻年矣。何以謂之  
 求。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喻年。即位  
 亦知天子之喻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也。喻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  
 快與而善論。易端調。

公羊傳

第二卷

九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  
趙盾狀君此其遠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易為加之  
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  
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  
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仇諸  
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是樂而已矣趙  
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薪自闕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  
夫魯易為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犯之則視而視之趙盾就  
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膳宰不熟公怒以斗  
擊而殺之九卿將使弑棄之趙盾曰噫趙盾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怒而再  
拜趙盾遂北而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作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  
其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門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而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  
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  
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弑殺子吾不忍殺子  
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眾其可使往首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  
者聞之力士也從手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  
盾曰吾聞子之則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  
明自下呼之曰盾食也則出何故也趙盾曰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  
明自下呼之曰盾食也則出何故也

公羊傳  
第二卷

十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  
趙盾狀君此其遠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易為加之  
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  
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  
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仇諸  
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是樂而已矣趙  
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薪自闕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  
夫魯易為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犯之則視而視之趙盾就  
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膳宰不熟公怒以斗  
擊而殺之九卿將使弑棄之趙盾曰噫趙盾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怒而再  
拜趙盾遂北而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作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  
其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門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而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  
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  
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弑殺子吾不忍殺子  
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眾其可使往首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  
者聞之力士也從手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  
盾曰吾聞子之則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  
明自下呼之曰盾食也則出何故也趙盾曰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  
明自下呼之曰盾食也則出何故也

公○有○周○拘○謂○之○樊○呼○樊○而○屬○之○樊○亦○謂○之○樊○而○從○之○樊○明○逆○而○之○絕  
其○領○趙○盾○顧○曰○君○之○樊○不○著○臣○之○樊○也○然○而○宮○中○四○鼓○而○趙○盾○起○而○之○絕  
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酒○我  
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既○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  
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  
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啓  
此○傳○字○字○靈○躍○段○段○精○神○叙○事○如○畫○摹○景○如○親○讀○之○津○津○趣○流○順○類○

第二卷

十一



公華高

第二卷

十四

而○其○門○於○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執○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墓○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見○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本○有○世○及○之○義○故○不○殺○為○仁○使○果○墓○耶○季○子○殺○之○有○餘○力○矣○  
 張賓王

公羊高

第二卷

十五

言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者。○許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引事略於左公而意旨較嚴。○葛靖調

穀梁傳

第二卷

六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禘。○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禘不若以已。○所有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向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蕪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清快。○葛靖調

穀梁傳

第二卷

十九

〇〇夏四月辛卯普恆星不見夜中屋頂如雨  
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普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頂如雨  
雨其間也如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恆星之頂  
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頂  
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頂也我見其頂而接於地者則是雨  
訖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雨墮而說哉  
既奇矯渡新異焉故謂

本傳

第二卷

二十

穀梁赤

〇〇虞師晉師滅夏陽備公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  
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靈邑也滅夏陽而虞  
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其  
產之乘乘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  
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恃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  
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歲之外府取之中  
府而置之於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  
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  
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  
穀梁傳  
第二卷  
二  
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魏宮之奇諫曰晉國之  
使若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遂宮之  
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乎其妻子女奔齊獻公亡虢五  
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鞭而前曰辟則禱是也而馬齒加矣  
聽借馬相戲公早以齒長嘲荀此以齒長居功自贊各臻其妙王守  
左公穀並詳其事各臻其妙荀端詞

穀梁赤



○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傳公

穀梁赤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親桓桓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王之王命也。世子合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王之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親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漢書

第二卷

三

○ 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公

穀梁赤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夷吾曰吳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雅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故諸侯宮宮成嚴也。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禍於君君而不在于麗姬也。

第二卷

三

以醖酒藥脯以毒獻公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禍於君君將食麗姬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責以脯與犬犬死。麗姬曰室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遇於為君君謂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害矣。刻肚而死故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斯為長篇矣。荀莊所稱約勝要正謂此等。葛洪謂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作。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治也。子。石無知之。物鵠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曰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接。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舉。遂。北。遠。精。眈。宏。深。張。賓。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文公。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哀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辭。且聞且聲。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秦。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狄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碑而言。跪辭而出。曰。用戒則可。不用我則無怨。其德。以士不敢自溺。結尾法甚高。張。賓。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史公 殷梁赤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  
 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  
 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  
 公即位何以月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  
 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  
 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月何也。以年決者  
 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也。於厲之中  
 又有義焉。水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臨諸君乎。周人有喪。魯人有  
 喪。同人即魯人。不即周人。曰吾君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  
 者。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即魯人。不即以其下成原為未久也。君  
 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意盡則言止。絕不作閒架語。王守溪

○九月大雩定公 殷梁赤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  
 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  
 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  
 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  
 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  
 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是以重之。為請  
 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  
 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詔詔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待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恃。不敢煩民請命。願  
 殺梁赤  
 殷梁赤  
 撫民氏以身塞無狀。九注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蔡侯敗績。  
○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貴者。  
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謀。  
於楚也。挾子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  
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君之為復。  
父之。聖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其日。愛元求之。昭。  
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  
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驅。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  
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  
救。楚。

第二卷

六

○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貴者。  
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謀。  
於楚也。挾子持矢而干闥。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  
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君之為復。  
父之。聖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其日。愛元求之。昭。  
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  
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驅。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  
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  
救。楚。

調

傳子進吳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此篇大略與公相似。其異者字句耳。並現之。令人知更換之法。葛端。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進乎吳與夷狄之臣也。視吳文身。欲因象之禮。  
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會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吳。  
王。尊稱也。子早稱也。詳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  
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體法潔粹。泰漢之間。亦云僅見。葛端。

第二卷

第二卷

二九



練而慨然祥而靡然。句法字法五事九上變。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鄰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不成聲。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家

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

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古之人有言曰。休死正丘首。仁也。丘。孤。哀。并。以首向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

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不吉不啻哭。但歡其甚。意在言外。

檀弓記 第二卷 三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

使哉。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

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廬。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

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蘇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令子貢為之主。

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乎。喪之正主也。

魯子曰。喪有疾。舍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起曰。南宮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

也。

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夜居於外。而哭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

哭。而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難辱而索居。亦已

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問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

宿於外。非致殯也。非疾。不晝夜居於內。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喪出。使子貢說。賵而賻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賵。說。賵。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

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藥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喪乎。廷以為法矣。小子識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此

檀弓記 第二卷 三

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

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乎。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

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

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

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

孔子定疾七日而沒。詳考古太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補 48-148





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聞曰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陳註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緣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東將之門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之○縣氏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禮記○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成子高廢疾廢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曾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下篇○季武子寢疾婦罔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侯然在憂服之中夜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患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存君義積福而不拜哭而超而不私子顯以放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辭禍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禮記○檀弓○第二卷○三十七○拜哭而起則盡父也○起而不私則盡利也○飯用米貝弗忍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宜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真為之節大也袒括髮變也慟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心也○有所袒有所褻哀之節也○君臨臣喪以視視挑莉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謂言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衰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殯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金車馬鬻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衰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殯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金車馬鬻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勢公問於子思曰為藩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天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藩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文伯之喪敢姜姬其柩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魯有初也

禮記

卷三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達則不怨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吟斯猶猶斯舞舞斯暱暱斯戚戚斯歡歡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槨也斯侮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薑薑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購醢之奠將行遠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窆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也為使人勿信也故子之所制於禮者亦非禮之學也

而故之師與有無名乎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胡侍故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新又酌曰調飲新又酌曰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黃黃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子卯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屋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軍大夫也非力也共又敢與知防共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歐斯揚解謂之杜舉

禮記

卷三

公孫文子卒其子成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山欽夫子為彫與國之儀者是不亦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聰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是弟果用。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衛有大史曰：相莊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相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與之邑，哀氏與之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而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

檀弓記

第二卷

四十

戰於郎，公外男遇負於人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注，請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注，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我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菜而人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商陽與陳乘疾追吳師，及之陳。乘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而可。手者，射也。諸射之斃一人，報手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涕。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穀荊於齊，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棄之。公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教，殯在君無所辱命。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壺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初，豐也者，哀公執犂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

檀弓記

第二卷

四一

為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乎？不民也。對曰：從茲之問，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誼之，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智，於禮者也。注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欽以時，既葬而封，廣輪於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蹇履，負貿然來。







親秦讀書自刺可謂有志而志在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誤彼  
婦此史乃極痛稱之惡觀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魏無雲  
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  
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吞和故為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  
亂故故為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欲耳此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  
皆秦兵者即猶然為之合從矣 魏少春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  
曰請聞其說對曰魏魏楚下兵三川塞韓魏之口當此之時  
魏楚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  
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魏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  
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事馬腹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  
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寶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  
戰國策 第二卷 四六  
而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禁紂之亂以秦攻之則如使豺狼逐  
羣羊也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備兵不傷衆而彼已服  
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成舉而  
名實兩附而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魏初天子初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  
宗室也韓魏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魏自知已三川則必將二國  
并力合謀以圖於秦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  
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  
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  
侯 司馬錯論正大忠慮精密孔明隆中數言是以方之 葛瑞樹

韓非初見秦王 無名氏

○韓非初見秦王。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害。知而不害。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盡言。所聞大王。其罪甚矣。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國。齊收。餘韓。成。逆將。而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而。不與。有罰而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祗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陷。炭。斷。死。於前者。此。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戰。國策 第二卷

○韓非初見秦王。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諸。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知。也。此。與。天。下。不。足。為。然。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回。時。菜。園。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逆。督。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而。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他。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是。以。為。限。長。城。鉅。防。是。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絲。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前。據。據。振。無。與。鄰。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聚。邪。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

於。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是。貪。也。也。之。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降。天。下。而。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通。一。矣。天。下。有。此。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則。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通。二。矣。前。者。獲。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溺。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通。三。矣。國策 第二卷

○韓非初見秦王。夫。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已。國。之。形。也。而。不。憂。民。依。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涇。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和。以。大。王。之。明。

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公。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已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矢，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起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秦。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絲是觀之，臣以天下為從，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處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下湯，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汜水，淇水竭而汜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

第二卷

五十一

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滅且拔矣。襄王錯聽數策，占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也，結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利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新臣以仰於國，以主不怠於國者。此文殊宿願，蘇秦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造紀律。陳子淵。

無名氏

○莊辛論幸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轡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幸而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陳蔡之地，襄王流掩於咸陽，於是使人發騎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

第二卷

五十二

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四仞之上，而下為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仰雖輕，仰當陵霄，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初妻，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

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然  
 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固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繫從鄢陵君與  
 新陵君飯封祿之栗而載方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  
 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函塞之內而拔已乎函塞  
 之外。哀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  
 與淮北之地。  
 體法既佳。而字句復穢。辭中度。無乎不善。葛洪詞。

○淳于髡進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  
 有。而立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  
 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是者而俱行。今求微胡  
 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馬。及之。畢泰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  
 各有。今髡賢者之時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燄。也。髡  
 將。道見之。豈持七士也。  
 淳于髡滑稽者也。故其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世少  
 其言出之便捷。似無深意。然其語殊是。意亦可取。葛洪詞。

○○馮煖客孟嘗

無名氏

齊人有馮煖者。食之不能旬。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來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我田策。

第二卷

六

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係○權○是○憤○於○憂○而○性○惛○恩○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赴○橋○命○以○青○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至○薛○民○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徇○馬○寶○外○庭○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最○耳○繼○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撫○愛○子○其○民○因○而○利○之○臣○竊○矯○君○命○以○

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目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後免有三窟。惟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而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一車。一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

第二卷

五

之宗。既於諸侯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且圖之。萬一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遂辭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彈鋏而歌。意興殊佳。取其意可也。馮煖調。

○象仲連遺燕將書

無名氏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將懼，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象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凶。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而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

戰國策

第二卷

五十六

而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而所成共據，期年之收，即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從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乘腹誤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里之國，被圍於趙，城削主困，為天下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屋，不足恃。國救猶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接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

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泉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歸桓公，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死，漸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威復且善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無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節之任，桓公於墮，佔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

戰國策

第二卷

五十七

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慮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之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哉。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興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遂自殺。吐氣揚眉，為人陳說利害，如日月皎然，絕無說士纖態，真一世之高士。葛端詞



○趙威后問齊使

無名氏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衣赭衣。關三木。獨居圜牆之圜。積不足。是助王虐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一女。不朝。何以主齊國子萬民乎。於

第二卷

五

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通篇皆問體。另一作法。於陵一轉作結。殊覺筆可挽。萬端胡

○趙武靈胡服騎射

無名氏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也。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宜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習胡程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無盡百姓之勞。而享注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有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

第二卷

六

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教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改。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謀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群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而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改在於信。貴令胡服之意。非以養教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群逆從。改之經。以輔公孫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固貴威者。名不

累故窮人顧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繼竭之叔請服焉公子成  
拜曰臣聞王之胡服也不佞竊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  
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  
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  
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振遠方之  
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  
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固其事而制禮所以  
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彼髮文身錯臂左衽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鬻冠  
稱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哉國策 第二卷 六十

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  
師而和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訛之變智者不能  
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鄉多異尚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  
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  
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  
欲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與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  
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我取代以攘  
諸胡此智愚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  
水灌鄴非社稷之祥靈即節義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於中國之俗以  
遂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總簡襄之意以順  
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  
養馬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  
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  
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  
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從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  
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常以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

戰國策 第二卷 六十一  
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  
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  
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樂之人能與開遷達於  
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  
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  
有此而奇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  
曰賜卿不佞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  
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往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能國者不襲奇辟之

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世。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待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訪曰。以書為御。亦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令。子其勿反也。

魏國策

第二卷

六

衛鞅趙武靈王稱民不可虐。始治不可振。嚴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者。悖耳。傳文策文。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詞。類此。張太岳。

或為齊獻書趙王

無名氏

書曰。且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且而窮且也。羣臣必多以且為不能者。故王重見且也。以且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且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且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且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且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就敢辭之。且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手腕之際。略露筆墨。文能不勞而神行。在於用虛字也。葛靖詞。

魏國策

第二卷

六



○樓緩虞卿論秦

無名氏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裁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宵哭也。相室曰：『為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逐母之言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故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趙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與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天下解負親之攻，而間趙與秦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

第二卷

六六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諱，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謀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割。」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難守，亦不至失六城。秦保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秦，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救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

第二卷

第二卷

六六

不止矣。且秦而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歸說也。』王必勿與。王曰：「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而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渡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答之，秦之從韓魏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秦之聽王不待辭

之甲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按緩聞之。逃去。

按緩設喻於未言之前。殊有至理。而終見破於虞卿。則緩之意實私也。夫辭勝於理。終必受屈。故君子立誠。葛端調。

○ ○ 魯君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請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趙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進止有法。長短合度。絕有典刑文字。葛端調。



○○○無忌上魏王書  
魏將與秦伐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我親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秦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舍戰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往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鄰也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也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

第二卷

戰國策  
秦與魏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漢間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通河內倍鄭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陳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欲伐楚道涉山公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欲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也邢丘之城境漳而以西之陳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并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鄴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絕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秦南國

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韓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靡廩盡而國繼以國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所存乎秦者山北河外大河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存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如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燒之以韓韓之亡備弗聽後質於趙而請為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

第二卷

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快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固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矣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固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堂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必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故宋本無失字  
信陵之言深切縝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大事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  
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忘也今君殺  
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忘也今君殺  
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願  
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名言亦是謙論萬端調

戰國策

第二卷

七二

無名氏

○龍陽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  
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  
之所不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  
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令臣爵至  
人君走人於庭遊人於涂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  
也必棄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  
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  
有敢言美人者族無赦之近習之人其勢諂也固矣其自羅網也完  
矣今縣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  
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  
智之術也  
茲策固就陽激事乃發弘論近習易固疎遠難親明著特甚  
魏少春

無名氏

○○○肅政刺韓傀 無名氏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選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故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將求人可  
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澤井里薛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薛政以意厚之薛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  
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莫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饌薛政母前  
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薛政母壽薛政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  
進而薛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將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  
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薛政語曰臣有仇而  
行將請侯求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粗  
戰國策 第二卷 七

獨之賢以及下之謹嚴敢以有求耶薛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  
井者幸以養老母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薛政  
竟不肯受然仲子平情實主之禮而去久之薛政母死既葬除服薛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技力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太切可以解者而嚴  
仲子舉百金為親壽哉義不受然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  
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然然而止乎且前者要政政欲以  
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而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  
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卒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欲從  
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也又韓君之弟也臣欲報之

屠處屠術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無請益具車騎  
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  
親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結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  
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杖劍至韓韓  
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馬持兵戰而衛侍者甚眾政直入階刺  
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薛政刺之無中烈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  
擊殺者數人因自攻而快眼屠腸遂以次韓取薛政屍暴於市縣購  
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蒞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  
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幹也陰是其軀肯育高成荆矣  
冷兒而無名公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傷弟之名  
戰國策 第二卷 七

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軀深井里薛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薛姊蒞聞之曰非獨薛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薛政之所以名施  
於後世者其姊不避難醉之謀以揚其名也  
讀此看荆軻傳便知史公點綴之妙不然未免無色 葛瑞調

公仲為韓畫策

無名氏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患之。公仲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  
建。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公仲之行。將西請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  
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  
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微四  
境之內。還師言故。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  
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  
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楚之德。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  
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敵。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先楚國之患也。楚  
戰國策 第二卷 七六

王大說。乃微四境之內。還師言故。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救邑雖  
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還師。意於秦。救邑將以楚。趙。韓。韓王大說。乃止。  
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  
名。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  
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故。韓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  
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  
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  
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  
於陳軫矣。計於韓。朋也。○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  
明著矣乎。如之何。勿聽也。○鮑繡雲

張儀以連衡說韓

無名氏

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  
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暇糴。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  
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  
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狼之  
士。蹀躞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振前驅  
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帶盾。以會戰秦人。捐甲徒  
袒。以趨敵。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  
怯夫也。以重方相。輕備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  
備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  
戰國策 第二卷 七七

此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  
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誤人主者。無  
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  
陽則鴻臺之宮。兵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三之國分  
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  
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  
秦。以攻楚。救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韓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  
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結東海。助宜陽。○鮑繡雲

○○或謂韓王謀秦

無名氏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閭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顧王然。慮之也。不如急。秦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而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止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第二卷

七

當時亦有明眼人。特諸王公。不用其計耳。子父伯夷之喻。可謂則切無餘也。易端詞。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無名氏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使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昭釐侯。昭釐侯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今成功

第二卷

七

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刺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豫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口。或將為。求火也。東孟之會。再攻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戰則侯。

而陸之立以為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與為之先也是故列  
侯為君而許與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與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  
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  
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  
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  
為桓公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韓氏之士數十萬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與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  
周室也而桓公獨取相焉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體而以國先  
者此桓公許與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正  
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  
我則我立而霸強國之事不成就之厚德我今與強國強國之事  
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文有呼必有應有提必有繼有繼必有總無窮法則備於斯焉矣  
坊調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  
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樂毅而使騎劫  
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請以卒敗燕軍復收七  
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樂毅之救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  
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先王之讎天下  
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  
位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  
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  
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  
第二卷  
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被斧質之罪以傷  
先王之名而又不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  
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  
不以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  
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親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  
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  
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數而疆域之



遺事也。關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命。具符節。南使臣於趙。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命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首。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登知之士。名成而不滅。聞策

第二卷

八二

及至。乘彙臣之目。餘令。而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廣學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魏夷而浮之。以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登。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隨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暴。以幸福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詠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謝樂聞書

無名氏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秦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故端其頭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君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君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

第二卷

八三

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則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慈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故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亦邪。故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公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慈。



宋玉

第二卷

八六

式

古人觀理。每于活處看。故詩曰。鸞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通不除。應前神。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于活處看如此。篇鳳凰上擊九千里一段。都是把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朱晦菴

冬 葷

齊靖調

評語

第 五

辨法類

同恭

史記

五帝本紀論贊

秦始皇本紀

賈誼過秦論上

初并天下令  
過秦論中

李斯鐵鉋書

項羽本紀 陳餘遺章郎著

高帝本紀 與沛父老昂書 入關告諭

六國年表

Q 次

第三卷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封禪書

平準書

孔子世家論贊

外戚世家

清和國世家

邪君論何功

留侯世家	說封六國後	定都關中後
陳丞相世家		
伯夷列傳		
晏嬰列傳		
莊子列傳		
韓非列傳		
伍子胥列傳	論贊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紀襄王	說齊宣王
		說楚威王
張儀列傳		
白起王翳列傳	論贊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毛遂定稅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說秦昭王 又說昭王
	蔡澤見惠侯	

史記	五帝本紀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
		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
		述遺稱黃帝堯舜之虞風教同殊焉總之不雅言者近是余觀春秋
		同語其於明五帝德帝繫姓帝矣顧節不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
		有闕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
		聞道也余片論於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此而贊語之首古贊與雅大簡意多而斷制不苟此為九節前四節		
史記	第三卷	
其事後四節斷其義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	吳幼清	

第三卷

三

第三卷

三

并無諸侯山東三十餘郡。錫津關。據險塞。備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成  
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而挺。望屋而食。攬行  
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闢。長戟不刺。強弩不射。其師深入。我於鴻  
門。當無落難之歎。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屯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邯曰。不信。可也。此而  
矣。子嬰立。遂不悟。請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  
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彼小帶河。以為固。而塞之。固也。自  
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之賢哉。其勢居然也。  
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起。良將行其師。賢相  
通其謀。然困於險隘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

史記 卷三

川。而秦之攻。豈勇力之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  
塞而軍。高壁深溝。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  
素王之約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攻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救。收弱扶罷。以令天下之君不患不  
待。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會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悔。止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  
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杜口而不言。是以三  
王失道。忠臣不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遂不來哉。先王

知難救之傷。國也。故凡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  
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相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  
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雖此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  
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以人事。察威衰之理。審廣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  
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臣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結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

史記 卷三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寶。重寶肥美之地。以攻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爲。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轅。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明。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遠起。遮遮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秦秦。秦有餘力而割其地。遠近逐北。火  
百萬。流血漂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迄



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備事、及至秦、平、緒、六、世、之、餘、烈、振、後、  
東、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統、橫、樹、以、顯、尊、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僇、皆、繫、頸、奉、命、下、  
吏、乃、使、索、恬、北、築、長、城、而、守、藩、離、却、句、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擊、弓、而、報、怨、於、是、廉、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盛、  
名、城、校、索、復、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劍、以、為、金、人、七、二、以、弱、  
首、之、民、然、後、新、華、為、城、周、河、為、津、據、情、大、之、城、臨、不、測、之、路、以、為、國、良、  
將、助、守、要、字、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推、河、天、下、以、定、秦、王、之、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皇、既、沒、餘、威、振、於、  
殊、俗、陳、涉、甕、頭、絕、糧、之、子、也、隸、之、人、而、還、徒、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  
是、也、  
仲、尼、墨、翟、之、外、陶、朱、猗、頓、之、富、蹇、足、行、伍、之、間、而、偃、起、什、伯、之、中、率、罷、  
散、之、子、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新、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  
聲、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  
地、能、函、之、同、句、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也、尊、於、齊、楚、趙、韓、魏、宋、衛、中、之、  
租、粟、棘、矜、非、鉅、也、鉅、於、句、戟、長、鎗、也、適、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卿、將、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策、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之、也、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新、同、割、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教、  
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吳、越、秦、并、海、內、萬、計、便、而、禍、中、以、卷、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

風、若、是、者、何、也、曰、近、世、之、無、王、者、矣、矣、周、室、平、微、立、霸、既、歿、今、不、行、於、  
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  
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未、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奢、之、  
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無、秘、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  
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  
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  
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  
周、之、迹、以、制、制、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王、之、  
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傾、而、觀、其、政、夫、  
史、記、  
宋、者、利、短、禍、而、飢、者、甘、糠、稊、天、下、之、故、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  
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  
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達、天、下、虛、固、  
則、而、免、刑、戮、除、去、收、斂、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帑、以、振、  
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  
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家、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  
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雖、然、各、自、安、樂、其、虛、難、恐、有、虞、雖、有、殺、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  
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  
罰、不、當、或、歟、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

偽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履當世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三論鋪敘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決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潔雄大，真名世之作也。林茂貞

史記

第三卷

八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試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學。項梁嘗有櫟陽遠，乃請新欲，操書，故櫟陽欲操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難，後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除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吳中皆歸之。秦皇帝時，將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曰：「天下皆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叛也。天下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叛也。」

史記

第三卷

九

籍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欲藉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援劍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起大事，說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棄事，不能辭，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

平於是為陳王術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橋陳  
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  
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  
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  
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  
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  
兵屬項梁項梁渡淮縣布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

史記 第三卷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越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  
先許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  
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秦嘉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東項梁使別將朱  
彭越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討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居鄆人  
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注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  
流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也今陳勝背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

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張儀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  
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彭越項梁自號為武信居數月引兵  
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擊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  
歸逐其王假亡走魏假相田榮在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故  
趙田榮立田榮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秦軍數使趙  
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  
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間以市於齊遂  
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咸陽屠之而收秦軍滎陽東  
秦兵收入滎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而略地至臨丘大破

史記 第三卷

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  
項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勝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幸情  
者敗今幸少惰矣秦兵日盛自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薛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顏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聞武信君軍必  
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  
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軍破士卒恐乃與田榮曰軍皆引兵而東吾軍盡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騶陽章邯已破項軍則沛公楚地無不足憂乃渡  
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在南秦軍進而輸之東陳餘為將

卒救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外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  
恐徒行台之趙城。并項羽呂耳軍自將之。以呂耳為司徒。以其父呂青  
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蒯徹為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  
高陵君頭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果敗。  
兵未戰而先見敗。此可謂知籌策。主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誌之。司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副。公為次將。沛公為末將。故趙諸將皆屬宋義。  
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七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  
牛之彘。不可以破城。秦攻趙。我謀則無罪。承其敗。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

第三卷

十三

史記  
趙軍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往如虎狼。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  
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草。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敗。夫以  
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衆。趙舉而秦彊。何欲之。水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軍。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新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  
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之。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  
將軍。使人迎宋義子及之。秦救之。使趙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破卿子冠軍。威震楚國。皆  
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兵。將秦兵。渡河。破秦軍。秦將少利。陳餘復請  
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必  
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皆捷。其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有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侯請侯軍救鉅鹿。  
者十餘。餘皆莫敢救。及楚擊秦。諸將皆從。解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  
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無一人不人。人皆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  
侯。皆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曰。秦軍救却二世使人讓  
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

第三卷

十三

史記  
之心。長史欣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  
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我欲將。高必疾妒。功。我不能勝。  
於是死。願將軍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  
北攻馬服。收城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攻十萬里。竟新陽。同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  
秦行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欲益多。彼趙高素使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  
其禍。夫將軍居外。多功。而未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意智  
皆知之。今將軍內不恤直諫。外不為亡國將。持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共攻秦。秦必亡。其地。南面稱孤。此就與

身○伏○鐵○質○妻○子○為○保○乎○車○耶○孤○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諸○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憐○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胡○涇○水○南○戲○虞○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泣○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兵○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絲○使○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經○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虛○言○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諸○將○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聚○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史○記○第○三○卷○十○五

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驍○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院○秦○軍○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辱○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先○破○秦○入○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舉○士○平○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食○於○財○寶○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享○其○志○不○在○小○吾○今○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還○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雖○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雖○生○說○我○曰○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注○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沛○公○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秦○不○敢○有○所○近○特○更○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當○及○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史○記○第○三○卷○十○五

公○曰○旦○日○不○可○不○發○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還○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且○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項○王○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今○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柱○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屠○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創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推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劍而立項王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上指目此畫裂項王按劍而怒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

史記 卷三

十六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爵官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持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曰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候嬰新彊紀信等四人持

劍盾步走從鄴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來奉卮酒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曰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爵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庸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也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燬破人心懷思欲東歸曰西伯伯不歸故鄉如衣赭衣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今言楚人沐猴而

史記 卷三

十六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之說者項王使人致命陳王陳王曰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立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銳親有暴秦之難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侯與將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解解又惡負約怨諸侯故欲誅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還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郡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廣丘長史次者故為櫟陽王項王有德於項梁都尉董騷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內都梁陽立董騷為翟王王上郡都楊武王約



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中陽者張耳驍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  
河上故立中陽為河南王都維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  
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從趙王歇為代王趙相  
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  
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  
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都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  
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  
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故  
立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

史記

第三卷

六

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番將印夫不  
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郡故因封三縣番君將梅  
頌功多故封十萬戶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  
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從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背  
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  
乃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  
於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  
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遷榮自立為齊

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趙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  
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軍不平今盡王故王於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也遷其故吏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失  
王起兵且不聽不義碩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  
扞救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  
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於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釋趙叛之大怒乃以  
故吳令鄢呂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趙趙王越敗蕭公角等漢  
使張敖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以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史記

第三卷

九

九年九月江王布布稱侯不往使將數千人行項王以此怨布也漢之  
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咸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  
以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燒而焚降卒屠其老弱婦女拘齊  
王至此後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  
萬人反咸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秦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  
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前將韓彭三萬人南渡春出胡  
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黃金車馬寶器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  
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殺泗水殺漢卒  
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楚軍却為楚所  
跡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軍滎陽。滎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貪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以與項王。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子平。平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詐楚。為王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武就教舍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  
名翁即翁翁必欲烹吾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  
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  
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  
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拙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  
之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拙戰漢有善騎射  
者皆出拙戰三令淩項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執戟挑戰然

第三卷

—

第二卷

1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聚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顧大王急渡今獨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耳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當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劍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今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而之指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解劍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

史記  
第三卷  
二五

司馬遷

第三卷

六

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曰。臣后與亭長。眉目中縛。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鼎三卷

二六

不誠欲吞之。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曰。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得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以誅蕭何曹參。中丞撤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



若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令，令其誅之。子弟  
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舉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  
今更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不能完父兄子。」果此大事，  
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大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復族其家，盡讓  
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侯皆畏之，當與。」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  
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初，黃帝、徐黃尤於沛庭，而  
劉季、張敖皆赤，其所殺蛇而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當是時，秦兵彊，  
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攻項梁軍，奮勇與沛公西  
入關，破秦入關，將先破秦入關，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  
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第三卷

六

項羽之諸將，無不咸服。且楚數進取，前破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長者，拔義而西，皆稱秦父兄，秦父兄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  
暴，宜可下。今項羽，僥倖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  
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諸秦王沛公，  
曰：「始懷王遣將軍，以能寬容且大，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中，休養，樊將軍良謀，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  
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上召諸將父老，皆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乃使人與秦吏行，陳縣，邑皆言：「秦人太暴，苛待，請侯至而定約。」東耳  
沛公又讓不受，曰：「舍粟多，非走，不發。」費人入，又五喜，惟沛公不為秦  
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執布，全別將追之。高祖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見得，有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太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安  
得猛士？」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  
沛父兄曰：「吾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思沛，且朕自  
沛公以誅暴逆，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誅有功，封無功也。此其所誅也。無道  
沛父兄諸將，故入日，與飲，極驪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  
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  
西，獻高祖，復留止，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望未復，唯陸  
下衣，德之高祖，曰：『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推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此沛。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  
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緩罵之曰：『吾以  
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乎？今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  
病賜金五十斤，醫之已而呂后問：『沛公何病？』曰：『死。』令誰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意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  
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  
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看劉項入手，處得失，有則

第三卷

二九



○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大殺敗此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焉諸侯作而  
 時用事上帝儲端見矣權司天子祭天此諸侯祭其城內名山大川今  
 秦雖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信在藩籬而離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  
 公喻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  
 晉文中國諸侯作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  
 威重於諸侯及四帝陵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內爭於戰功  
 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六國之威何此始務在疆兵  
 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誑詐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割符猶  
 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此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  
 侯論秦之德義不如象衡之暴戾者蓋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馬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  
 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  
 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  
 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焉其有所刺激也詩書所以復見  
 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藏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月  
 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來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  
 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平而  
 易行也學者幸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  
 敢道此與以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讀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

六國時事記二世凡二十七年著諸所聞典據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見焉

予覽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世紀甚無絀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  
 之及讀六國表始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  
 史本之此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詳盡可謂馬筆應門

第三卷

三一

○司馬遷

第三卷

三

司馬遷

第三卷

165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室制萬物。役使羣衆。宜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通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度。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故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道。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後。史記

第三卷

三四

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淫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云。見終華盛。盛。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先有四海。外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秦秦。故。

九太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經文。亦多改竄。此則。誤矣。宜悲看本。九。董澤陽。

樂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勸。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兢兢。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札。供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入道。蓋溪其德。蓋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視。而萬民咸醵。降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奇理。而。民正樂教之舉。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為歡盡。史記

第三卷

三五

感。而况。後五帝。舍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州。列。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客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秦。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故秦詩書。極意。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脩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諫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今。仲尼中。序。延年。序。其聲。并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時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讀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  
漢時古樂止而高惠大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  
時述樂記之言而成文并鹿門

史記  
第三卷  
五十六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  
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曉發惟孟春以至於季冬無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送物之自然  
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投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憂心生怒則毒螫加  
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  
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隨興造廢勝者用事而受於天也自是  
之後名士迭興晉用欽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  
卒伯諸侯無列邪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  
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害等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運勢不移等哉故殷晉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  
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殺紂手搏  
豺狼追迫四馬勇非徒也百戰克勝諸侯服從此也秦二世有軍  
無用之也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怨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絕間巷之人為敵國從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  
祖下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命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霸業不備歷之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  
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還孺視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修興兵今陛下仁惠無百姓思澤加身力



○平準書

司馬遷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老弱轉輸。作樂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  
具鈞。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  
騰。雖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  
縵。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  
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  
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馬不領於天  
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  
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  
即山鑄錢。富。天子其後。幸以叛。通大夫也。以錢財。王。者故  
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輪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度長。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  
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官室列。與馬益。備。備矣。至今上  
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  
足。都鄙廩庾。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而東。字。北。者。備。而不得。段。會。守。閭。閭。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  
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行。義。而。後。結。和。厚。馬。當。

此之時。綱疏而民富。後財踴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廩與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  
因其變也。有是之後。發助朱買臣等。招來東曉。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府藏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  
之民。罷馬。赴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皆其勞。而干戈日  
滋。行者。窮。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獎。以巧。法。財。賂。哀。耗。而。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應。取。相。冒。武。力。進。用。  
利。之。臣。官。此。始。也。  
平準書。識。橫。飲。之。臣。也。貨。殖。傳。說。好。貨。之。君。也。太。史。  
史記。下。有。趙。訪。知。之。錄。載。楊。用。備。



○孔子世家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  
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祇回瞻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馬孔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可謂至聖矣

觀此贊太史公尊孔子極矣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何歟爰  
按

史記

第二卷

四二

○外戚世家序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  
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后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  
詩始關雎書美堯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  
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  
能知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  
况乎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  
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殆

史記

第三卷

四三

出於天而非人乎陳仁子

史記卷三外戚世家序



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彼失石之事。而孟君封置術者。以今者淮陰。橫  
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術者。非終始若也。顧君讓封。勿受。悉以家  
秋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陳布反。上  
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  
所有佐軍。如陳勝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  
第一。可復加我。然君初入關。中併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建業  
得民和。上乃為數問君者。畏君威。動關中。今君則不多實。而地賤。貴  
以自好。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悅。上徵布軍。歸民。通。行  
上書。言相國賤。置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賜上黃金。曰。夫相國乃利  
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固為民請。而長安地狹。上

史記 第三卷 四

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食。飲。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  
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  
自與。今相國多受賈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  
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其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  
人錢乎。且陛下罪楚數歲。陳勝。陳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  
關中。提是則關以西。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  
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卒。過又何必。法哉。陛下何疑。案  
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敕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  
既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獄封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重。來相。能  
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  
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敢矣。何置。曰。必  
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檢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  
年。相國何卒。益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親。復求何後。  
封續。都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  
之末光。何謹守管。營國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唯。羣臣。聲施。後世。與。問。天。數。宜。生。爭。烈。矣。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今。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

史記 第三卷 四

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  
莫如何也。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敗。成。之。不。暇。縱。非。刀。筆。吏。又。何。暇  
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嗚乎。其亦異於  
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黃東發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  
臣授陸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  
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  
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  
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可  
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天下屬。天下合。天下為天子。而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  
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  
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故。殺嘗宿將。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

史記 第三卷 五

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  
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穀。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也。夫關中左據崑崙。右據巴蜀。前負秦山。後衝楚塞。沃野千里。  
阻三河。而守獨以一河東制諸侯。此其地勢之險。天下之固。不可及也。  
請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  
說高帝曰。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  
病。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爭。未能得。陸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計。策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勸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金上欲易  
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棄用臣。今天  
下安定。以愛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懼。要曰。為  
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殺者。天下有四人。人  
者。年老者。無以易。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  
今公欲無憂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早辭。安車。同使辯士。固請。宜來。  
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  
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早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  
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

史記 第三卷 五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必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  
上定天下。今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  
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  
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  
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  
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  
西。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  
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言如四人意。上曰。吾  
將太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於是上封將軍。而東。羣臣居守。皆送。



潮上留侯病自強起至由都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劉邦病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而  
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漢傳事漢十三年上從擊破布軍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孫太傅稱說引古  
今以疾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積習時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  
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欲公數歲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徙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  
太子少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來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  
史記 第三卷 五

上曰是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為善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  
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羞涕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  
本指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  
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望存亡故著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  
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禍也秦之禍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  
子游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氏僭位乃獲食之曰人生  
一世間如斯物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得侯不得已獲而食後八年

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素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鼓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  
葬黃石家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  
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嘗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  
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  
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難其才如管仲而  
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忌漢附  
史記 第三卷 五

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此焉可見其不知量  
也真西山



中尉盡發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而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就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恐傷人不能得廉節之士而徒有可與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鉅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諂必內相誅漢因亂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陳平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

史記

卷三

五

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饗見楚使即解印綬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矣君王自為之請骸骨歸歸未至彭越張敖發背而攻陳平乃出女子二千入滎陽城東門楚固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誦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奉立言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漢軍中尉從定

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將曰誰兵坑墜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固辭謝曰請將示何上真告之陳平曰人之上者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我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果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却迎謁謁而陛下因會之此時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去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却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王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

史記

卷三

五

已定我國當烹高帝願謂信曰若毋變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彭越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計戰勝刻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吾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平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開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其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生室悉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格陽縣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

得從政陳師及顯布凡六出... 能聞也高帝玩破布軍運... 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 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同勅... 軍中即新將二人既受詔... 功多且又乃召弟呂頤之... 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 繼車傳諸長安而令絳侯... 呂太后及呂頤遠怒乃馳... 詔立漢王王宮哭甚哀因... 呂太后及呂頤遠怒乃馳... 詔立漢王王宮哭甚哀因...

史記 第三卷 六十一

說之就因周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即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頤... 說乃不得行樊噲王則故漢王已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 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吏高祖徵時兄... 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立咸陽陵亦自聚眾殺千人... 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咸陽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 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背張敖指像像中說私通使者泣曰為者... 妻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害妾故持心妾以此選使者遂... 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妻陵妻從漢王下以善言為高帝之... 仇而陵本無意高帝以說說利為要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平歲... 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呂嬃主漢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

呂太后怒乃詳選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後恐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 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從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 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越而楚取... 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 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頤常前陳平為高帝謀執其會數... 說曰陳平其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數婦人陳平聞曰益甚呂太后聞之... 私獨害而貨呂頤於陳平曰都梧曰兒婦人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 耳無畏呂頤之說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為聽之及呂太后崩平... 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孝文帝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兄相孝文... 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

史記 第三卷 六十二

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從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 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對曰不... 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 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是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端下使侍御史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青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為孝文帝乃解善右丞相大怒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計陳

平吳四書居其位不知其任耶。其下即問長安中盛賊數君欲獲其  
耶。於是時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時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  
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誰為厥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平  
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平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  
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  
以吾多陰謀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咸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劉內祖上之時。其  
意固已遠矣。傾側權權建標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  
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  
史記

第三卷

六二

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知能當此者乎。  
曲逆善處功名之際。而不必從者。於子遊而亦有以自全也。葛洪調

夫學者哉。藉極博備。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  
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切用既  
與。然後授收。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遂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  
人。如具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錄先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其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興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史記

第三卷

六三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而伯夷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請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最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子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夫于嗟徂  
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謂為好學。然則也。屢空糟糠。不厭而食。棄天天之  
報。善人其何如哉。蓋此而日。我亦不事。於人之由。惡矣。志雖。數千人

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過何德哉此其尤大彰彰者著者也若至道世  
操行不執專化忌諱而終身遠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從出言行不執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儼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通不同不相為謀亦各逞其志也故曰富  
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哉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因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著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卒者歿權衆庶焉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為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雖彰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第三卷

六

世哉  
度在雅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凌以棟

晏平仲列傳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  
行國有逆即順命無道即衛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墮在縲  
紲中晏子出適之塗解左騶贖之載歸弗謝入問父之越石父請絕晏  
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  
然吾聞君子結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以成寤而贖我知我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於是遂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聞其夫其夫為  
相御大恭策如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史記  
第三卷  
六  
晏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志念汲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是妾是以  
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性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  
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  
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  
勇於耶至其諒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



執蓋之婦。蓋其夫為晏子。太史公乃願為執。執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賸石父者。自傷。不過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對堅前。

史記

第三卷

六六

○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周。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抵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黑。壓。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辭。離。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非。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十。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漬。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記

第三卷

六六

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淳宕可愛。茅原門。

史記

第三卷

史記

第三卷

又嘗食我以其餘。故獨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常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至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殺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刑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而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之諫公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歎曰。陳不得史記。卷三。卷七。上。韓非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早早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經墨劫事情明是非。其操操微少恩。皆繫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心。然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何大遠。

商君者衛之諸庶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  
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  
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將奈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  
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而聽之。王默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  
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  
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居後。臣因謂王即弗用  
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  
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孫病甚。悲  
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恃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  
史記 第三卷 七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選西入秦。因孝公寵臣  
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孝  
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  
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  
甘羅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  
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  
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未自知都之前。終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  
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驕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以過者不倍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願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乎。

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後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  
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笑於民。愚者  
聞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  
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  
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絕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史記 第三卷 七

易。易法古無。過。循禮無。非。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  
循古而王。夏商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  
吾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  
者腰斬。告者與斬敵首同賞。匿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不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  
收。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爵。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華令既具。未布。  
民之不信已。乃立三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千金。民之不信。故徙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徙者五十。

金以明不欺。平下令。行於民。蘇年。蘇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新以。千數。於是。太子。紀。法。術。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持。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度。其。師。公。孫。賈。明。目。秦。人。皆。趨。令。行。之。子。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入。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開。卿。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使。者。有。來。言。令。便。者。街。映。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開。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四。關。降。所。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度。復。犯。約。刺。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改。昨。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中。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辟。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廣。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據。山。東。之。利。利。則。而。侵。秦。病。則。東。收。也。今。以。君。之。賢。聖。固。賴。以。威。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國。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印。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與。從。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印。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與。

史記 第三卷 四  
馬陵虜其太子中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辟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廣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據山東之利利則而侵秦病則東收也今以君之賢聖固賴以威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國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印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與從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印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與。

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遂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孫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賢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魏之得見也從孟蘭卑今強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廣舜有言曰自早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而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張其間譬如秦衛矣子說我治秦也孰與五賢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史記 第三卷 五  
諄諄武王諄諄以昌殷紂淫暴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諫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諫之藥也僕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間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當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殺荆國之禍發教封而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蘇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豈不難乎趙良曰不難義行於國中不徒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施於後世五殺大夫以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秦者不相許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余將之見秦王也因使人景監以為主非

所以為名也。相素不以百姓為事。而大其開。所以為功也。刑則太  
 子之師。傳。傷民。以。殺。刑。是。積。怨。而。殺。之。化。民。也。深。於。命。氏。之。効。  
 上。也。提。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啗。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  
 經。泰。之。貴。公。子。詩。曰。相。風。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以。詩。觀。  
 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度。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惟。而。黜。公。孫。  
 賈。詩。曰。得。人。老。與。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致。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驛。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  
 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固。於。鄆。勤。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  
 孤。故。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史記 第三卷 六  
 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  
 哉。止可起。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  
 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為商。  
 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曰。嗟乎。為法之收。一。  
 至此。我。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  
 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  
 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醢。秦惠。  
 王車裂商君。以徇。曰。其如商。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淳說。  
 非其貨。矣。且所因。緣。變。且。及。得。用。刑。公。子。虔。欲。殺。將。印。不。師。變。矣。之。言。

亦足。然。則。商。君。之。少。思。與。余。實。商。君。開。宣。明。教。育。其。人。行。事。相。類。  
 平。愛。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  
 益。哉。黃。東。谷。



司馬達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  
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  
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周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  
不出出其書編覽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  
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  
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者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  
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闔河西有漢中南有巴  
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  
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為翬文狸未明不可以并燕方疎商鞅疾

卷三

七八

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華陽君奉陽君弗說之  
去將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  
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泅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襄粟之利民雖不佃作  
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  
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救其  
南也秦趙入戰秦再勝而趙三脉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機  
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端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  
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  
於從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度鄴泅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韓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蘇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官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石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將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若乃今復興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怨。夫民之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第二卷

1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於解新絕人之交也顧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然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齊威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已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賢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顧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攻宜陽宜陽攻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必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攻趙矣秦甲渡河奔津蔽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慮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逞，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慮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有已。此臣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捨於史記

第三卷

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榭，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就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諂諂之徒，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合於洹水之上，通質，剖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從者，從者各出銳師以佐之，韓魏其糧道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魏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損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伯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歸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詐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

第三卷

八

北有單洧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坂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陞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疆，子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蔕洞胸，近者箝奔心。韓卒之紉戟，皆出於雲山，棠谿墨陽，合鑄鄧師，宛馬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鴈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車快，吹箭，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就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郢，東有淮、潁、黃、穀、無胥、兩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鈎鈎股股，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臣聞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史記 第三卷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敗，舉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荅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蔓蔓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還秦之患。故臣已述王使臣效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固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固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

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聞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殺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

陸寒師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秦秦之下秦之野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其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安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秦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

史記 第三卷

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教以大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而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心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從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色危矣寡人有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懸而無所歸寡人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為蘇秦從約長并相六國北拒趙王乃什通雍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嫁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躡足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以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雍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僅有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因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史記 第三卷

乃從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開函谷關十五年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時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讀此與國策參看乃知史公剪裁之妙一字一句都非無意而能令文氣沛如不疑有獲焉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無行。必以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其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子母讀書。將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尚在也。儀曰。是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合。其。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常。恐。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揚。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用。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

第三卷

六

史記  
賢○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賄○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用○以○進○吾○恐○其○與○小○利○而○不○遂○故○召○身○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除○秦○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不○得○顯○方○且○蘇○秦○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畫○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

司馬遷

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張○告○楚○相○曰○始○吾○從○君○飲○戒○不○盜○而○辭○若○皆○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其○傾○危○之○士○哉○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從○說○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察○之○也○黃○本○發

第三卷

七

○白起王翦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短也。○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識。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庖敗之不仁耶。○廉對山

史記

第三卷

○孟嘗君列傳

司馬遷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靖者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有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收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賈田忌。田忌懼。嚴齊之邊邑。不謀。以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賈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使於齊。嬰與韓魏相。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既。是威。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是威王聞之。怒田忌。明年。是威王死。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史記

第三卷

八

年宣王卒。得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或要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又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諸將。而士不得立。而相。莫要於梁。而士不



原籍雖令君又尚厚積餘歲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  
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節君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  
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家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既還其親戚孟嘗君曾侍客夜食  
有一人藏火光客怒以飯不等殺食而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  
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家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  
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史記 第三卷 九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  
木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木偶人曰我生於  
上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待還君得無為木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  
五年復車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  
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編問客其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曰  
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

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往  
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  
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  
乃還如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後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迎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  
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  
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後齊湣王滅宋孟驕欲去  
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而合於秦魏與燕共伐破齊  
史記 第三卷 九

齊湣王亡在營遂以馬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平諡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  
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驕驕而見之孟嘗  
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貪身歸於君孟嘗君  
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  
劍耳又前候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  
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遣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令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券為會目嚴牛置酒而酬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者燬券書以捐之諸君強

第三卷

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其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舉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也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受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屬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形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列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是客無所失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

日廢皆背文而去其顧大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未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則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爾君過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不敢不奉教焉大夫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閑里多蒸蒸然子弟與鄰里珠聞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

第三卷

句言名不虛矣  
諸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詳虎門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未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嬖者。集散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使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使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墜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嬖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也。

平原君是平原君乃新笑嬖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嬖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國都。鄒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飲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遂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世也。辭若維之。嚴囊中其木立見。今先生處世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願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論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論之。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之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國都。鄒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飲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遂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世也。辭若維之。嚴囊中其木立見。今先生處世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願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理於百萬之師。陳不救漢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罷物重賂，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散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遂存，秦圍解。元封其父爲平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侯。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侯，請封公孫龍，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與君而相，趙者非以國人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劉東武成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之無能，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到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入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尊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吟白之辭，反邯鄲通趙，言至道，乃然公孫龍。

史記

第三卷

九六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即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濁，寧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用柱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陸九淵

史記

第三卷

九七

司馬遷

火記

第三卷

九八

是後魏王昱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累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髮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過，時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及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固謂公子曰：「今日曷也？」為公子亦足矣。嬴乃集。

史記

第三卷

九九

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辭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耳長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內投鮀魚，何功之有哉？」為安事？然公子過臣，臣厚公子，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不取也。」

凌遲也。公子拜拜問侯生乃舉人問曰。蘇門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蘇門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  
新其仇。頭狀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成。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  
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  
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強顏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死且不避。況是公子請朱

史記  
第三卷

一百

亥。朱亥笑曰。臣死且不避。況是公子請朱  
為小。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  
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權十萬之衆。也於境上。固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  
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澤  
邊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釧。夫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  
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去。至軍。美

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  
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我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  
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以救趙。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悔。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則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畢。過以負  
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過也。公子竟  
留趙。趙王以部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好趙。公子

史記  
第三卷

一百

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酒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  
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之。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  
謂其大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與博徒賣  
飲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  
君。政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將。後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將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或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後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驍。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

史記

第三卷

百二

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驍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再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取下文。有以也。名。

冠諸侯不虛耳。高祖再過之。而今民奉祀不絕也。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魏。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司馬遷實。

第三卷

百二

范雎蔡澤列傳

司馬遷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秦。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蘇秦聞之。乃使人賜范雎金千斤。及牛酒。范雎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指齒。雎佯死。即奉以資。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傷。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資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資中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求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說者王稽於魏。

第三卷

百五

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而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自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戲。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而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王稽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竭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梅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秦。

成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單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得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然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網奇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受。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馬有能者亦不得殺。隱使以臣之言。為中。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

第三卷

百五

所愛而罰所惡。則主則不然。賞至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摠實。而要求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同有砥礪。宋有結綵。梁有懸蔡。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辱者。何也。為其制禁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第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臣其淺者也。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識於王心耶。止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不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將觀之。聞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



哉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欲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要。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固可虜也。

第三卷

百八

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早朝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略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敢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荊陽。則軍成。車之道不通。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荊陽。則其國斷而為二。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成矣。王曰。善。此後終使於韓。范雎曰。且魏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開說曰。臣居小水。時

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復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復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賢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積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通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徇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范雎諫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富貴而後。李兌管趙。因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復侯用事。高陵華陽涇

第三卷

百九

臣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媛能。御下殺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有侯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遂復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復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從。千乘有餘。到關。關閭其寶。范雎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二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敗行。故衣關步之印。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雎固無恙乎。

范曄曰然須賈笑曰范曄有說於秦耶曰不也昨前日得過於魏相故  
已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將何事范曄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  
之留與坐飲食曰范曄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固問  
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存亡在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曄曰主人翁習知之惟  
亦得謁昨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  
出范曄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曄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  
卿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  
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曄  
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曄須賈曰卿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  
史記 第三卷 百十

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西門下人謝罪於是范曄感  
惟懷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鏝之罪請自屏  
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曄曰汝罪有幾曰權賈之製以賄賈之罪  
尚未足范曄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中包胥為楚卻吳軍楚  
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雖之先人丘  
墓亦在魏公前以賄為有外心於齊而惠賄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  
齊奪我於廟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曄范曄大快其意請諸侯使與生共上食飲

善哉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鵲徒夾而為食之數曰為我  
告魏王急待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  
已走趙匿平原君所范曄晚相王稽謂范曄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  
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君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  
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  
奈何使君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曄不憚乃入言於  
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解臣今臣  
官至相將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揭者非其內臣之意也王召  
王稽王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曄於是  
史記 第三卷 百十一

散家財物盡以報所當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范曄之怨必報范曄相  
秦二年秦昭王之曰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平原君所欲為范曄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  
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  
君與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  
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  
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  
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賢而為友者為賊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國不出也今又不任臣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  
在秦范君之仇范曄在平原君之家且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

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閭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夫虞卿解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  
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  
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  
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

史記

第三卷

百三

上廣武後二年昭王用應侯謀殺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  
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  
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  
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  
與諸侯通生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  
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  
却勇士吾恐楚之困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死而

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  
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  
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  
視而笑曰先生為鼻巨有龜類感觸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  
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注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  
刺齒肥雖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綬於要捍護人主之前食肉富貴  
四十三年矣夫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過奪登而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  
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史記

第三卷

百三

感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知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因  
君而奪君之位應侯問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  
辯吾能推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  
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資仁義行道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故  
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  
其統以兵素傳之無窮名實施於萬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也



終始宜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善矣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頌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周已以故復謀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蓋公  
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歎欺  
傷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懷地千里吳起  
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說不得救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強國不能神山大夫種之事越王也  
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不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息善此三子者國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  
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仕固有成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更記 第三卷 百十五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  
吳中生存而晉國亂是皆其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保身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  
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  
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保身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同  
曰大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頌矣問天事文王周  
公諸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謂死與

則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德  
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脩政治亂彊兵批忠折難廣地  
殖穀富國是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威益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  
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戚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史記 第三卷 百十五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  
而富貴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離而德已散意欲至矣而無變計  
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羣鵠屏象其廢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  
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而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  
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敫叱呼駭三軍  
然而身歿於庸夫此皆乘至威而不遵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應侯曰善吾聞飲而不止失其所以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原缺



○○庶顏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潔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壁。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

第四卷

**Keywords:** *work, stress, coping, health, well-be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辟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相如因持壁

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  
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  
驪不可於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  
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惠臣臣頭今與  
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  
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  
而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  
獻趙王送璧時齎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齎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

第四卷

—

上壁。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齊五邑。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齊，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壁，從徑道亡，歸壁於趙。秦王齎五邑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壁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壁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固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壁也，而絕一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壁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  
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  
好會於西河外渰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諫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  
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  
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  
之遂與秦王會渰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前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瑟請奉盆饒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跪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饒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  
請得以頭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史記

第四卷

三

秦王不悅為一擊饒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  
秦之御史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威謀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  
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  
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  
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  
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讎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荊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  
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開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  
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  
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

史記

第四卷

四

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  
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閑與王召廉頗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曰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曰廉頗  
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  
武安趙奢立斬之墜辟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入趙奢善  
食而造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開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

者去開與五十里而軍。軍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  
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辱其  
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銑質之。」趙奢曰：「  
齊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  
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殺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  
而走，遂解開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  
數敗趙軍。趙軍固辭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  
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

史記 第四卷 五

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  
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括其父  
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十數所及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  
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會食，不見家室。今括一旦為將，東向  
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藏諸庫，而日視便利，曰：『宅可  
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奢曰：「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  
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知不知，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

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今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餒。趙括出銳卒，自將戰秦軍，射  
戰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  
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  
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  
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  
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  
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代

史記 第四卷 六

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魏。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  
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勸，因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  
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  
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  
為楚將，無功曰：「戒，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  
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習射，將，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

約曰匈奴即入塞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雖縣人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  
 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甯。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收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來。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頗  
 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戰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  
 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之。匈奴以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史記 第四卷 七  
 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唐順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  
 方城。居二年。唐順破燕軍。殺副將。後七年。秦破趙。殺將唐順。於武遂城。  
 所首十萬。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而雖韓魏趙王  
 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蘇將顏聚代李牧。李  
 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  
 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必死。必死。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  
 秦王左右。勢不遇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進而諸頗名重太山。其廉智勇可謂無之矣。  
 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  
 以四人錄索。繞知趙之興亡矣。茅廣門  
 史記 第四卷 八



○田單列傳

司馬遷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濟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齊，齊將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多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蒧既殺濟王於莒，固堅守。雖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救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

史記  
第四卷

九

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君誠無詐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周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成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將者，盡刺皆懸，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家墓，燒死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聚人徙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歡飲食，舉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妻妾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綳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入固衝，故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鐃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之，遂北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畔燕而歸田單。

史記  
第四卷

十

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叙其事，亦善。狀如題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蓋得陽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游。好義。不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魯。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魯。王已蓋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數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進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國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國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頑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適。有。暗。東。海。而。攸。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新。齊。威。王。勃。然。怒。曰。此。不。可。為。也。幸。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八。而。從。一。

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梁。豈小國也。其於天下。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同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政。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紂之。美里之。庫。有。口。欲。令。之。死。易。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魯。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一。尊。人。後。其。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肆。假。途。於。郊。

當是時鄒君以潘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孫曰天子弔主人必將供  
殯棺故北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逆然且  
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鄒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  
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使三晉之大臣不知鄒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說要為諸侯妃如慶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  
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鄒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  
而去終身不復見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幽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  
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  
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戰國游說之士非徒即術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

史記

第四卷

十四

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然而徒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  
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  
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蘇子孫

○○○屈原列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諍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舜禹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朽自離騷之篇而後楚辭興楚辭興則離騷之辭而後楚辭之辭不復世之滋垢皜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其光可也屈平既死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患王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恐秦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後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

史記

卷五十五

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舜禹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朽自離騷之篇而後楚辭興楚辭興則離騷之辭而後楚辭之辭不復世之滋垢皜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其光可也屈平既死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患王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恐秦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後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

史記

卷五十五

六

秦秦發兵擊之犬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句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而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說韓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已走趙趙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一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章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

第四卷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將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與然自火矣。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蘇頌讀

司馬遷

陳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趙襄子通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執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讓。讓內持刀，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幸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哑，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此非陳讓耶？」我意也。其更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讓讓也，使人問之。」果讓讓也。於是襄子乃殺讓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讓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

陳讓耶？我意也。其更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讓讓也，使人問之。果讓讓也。於是襄子乃殺讓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讓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

寡人赦子亦已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水而擊之。馬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改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驚之。乃使使持水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再政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

第四卷

元

目之。荆軻出。人或言讓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將於邯鄲。蘇句踐與荆軻博。爭道。蘇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養。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劍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喜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

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推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闢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持怨於燕。是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口。鞠武必下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而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成口。請而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

第四卷

二十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顧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求福。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勢之秦。行怨之計。豈是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遂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勢馬先之。今太子聞也。



威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先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便而笑曰。諾。俟行見荆卿。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遂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史記 第四卷 二

言曰。丹所以為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密。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述。此天之所賜。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當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悉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竭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素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史記 第四卷 三

母皆為殺沒。今聞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匕首。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感樊於期。前封之。於是太子謀求天下之利。也。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金使工以藥燂之以試。入血。濡綆。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卿有。侍從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注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亢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荆卿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納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新裝於期

史記 第四卷

三

之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函以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卿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卿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荆卿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卿遂秦舞陽環柱而立羣臣皆愕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卿刺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荆卿廢乃引其匕首以揕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荆卿被八創荆卿自知事不成就倚柱而笑其術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荆卿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卿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能解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進丹丹匿衍

史記 第四卷

二

水中燕王乃使使新太子丹欲獻之秦秦漢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卿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室堂上客擊筑傷但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者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言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議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者

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荆軻斬交田光。高漸離之沫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慨。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黃東發

五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  
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  
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雀。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  
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  
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  
此禽畜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游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  
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十六

有人、不盡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秦王并斯為客卿、會  
 有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  
 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  
 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  
 到今、昭王得范雎、張儀、虞、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葉○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錄○此○觀○之○客○何○負○柱○秦○哉○何○使○四○君○却○客○而  
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天○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單○鳳  
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故○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冠○不○為○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馬○蹶○蹶○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而○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餘○後○宮○先○下○陳○娛○心○意○觀○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轉○傳○璣○之○珎○阿○綸○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鐘○叩○鈞○彈○箏○搏○箏○而○歌○呼○鳴○快○耳○目○者○真○秦○之  
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鐘○叩○鈞○而○就○鄭○衛○以

第四卷

七

史記  
傳○乎○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擯○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

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  
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  
高曰此賢主之所難行也而昏亂主之所樂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  
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  
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在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  
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刑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  
史記  
第四卷  
六

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矣除而盡謀害羣臣莫不被  
刑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傳以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  
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  
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  
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  
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慶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塗法金  
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

飲食重。成性無已。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諒。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還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麋裘。夏日葛衣。水漿粥之食。葵藿之羹。飯土匭。燔土銅。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服無絃。雖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賢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還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

史記

第四卷

元

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焉之奈何。李斯子孫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即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金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背責之術者也。背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其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慈。雖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免為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督責中韓之明術。行背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從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足黔首之役。非富天下者也。何足貴乎。夫以人物已。則已賢而人賊。以已物人。則已賤而人譽。故徇人者賤。而人得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經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而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又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鑿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

史記

第四卷

三十

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也。而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我峭墜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當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淫之樂。輟矣。而論理之臣。開於側。則諛諂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







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智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拜成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曰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  
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  
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  
音響叱咤千人皆服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咽人有疾病湯藥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列

第四卷

史記  
其志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  
而都霸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喪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  
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此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還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請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  
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察者皆謂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  
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彭王皆  
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漢收兵與漢王會滎  
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而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  
王驍山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  
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鄭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  
擊魏魏王威兵滿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開

第四卷

與信之下魏破代漢執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助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罷之也聚兵井陘口  
波而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新喋血開與今乃輔以張耳謀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餒色無蘇援費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顧還下假  
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下濕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開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  
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矣。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請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韓大喜，乃敢引兵還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會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入，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趙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檄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敗，良久，杜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聞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

第四卷

三

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將以為漢皆已得趙主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杜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而鄉對師事之。諸將劫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不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予之生。

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請將皆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善而有功？」廣武君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誠令成安君聽是下計，若信者亦已為擒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近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君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成泚水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開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

第四卷

三

夫莫不輟耕釋耒，輸社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卒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疲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敵，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繇？」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鞍而後遣韓士，率咫尺之書，暴其野，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靡。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遂其策，後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與

同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使  
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請漢楚方  
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  
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  
自稱漢使馳入趙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  
鄭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  
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郡生一士伏軾  
梓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史記 第四卷 六

今以歲反不如一陸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郡  
生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郡  
上齊已乃高之而走高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  
平原而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王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  
敗散不如深僻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  
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泅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滿水置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俾不暇還走龍且果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壘棄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  
擊殺龍且龍耳米東軍散走齊王廣已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時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偏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魏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圍此且募望若來佐我乃欲  
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蹕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有為守不致變生漢王亦悟因渡罵曰大夫  
失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賄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以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沒

史記 第四卷 七

與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  
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  
可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項更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  
下足下右援則漢王勝左援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今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  
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審此乎韓信謝曰臣死且不避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  
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此夫人深親信我我

信之不祥。雖此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雄豪傑建號立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雖至風起雲湧。當此之時。憂在於秦。而己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積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越。韓開逐北。至於滎陽。東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第四卷

甲

救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自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高才。漢則漢勝。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敵。先動者死。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殫楚。從燕趙。出虛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而鄉焉。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美惡聽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以拱其背。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聽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吾豈可以卸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勢也。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頭之交。後事張敖。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變大於張敖。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也。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趙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

第四卷

四

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晉。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卿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天下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為足下患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天下之事。計者事之機也。聽者計之失也。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計不失本。未者不可。所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夫高舉也。雖守舊也。原其用也。

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有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驕驥之弱。弱不如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奔馬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瘡之指麾也。此言衆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有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舉尊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從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邳南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

史記 第四卷 三

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耶。我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必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以故。歸信。漢王怒。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將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有度無罪。欲謂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竭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第欲捕我。以自媚於漢耳。今日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陳。信以爲淮陰。信知

漢王更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終此日。怨望居常。執勢。與諸將。列信常過。與將軍。會。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魯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羞。上問曰。知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稱我。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拜爲。陳守。韓。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韓曰。淮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疑中起。天下可圖也。陳。拜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史記 第四卷 三

韓。不救。漢十一年。陳。歸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稱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呂后。呂后已定。待韓。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回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韓。已得。或列侯。軍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韓。軍來。至。見信。信且喜且憐之。問信曰。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王也。也。乃召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吾教汝陰侯反。子對曰。然。臣固教之。陰子不用臣之策。故令有夷於此。如彼。陰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然曰：「惠之通曰：『唯乎？』」竟哉。惠也。上曰：「若教韓信及何寬對曰：『秦之網能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其後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昭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而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將通謀，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第四卷

四

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為辭，不知實在傳外，且補所不足，或寄題矣。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楊用脩

千古冤獄何時得消耶

合而侯列傳五看乃知淮陰不善終以齊才而侯若終以  
能勇其得至今在世上老人之教

○ ○ 盧綰列傳

司馬遷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水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月，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餘望，及虜滅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史記

第四卷

四

羣臣有功者以為獲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月，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合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漢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曰常從出入臥內，又曰羣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綰，曰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顛倒反覆，委曲有情。然初于



司馬遷

第四卷

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鄒生、鄒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鄒生。鄒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鄒生曰：「必敗。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殺洗，起櫛衣，延鄒生上坐，謝之。鄒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鄒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鄒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覆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與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鄒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鄒生其為廣野君。鄒生言其弟鄒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界也。鄒生常為

第四卷

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書，復守教舍，而使酈生說齊王。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還發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遺，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封其士。與天下同其利，素蒙賢才皆樂為之用，請決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衆。



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是大臣有  
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也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乃出所使越得索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  
車馬從歌聲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  
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  
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  
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天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史記 卷四 陸生 第四卷

可謂極富貴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  
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士務附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左而右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  
平用其計遂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  
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適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  
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將漢廷公卿間名將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  
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  
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  
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潁陽周氏周氏曰漢購  
將軍急逃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  
之適見劍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衆未家所  
寄之未家心知是季布適買而置之曰誠其子曰四事聽此必與同  
食未家乃乘輅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  
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窟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  
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

史記 卷四 季布 第四卷

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  
所適計曰訪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  
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緩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何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當奈何以十萬眾橫行  
匈奴中而欺且泰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劍戍未解會又而欲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

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漢有言其勇使而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羅○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侍○罪○河○東○陸○下○無○故○召○  
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陸○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罪○去○此○人○必○有○以○致○  
者○大○陸○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  
有○以○聞○陸○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曹○丘○生○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曹○丘○生○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  
請○季○布○曹○丘○生○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致○  
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生○曹○丘○生○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特○於○梁○楚○間○我○且○使○楚○人○足○下○亦○楚○人○

史記 第四卷 五

也○侯○將○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侯○之○漢○季○布○乃○大○  
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季○布○  
弟○季○心○氣○益○闢○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  
亡○之○其○從○者○係○囚○長○吏○表○絲○弟○當○淮○夫○籍○福○之○屬○當○為○中○司○馬○中○尉○郵○  
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常○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謀○  
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客○高○祖○赴○城○而○短○兵○  
接○高○祖○急○顧○丁○公○曰○而○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  
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為○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漢○布○者○梁○人○也○始○梁○王○越○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前○因○貨○備○於○齊○為○酒○

人○保○數○歲○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  
主○報○仇○燕○將○滅○茶○舉○以○為○都○尉○滅○茶○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滅○茶○反○漢○  
擊○燕○虜○王○梁○王○越○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  
召○赴○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赴○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  
輒○捕○之○布○從○齊○還○秦○事○赴○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  
善○與○赴○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耶○矣○趣○亨○之○方○提○  
赴○湯○布○破○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赴○城○敗○榮○陽○成○  
卑○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赴○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  
時○赴○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後○下○之○會○微○赴○王○項○氏○不○亡○  
天○下○已○定○赴○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微○兵○於○梁○彭○王○病○

史記 第四卷 五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  
危○也○今○赴○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  
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通○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辱○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  
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購○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  
五○年○夢○子○貴○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頭○赴○越○身○與○軍○寡○者○數○矣○可○  
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有○負○其○材○故○受○辱○而○  
不○羞○欲○有○所○居○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  
感○恥○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赴○越○越○湯○如○歸○者○

欲以自明耳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太史公推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

第四卷

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司馬遷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表盡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當夫從畜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何如人

東

第四卷

五

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殺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教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敕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進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秦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縣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徙行至霸陵居北





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濊林而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  
趙魏弱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說卒誅李牧令  
趙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得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其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  
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之作之絲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恐觸忌諱歟  
罪次罪大帝說今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馬將軍

史記  
卷四

五

時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兄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  
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軍有味哉有味哉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知家人父子班固雜以汲鄭即不類  
王濟之

司馬遷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  
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謹問曰若何有對曰奮  
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  
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還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  
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懼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剛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  
史記  
第四卷

五

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官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式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諱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  
之乃許子孫祿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新新如也唯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以為  
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

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忠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以上乃親  
存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  
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國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即中令建哭泣哀思扶  
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  
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誅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禮成  
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此為齊相與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而立石相祠元狩元  
史記 第四卷 李

年上立太子慶厚臣可為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  
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而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  
公家用少系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以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  
進用事事不問決於丞相丞相相辭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建言嘗  
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  
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  
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  
吏為請者丞相恕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侍罪丞相罪無以贖治

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操蕩不  
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大懼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  
侯慶中子德慶慶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  
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  
罪去孝謹益衰矣

武帝於大臣如公孫賀東方朔枚舉司馬相如嚴助主父偃之徒莫  
非左右親幸者而多以罪誅慶為相已非其分而又以全終豈其才  
智之足以自免哉蓋武帝初立田蚡為相權移人主田蚡既死上懲  
史記 第四卷 六

其事痛法以繩故用之而克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  
更用事不問決於慶慶醉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也秦太虛

其武安侯列傳

司馬遷

其武安侯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竇嬰引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孝景三年，其廷反，上察宗室諸寶毋如竇嬰賢者，乃召嬰入見，問謝病不之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表盡舉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選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各取財，取為用，金無。」

第四卷

三

人者，皆嬰守禁，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之。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侯爭不能得，魏其侯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入。為道乃說魏其侯曰：「能當將軍者，上也。能見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得，爭不能得，又弗能成，自引謝病，推趙主。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而宮禁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魏其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侯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侯侯館為丞相。

武安侯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成，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梁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立太子，立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矣。蚡卑田，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賜田十萬，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連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賈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藉福賀魏其侯，因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

第四卷

三

人者，居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令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侯好儒術，推穀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閭閻以禮為服，則以與太平，舉適諸賓客，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敗道家言，是以竇太后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縣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他事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貴。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  
安武安者，魏侯生，其子也。以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當封春秋，以  
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則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  
語移日，所言皆聽。為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嘗不欲除吏，當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視。武安繇此滋驕，治宅中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  
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

史記

第四卷

五

獨不火，故魏其日默然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敖，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  
二千石。故蒙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  
孟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五年老，潁陰侯強請之，辭辭不得意。  
故戰常陷遂，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故事，得與參歸。灌夫不  
肯隨，參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辟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  
數，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  
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少時，與人交，請將軍曰：「吾益知吳群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

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因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令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蕭卿飲，輕重不  
得。夫醉，搏蕭卿，蕭卿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  
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成詩有勢在已之右，不  
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人廣眾，藉寵下  
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語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  
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河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難富，

史記

第四卷

六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魏其侯生  
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而人相為引  
重，其將如父子然，相得難離，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  
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請語魏其侯，魏其侯恨其將軍旦日，要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  
饗。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語，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

與仲鶴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請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問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邪乃諷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病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當殺我姑活之此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繇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其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反丞相繇此王太后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共俱去

第四卷

史記  
灌夫天叔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令者又與夫有却其曰事已解遂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舉矢曰將軍舉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侯方與程不咸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段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咭咭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程李坐乃起更衣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吾嘗謂灌夫罪乃今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灌夫項今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支屬皆得素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竟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侯身為救灌夫夫人亦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廷威權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欲殺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姦所愛伯侯將臣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排

第四卷

史記  
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柢大本壯枝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隱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君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上亦怒

人邪。此特帝在即。錄。設有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謂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飲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起曰。與是需共一老。充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有。武安魏其。魏其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昨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殺。人辟如賈隆女子事。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憚。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整灌夫。至族。事目急。請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凌召見。書奏。

史記

第四卷

史記

第四卷

史記

上乃案出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承封。乃初魏其。魏其先帝。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遂定。不食矣。乃有坐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桑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祝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成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要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

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所變。灌夫無術。而不避。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臨彼。兩賢。嗚呼。矣哉。魏其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補所從來矣。叙魏其。處以賢。以功。叙武安。則極言其貴。威驕。傷二人。構隙。而曲亢。昭然矣。陳明卿。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李將軍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故魏王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天子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郎，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其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必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

守。徙上郡，常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勅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左右翼而廣，身自射，殺三人，皆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恐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

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至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諫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諫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也。及出塞，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其府省約文書，然亦不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諫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皆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而李將軍拉簡易，然虜卒見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供樂，咸與為之。或說軍雖煩擾，然虜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

不行也。我見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諫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諫。程不諫者，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虛謹，持大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之。廣行十餘里，廣伴死，晚其旁有一切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隨兒，取其弓，鞭馬南驰，数十里，復得其餘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射数百，追之，廣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於是至漠，漠下广史，史当广所失亡多，为虜所生，得，皆新贖，为庶人，顷之，家居数岁，广家

與故賴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四圍飲  
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  
將軍後從右北平柱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祀之石也  
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  
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  
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  
少言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  
史記  
第四卷

則畫地為軍陳射調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成廣之將兵之絕  
反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常食寬緩不苛士  
一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法  
而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車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敵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廣為固陳外圍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失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  
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漢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  
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  
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車封為樂安侯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在廣下甚遠然廣  
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  
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將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  
又記  
第四卷

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  
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便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破單于大將軍  
一受封爵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

孫款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款與俱當單于故從  
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同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  
之莫府口急詰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山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  
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  
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同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自刎  
第四卷  
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  
涕而大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叔敢為郎天子  
與之賜戲焉少不迷當戶擊媽走杜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釋祿  
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敗軍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使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園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怙大將軍青之恨其  
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庭至甘泉宮獵驃騎  
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取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病歿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敢敢為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

陵遲衰微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將軍之謂  
也余睹李將軍悵悵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  
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也  
史遷於李陵一生悲憤所係故當敘其先世而感慨尤深令人欲泣  
蓋使後世咸為之不平也  
葛靖胡

史記

第四卷

七五

司馬

第四卷

七六

第四卷

十

司馬遷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  
馬頭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  
之害實家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  
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驕蹕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臣陵益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工仲任

第四卷

六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後。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

第四卷

七九

雜作條絕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兄弟諸公更為王孫  
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大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傳將難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  
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請子虛賦而善之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已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  
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  
獵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  
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籍  
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範圍其卑章歸之於節儉固以風諫奏  
史記 第四卷

之天子天子大悅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  
永萬物及子雲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刑  
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而楚中發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  
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詎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闕庭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  
兩儀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已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虛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恐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慮長  
老郡又懼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燿皆櫛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彼豈樂成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  
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法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賁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卒而不辭  
也今奉幣從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歿無名益為至惡恥及  
史記 第四卷

父毋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彼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方今四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  
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  
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  
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即作之君長聞南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  
曰即作舟車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



是為置郡縣。愈往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子。壹元國。呂越人。馳四象之傳。因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車王孫。臨邛諸公。皆閉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即梓舟馳斯。柳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水。南至牂牁。為微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即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時而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目亦以為然。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赫赫。湛恩汪濊。羣

史記 第四卷 三

生國。漢溫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接風之所。被固不被靡。同朝丹徒。曉定存。存即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固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睹。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西夷之與中國。往來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與所恃以事無用。却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鳥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余尚惡聞善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意。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祖

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孫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降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滄。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膚。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赫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淺位也。豈特委瑣瑣。初文章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親。思乎參天。氣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匪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

史記 第四卷 三

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而為之。外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蠶夫為之垂涕。以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沐暑。微解河。樓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特博恩廣施。逮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殊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授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總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

○以○已○哉○耳○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快○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也○如○楊○樂○頌○上○咸○五○  
○下○登○三○廟○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臨○明○已○翔○乎○宸○廓○而○羅○者○猶○視○乎○  
○載○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謂○然○並○稱○曰○  
○君○我○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忘○請○以○身○先○之○敬○彼○靡○徒○因○遷○  
○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後○召○為○郎○相○  
○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官○未○嘗○肯○與○  
○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罷○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實○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歟○亦○宜○然○

史記 第四卷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獵○獸○卒○然○遇○軼○材○之○歟○駭○不○存○之○也○犯○屬○車○之○清○  
○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  
○書○為○害○矣○是○胡○越○超○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金○無○患○然○  
○未○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衝○轍○之○  
○憂○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歟○之○樂○而○內○無○存○愛○之○意○其○為○禍○  
○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  
○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前○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  
○多○哉○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謗○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表○二○世○行○失○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優○逸○固○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  
○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大○此○非○帝○王○之○僊○意○  
○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絳○綬○有○凌○雲○之○氣○似○  
○將○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  
○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疾○  
○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  
○於○太○山○至○梁○父○祥○肅○然○相○如○也○所○著○善○道○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  
○木○書○篇○不○半○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史記

第四卷

集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三○公○大○人○而○德○遠○黎○  
○庶○小○雅○說○小○已○之○得○失○其○深○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  
○多○原○辭○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廢○  
○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廢○乎○余○采○其○語○可○  
○論○者○著○於○篇○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衆○士○辯○者○相○似○然○不○  
○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謂○五○諫○曰○吾○從○其○諷○說○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  
○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楊○用○條○

○ ○ ○ 汲黯列傳

司馬遷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

第四卷

七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馬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柏玄盜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住。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亦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然其言，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逆哉？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黯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輸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如黯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如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空虛，二君無一焉，非若就行，教折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然發怒曰：天下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

第四卷

七

下重，因而立側目。而御史大夫桑羊，方任匈奴，招懷四夷，諸務少事，乘上開常言與胡和起，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一介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黯常默儒，面黜弘等徒懷詐，餘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和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郭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用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數請問國事，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黯請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哉以非至如說丞相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  
有功黜之言益不用始黜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  
益貴與黜同位黜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  
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黜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黜然有間黜罷上曰人  
果不可以無學黜之言也日蓋處居無何匈奴王率眾來降漢  
發車二萬乘黜官無錢從民貴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黜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黜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歸漢漢徐以  
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黜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  
渾邪王賈人與古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黜請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第四卷

當以東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成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由獲門子之  
以謝天下之若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  
賞賜發良民侍養辟若養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緹以  
為開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  
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足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矣後數月黯坐小  
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  
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  
數日予然後受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

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  
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臣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  
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  
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  
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請侯  
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相黯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淑巧善官官四  
史記

第四卷

九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思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陽陳安  
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  
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詣書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  
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敖於厄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  
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莊明旦常恐不給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  
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桑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  
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職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問者執賓主之禮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德遠人不過  
算○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善○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命○然○稱○鄭○莊○鄭○莊○使○視○  
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  
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  
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衆○饌○人○多○適○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  
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賄○為○度○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  
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絮○此○兩○人○中○廉○家○貧○  
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東○漢○  
第○四○卷○  
九○十○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邳  
程公○有○言○始○程○公○為○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程○公○復○為○廷○  
尉○賓○客○欲○往○程○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所○云○悲○夫○  
兩○人○行○言○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盡○落○故○合○為○一○傳○以○慕○  
焉○之○茅○庶○門○

○○儒林列傳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  
夫則室衰而國靡作此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繇強國故孔子聞  
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於七  
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  
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  
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受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金涓登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徒為王者師是  
史記  
第○四○卷○  
一○  
時○儒○文○侯○好○學○後○陵○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  
然○亦○慕○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  
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  
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  
涉○博○士○率○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九○合○通○成○句○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儒○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目○音○  
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乃○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象○  
象○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  
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我○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成為選首，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主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好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書則申培公，言易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徵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不鄉風。

史記

第四卷

九

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舊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學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其慙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為禮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自京師，始於縣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同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那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脩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報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暴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缺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倘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更或或文學之士矣。

史記

第四卷

九三

太史公傳儒林，宜備載成條，綱錄之士，而僅以文學六藝者當之，使人道恨，陳明卿



○司馬遷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密。害無遺。然其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報。當是之時。吏治若火。楊沸非武。使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彼蘇而為。國雖離而為。朴網滿於衣。舟之魚。而吏治。悉不至。於。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來。淫。新。滑。賊。任。威。稍。還。至。濟。南。都。尉。而。都。尉。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謂。守。如。縣。令。其。畏。都。尉。如。此。及。成。往。直。史。記。第。四。卷。上。而。七。國。之。亂。發。然。於。錯。錯。卒。以。被。殺。其。後。有。都。尉。成。之。為。都。尉。者。人。也。以。即。事。孝。文。帝。孝。景。時。都。尉。為。中。郎。將。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入。上。林。賈。姬。入。廟。野。視。卒。入。廟。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故。賈。姬。仰。伏。上。前。曰。止。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暴。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絲。此。重。都。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索。償。二。千。石。其。餘。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皆。廢。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受。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同。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發。倡。也。而。都。擇。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

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諸。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竿。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句。奴。素。聞。都。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不。近。雁。門。句。奴。至。為。偶。人。象。都。都。令。騎。馳。射。其。能。中。則。憚。如。此。句。奴。患。之。實。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都。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來。淫。新。滑。賊。任。威。稍。還。至。濟。南。都。尉。而。都。尉。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謂。守。如。縣。令。其。畏。都。尉。如。此。及。成。往。直。史。記。第。四。卷。上。而。七。國。之。亂。發。然。於。錯。錯。卒。以。被。殺。其。後。有。都。尉。成。之。為。都。尉。者。人。也。以。即。事。孝。文。帝。孝。景。時。都。尉。為。中。郎。將。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入。上。林。賈。姬。入。廟。野。視。卒。入。廟。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故。賈。姬。仰。伏。上。前。曰。止。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暴。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絲。此。重。都。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索。償。二。千。石。其。餘。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皆。廢。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受。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同。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發。倡。也。而。都。擇。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

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諸。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竿。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句。奴。素。聞。都。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不。近。雁。門。句。奴。至。為。偶。人。象。都。都。令。騎。馳。射。其。能。中。則。憚。如。此。句。奴。患。之。實。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都。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來。淫。新。滑。賊。任。威。稍。還。至。濟。南。都。尉。而。都。尉。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謂。守。如。縣。令。其。畏。都。尉。如。此。及。成。往。直。史。記。第。四。卷。上。而。七。國。之。亂。發。然。於。錯。錯。卒。以。被。殺。其。後。有。都。尉。成。之。為。都。尉。者。人。也。以。即。事。孝。文。帝。孝。景。時。都。尉。為。中。郎。將。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入。上。林。賈。姬。入。廟。野。視。卒。入。廟。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故。賈。姬。仰。伏。上。前。曰。止。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暴。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絲。此。重。都。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索。償。二。千。石。其。餘。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皆。廢。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受。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同。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發。倡。也。而。都。擇。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

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  
湯為兒守令還而罷監內其父怒答湯湯振奮得盜鼠及餘肉動鼠掠  
治傳愛書記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獄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因陽侯始為諸卿時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  
為軍成侯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式安侯為丞相徵  
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姦獄深竟堂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而人交頤而兄弟為  
為為人廉俗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

第四卷

知友賓客之請欲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報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湯多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四甲魚翁故之  
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  
時上方好文學湯次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送  
尉史專經法奏獄訟事必豫先為上今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獄決法  
廷尉繫今揚主之明奏事即健湯應謝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據史賢  
若曰同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  
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獄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楊人之善蔽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楊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  
者所治即索必舞文巧抵即下意羸弱特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

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杜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  
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  
稱其美及治淮南衛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  
爭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請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  
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澤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諸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  
鹽鐵榷富商大賈出告然令鉏耨種并無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  
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先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

第四卷

九

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漢於是痛絕以罪則自  
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  
來請和親君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  
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  
來兩宮間東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  
舉兵擊匈奴中風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繇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  
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第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  
南江都以為文儒諸侯別疎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卿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

對曰不能渡河居一障間山自度難窮耳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樂郭  
至月餘旬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  
賁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  
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常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  
中丞惠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也湯有所愛史舉謁居  
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書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  
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滿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問  
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謁居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  
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害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  
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厚之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

史記  
第四卷

弟中擊草官湯亦治他同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  
弗知恐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咸宜宣嘗與湯  
有郤及得此事窮究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國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相見知丞相惠之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  
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曉伏使買臣等  
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  
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封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  
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建士張敖嘗飲元之王朝齊人也以附

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古已而  
失官守長史詔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  
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毋欲  
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報先知  
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報  
先知之蓋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  
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今也君所治  
吏減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  
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

史記  
第四卷

無以寒責然然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行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  
此子乃盡業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  
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最後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  
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  
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

縣無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猾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敗沒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兒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例行送迎然氣威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并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疆杜杜周為駭牙衣之吏任用遲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極定襄

第四卷

伏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成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精民困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其治甚不勝屈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問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邪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縱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縱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武治以為廢格沮事案縱市後一歲張湯亦以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推

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皆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皆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郡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通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舉來會春溫舒頓首謝曰臣幸今冬月益展

第四卷

一月廷告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捕稍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成關中楊籍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悍未敢治及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其治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漢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前此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懽懽，不辭。至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  
習，國中俗知，素惡吏，素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殺  
之。言其盜，置伯格，以牧司盜賊，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無  
勢者，如奴有勢，家雖有，如奴，無勢者，責必侵辱，毋失。以  
故下戶之，行以，大索其治中尉，如此，森指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  
無水者，其不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尉以下，皆伏有勢者，為  
將，參稱治，治教，其夫多以權富，溫舒擊求，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  
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度中尉，廷平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森那少禁，坐法，夫  
官，渡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威餘，會宛軍，登詔，徵索吏，溫舒匿其吏

史記 第四卷

百三

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賄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  
兩妹家亦各自坐也。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  
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收仇家，欲燒其尸，止  
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  
大抵盡，故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旋  
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胥廣，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  
攻城邑，取庫兵，殺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  
小羣盜以百數，掠園，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備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

德等，衣赭衣，繫木索，暴肌膚，受榜，受榜，發兵以興，擊斬，皆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  
咀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  
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可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宛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  
使治主父，便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  
慶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  
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今丞不得擅操，痛

史記 第四卷

百三

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然獨宣以小政大，能因力  
行之，難以為經，中廣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歲上林中，宣使都令格  
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  
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  
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  
而治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激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  
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欲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  
哉！前主所是，若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



廷尉獄亦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固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連者數千  
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勅不服以符牒定之於是聞有連皆  
已區區以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以不道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連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嚴後為執  
金王監獄治獄以平衡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還為  
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  
為廷尉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累數巨  
萬矣

人之公曰自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藝然都杜仇立引是非

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辨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希時據法守正杜周從欲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細密多故嚴  
事變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教過不勝何暇論經墨之外乎然此亦  
人中有廉者是以為儀表其汚者是以為戒方略教導禁森止邪一切  
亦皆彬彬有文其武焉雖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虐廣  
漢李貞擅權人東郡獨橫銘項天水路辟推成河東諸廣安殺京兆無  
忌馮翊殷周據勢水衡閭奉朴擊費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子讀酷吏傳諸所刻鏤上民益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聞耳惟趙  
杜以善終餘皆誅死其且謹而仇家為微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唐門

游俠列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  
如以術孔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  
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術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  
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疎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徙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死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  
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廣野寬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陰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棲於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荒況以

史記

第四卷

五

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  
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死而後周微死而後陽小而文武不以其故賊王  
跖踰最庚其徒誦義無窮雖此觀之竊釣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  
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豈若平論儕俗與世沈  
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  
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古窮窮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  
耶誠使卿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用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  
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  
指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廣於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彞，比周設財，使貪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假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蘇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朱不過物半，粍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

史記

第四卷

百六

開以來，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而仲已死，而淮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願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閼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孫、終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情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軹借交

報仇，歲命作姦，剽殺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竄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爵，非其任，強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曉更時，脫之，每

史記

第四卷

百七

至曉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其倨者乃內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淮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淮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淮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貳更，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

餘萬。軼人揚手。主子為縣掾。舉徒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繇此楊氏與部  
氏為仇。解入閭。閭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  
飲酒。出未嘗有。時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聞下上聞。  
乃下吏捕解。解止。置其母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少公素不知解。  
解因求出閭。得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  
跡至籍少公。少公自執口。絕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  
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部解。止曰。部解專以殺犯公法。何謂解。  
客問。我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  
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誑視殺  
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部解。翁伯。自是之後。  
史記 第四卷

為俠者。相率而為。無足數者。然閭中長安樊仲子。紀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閭公。臨淮兒長卿。東海田君。瑯琊為侯。而遂  
遠有恩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純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則  
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屠民。問者耳。耳是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  
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部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探者。然天下無賢與不  
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某。名豈有既乎。  
於戲惜哉。  
按子長以言李將軍事。被刑交游莫救。故獨取任俠之義。亦有激  
乎其言之也。余同覽

○禮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建意。易以  
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  
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法。因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  
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  
一人。味一人。今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淳于  
史記 第四卷

百斤。車馬十。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  
哉。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穢田者。操一豚  
蹄。酒一盃。而祝曰。願安富貴。行邪。滿車。五穀蕃熟。獲滿家。臣見其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  
車馬百。而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  
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見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  
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  
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親執勸。侍酒。於前。時賜餘酒。  
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觀。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出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昭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光。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復。烏。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襪。解。散。開。鄣。澤。當。此。之。時。兒。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無。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哀。以。飄。疎。馬。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見。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兒。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力。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水。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以。以。素。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

史記 第四卷 五

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大梓為槨。楓槨豫章為題。漆發甲卒為穿。殯。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大畜。葬之以。蠟。窆。為。梓。銅。歷。為。棺。齊。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衣。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久。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核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往。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趣。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往。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食。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不。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吏。身。食。郵。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富。又。恐。受。賄。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今。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收。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

史記 第四卷 五

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游。優游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今。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游。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游。曰。我。即。呼。汝。汝。即。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游。臨。檻。大。呼。曰。陛。楯。即。呼。曰。諾。優。游。曰。汝。雖。長。何。益。幸。而。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園。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游。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廉。原。觸。之。足。矣。始。皇。以。故。縣。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游。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游。歸。葬。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孟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滑稽者至，鄙棄乃直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劉明

第四卷

五

○貨殖列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絳色之好，口欲窮易養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禁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絲，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絳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瑤瑁，珠玑，齒革，龍門，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史記

第四卷

五

中國人民所喜好，誦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瀕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欲決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  
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  
履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源而魚生之山溪而  
獸從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時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而不樂  
與欲益甚謂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  
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記 第四卷

昔者越王勾踐因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關則脩備時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糴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  
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貳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  
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廢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賢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聚散其行如流水將之十年周富原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  
教強吳現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請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仕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所謂

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儉業而息之遂至巨富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農者鬻財於魯  
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若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子貢白圭周人也  
當魏文侯時李兌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就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  
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若年歲  
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食與用事僅  
復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然  
史記 第四卷

其用兵商賈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矣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  
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白圭其有所試矣旅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荷頓用監鹽起而邯鄲  
邯鄲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遺我王我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北封  
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已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  
不嘗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  
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鄆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耶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小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

難○以○東○至○河○華○青○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通○邇○太  
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  
五○穀○地○重○重○為○邦○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  
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  
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  
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蓋○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湖○漢○璆○璫○僮○西○近  
邛○笮○竿○馬○龍○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館○穀○其○口○以○所○多  
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而○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  
之○畜○富○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以○關○中○之○地○於○天○下  
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史記 第四卷 卷二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伙○民○人○衆○都○國○計○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陳○而○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技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  
其○民○獨○戢○不○均○自○金○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  
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軟○西○賈○上○黨○北○賈○趙○中  
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大○夫  
相○聚○游○戲○悲○歌○抗○慨○起○則○相○隨○推○剝○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游○嬉○貴○富○入○後○宮○編○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一○都○會○也○北○通○燕○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綴○重○而○於

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徐○東○館○繖○貉  
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山○之○陽○則○象○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公○之○間  
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閑○達○而○足○智○好○議○論○也○重○難○動○搖○怯○於○衆○關○勇○於  
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都○衆○濱○洙○泗○猶○有○周○公  
遺○風○俗○好○儒○儒○於○禮○故○其○民○嚴○毅○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也○小○人  
衆○儉○而○畏○罪○遠○邪○及○襄○好○賈○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  
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甄○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渙○於○雷○澤○湯

史記 第四卷 卷二

止○於○毫○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  
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鄧○都○兩○通○五○巴○東○有○雲○夢○之饒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僂○取○惠○則○清○刻○矜○已○謠○並○城  
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僂○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  
越○夫○吳○自○閭○廬○春○申○王○澤○三○人○招○致○天○下○之○喜○蔣○子○弟○東○有○海○鹽○之饒  
平○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鄧○之○徒○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  
湖○皮○羊○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非○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坐○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錫○然○並○重○物○之○所○有○恥○之



不足以其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象，布之天下。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道風。潁川故秦末世，遺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南臨漢江，淮水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頗有風氣。故至今謂之夏人。天下物所聚，多人民，故俗山東。食鹽山，西食鹽，南食鹽，北食鹽，東食鹽，西食鹽，南食鹽，北食鹽。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蠶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俗多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

第四卷 百六

釋道說：智巧，仰機利，然代田富而事繁，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廟廊，論議朝廷，守信安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廣火久，久更富，富賈賈富，富者人之性，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上若軍，攻滅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剽，劫人作姦，橫家鑄幣，任俠并兼，倚交報仇，慕逐幽隱，不避塗禁，走死地如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揄鳴琴，榆長袂，矚利徒，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餘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開狗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力，為重賞也。吏

士辨文美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設於賄遺也。農工商賈，是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糖千里不販，糖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者舍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西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鼠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域，帶部千畝，故鍾之田，若千畝，危

第四卷 百六

萬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其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廢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一時無以祭祀進饌，飲食被服不足，以有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則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貧富最下。無嚴廢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老之資也。逐邑大都，酤一歲千醵，醢醬千梔，特千醵，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糴千鍾，薪炭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賂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樂者千枚，銅冠千鈞，素木鐵器各危

萬千石馬蹄幾千牛千足羊毳千雙僮手拊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羊千后漆千斗鹽瓊鹽致千谷熟千斤  
甄千石鮑千鈞素栗千后者三之狐貉裘千皮羔羊裘千后旃席千具  
什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御組會貪賈三之廣賈五之此亦比千乘  
之家其大率也他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  
賢人所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親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  
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策行詣遷處諸遷庸少有餘財爭  
與吏求近處處後萌唯卓氏曰此山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薄  
繒至死不餓民工於市易賣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  
弄萊傾滇蜀之民富至僉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

史記

第四卷

百十

虜也亦治鑄賈推遷之氏富時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  
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現彼池連車騎將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鐵冶家致富數千  
金故而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難容象人俗俗而常耶氏尤甚以鐵冶  
起富至巨焉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僥有拾仰有取賈行賈獨郡國都  
舉以其故多夫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邴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  
貴之然點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第故曰宰爵毋刁言其能  
使豪奴自悅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  
所不至洛陽尉居左薛秦建遠之中賈人學事富家相洽以久賈數過

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為晉通倉之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寧倉粟楚漢相爭榮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秦樂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人爭奢僥  
而任氏折即為僥力田富而富人爭取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富所出非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  
為阿里事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楊雄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  
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單旅齋休  
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因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  
富將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也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

史記

第四卷

五

亦巨焉此其章也九罪者也時非其辭也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權  
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不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樂化官稅故是術也若五力農高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  
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鐵鑄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  
者必用奇巧則農拙業而秦陽一州極家無事也而由祿以起博  
戲惡業也而極發用之富行賈大夫賤行也而莊樂成以饒販脂辱  
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任氏千萬所制薄技也而鄧氏萬金置  
脯商微耳蜀氏連騎馬醫漢方抵里擊鍾此皆城壘之所致縣是觀之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趨後不肖者危絕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  
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富貴者耶非也

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九

第四卷

五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周通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昭天子  
之諸侯。計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明疑。是  
非定俗。猶善惡賢。賢明。不肖存亡。國絕。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  
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第四卷

五

十三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壯隸。雄雌。故長於風。樂  
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詩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文成。舉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就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  
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鏡。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  
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



次

漢書

文帝紀

辭建太子詔

恤民詔

日食求直言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弟力田詔

恤災詔

遺詔

景帝紀

定文帝廟樂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重廣士詔

勸農桑詔

武帝紀

策賢良制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目次

第五卷

一

可有司議

置武功賞官爵詔

遺詔者巡行詔

遣博士循行詔 巡邊詔

告單于

下州郡求賢詔

宣帝紀

爵王成詔

賜銀案孤獨高年詔

秋天下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更諱詔

察計簿詔

元帝紀

日食求直言詔

初陵勿置縣邑詔

成帝紀

順時詔

舉賢詔

禁奢侈詔

異姓諸侯王表

傳

使外親上變事

修災異封事

通傳

治安策

罷錯傳

請太子知掛教書

上言兵事

賈山傳

至言

路溫舒傳

尚德緩刑書

董仲舒傳

賢良策對三

張安世傳

杜欽傳

說大將軍鳳

司馬遷傳

載任少卿書

嚴助傳

淮南王安謀伐閭越書

論淮南王

朱買臣傳

目次

第五卷

二

徐樂傳

上言世務書

嚴安傳

上言世務書

終軍傳

白麟奇木對

自請使匈奴書

賈捐之傳

羅珠屋對

東方朔傳

初來上書

諫開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劇武帝對

客難

非有先生論

楊惲傳

蘇孫會宗書

朱雲傳

言王氏書

梅福傳

言王氏書

霍光傳

立宣帝奏

人為徐生上書





漢書

文帝紀

班固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元年正月，有司請發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應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嬖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先王季父也。」春秋高，閉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計，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書

第五卷

四九

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我百姓無家，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而莫之省也。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眚大焉。朕獲保宗廟，以滋眇之身，託於士民君之上，天下治亂在於一人，唯二三執政，備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患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煩徭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十一年三月，詔曰：「道民之困，在於稅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宜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遺，未傳也。其遺者，少壯三老孝者，帛八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半百。」

第五卷

二

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後元年春三月，詔曰：「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故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舊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莫可自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  
 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  
 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  
 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  
 之不明。與嘉之。其哀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無禁取婦嫁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  
 寸。無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官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音。和華。嚴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五日。十二  
 第廿卷  
 三  
 五月十二  
 以日。織七日。解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  
 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八盜令邊。傳守不戢。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馬張武  
 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魏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三代以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宋梅巷

○景帝紀

班固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  
 皇帝位。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繇  
 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  
 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  
 去刑罰。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省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  
 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職。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施昭德  
 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民。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  
 漢書 第五卷

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穀之不也。女紅害則寒之  
 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染蠶  
 絲。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蓄積以備  
 災害。強毋橫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欲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  
 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  
 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惟  
 廉士寡欲。易。迄今皆莫十以上。過得官。廉士莫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

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昔其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貧夫長利。三  
 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  
 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皆坐臧為盜。二  
 千石聽者與同罪。  
 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非文帝比也。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  
 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蘇頌演

漢書

第五卷

六

○○武帝紀

班固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三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寧。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鳳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夜寐。思若涉淵冰。求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承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

第五卷

七

五十六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茲者老漢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初進民心。設詔執事。與廉舉孝。廣歲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信人。三人之行。厥有戒師。今或至閭閻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卿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恥。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選謂之好德。再選謂之賢。賢三選謂之有功。過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五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下者。刑。與聞

因時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曰。六年夏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戍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置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鼓鼙對馬。曰在知人。知人則悟。惟帝難之。恭若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惜。恒日者淮南

第五卷

音四

對上修文學。流貨賂。而國接懷。休於邪說。而造集。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夫老無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者。帛八匹。鄉三者。帛五匹。鄉三者。弟力田。帛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寬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而末眾。又禁兼井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積諸注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極。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人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代與

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入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寬失職奸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東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歸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朕何但心圖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警馬五年夏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馳之士亦在御之而

漢書 第五卷 九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賢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孝武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焉漢書

宣帝紀 班固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王夫人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五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詔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五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幸使女使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五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注來是楊五非官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固遭大赦吉適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氏傳後有詔掖廷養視上傷籍宗正時掖廷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恩顧

漢書 第五卷 十

傳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亂暴室番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濱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關雞走馬具知問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用偏三輔常因杜延年之術中尤與杜邺之問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凡下有毛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饌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詔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廷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即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

宗子萬姓奏可。遣宗正德至魯，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  
獵車奏迎。魯孫就齊宗正府，康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  
而羣臣奏上，願即皇帝位，謁高廟，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  
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毋令失職。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  
民者，元康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脩身奉法  
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之。故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夏五月，詔曰：朕  
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第五卷

十二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止。縣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  
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歸廚傳稱  
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  
頗被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  
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  
其更諱諱，諱乃諱。在今前者赦之。黃龍元年春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  
以君臣同心舉措，由直各待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五  
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

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  
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故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  
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勿徒自給者，皆止。  
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天下之事多成於貧賤感激之中，而敗於富貴安樂之際。宣帝之所  
以稱於西漢者，正以其起於民間耳。吳南

第五卷

十二



元帝紀

班固

元光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  
澤今朕臨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  
多違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功不成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  
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我過六月晦日有蝕之詩  
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  
德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冬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  
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  
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業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  
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  
漢書 第五卷

漢書

第五卷

十

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  
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止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後  
父母奉邑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詔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  
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利節度寵極幼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  
委之以政貢薛韋匡送為宰相而上帝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  
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裕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元帝詔令為民者甚衆然恭顯用事豈能使民實被其澤 真西山

成帝紀

班固

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  
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  
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  
不謀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嘉鴻二年春三月有雉集於庭歷階升堂  
而雉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  
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沐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  
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妻困於饑寒而望禮義  
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召賢選士之  
器鬱滯而不通與將巡者未得其人也其與故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其  
漢書 第五卷

漢書

第五卷

十

問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元始四年夏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  
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  
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  
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  
者也或過奢修造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  
女樂車服嫁娶塗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  
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中教有司以漸禁之  
青繭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有省改司隸校尉察不愛者  
帝因劉向之言而勇於改過惜乎小節雖善而大體未出於舊 陳同甫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顯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尊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墜滅錙刃，符詒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強桎，五伯閑闕，倡於戎狄，響應府柱，誦議奮辭，咸以甲兵節之，集適所以資衆禁，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以尺土之階，繼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皆承漢書第五卷

勢然也。文相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後以棟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親賢，賢表功，德聞諸戚，衰漢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威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厲院，臨河各之開，分爲二周，有逃責之憂，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報，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上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兼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漢書第五卷

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嘆三代，監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大夫，內止骨肉，本根之輔，外止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楚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三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徵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斬于海，爲齊趙，數四以注，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盧衛，爲淮南，波濞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京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治，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今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柱過其正矣。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考○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亡○狂○按○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  
魚○本○以○大○米○流○溢○以○致○溢○小○者○淫○某○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  
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自○以○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  
國○不○過○十○餘○城○長○沙○楚○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帝○七○國○之○難○抑○  
損○諸○侯○滅○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  
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思○變○節○而○歸○漢○生○於○  
惟○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  
漢書 第五卷

王○莽○知○漢○中○外○疎○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同○母○后○之○權○假○伊○  
周○之○稱○頌○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  
之○前○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指○首○泰○上○璽○  
執○惟○恐○在○後○或○通○稱○英○領○德○以○求○容○壙○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  
之○變○則○監○戒○焉○  
西○漢○存○亡○關○係○在○此○故○孟○堅○痛○切○詳○盡○官○之○ 陳○明○卿

○劉○向○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權○為○諫○  
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  
文○辭○與○王○褒○張○子○儵○等○並○進○對○獻○賦○頌○九○數○十○篇○上○復○興○神○儒○方○術○之○  
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  
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  
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歸○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  
乃○下○更○生○吏○更○初○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成○侯○安○民○上○書○入○  
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才○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殷○梁○春○秋○徵○更○  
主○受○梁○謀○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還○散○騎○諫○大○夫○給○  
漢書 第五卷

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皆○領○尚○書○事○其○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  
忠○直○明○經○有○行○權○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  
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外○故○縱○而○中○書○官○官○如○恭○石○顯○美○權○望○之○  
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懇○更○生○  
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舉○舌○閉○上○感○  
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  
為○中○郎○者○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  
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  
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通○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說○必○

必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仁執政太成。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注者高皇帝時。李布有罪。至杜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若武帝時。兄寬有重罪。按道侯韓說。陳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王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者。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教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漢書第五卷

奏望之等。欲決三月。如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縣是言之。也。動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恭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以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遂解果。服更生見。恭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難在。明。或猶不忘。君懷懷之義也。此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行。愚意。遂就。震。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象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維。叙。賢。

周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維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總政。朝廷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杜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哉。蕭。楚。楚。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東小在位。而從邪議。飲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飲訕訕。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往。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詭。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啟。告。勞。無罪。無辜。說曰。林。林。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月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其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杜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徐伯率。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詳。不言奔。奔。傷其相。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見。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鷄○退○飛○多○麋○有○域○蜚○鳴○  
水○巢○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  
赫○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韓○應○弒○君○三○十○六○公○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也○周○室○多○伯○晉○敗○其○師○於○質○戎○伐○其○郛○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  
不○注○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其○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絲○此○觀○之○和○氣○致○祥○華○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紫○指○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離○株○忠○說○並○進○章○交○公○車○人○  
滿○北○軍○朝○臣○仲○午○膝○庚○平○刺○更○相○譏○諷○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終○終○  
第○五○卷

前後○結○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數○分○曹○為○黨○  
往○來○明○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弟○群○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卒○離○之○  
然○是○以○日○月○無○光○霜○露○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  
所○致○也○夫○道○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都○  
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素○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故○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  
所○以○然○者○說○邪○孟○進○也○說○邪○之○所○以○並○進○者○絲○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晚○賦○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說○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  
詩○又○云○雨○雪○應○應○見○晚○幸○消○與○易○同○義○昔○者○魏○共○工○雖○與○舜○禹○難○處○  
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  
季○孟○惜○仕○於○魯○季○斯○與○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季○孟○斯○而○消○孔○  
子○孫○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  
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后○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喻○時○而○反○是○反○汗○也○  
第○五○卷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后○也○論○語○曰○見○不○善○如○後○湯○今○二○府○奏○佞○  
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后○去○佞○則○如○拔○  
山○如○此○望○隆○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餘○文○字○巧○言○醜○  
詆○詆○言○飛○大○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憂○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陶○傅○相○毀○引○不○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取○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黨○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行○者○遠○而○衆○  
賢○至○類○相○聚○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歟○  
歟○此○說○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敬。思天地之心。跡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思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泰象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逐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石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且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教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且謹重封誅死上。恭願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味其書辭。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樓廷齊

第五卷

三

賈誼傳

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之。文帝初立。開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微以為廷尉。廷尉延誼。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記之。趙主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

第五卷

二

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且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之無人。其或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誼為長沙王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牀。偶服似鴛不祥。鳥也。誼既已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未闢。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



王時為逆誅。誅上疎陳政事。多所欲。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涕泣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理而傷道者。雖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倒置。首尾倒置。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為治。陛下何不盡令臣得說數之於前。臣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與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句奴賓服。四夷鄉風。百姓素朴。欲訟哀息。大政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和。有。漢書。第五卷。二五。

功而宗有德。使頤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比德。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紀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誠也。雖使禹。舜。湯。武。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起。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如。馬。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

族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彼自丞相。以去。偏。置私人。如此。有與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逆。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昭。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彭。越。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皆。足。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反。室。之。邑。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歷。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漢書。第五卷。二六。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視。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帝。不。能。以。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接。者。曰。陳。臣。請。試。言。其。親。者。故。令。悖。患。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賢。人。皆。已。悉。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殺。黃。屋。漢。法。今。非。行。也。雖。行。不。就。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臣。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同。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知。獨。敬。者。適。感。其。口。也。首。已。陷。其。句。矣。

陛下雖賢○誰與○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勉○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是○也○而○勤○既○有○微○矣○其○勢○蓋○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世○刃○不○頓○者○所○排○擊○刺○皆○衆○理○解○也○至○於○龍○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其○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龍○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何○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巨○竊○述○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豈○越○用○梁○則○又○反○豎○布○用○淮○南○則○又○反○盧○館○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漢書 第五卷 二七 五

形勢然也○業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已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異○心○歸○漢○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逮○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以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廣○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紫○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遠○腹○朝○委○衷○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紫○附○陛○下○雖○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駘○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也○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駘○病○者○此○病○漢書 第五卷 二八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變○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因○以○倒○懸○使○倒○至○不○敢○也○為○天○下○患○至○已○也○而○漢○歲○收○金○絮○采○繒○以○奉○之○義○軟○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是○反○居○上○者○頭○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重○倒○懸○而已○又○數○辟○久○病○瘵○夫○瘵○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斤○侯○望○降○還○不○得○臥○將○吏○被○介○胃○而○睡○且○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成○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怠○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此○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改○以○臣○為○屬○國○



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心故乃孩提有識。三少三公。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大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不能不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止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不能不齊。不能不齊。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燕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讓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木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鄒諂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矣。然而不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報述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湛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其欲不異。及其長而成為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踰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賀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煩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能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在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通之以德教或政之以法令通之  
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矣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秦王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  
武之定恥舍審而秦王之定恥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  
黑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

漢書

第五卷

三

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此非其明放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  
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辟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廣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廣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  
官師小吏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人而不可不殺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  
近主乎燕昭王節禮以治君子故有陽死而無戕是以燕國之罪不及大  
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肅君之路馬楚其易者有罰見君之凡

杖則起還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起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畢  
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  
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見刑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  
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權大官而有徒  
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徒鼠而不忌器之習  
也日聞之嚴雖解不加於枕冠雖殺不以重法者徒鼠而不忌器之習  
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繁縲之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司冠小吏置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漢書

第五卷

三

知尊貴者之一只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耳賤人安宜得如此  
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  
豫讓棄而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曰中行衆人畜  
我故殺我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晉行善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  
大臣如過犬馬彼將以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頃  
亡恥其恥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進見便則奪  
主上有敗則因而旋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我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行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記財起業者粹於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龍病故古者禮  
 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悖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責大目定有其罪矣  
 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遇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聞譴何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畢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  
 也。其有中皐者聞命而自北上不使人頸縶而加也。其有大皐者聞命  
 則北而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  
 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  
 禮義以遇其臣而且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漢書

第五卷

三五

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元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國杆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  
 為我死故我將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測之  
 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  
 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而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  
 國人有所勅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士上  
 漢納其言恭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  
 入獄自寧或始梁王膝墜馬死訖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

賈生之元年三十三矣  
 後之君子高其志惜其才而掩其量云 朱晦菴

漢書

第五卷

三六



○ ○ 龍錯傳

班固

龍錯，潁川人也。學中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學故，錯為人剛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縣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為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柱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聽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諛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以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事為此。臣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

漢書

第五卷

三七

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取法於禁，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於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擾，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圍，匈奴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康意。今茲隴西之吏，積杜絕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

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銳用。兵法曰：大五之溝，漸卑之木，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鈎楯三不當一，荏苒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起伏，險阨相薄，此鈎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漢書

第五卷

六

集，趨利不及，避難不果，前鋒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率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罷敵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陰陽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陰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餒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擾亂也。勁弩長戟，

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於往來竹松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未道同的則匈奴之車騎木接  
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東塞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出雖  
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使印之聞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降。詎  
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効弩利矢。益以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  
陰謀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九

長技。衛加之以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竊愚  
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錢。書寵答焉。  
此文最古。尚似魏武字。唐荆川

賈山傳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言涉微書。  
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顯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  
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  
韋帶之士。將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百姓任服。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  
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  
成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  
十。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衆。

第五卷

四

至於此。使其後世。不得聚。而託處焉。為軌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江湖之上。頻海之觀。發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  
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鐵  
其內。泰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葵藿之侈。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而託家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  
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忠臣之所。以蒙死。而不  
竭。知此之說者。雖有善獲。不能生焉。江卓河滿。雖有惡獲。無不候知。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窮其謀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  
也故地之異者善養未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震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  
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震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  
之智益貴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  
則社稷危矣古者帝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編箴諫諫諫詩諫公卿  
比諫士傳言諫也庶人諫於道商旅諫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  
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第五卷

義莫不為臣然而若三老於太學親執觴而餞執爵而酌祝詞在前祝  
願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  
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  
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理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諱謗已而改  
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  
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  
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其破於陳涉也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  
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  
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傾其力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

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  
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  
家與之為仇故天下壞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郡刻石著其功自  
以為過堯舜統臨石鐘虞師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謠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聖世廣德以為子孫基  
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  
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謚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  
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幾數  
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咸絕矣秦皇帝居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第五卷

四

進諫之士縱恣行誅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諫喻合苟容  
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西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諂言則退此之謂也古之賢君於其臣  
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飲大飲  
已指塗而後為之服錫衣麻絲而三臨其容未飲不飲酒食肉未喪不  
舉鼎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廣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  
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  
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念陛下念思祖考考術進厥功圖所以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新新焉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向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捐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誅死，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莫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止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曰

第五卷

四

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惟獵擊，免伐獠，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哀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嫚，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體，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遂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咸不如也。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其後

大皇帝除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詔淮南王無大罪。

急令反國，又言：葉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詔責對，以為錢者，以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漢禁鑄錢云。

陳明卿

第五卷

四

○路溫舒傳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臥澤中，蒲截以為牀，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吏，固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大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縣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問聖人也。故桓文式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

漢書 第五卷

四

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德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漢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漢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務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在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

班固

目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金革之危，儼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墮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殘，以刻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桎梏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矜，痛則辭解，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罪卻，則鍛練而周内之。秦當之也，雖然，聽之何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陳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

漢書 第五卷

四

刑，殘而亡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限，不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過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害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群鵠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瑣瑣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歲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樂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府長。○文章妙在放時，此書正在武宣之間，乃是鐵鴻爐炭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若在元成之際，便是以水濟水，毒藥腐腸，讀者如執為千年一定之規，則此書反索然無味矣。陳明卿



董仲舒傳

班固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誦讀，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為郎中。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固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結，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將繫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哀然為舉，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康氏之樂，莫盛於昭，於周莫盛於文。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於季末，針之

漢書

第五卷

二

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裁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諱諛而失其統與？同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澤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近厚方外，遠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論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行，慎其可也。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孝，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朕

賜仲舒後書，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

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漢書

第五卷

四

知，益明，雖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遇至而立有救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以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成八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藝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感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堯絃之聲未衰也。大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四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傍于王  
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皆積善崇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漢侯哀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侵  
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且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堯或舜或  
禹而治而成人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群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也小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視者之所為猶金之  
在鎔惟治者之所綽綽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且說春秋之文

第五卷

在欽惟治者之所綽綽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且說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次春秋者天之正者王之正也  
為其意曰上承天之正而下以正其所以為正者王之正也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而通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虞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利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

任刑之意與孔子向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故難成也且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  
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古本也春秋撥探其本而反自  
賢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士有邪氣奸其間  
者是以前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少水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矣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徇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  
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孫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  
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未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  
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  
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  
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德配  
天地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  
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讀書盡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尚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第五卷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尚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漢書

亡矣自古以條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蠹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其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也蓋也竊譬之琴瑟不調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時則變易不如是而姑守今臨政而顧治七十餘歲矣不如更而化之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第五卷

五

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當備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曉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蕞廓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晏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勞渙之殊也蓋德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大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少者甚衆刑者相望耗兵喪我島厚朕風寤展興惟帝王之憲也思所以奉至尊章隆業皆為本任賢令朕親耕籍田

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蒸民未濟廢恥貿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拉文繁而不得聘歟將所縣異術所聞殊方歟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覈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末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敖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與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位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

第五卷

五

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且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開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褒施施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王焉雖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勢逆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且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可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齊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誥子踐賤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際國固空虛四十餘年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亦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無所守而不敢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誣利無

漢書

第五卷

三

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復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無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三心未加焉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宿農興憂勞萬民思惟注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上應書者足王道注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間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詠而宣化也故師師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貪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治其官而不辭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官而以赴功今則不然案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

漢書

第五卷

五

賢不肖混雜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茂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編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仁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益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厚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紀末終意朕之不明



通者萬世亡。獎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虞。故政有  
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獎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  
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  
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  
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  
漢書 第五卷 五

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懲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  
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厘能勿失爾。  
善過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匡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夫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虛。德潤州木。澤被四海。鳳凰來  
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託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當可  
得見乎。夫天亦有所予予之。當者去其角。博之翼者兩其足。是所愛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  
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軀而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  
者奢侈。貧者窮急。愁苦而亡。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  
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漢書 第五卷 五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辱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  
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縱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彼  
南山。惟石叢叢。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  
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  
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統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孟七篇而後。未有及者。真西山

第五卷

五九

張安世傳

班固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欲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而初即位。東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剛。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

第五卷

六十

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遷壽。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間指懼。不敢當。請開求見。免。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遂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憂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敢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



謂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幼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  
不許已而郎來還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  
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凡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  
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漿耶如何以小  
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惠怒誣污衣冠告署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  
為賀上書得下獄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  
太子無辜而魯孫孤幼所以視養附循恩其密焉及魯孫壯大賀教書  
令受詩而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  
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  
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  
小果起程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  
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家戶數稍成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  
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  
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  
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馬元  
康四年春安世病上詠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聞  
之弗能視事折衝尚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何感而上書陽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  
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  
侯者下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其推賢揚  
善固宜有後安世復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湯以人主意為獄而安世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蓋前  
人之德其效乃如此  
漢書  
第五卷  
六二

○ 杜欽傳

班固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  
 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  
 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縣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  
 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  
 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問無事  
 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敷廣嗣重  
 祖也公卿求富寵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姪雖貧不遠詣所  
 以養養事之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

第五卷

三

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廣而不終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  
 長故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欽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  
 可救而後條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  
 獻被納諂之誘中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通嗣方卿術  
 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固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賢毋必有聲色奇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戒色  
 小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  
 有○孟堅與欽而少鄴余則謂鄴不事權貴較之附鳳者不能無軒  
 轅云凌雅雅

○ 司馬遷傳

班固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  
 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  
 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  
 也雖罪加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  
 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就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  
 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賈已虧缺雖材  
 懷隨和行若絲枲終不可以為樂適是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  
 東廷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非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

第五卷

三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奄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然不  
 報幸勿過僕聞之備身者智之府也委施者仁之端也孔子者義之符  
 也取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到於君子之林矣故補其缺於欲利應其痛於傷心行其醜於辱先而  
 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過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桑乘爰絲變色自  
 古而恥之夫中林之人事關於官豈莫不傷氣況慨之士乎如今朝  
 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華轅  
 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敏納忠教信有奇策才力之舉旬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歲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漢書

第五卷

5

愛媛

漢書

第五卷

2

一、

伯也。拘。里。李。斯。相。也。其。五。刑。誰。除。王。也。受。械。於。陳。盡。滅。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因。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將。聞。鄰。國。及。罪。至。固。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縣。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易。足。怪。乎。且。人。不。能。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撻。之。間。過。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始。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喪。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愚。與。欲。苟。活。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

第五卷

六

漢書  
減。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大。來。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僕。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而。演。周。易。仲。尼。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斷。脚。兵。法。脩。列。不。辜。遭。刑。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道。其。意。故。述。注。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也。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假。借。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命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賁下未易居下流多誹議僕以口語過遭此禍重為卿黨譏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穢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滅於燬穴耶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遇教以推賢進士無過與僕之私指膠膠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第五卷

六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樓廷喬

嚴助傳

班固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舉。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政頗廢。朝廷多事。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

漢書

第五卷

六

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有秦時葉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慰。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欲誅法。不為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後三歲。閩越復興。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威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可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且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劉豎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

度理也。有二代之威。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藩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有不能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麓。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漢書

第五卷

七

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且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與輜而踰領。控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溪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蠶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傷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遣使將軍間。悉將兵擊之。以其軍降。慶之上。洽。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咷。散葉地。尸千里之



外。表。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神。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林。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犬。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雷。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罷。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深。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山。餘。於。界。中。積。食。糧。通。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謹。越。人。有。入。伐。材。

漢書 第五卷

三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通。足。輓。車。奉。饋。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蟻。蛇。蟲。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藏。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屬。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絕。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越。畜。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難。免。逃。入。

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率聚。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壯徒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諫鑿渠。通遼。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火士卒勞瘁。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逐。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緣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成天子也。以成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漢書 第五卷

三

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領行。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駿為國。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餘方既來。言王通其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郡。人臣之任。也。是境有警。受身。



之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諭領通會開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過幸與兵誅閔越元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也○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山崩害氣夫以眇眇之身託於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殘使邊疆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弭朕失稱三代至感除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然甚慈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也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通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遣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

第五卷

七三

漢書○兵○山○起○明○上○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殺○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教○生○之○柄○以○割○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閔○越○王○餘○善○不○仁○殺○其○骨○弟○離○其○親○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郡○國○以○為○暴○強○陰○計○奇○策○入○燒○燔○樓○船○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遣○又○言○閔○王○率○兩○萬○擊○南○越○陸○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慰○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欲○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或○揚○赫○鄉○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閔○王○頓○首○命○報○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

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此聞望大廷以報盛德閔王以月舉兵於治南士卒傑傑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虎而閔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改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罪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惡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繇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虛勞侍從之責懷故土出為郡

第五卷

七四

史○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數○百○里○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稱○秦○秋○天○王○出○居○於○鄒○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居○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奉○賜○遣○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淮○南○書○誅○佳○然○不○以○入○淮○南○傳○而○以○載○之○於○此○蓋○以○此○則○紀○助○贈○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紀○家○體○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  
 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上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  
 待我富貴報女功其意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暮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  
 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得重車至長安詣關  
 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經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邑子嚴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  
 侍中是時方采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散中國上使買臣難詔弘語在  
 漢書第五卷

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  
 三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  
 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涉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  
 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  
 興但從初買臣往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  
 冠入宮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緩守邸怪之前引其緩視其印  
 合稽太守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  
 來觀之其後人素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

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府吏乘馬車來迎  
 買臣遂乘傳去會稽開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  
 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其妻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封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後為丞  
 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  
 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  
 大之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北堂弗為禮  
 買臣嘗怨湯不飲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後上亦誅買臣  
 第五卷

富貴太平常務耳自久困屈抑者視之倍為奇特武帝衣繡一語寵  
 其真矣故班掾於富貴今略聞悉力摹寫陳明卿

徐樂傳

班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化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秦之末世，以嚴其境，財足以勸其士民，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漢書第五卷

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蹶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開者關東五穀數不收，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遠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遠走，欲射飛鳥，弘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視，枉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懼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之恤也。前

而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化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秦之末世，以嚴其境，財足以勸其士民，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漢書第五卷

一傳祇載一書，更不復叙一事。史家之嚴重如此。葛洪謂

第五卷

七八

嚴安者。臨晉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  
云收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  
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拘五聲。使有節  
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異則  
頹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聽民離本而微末。其來不可徒  
得。故播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尊而世不知。規故。茲就優  
長。夫佳譽珍怪。固順耳目。故養夫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  
傷。傷矣。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  
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  
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  
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諸侯各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  
寡田常。集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  
脩守。合從連衡。馳車數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怨及至秦。王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滅。銷其兵。鑄以為鍾。虞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遂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卿使秦  
緩利。刑得試。欲省絲履。貴仁義。賤權利。上為厚。下安巧。變風易俗。此

海內則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俗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為厚忠  
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說者衆。目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  
兵。以北海。攻彊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羽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遮道。曠日持久。糧  
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樹北  
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甲。  
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  
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鄢。周市舉魏。  
韓廣舉燕。齊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  
官之史。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殺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  
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  
羌。略臧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擄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大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救國家。非所  
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相挈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銀甲摩  
劒。鳩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  
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數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削。帶脇諸侯。非宗  
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早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也。幾千里。非特

嚴安一書字字石

盡千古可用尤中武帝病源

第五卷

八

○○○絲軍傳

班固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異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初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誦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證也。南越寃屏，護華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眺內附。閼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稱大將軍，戴鐵單于莽幕，栗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換賢，黜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鄙者

第五卷

八二

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革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勳成尊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歌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涓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成曰德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默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臨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緯思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屬退我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郊祀井能同和也。衆支以性而無非也。若此之應治將有解編集

是時元為元後數月越地及句名王有車來降恭肅皆以軍言  
為中初軍還濟南當歸博士步入關與軍總軍問以此何為史以  
為復使還當以合徵軍以大夫西游終不復傳還而軍為錫  
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錫生也軍行  
關所見便宜以開還奏事上其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以軍為檄  
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彼堅執銳常  
居前使下不習金革之事今開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  
明使書山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  
高不勝憤懣願同書山之狀上奇軍對報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漢書 第五卷

通使軍使南越說其主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是賜必焉南  
越王而後之閣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  
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今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  
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  
故世謂之終童  
死得甚妙天之成就終生者多矣倘一跌不振英奇盡喪 陳明野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詹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  
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  
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縣發兵擊定之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  
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  
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忠奏為臣聞堯  
舜聖之成也禹入聖域而不傷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  
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而破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  
漢書 第五卷

於四海欲與舜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繼治也故君臣歌德令氣之物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  
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順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趙蒙氏重  
九澤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徠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遠攻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  
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清時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  
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開中國未如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騶騶在前房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  
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遠游之樂絕奇嚴之略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至孝武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廼援平城之事錄胃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懷服  
之而連諸國至於安忽東過碣石以去免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  
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新徵萬數民賦數百造鐵酒榷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盜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開傷於後女子棄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運穀虛祭想  
是皆窮地盡力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中公孫勇等詐為使者  
是皆窮地盡力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中公孫勇等詐為使者

第五卷

楚民哀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養  
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  
恤之怨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恤饑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雠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哀則先畔  
蓋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路遠人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願獨  
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焉戰士皆死又  
非獨珠厓有珠犀瑤瑁之產也不足惜不擊不損成其民望備魚鼈不  
足食也臣竊以注者先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費盡更以少府禁錢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沽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彌遠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為憂上乃從之  
捐之有猶介之節而不能守若非疎廢珠厓一疏殆為名教罪人矣  
陳同甫

漢書

第五卷

六

班  
固

第五卷

七

第五卷

之

蘇籍之地民皆號呼焉相與會自言郭杜令令杜欲竭平陽侯諸將  
欲擊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通示以乘輿物久之過得  
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微衛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作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  
通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侍詔能用其者  
二人舉爵阿咸以南蓋屋以東宜泰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貢直欲除以  
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郭杜之  
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無違靜慈天表

第五卷

之應應之以福福滋靡靡大表之應應之以累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  
高也犬獵之處想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  
必蓋屋郭杜乎余修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  
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而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秦之所以虜而戎魚山東者也其山出玉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  
之物不可勝數此百工所取給民所仰足也又有抗稻梁桑麻竹  
箭之儲土宜蓋水多繩魚膏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郭錦  
之間諱爲土膏其貢如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  
腴之地土之國家之用下尊桑麻之業棄成山就敗壤損耗五穀是其

不也且國耕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狹之苑大虎狼之窟又壞  
人采薪食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  
而營之垣而固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  
足以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墾非所以強  
國富人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室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  
興阿房之殿而天下盡土思臣忘生禍厄逆威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  
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云久之隆康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王病固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賄貳罪上許之隆慮主率昭平君日賜醉殺主傳

第五卷

飲餐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時陛下許  
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  
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  
民乃可其奏氣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  
過化罪不擇言而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  
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  
奉觴昧死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銷憂者莫若酒臣所以此言者明陛下正而不可因以止哀也愚不

詔官者若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齊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貴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故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帳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火則燒燬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按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則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侯叔者愛偃兄弟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決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愛非曰願成願遂無富官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

第五卷 九

小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怙怙之憂久之不然而上且請之於是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寶太主用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愛叔壽并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言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八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麗婦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歡寵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遂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

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殺之法願前死罪有詔謝主皆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情傳驛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竭固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衣食進饌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入前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望闕劉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官馳逐平樂觀雜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偃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降戰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

第五卷 九

留神於王事馳騁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後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城也偃為淫首其罪三昔伯姬燭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以朔曰不可夫室室者先帝之正慶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漢亂之漸其變為象是以堅結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絲是月哀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寶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通乎朔對曰堯舜禹

漢文武帝成康上之世。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且不敢陳。願近述孝文  
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七綵。足履  
鳥。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細無文。集上書。貴以為殿。惟以道  
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  
宮人。簪瑤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崇珍怪。撞萬石之鐘。擊  
建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此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初。雖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

第五卷

用之。自公卿在位。朝會。教。無所為。居上以。朝。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  
問。朝。口。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朝。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  
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善。此。而。已。誠。得。天  
下。時。上。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辭。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  
太。公。為。將軍。畢。公。為。拾。遺。校。後。弁。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  
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闔。為。博士。子。貢。為。太。常。蓋。為。右。扶。風。季  
路。為。執。金。吾。與。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  
將。作。仲。山。甫。為。光。祿。中。伯。為。太。僕。跪。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  
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游。數。為  
諸。侯。相。子。生。為。郎。守。王。慶。忌。為。朗。門。夏。育。為。縣。官。梁。為。廷。頭。宋。為。為。武。

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  
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閭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此哉。  
朔對曰。臣觀其垂齒牙。樹頰頰。吐唇吻。摧項順。結股。踵。離。虎。道。蛇。其  
迹。行。步。僞。旅。臣。朔。雖。不。肖。尚。魚。此。數。子。者。朔。之。進。對。謬。辭。皆。此。類。也。武  
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  
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  
常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邵。合。人。俱。在。左。右。該。明。而。已。朔。因。著  
論。語。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  
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將。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第五卷

力。其。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  
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  
同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爭權。力政爭權。相舍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雄雌得士  
者。疆失士者亡。故謀詐行。為身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虞。倉澤及。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  
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  
不得其宜。故安之則安。動之則苦。薄之則為。將平之則為。虜。此。則。左。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派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即致。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誠。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慈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即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我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雖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父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改也。辟若鴛鴦。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

第五卷

九

則無徒。累而前。所以較明。雖廣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教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而然獨居。上觀許繇。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哉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鄢食其之下齊。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堯聞天。以湯測海。以道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辟猶聽胞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待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求

茲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注。古以屬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異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就矣。寡人將殊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何者。易夫談有作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此於心。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

第五卷

九

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闢龍逢。陳紂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忠盡忠。聞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於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毛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車等。千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求珎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注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放我賢聖。親近諂夫。詩不云乎。諛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輸喻。嚙。絲。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嚴然作徐。蒙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溪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  
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捐  
薦去几。虎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  
世以全其身者。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宣和之色。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於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  
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  
王。此二人志同。思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後世遠慮引義。以正其  
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絕遠方。一統類。美  
漢書 第五卷 九

風俗此帝王所繇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  
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  
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悅而泣下。  
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繇絲連連。殆我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  
之朝。聘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  
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  
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怨望之志。家給人足。富貴有餘。國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

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論  
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  
王國克生。惟周之祚。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  
最善。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  
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  
名一行。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微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抑下惠  
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杜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晚  
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詆諆。達占履射。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漢書 第五卷 九

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系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及子孫繼嗣。尋其傳體。必朔之  
自叙也。列于左。

○楊惲傳

班固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有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惲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閤門惶懼焉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廢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適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相會之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放動甚厚然竊恨足下不還惟其終始而從適俗之改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豈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漢書

第五卷

九

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矣矣收祿食勢不能自退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出北關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前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將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能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常復用此為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而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韓婦趙女也邪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冀織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衣低卬頓足起舞誠某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恒素之餘祿方糴賤販賣逐什一之利此賈隆之事汗辱之廢惲親行之下沐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國之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驅騶士臨安定安山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此心多助會自日食變騶馬猥從成上書告惲焉惲不悔過日食之秋此人所共知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

第五卷

一百

無過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書辭惲惲他人讀之且不能堪况宣帝天資刻峭者乎陳惲

○朱雲傳

班固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得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同禍福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狹劣之人而超九卿之尊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亮之

漢書

第五卷

百一

用辭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令受易頗有師通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從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安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辟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稱齋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而難連杜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充宗欲害朱雲折其角諸儒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地里令至成帝時丞相故少府張禹以帝所任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直

王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而不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樓比干遊於地下是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殿下曰此臣素著任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茲五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鄩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漢書

第五卷

百二

有識見有實用操子非純任氣節者陳明卿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  
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詔傳詣行在所條對  
急政輒罷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章下策敢正言禍復上  
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辨孫通造秦歸漢制作儀品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疎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陳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如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如桓桓之知死今天下之知并天

第五卷

下之知是以舉秦如鴻毛耳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於代公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祖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魏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  
亡道則仲尼之述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  
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如勸石佛康  
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勉聞庭自勸奮者不  
勝數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賊誅者以  
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禁陵不敢和送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  
用為廷尉即足及山陽亡後陳令之舉論諸名都九卿求索與

○索隱和而亡地國之意此皆輕量夫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輿也  
欲與上爭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  
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  
上書求見願蒙聖恩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於桓公不遠以  
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也臣聞下雖臣者三矣此天下之所不為也  
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關繆公行伯繆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平之  
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皆懷憤懣忠言嘉謀日聞於上  
貴臣表裏相照然則天下之知死今天下之知并天  
也然其此指也陳政言成文章能之先聖而不為之當世合時務

第五卷

○孔子曰不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風以  
除削行秦政從徒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  
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何然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  
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諫爵文呂天玉齊桓用其諫亡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  
以和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機理耶市也今陛下既  
天下之言又加我馬夫裁勸遠害則仁鳥增進愚者蒙蔽則知士  
月言長上多不為之或下是計而死者自陽朔以來天下

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  
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貞敢而引廷尉孝元皇帝擢之以厲  
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事  
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謀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俯高祖之執杜之秦之路數却切凡  
之教皆意亡遂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之律博覽無遺諫諍及瑞  
漢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注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

第五卷

百五

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宮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金之為左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權柄使之矯逆至指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大始庸  
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上遂不納福居家常以讀  
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頗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福遠方一尉耳乃昌言無所忌又能逆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  
使人興敬其景元

霍光字子孟梁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舉歸家娶婦生光因  
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梁騎將軍擊匈奴  
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  
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  
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乃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  
去還復過馬乃使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

第五卷

百六

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  
而霍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  
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  
乃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膝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嬰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盡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  
中僕射桑羊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



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全日辟為廷侯  
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  
忽侍中揚詔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鬻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配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疎  
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  
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即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  
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莫不多光光  
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使作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

漢書 第五卷

百七

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威而德長公主公  
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  
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  
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  
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  
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桀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  
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  
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殺亡功為搜粟都

尉又持調益冀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獲奸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  
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  
在光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克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  
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舉金捕  
之悉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  
曰大將軍忠臣也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  
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

漢書 第五卷

百八

發覺光書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  
既死遂委任光前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  
武帝少子孫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  
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權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  
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恐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國家無主唯恐將軍不立昌邑王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  
給○事○中○舍○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副○計○遂○召○丞○相○御史○持○軍○列○侯○中○二○千○  
后○大○夫○博○士○會○議○未○共○官○光○曰○昌○邑○王○行○祭○祀○恐○危○社○稷○如○何○  
勢○郭○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嘗○將○  
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能○安○劉○氏○今○羣○下○鼎○沸○社○稷○  
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  
將○軍○雖○死○何○而○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從○羣○臣○後○應○答○  
臣○請○劍○折○之○光○謝○曰○九○卿○責○先○是○也○天○下○自○句○不○如○光○當○受○罪○不○是○漢○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大○將○軍○今○先○即○與○羣○臣○俱○見○白○太○  
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招○諸○

第五卷

百九

禁○門○毋○納○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官○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  
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  
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救○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嚴○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  
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威○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戰○陳○列○  
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蒙○澤○迷○  
威○失○帝○王○惶○懼○跪○伏○謝○罪○詔○王○曰○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招○諸○

天○下○不○安○臣○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合○臣○德○臣○房○臣○射○臣○倉○議○皆○  
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就○詩○云○精○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鄭○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諡○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  
祠○高○廟○臣○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  
子○有○事○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  
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曰○惡○黷○不○任○漢○事○起○就○乘○輦○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即○光○謝○曰○王○行○

第五卷

百十

自○絕○於○天○臣○等○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  
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  
邑○羣○臣○坐○亡○朝○等○之○誡○臨○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主○廣○陵○王○已○前○  
不○用○及○發○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太○宗○已○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校○定○親○疏○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詩○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

建宗正劉德至魯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鞍獵車迎魯孫洗  
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  
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  
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直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  
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  
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  
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  
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將都尉給事中  
堂親連體相輔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  
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

第五卷

百五

已甚光東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園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  
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  
二千石治其府家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玢玉衣梓  
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機木外臧櫛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  
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  
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

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連大難躬東征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  
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成朕甚嘉之復其後世增其爵邑  
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  
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  
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堅制而  
修大之起三山閣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山承恩威命祠室華閭通爵永  
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細馮黃金塗車絮  
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鞆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  
請效猛禽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諫

第五卷

百五

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  
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臺問女能復  
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  
乃夫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  
事不關尚書韋匡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徵時許  
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  
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詔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勸衍侍疾  
止狀不道下獄吏解問惠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殺

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折勿論光亮後語稍世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焉為大司馬稱病而故長史任宣候問焉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焉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心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如也各有時今許史自天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涕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上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宴人子遠

漢書

第五卷

百五

家如寒暑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離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權權今其子孫用事兄弟益驕恣怨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黜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問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敗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事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高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雖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詩平曰災或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顯則見平內憂山等雲勇李竟所善張敞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

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敞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欲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馬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窻居樹上又夢大將軍顯曰知捕兒不亞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恭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先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為夢車騎赫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

漢書

第五卷

百五

和擅威宗廟烹荒肅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都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發天子而立為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而第八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裁顯而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其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顯從經郡卿子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毋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其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朕甚憐之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

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  
 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  
 霍氏禁閉卒不得遂其謀皆雖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  
 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未奢則  
 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乘○權○日○久○  
 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威○  
 陛下○即○受○辱○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言○三○上○詔○報○問○其○後○霍○氏○誅○滅○  
 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寵○直○突○  
 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由○突○遠○徙○其○薪○不○者○止○有○火○恐○主○人○默○然○不○  
 慮○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積○薪○還○酒○謝○其○鄰○人○灼○  
 漢書 第五卷 五

惲者在其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曰○卿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止恩澤○焦頭爛○  
 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喜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止有變宜○  
 防○之○卿使福說得行○則國已裂土○出爵之費○臣已送亂誅滅之○改注○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  
 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縣乘上○內乘惲之○言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縣乘○天子○  
 從容肆然○言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  
 畜霍氏之禍○頭○上○索○  
 光之事○是以成其世之功○亦足以成其族之禍○若知伊如同能從心○

學上做起○寧至○元裂乃後世有學問者多腐無學問者多烈君子何  
 以齊執股周○陳明卿

漢書

第五卷

百七

○○○金日碑  
金日碑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  
將兵擊匈奴、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  
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恐、昆邪休屠居而方多、為漢所破、召其  
王欲誅之、昆邪休屠居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  
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碑以父不降見殺、與姊聞氏弟倫俱沒入官、輸  
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  
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之、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遷中尉、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碑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嘗

第五卷

百十七

賜累千金、出則乘八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  
重之上、開金馬、日碑毋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詔圖  
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問、日碑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日碑年二十、人皆愛之、帝異之、常在旁側、美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碑在前  
見而止、美兒以此中、日碑怒、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為其後美兒壯大  
不誣、自威下與官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美兒、美兒即日碑  
太子、心、上聞之、大怒、日碑頓首謝、具言所以殺美兒、狀上甚哀、為之泣、  
太子時力戰封侯、後上知太子寬、乃夷滅元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太子、力戰封侯、後上知太子寬、乃夷滅元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羅亦覺日碑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碑小疾、卧處、何  
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  
從外入、日碑奏、願心、動、立、入、坐、內、下、須臾、何羅、白、上、未起、何  
日碑色變、走趨、內、欲入、行、獨、寶、瑟、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  
反、上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上、勿、格、日碑、持、胡、投、何、羅  
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是著忠孝、即日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  
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錄、其、為、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何  
妹、嫁、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碑、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  
羅功、封日碑為光侯、日碑以帝少、不愛、封、補、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

第五卷

百十八

封日碑、昨、校、印、綬、一、賜、將、其、家、地、遂、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還  
曰、侯、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時、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封  
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  
殺、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石、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  
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  
前、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此、傳、段、段、結、束、用、部、解、傳、體、唐、荆、川

趙充國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適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宣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之。是時先零大反，與安國使行諸羌，先零素言預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初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每緣前言，故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

書

第五卷

百十九

先零二百餘人解仇，交臂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注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素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之，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固於西方，聞鳥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安，物衆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陰山，出盤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且恐羌變未止，且復結盟也。種宜及未就為之備。後月

後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

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臣聞老將者，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衝枚先渡，渡無聲，陳會川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衝充國曰：「吾

漢書

第五卷

百二十

士馬折傷，不可馳逐。此皆統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珍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勿擊，遣騎偵伺，望隄中，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居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隄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安士卒先計而後戰，遠而至而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最耗，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最相殺貴曰：「語汝，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聞而次，可得耶？」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初略者，解散虜謀，微極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都兵皆屯備南山，此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遣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三也。寒苦，漢馬不能冬，也。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鹿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 齊二十日糧多兵並出張  
掖酒泉合擊罕開在解水上者虜以高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  
不能盡誅直奪其高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  
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以為武略欲輕引萬騎今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  
旬從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  
勢而交唐必前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後入虜即拔前陰  
守使能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略以為  
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此塞有通谷水草且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漢書  
第五卷

百三

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功略故巨愚册欲捐  
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故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  
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張掖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  
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教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得將軍書  
深憂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先是人當獲麥已達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為酒泉故煌煌邊兵少民守保不待四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萬  
粟米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欲除阻將軍士志

戰勝軍有利我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  
者充國既得議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曰臣竊見將軍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平論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竊私美陛下  
下威德至計亡已故遣升豪服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格  
令先零弟楊玉於羌之首帥明王將騎四千及煎鞬騎五千阻居山木  
嶺便為寇罕未有所犯今置此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雲難  
而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  
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故燒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  
致敵之術以逆擊勝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什

漢書  
第五卷

百三

以釋致虜之術而後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虜欲為背  
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保也臣聞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  
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擊其約先擊罕是也先零必助之今  
虜馬肥體食方饒勢之強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是也其物  
令其賞賚交結當合前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聚其順之  
屬不致待敵也如是虜兵多謀之用乃數倍臣恐國家憂累十年  
數不一二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  
列侯大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臣所願也獨思張兵  
利害至執愚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  
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將之得利之理人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聖書報送充國計馬充國  
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數解馳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挾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  
人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兩兵至旱地令軍毋燔取落芻牧田  
中單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素靡忌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  
國以聞未報靡忌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  
未卒至書報今靡忌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曰制詔後將軍聞苦卿朕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  
懷焉

第五卷

百三

帝之今詔破羌將軍詰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驅留屯毋行獨遣破羌驍騎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充國度其必壞欲驅騎兵屯以待其救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  
書中即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  
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款曰是何言之不慮也本用吾言羌虜  
得至是耶注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  
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解八錢吾謂耿中丞權二百萬斛穀羌人不  
敢動矣耿中丞請驍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其渠再使且費其半失  
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紫蓋羌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

美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猶足憂耶吾固以死  
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也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  
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菜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  
石難久不解繇後不怨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  
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  
便計度臨危東至浩沱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須  
罷騎兵留屯則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

第五卷

百四

解下縣鄉亭浚溝渠治障障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  
事出試人二十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從各千倖馬什  
二萬草為田者道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  
問後將軍言欲驅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當何時伏誅兵當  
何時得決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賢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也一也今  
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避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嚴師耀  
兵為人留田順天時固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

而望羌虜先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上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尺寸之功始得避嫌  
之使而後後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  
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詭計  
愚臣伏計既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光國奏每上  
縣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一最優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  
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

第五卷

百二五

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  
雖散恐虜犯之於是因從其計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  
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賜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盡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羅遠卒武賢歸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遺起奏湯使酒不  
可與賢共不如湯兄臨泉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泉後臨泉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辭勸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  
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  
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汲恨上書  
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孫就弟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焉策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及復究其規模味其風采遠大周密校出倫輩漢將誠當以充國為  
最

第五卷

百二六

陳湯傳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凌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鐵強弩之守如發也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所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成已

第五卷

百二十七

按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登子欲以衆耶延壽遂從之鄧支行陳孟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謀自劾奏請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漢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年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延壽具知鄧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問單于康大國最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謀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容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糧極食度耳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鄧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謀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開來百餘騎馳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斷塞門戶齒橋為前戰弩為後中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校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延康居怨

第五卷

百二十八

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鄧支已出渡還曰不知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開氏夫人数十皆以矛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聲營不利鄧支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南橋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相杜熊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以罪得者凡斬開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

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臣敞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支及名王首。更應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與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等欲以妙力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素合所尚。遂時功。入塞多不法。同根枝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

第五卷

百二十九

疏言臣與吏士共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迎收繫按驗。是為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廷衛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獲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斷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遣衛頭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罰。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還踵康居。屠立重城。寒飲侯之旗。斬支之首。縣於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竭谷古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服。莫不震震。呼韓邪單于。見支已誅。且喜且懼。卿

風馳義積。首末寶。頭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逮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言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送其詩曰。殫殫焯焯。如雷如霆。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變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後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武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或師將軍

第五卷

百三十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隔於大宛。邦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殺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言前功。則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支單于背畔橫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化者。重動師衆。勞將車故。隱忍而未有去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



時○我○結○城○部○諸○國○檀○興○師○燭○制○而○征○之○輔○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邪○支○單○  
于○斬○獲○其○首○及○聞○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  
校○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  
於○秦○憲○朕○甚○聞○之○其○赦○逆○毒○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  
如○軍○法○斬○斬○單○于○今○臣○衡○石○顯○以○為○邪○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其○  
單○丁○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帝○封○千○戶○衡○復○爭○乃○封○逆○毒○為○義○成○侯○  
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拜○逆○毒○為○大○校○尉○湯○為○封○侯○校○尉○逆○毒○還○城○門○校○尉○獲○軍○都○尉○夢○於○  
官○以○帝○之○命○相○衡○復○奏○湯○以○史○二○千○石○奉○使○顯○命○獎○夷○中○不○心○身○  
漢書 第五卷 百三十一

以○先○下○而○血○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成○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  
廢○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大○中○大○夫○公○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王○得○往○文○公○為○之○不○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邪○都○魏○尚○由○奴○不○  
敢○南○望○沙○漠○跡○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故○  
蘇○之○尊○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邪○支○之○  
無○道○聞○王○誅○之○不○加○策○慮○傷○德○義○勇○奮○發○本○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  
都○賴○屠○三○重○城○斬○邪○支○首○報○十○年○之○遠○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  
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方○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出○因○久○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殺○之○大○辟○背○白○起○為○秦○將○南○渡○邪○都○北○抗○趙○

括○以○紙○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卷○席○喋○血○  
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  
加○惟○器○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故○轍○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通○湯○卒○廷○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  
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既○會○  
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救○煙○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  
軍○王○鳳○乃○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受○爵○策○賢○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即○上○時○中○寒○病○兩○臂○不○能○中○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  
湯○曰○臣○聞○曰○有○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  
事○重○第○五卷 百三十二

有○急○在○其○毋○諫○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大○明○  
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方○弩○不○利○今○開○頗○得○漢○巧○能○猶○三○而○  
當○一○人○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唯○空○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救○煙○  
臣○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孫○元○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  
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  
為○廷○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常○受○  
人○金○錢○作○章○奏○率○以○此○敗○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廷○毒○湯○  
為○聖○漢○楊○狗○沒○致○遠○之○威○雪○國○宗○累○年○之○恥○討○絕○成○不○獨○之○君○係○萬○里○



難制之屬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遊歷無警備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趙主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已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永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日傾邪詭佞在朝曾不淑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令威名折衝之巨族雖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接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詭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威必慮哀今國家素無文章累年節儉富饒之富又無武帝薦延泉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目鞭逐斥遠使逃今竄死無處可追厚之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彼復破絕筋骨露骸骸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傷勇耳

食之一字湯不能辭然在廷諸臣不貪者幾人而獨以貪責湯也夫貪而賄知武勇與貪而庸腐功何如哉且使鷹揚然應之伍而復責以伯夷之廉可乎哉使貪之法情理之極尤卿將諫也 陳明卿

第五卷

萬三

○不疑不疑傳  
傳不疑字受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恭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皆保郡則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到進賢冠帶其劔佩環玦衣博帶威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曰勝之聞之開問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乃承前接辭曰為吏太明則折太柔則廢成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承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也張劔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廷

第五卷  
萬四

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永夜罷去勝之還表薦不疑徵請公平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莽篡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罪乎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與他時或出所出母越為之不合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來黃櫨車建黃櫨衣黃櫨袴黃櫨著黃胃詣北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召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言京兆尹不疑到也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言京兆尹不疑到也

予昔前讀建命出奔執事而不似春秋之辭大子得羅先帝公不即  
死今來自諸此罪人也遂送詣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常用經術明於大義終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暴止邪行於吏民至如朝起事不  
不疑遂也  
不疑才氣實足以終漢一世然詳所樹立非後以才氣勝漢初有人  
如也  
陳明作

第五卷  
百三十五

班固

○疏廣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  
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  
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  
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  
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  
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共弟中郎將丹駐蹕太子宮上以問廣廣對  
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丹親太子家視臨非所以廣太子德於  
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辭  
漢書  
第五卷  
百三十六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  
師傳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  
聞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  
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  
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病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為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  
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送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  
去及通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  
趣買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延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是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弟京師耳。賸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寄終。

二疎多澹宕。而班掾指次略相當。茅瘼門。

漢書

第五卷

百三七

王吉傳

班固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鄉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著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馳騁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與逸游。馮式構衡。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操持。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

漢書

第五卷

百三八

所暴矣。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數以乘脆之玉體。犯動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楮之間哉。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吸故。以鍊臍。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宜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年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誠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譽國之福也。臣吉愚陋。願大王察

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  
善忠敦輔吾過使賜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  
復放還自若吉稱諫爭甚得輔所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之將帝崩以祠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古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恭事徵宜日夜哭泣膳  
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此而而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  
大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孤稚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止以加之今帝  
崩亡嗣大將軍惟恐可以奉宗廟者舉而而立大王其仁厚宜有量哉  
漢書 第五卷 百三十九

臣請大王事之敬之此事大知王如也初而而留意常以爲  
今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易已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  
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信王大臣皆下獄誅其與郎中令  
共謀以害直殺陳正得滅死焉成起家復爲益城制史病去官復  
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將失帝故事宮室車服咸於昭帝時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朝  
聖賢總萬方帝王國祚日陳於前惟恐世祚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  
然若更生也臣伏而思之可謂思慮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  
卿幸得遇其時言諫諍然未有諫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其功在斯臣聞古語曰君使臣臣事君如父母之孝也臣聞聖

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  
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  
身也所使所以宣惠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  
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  
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請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弊同風十惡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並施中興之始王宜於今者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非空言也王若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夫及儒生建舊禮明王  
漢書 第五卷 百四十

制設一世之民弊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居成康時何以不若高宗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下財擇焉古意以爲夫婦人  
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  
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勝妻送女已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誡於婦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  
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收亡同之所以能政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  
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辟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奢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  
人止益於民此茂選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

五

五

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才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責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殺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奔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假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而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籍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籍首惡郡中震

第五卷

百三

果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改漏泄其語令相怨又敬吏為範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說以為豪傑大姓子弟言其後繼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又輯得一切治理咸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是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屬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富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後外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

者輒先開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然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賈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其賊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使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張參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而卿無得殺質此有衛臣也得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入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曉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卿勅吏謹送給酒

第五卷

百四

內主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欽奠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潁川亭長胡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辭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獵欲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安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吝口長老傳以為自漢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先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史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虛罍斧斬其門闔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悲之以召問廣漢廣漢錄是



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奸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姦氣見事  
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  
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之軍興賢父上書  
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  
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誅殺富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激  
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  
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衣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  
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  
漢書 第五卷 百四十五

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常有殺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  
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  
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認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  
願下明使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得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  
欲以初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開號  
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收葬小民廣漢  
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譴百姓追

思歌之至今  
廣漢能臣而自取滅亡若魏相終能為救解則廣漢可以不死而相  
之德永矣陳明卿

漢書 第五卷 百四十六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送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昭帝嘗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臨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訐，許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縣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

第五卷

百四十七

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怒之跡。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紼，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責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改廣漢之治，黃霸同延壽之政，而潁川皆大治。因單當也。陳崇中

張敞傳

班固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敞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敞，事孝武帝，光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卿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原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勅作不繇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遂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廢事之行，遷今天子以歲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固輔大臣未寤，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權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乘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漢書

第五卷

百四十八

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等為列侯，以光牛馬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罪，霍氏諸甥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秦，大夫趙衰有功于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時其官，邑及子孫，終後田氏果葬趙氏，分晉季氏，顯鄭故仲尼作春秋，述成哀，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咸動天地，侯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臣下頹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廷臣則有妨臣頌政，責成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死。」

及將軍張安世。宜賜凡杖。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呼。賜。以恩。不聽。張安世。以。為。同。而。後。許。天。下。必。以。臣。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之。意。也。世。無。所。患。若。今。朝。廷。不。開。直。接。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而。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絲。大。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前。相。國。為。陰。謀。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我。在。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故。上。書。自。請。治。之。臣。聞。忠。孝。之。道。進。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獨。有。不。顧。身。也。臣。以。此。明。天。子。之。令。陛。下。進。意。於。漢。書。第五卷

大平。勞。情。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驛。戶。九。萬。三。百。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保。諸。君。亦。必。如。此。臣。故。愚。然。既。無。以。佐。思。慮。久。處。宰。卿。身。遠。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室。暴。因。仇。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發。執。不。禁。臣。故。不。敢。盡。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虞。而。盡。力。推。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緣。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微。敬。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故。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初。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敬。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刻。石。刻。補。縣。令。者。數。十。人。緣。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歡。然。國。

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故。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青。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玉。珮。內。命。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淵。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故。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順。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罪。歸。順。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故。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其。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漢。書。第五卷

上。以。同。故。故。以為。可。禁。故。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閭。里。以。為。長。者。故。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今。以。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赦。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諸。汗。其。衣。裾。吏。坐。閭。里。閭。出。者。好。諸。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錄。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故。為。人。敘。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日。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故。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與。政。煩。雜。儒。雅。往。往。表。賢。頌。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生。大。志。疏。請。膠。東。不。辭。煩。劇。故。真。能。吏。哉。表。永。之。

班  
固

第五卷

百五十一

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重席之任授君以

第五卷

百五十二

○蕭望之傳

班固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古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亥至周召乃留乎善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舉脩農圃之疇畜鵝種黍諒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規親日亥之策聽則下交其庶裁頒錫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後照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易曰休否之也于節用益信陳明卿

第五卷

百五三

○馮奉世傳

班固

杜欽上疏追詔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以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以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也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却支薄景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昧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援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反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疑生無常或生不知所從亡常則帝德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文勢錯謬句法頓挫讀以揀

第五卷

百五四

○ ○ 薛宣傳

班固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縣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其始。高陵令楊湛。樂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用累車。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仲肩於後。即無其事。後封。是記行為。君自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

漢書

第五卷

百五十五

港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樂陽令時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樂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干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歛。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造者。案悉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操平。儲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計思之。方調守。游得操。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康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焉胡垂拱。

崇成。顧勉所職。奉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劉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敘可紀。多仁恕。愛利也。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同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恐。有殺宣聞之。移書也。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挺以顯其竟。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與送奠。及日至。休吏。賊曹掾使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甚。禮賢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外。所舉廉吏。曹掾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

第五卷

百五十六

有請鄰里。宣與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談方略。利用而省。資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辨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

宣長於治郡。而短於立朝。即敘汝得力亦在此。故特存之。葛靖撰。



○朱博傳

班固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博收得稍復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卿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應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因為博詐得為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罪坐罪博出獄人笑咸為成驗治數年卒元成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所顯名為郡功曹久之咸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其府屬鳳甚奇之來博撫陽令徒雲

漢書

第五卷

百七

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誅從事曰諸且當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其博博心知之告外傳為既白駕耕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具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郭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兼漢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親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以博問其故對言

親有兄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

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賴逐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賴老生不習吏體主簿且教拜起闊習乃止又教功曹官屬多廢衣大袍不中節度自令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縣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官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老弄君出為陳說之其折廷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並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即移書以曉責之其盡力有故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雖行以是豪強悉

漢書

第五卷

百五

此縣豪桀有年八人舉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縊書言府賊曹掾吏有白請至如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問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問下書徒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賊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問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齊伐聞詣府郡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大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簡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待嘗為人妻所刺著其額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開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旬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取投拭用禁能自故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教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斯頭矣功曹惶怖其自疏姦滅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技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謾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授為太守先是南蠻善兄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徒為山陵太守府無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

第五卷

百五十九

博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則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此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慶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語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慶齊兒之臥病續遂之舒遲兩事亦可謂不惡而嚴矣盧志著

○谷永傳

建始元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乘至聖之德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欲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幾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故微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後女之令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願欲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想嗣與古之

第五卷

百六十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行意謂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漢如周宗周以喪間妻嬖扇日以不戒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逮時則有日月亂行陰下踐至尊之作為天下主奉帝玉之職以純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猶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吳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網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賊者成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總綱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閭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速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持龍虎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哉正左右齊眾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遺。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敢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沐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達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漸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則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此周之虛譽。毋忘虞周之諸恩。則抱功保職之吏。無救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二漢書 第五卷 百六十一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倍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約十二州。制遠之道。激而無畔。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燕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緩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恥。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銅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縣後。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於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改政。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致罰。

不除。經曰。舉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大小畢具。所行不事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猶不享之述。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策。天子與焉。特召見求。

永初上此。除內未敢斥言乎後官。而外亦不敢即附於王氏。故共言。願臣而無疵。波以棟。

漢書

第五卷

百六十二

揚雄傳

班固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終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吃不能刺。談默而好。優游之思。清靜無為。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儲石之儲。是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不帶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相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第五卷

百三

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新人之主。僦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重一奇。出一策。上託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臺從。壹衡論者。莫當頭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漢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不過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邪。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黻。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者周周解結。羣虎爭逐。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本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已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孫賓。馮忌。意所存。故士或自威。以素。或整。以通。是故。弱。衍。

漢書

第五卷

百六

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寒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馬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聚。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為。公孫。戴。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魯。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禁。吟。而。嘆。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已。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以。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綬。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澤。而。淚。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帶。徒。而。先。驅。是以。士。願。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踴。致。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使。君。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完。舌。而。固。辭。欲。行。者。擬。足。而。後。迹。迹。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通。是。非。高。得。待。詔。下。禍。開。羅。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犀。者。亡。黔。黔。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術。後。清。復。靜。群。神。之。廷。惟。帝。惟。真。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

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賜臬而哭。風執蟬蛻而朝。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不笑子之病。吾不道史。附庸。悲夫。客曰。然則康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臂。折。免。杜微。索。俞。肩。踊。背。扶。服。入。索。激。印。萬。乘。之。主。累。涇。陽。抵。後。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順。折。頰。涕。洟。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車。已。平。都。柱。雄。陽。晏。敬。委。輅。脫。晚。梓。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有。作。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定。婁。敬。漢。書

第五卷

百六五

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修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傷若砥礪。唯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止。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來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縣尉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窮於車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水玄。客有難玄太深。眾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說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窮薄羣生。屢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貴精神。在此而煩學者。在彼。曾畫者。畫於無形。眩者。眩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

曰。俞。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照。且。彌。地。晉。而。深。昔。人。之。辭。通。五。運。金。彼。豈。好。為。難。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糾。紛。蟠。之。將。登。厚。天。必。舉。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機。騰。若。騰。九。閭。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維。參。山。之。高。不。燠。燒。則。不。能。淳。淵。雲。而。散。歟。豈。是。以。密。犧。氏。之。作。易。也。終。結。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然。後。登。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淑。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昏。靡。為。宰。窳。窳。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依。回。是。以。聲。之。吵。者。不。可。同。於。衆。人。之。非。形。之。美。者。不。可。擬。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

第五卷

百六六

之者。高張急徽。迫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或為之。施威也。掄六莖。參蕭韶。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敢與。衆。鼓。彼。人。也。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侯。知。青。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戒者。希此。非其操與。華。凡。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說。辭。以。悅。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誤。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豈。豈。論。說。曰。法。言。雄。從。伯。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欣。以。文。字。名。世。黃。東。發

○朱邑傳

班固

朱邑字仲卿，廣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柵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太博。厚為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罷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真敬遠守，劇郡取於絕墨，由是約結，用亡苛也。雖有亦安所思，廷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穢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貴，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是下而進矣。邑感敬言，貢其書。」

第五卷

百六十七

萬計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饒，可謂潔人君子。遠離凶災，朕甚聞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柵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柵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柵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柵鄉。而部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此傳全用虛語，後以棟。

○匈奴傳

班固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表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繇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請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漢書。」

第五卷

百六十八

世莫得而吉也。又高皇后嘗念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怨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難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漢祚，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鞬，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所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



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疑死。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戾。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誘以惡。其僮難詰。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

漢書

第五卷

百六

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踰烏桓之壘。援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葛。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度。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待已者也。奈何。雖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月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高議。歸後。賂。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為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范。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

者勞心於內。辨者較鋒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國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喪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過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布五十疋。黃金十斤。文章至此。豈得以雕蟲目之。陳明卿

漢書

第五卷

百七十

○ ○ ○ 西域傳

班固

黃曰考武之世國制匈奴志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  
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方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縣是遠遁而  
舉南無王庭適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厚布瑇瑁則建珠涯七郡威構蕃竹杖則開非柯越萬關天馬  
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滿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  
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紫翠被馮玉  
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陽樞漫竹  
漢書第五卷

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充盜錢鑄白金造皮幣真至車船租及六畜  
民之困財用竭用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  
杖斧新於郡國然後服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無頭項縣度之  
險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  
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多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高旃爾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  
在我無既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郭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沙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貢於  
漢願請屬都護堅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稱廢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威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  
與彼之某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威德在我無取於彼真知言哉  
山

第五卷

第六卷目次

吳郡 葛 蘇靖調 評輯 葛 蘇琳調 同參

後漢書

光武帝紀

皇后紀序

馬皇后紀

止封外家詔

又報皇帝

鄧皇后紀

齊武小綏傳

議立更始

李樂傳

自書表

目次

第六卷

郭肅傳

進說光武

馮異傳

進說光武

關中上光武書

光武報詔

賈復傳

吳漢傳

耿弇傳

中興諸將論

竇融傳

光武賜融書

復建劉鈞上書

責融書

皇帝報詔

解封爵詔

馬援傳

與臨賀將楊廣書

勞饗軍士謂官屬

耿舒與兄弇論援書

誠兄子書

王升傳 論交

桓譚傳

陳時政疏

信藏簿賞疏

鄧暉傳

上王莽書

諫將軍傳後

鄭玄傳

孔融立鄭公卿議

後子書

桓榮傳

薛太子少傅疏

太子報書

孝行序

毛義

薛包

趙孝傳

為隗囂論漢典書

前史論

班彪傳

班固傳

班固傳

奉任尚書

目次

第六卷

二

王符傳

貴忠篇

仲長統傳

樂志論

高隱序

閻仲叔

荀慈

魏桓

同熒傳

馮良附

黃憲傳

徐穉傳

陳蕃薦穉等疏

虞翻傳

與李膺論秦涼州

論朝歌賦

馬融傳

黃瓊傳

李固傳後書

李固傳

災異策對

荀彧傳論

循吏傳序

仇覽傳

官者傳序

儒林傳序

孔伋傳

補衡傳

范式傳

嚴光傳

張鴻傳

劉女傳

朱浮六經

班固答賓客

諸葛亮出師表

第六卷

通吳詩

曹世升妻

三

後漢書

光武帝紀

范曄

世祖光武帝，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四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弟。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大蝗，寇盜蜂起。地皇三年，南陽農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怨客，必舉大事，且王莽

第六卷

敗亡已既，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伯升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龍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赤眉、其帥王鳳、陳牧、西犛、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悉悉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欲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鄧晨、甄立、甄宇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甄宇戰於洧水，西大破之。新阜、甄宇皆死。破王莽納言將軍嚴、甄宗、將軍陳茂於洧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

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宛、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卑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為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六尺，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血威武。自秦漢出師，成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邀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威，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

第六卷 二

少，而外寇猶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味、板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郡亦滅矣。今不同心，勝其舉功，名反受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遙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違，皆曰：「陷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後自與縣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不得出。既至鄧、宛、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令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珍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進大

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級連陳，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月，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馳書報城。

第六卷 三

中云：宛下兵到而陽隨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陸，百餘里間。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威猛虎豹，皆服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涿，王邑嚴尤、陳茂、軼、東、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叩。光武難交私語，潁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





○未○為○故○考○事○以○下○漸○用○色○投○恩○隆○好○合○遂○忘○端○自○古○雖○主○幼○時○款○  
○王○家○多○憂○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寵○唯○奉○羊○大○  
○后○始○攝○政○事○故○後○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漢○仍○其○謬○知○惠○莫○改○東○  
○京○王○統○屢○絕○惟○婦○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垂○事○  
○父○兄○貪○祿○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  
○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圜○圻○之○下○湮○滅○連○踵○傾○軀○繼○路○而○赴○臨○不○  
○息○熈○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  
○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以○其○師○恩○追○  
○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起○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所○無○見○則○  
○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 第六卷 六

叙三代后妃之制比史漢獨為詳洽文采華綺可喜 顧東萊

○馬皇后紀 明帝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  
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燕無數赴著身又入皮  
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痛  
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帝太練裙不加緣胡望諸姬  
主朝請望見后袍衣流祖反以為綺紋然視乃笑后辭曰此增持宜染  
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慕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鳳邪露露為戒  
辭意款備多見詳傳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則諸  
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舉難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始  
於侍執之際祿言及政事多所訾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日隆始

後漢書 第六卷 七

○無長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願宗起居注削去兄防  
參贊無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勳勞無  
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  
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  
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求福耳昔王  
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謝雨之應又曰蚡賓嬰寵貴橫  
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  
我今半建淮陽諸國常謂後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  
氏比後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  
薰之俗若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教但笑言太后素好

徐前過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舍頭衣綠襪  
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  
其心而稍解怠無愛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先帝之旨下勸先人之重哉西京敗亡之禍我固不許帝者詔悲歎復  
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好謙虛奈何令臣  
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而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  
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  
獲謙讓之名而使帝病不外施之嫌哉帝嘗太后欲封皇后之兄丞相  
條侯言受西伯之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部  
也之後等耶帝嘗親富貴之家保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後漢書 第六卷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  
則家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  
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殺傷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  
先營外封違慈母之奉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除陽  
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予之志吾但當令飽美孫不能復關政矣  
意旨正大文復委婉此種成事後世無兩葛瑞詞

○鄧皇后紀 和帝 范曄  
和帝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獲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  
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髮夫人年高用冥誤傷后額  
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  
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火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  
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  
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盡脩婦業慕誦經典家人號曰諸  
生每有燕會諸姬貴人競自脩飾瑋先采桂棠鮮明而后獨著素裝  
照無餘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箴箴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  
立行則優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遠地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  
後漢書 第六卷

心曲謹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葛瑞詞

○齊武王綏傳

范曄

齊武王綏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平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率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郡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早賜軍收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營衆焚積聚破釜既拔行而前與尤茂遇有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

第六卷

十

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柱天起射之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理公儒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謀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亦屠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昔兵鳴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五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數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騁令善者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秋殊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

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殺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宗人劉稷數陷陳清園勇冠三軍時將兵擊春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糧將誅之伯升固爭率軼朱賁固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論曰大才之為世動拔起其志致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數奉重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蓋畏此也詩

第六卷

十二

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武王首建大業功業今古無兩其英挺奮發有為後來孫伯符頗近之然大小邪正之分懸絕矣萬世調

飲與益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原安於河  
 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益延見歙  
 延曰虎牙何敢然公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  
 事而反放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動  
 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賊傷  
 誠恨承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  
 抽刀而絕  
 情境躍如忠勇可拘請之感動  
 孫月牛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  
 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  
 始立豪傑多薦舉禹不肯從乃開光武安集  
 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  
 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  
 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  
 東來安赤符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殷  
 性而不自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  
 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  
 漢書 第六卷 十三

明公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  
 心立高祖之業收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  
 左右稱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收  
 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叛亂  
 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  
 有所與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其時三  
 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來膝擣而師行有紀望  
 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即  
 以勞來之父老耆母無髮

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素  
傳皆勸為征伐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若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  
土廣人稀饑饉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  
是引軍北至枸邑為所刺擊破赤若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閉門歸附焉  
守一城○一城○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固邑不勝獲利帝  
孟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侯宗顯宗即位以孟重先帝  
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

第六卷

十四

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鄧公為東京元功上與淮陰為伍此篇據班傳亦出孟堅手葛瑞胡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紅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  
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蒯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  
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聞由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  
郡丁琳呂晏並從光武因共策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蒯蒯曰  
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  
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蒯蒯曰生死同命敢從子計光武為之喜遂  
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  
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復  
入漢書 第六卷 十五  
悲感毒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其哀情光武止  
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固問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  
將從橫暴虐而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  
夫有禁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  
行郡縣理完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姚期東傳撫循屬縣  
銀因徒存親家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  
上之及王即起光武自蒯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萁亭時天寒烈  
衆皆疲瘁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  
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備舍異抱薪鄧禹焚火光武對寵  
大異復進麥飯苑肩因復度滹沱河至信都使異到行刺兵還拜

第六卷

十六

10

—



前○縣○破○之○復○征○伐○未○嘗○敗○數○與○諸○將○清○國○解○急○身○被○十○二○創○  
帝○以○復○故○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而○之○烈○諸○  
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雖○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  
膠○東○侯○食○都○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優○干○戈○將○  
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敵○儒○學○帝○深○然○  
之○遂○縣○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  
恩○過○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

漢書

卷六

十六

十六

○吳漢傳

范曄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化法，乃  
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注來燕薊間，所至皆結交豪傑，更始  
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  
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亂，漢素聞光武長者，獨  
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若何不合二郡  
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  
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請寵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  
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同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  
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  
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  
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  
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而及諸  
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寵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  
夜召鄧禹問可使人行者，禹曰：「問數與吳漢言，其人勇猛有智謀，諸將鮮  
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  
於路。漢即搆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將軍陳俊固蘇茂於廣樂，漢將  
輕騎迎之，與之戰，不利，隨馬傷膝，還營，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  
敗在前，而公獨外求，心懼矣。」漢乃勃然震怒，而起，推牛擊士，令軍中曰：

漢書

卷六

十九

賊○衆○雖○多○皆○劫○掠○屠○監○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奮○鼓○而○進○建○軍○大○旗○漢○性○強○力○每○從○仇○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猛○人○意○陰○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解○嚴○之○目○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史○書

第六卷

二十

當○是○中○時○一○人○為○功○

○耿○弇○傳○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后○自○鉅○鹿○徙○焉○父○耿○宇○俠○將○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諫○曉○射○絲○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齊○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弇○從○史○孫○倉○術○色○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或○帝○正○統○捨○此○不○歸○連○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與○賊○平○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漢○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韓○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

漢○書

第六卷

二

范○曄

公○等○不○誠○去○就○族○滅○不○久○也○倉○邑○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闕○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白○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說○况○使○冠○冠○恟○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金○與○景○丹○寇○恟○及○漢○陽○兵○合○軍○而○南○所○遇○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衛○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

三

第六卷

二

3-397

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閣舍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威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未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我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矣知步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行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勦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守即墨生反曰橫降高帝高帝封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後漢書第六卷二

敘事明瞻雲臺諸傳獨此最為精略葛端詞

○中興諸將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威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安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漢國遠莫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熟賢皆序如管隰之選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翳繒屠狗輕滑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則隙生力倖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羶我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運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後漢書第六卷二

光武隆前事之遠在矯枉之志雖冠鄧之高歟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使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棄禁興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按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谷允功峻文深澤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衆同議分均休戚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晉留侯以為高祖慈用蕭曹故人而部伍亦哉南陽多顯卿與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

有王常事通寶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之次云爾

此昭明所收持論平正遺詞雅細然大約是排體筆力稍弱

○寶融傳

范曄

寶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當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為將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渡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原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

後漢書

第六卷

二七

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國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注守萌辭讓鉅原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厚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從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據其城以融世仕河西為吏人所敬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

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為  
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渾  
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  
模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  
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  
又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三郡人避凶飢者  
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  
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置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  
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  
不再興之初今即有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自危殆雖  
後漢書 第六卷 二八

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雄雌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隗囂合從高可為六  
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  
堯運曆數延長今皇帝姓跡見于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  
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  
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  
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法主也皆近事最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  
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  
明視符命而察人事姓跡未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  
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  
西宅富他接隗囂欲招之以通書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

俱還帝見鈞歡甚禮享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  
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  
折挫羌胡內則百姓安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  
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魏將軍方  
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  
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選與千載一會欲建立桓文輔微國  
當勉率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首故尉佗割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報言因授融為  
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成勢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  
後漢書 第六卷 二九

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  
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應將帥守持一端以委質財易為辭  
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衷  
上言長無嫌介而爾書咸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首尉佗之謀  
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除順逆之分豈可背真偽之主事  
義傷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  
雖問在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區區  
友至意平會策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開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  
融友書所以慰籍之其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  
將軍國富政修士兵康附親恩克會之隆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



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歟○等○所○以○欣○服○高○美○  
願○從○後○伐○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悽○  
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  
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歟○痛○之○當○今○西○州○北○勢○局○迫○人○兵○離○散○易○  
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夫○路○不○遠○開○道○備○遠○不○南○合○於○陽○則○北○人○文○伯○  
耳○夫○負○虛○交○而○易○強○樂○情○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歟○開○智○者○不○危○  
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敬○功○於○義○  
何○如○且○初○事○本○朝○信○誓○此○而○忠○臣○部○也○及○遣○伯○春○無○洋○相○送○意○火○恩○也○  
誠○而○背○之○謂○失○士○何○忍○而○棄○之○謂○信○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部○  
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運○今○傷○  
後○漢○書○ 第六卷 三十

疾○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  
積○病○不○得○遂○瘳○勿○欲○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  
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歟○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要○人○大○過○以○德○取○怨○  
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馬○驚○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  
疏○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  
外○戚○世○家○親○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自○賈○氏○定○王○  
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親○其○一○言○總○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傳○修○成○  
淵○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當○將○軍○所○據○  
陳○書○書○痛○入○骨○髓○昨○臣○見○之○常○股○慄○慄○慄○慄○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  
若○喪○非○忠○孝○甚○哉○此○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哉○自○知○失○河○而○

之○助○族○相○將○及○欲○設○問○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  
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  
言○平○實○毀○譽○之○來○皆○不○從○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  
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  
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寇○偷○士○民○無○禮○離○郡○曲○及○隴○蜀○平○詔○融○  
諸○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  
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  
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顏○辭○氣○  
畢○恭○已○甚○帝○以○之○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  
後○漢○書○ 第六卷 三

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賢○性○頑○鈍○臣○融○  
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親○天○文○見○識○記○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道○道○不○  
能○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開○求○  
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巡○席○帝○知○欲○有○讓○遂○令○左○右○傳○出○它○日○會○見○  
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署○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  
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河○西○遠○遼○朕○威○勢○當○獨○完○乃○能○書○幣○極○恭○小○心○精○篤○難○有○偏○將○之○  
風○焉○端○謂○

馬援傳

范曄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馬曾祖父通以功封重舍侯坐兄何驩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行服莽年不離慕所敬事家姁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同至司命府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後為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度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千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

後漢書

第六卷

三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隱居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遣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間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威陳陸衛以援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郡布帛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次之位述鸞旗建騎驂蹕先車發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援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

歸過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稱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嘗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慰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消息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後漢書

第六卷

三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嘗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陳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洛陽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遂長安因留上林寓見四海已定民同情而季孟間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諂之說自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是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言否先不語言竟夕就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

然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聞不過  
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跪梁安作自同今義之  
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推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  
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  
附之將難為類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佳時子陽獨  
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擗櫓而食  
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於何傷而拘拘乎今國家待春卿意  
誠宜使牛馬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其可引領去矣  
前使與此同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  
後漢書 第六卷 三四

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  
事語朋友耶應有切嗔豈有知其無成而但養腰胛舌又手從族乎及  
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拜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  
依依嘗獨為兩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顧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驚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  
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心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贊之援因  
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  
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  
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羣衆大潰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閑於進討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

少年時可親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  
言伏波論兵與吾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明年正月斬徵側徵武傳  
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時常哀吾慷慨多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我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漆上漆赤氣重蒸仰視  
飛鳥點點隨水中則念少時平生時惡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拔  
蒙大恩復先諸君好何金鐵且喜且悲士皆次稱萬歲初援軍還將  
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生貨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同衆人耶若汝將軍路博德聞置七郡我討汝不許今我  
後漢書 第六卷 三五

徵勞績舉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桀驁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援月餘會匈奴桀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林危逼因請行許之  
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也襄陽諸百官祖道後謂黃門郎梁松實  
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松後果以資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  
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  
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吾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縣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縣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

時年六十。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援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乃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鰲。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顧。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火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岨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奔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憐。涉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

第六卷

三六

卒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前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同代監軍。會援病。率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敬。並承議讓。而通輕侯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為。盡虎不成。反類狗者。如。此。人。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于。孫。效。九。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同。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縣。此。權。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薤。菜。實。用。能。輕。身。省。愁。以。膝。痺。氣。南。方。意。滋。實。大。後。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英。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謂。之。者。以。為。前。所。載。還。乃。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出。第。書。第。六。卷。三。七。

第六卷

三七

以。喪。還。舊。壘。裁。買。城。西。數。畝。地。築。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單。索。相。連。詣。關。請。罪。然。後。得。墜。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邀。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深。矣。而。不。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屬。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寫。其。生。平。情。事。一。一。如。指。乃。弄。其。面。額。口。語。仿。佛。在。耳。目。間。可。稱。工。絕。顧。鄰。初。

○王丹傳

范曄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勸者而勞之。其情。獨者。不致。丹皆。無功。自。屈。色。照。相。率。以。致。彼。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責。之。沒。者。則。賄。給。親。自。將。獲。其。有。適。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為。丹。資。性。方。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聞。而。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賄。助。其。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奉。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

第六卷

三八

後漢書

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友。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通。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金。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丹。不。受。舉。之。而。後。所。舉。者。臨。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墓。寓。於。丹。自。好。處。半。骨。悠。然。可。想。萬。端。謂。

○桓譚傳

范曄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同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偏習五經。皆誦。誦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說。劉歆。揚雄。辯析疑義。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素。非。毀。俗。儒。譚。先。奏。書。於。帝。曰。臣。聞。國。之。興。衰。不。在。於。政。事。得。失。終。乎。輔。佐。輔。佐。賢。明。則。後。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然。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興。衰。不。在。於。政。事。得。失。終。乎。輔。佐。輔。佐。賢。明。則。後。

第六卷

三八

後漢書

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定。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與。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非。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路。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已。是。故。賈。誼。以。才。逐。而。罷。錯。以。智。死。世。雖。有。珠。能。而。終。莫。敢。說。計。從。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



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  
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  
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  
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  
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  
等。不得准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  
讖多。以決定嫌疑。又賄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替  
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行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後漢書

第六卷

四十一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馬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  
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乃欲聽幼穉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今辟猶卜數。雋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久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  
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  
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眾連結。歲月不  
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難。而莫知與之為易。陛下誠能輕爵  
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解。何約而不開。何征而不克。

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而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  
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  
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錯綜有致。楊升菴

後漢書

第六卷

四十一



○ ○ ○ 郭惲傳

范 曄

郭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災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家大夫遂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僕不疑遂伴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為曰昔文王狀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圃使僕不疑則元勳未開師相仲父而可為史位也非聞天者不可

第六卷

四三

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令元邑一統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或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龍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佳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善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道猶以惲據經緯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誓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臾會赦得去乃與同郡鄭敬南適蒼梧建武三年又生盧江因遇積弩將軍傳

○ ○ ○ 郭惲傳 郭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災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家大夫遂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僕不疑遂伴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為曰昔文王狀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圃使僕不疑則元勳未開師相仲父而可為史位也非聞天者不可

第六卷

四三

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避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固而詣縣以狀自首今應之選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縣君以生非臣節也搜出就獄令跪而追惲不乃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歙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錄延天資忠貞秉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願之於朝太守敢嘉厥德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歙然前曰司正舉能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介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同上客入所在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就哉。飲意少解。曰。實飲罪也。故未能。憚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既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朕。常用有歌。憚不忠。孔任是。昭對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飲曰。是重吾過也。遂不然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忤飲。乃相招去。曰。子廷事。殊延。君猶不納。延今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遺。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客居之危。盡去之乎。憚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為。忠。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業已強之矣。陣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乃獨隱於大陽山中。居數月。飲果復召延。憚於

後漢書 第六卷

是乃去。從飲止。漢鈞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易歟。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竟奔也。飲曰。吾是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憚慕。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老矣。安得從子。子勉止。性命勿勞。憚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既東中

門候為參封尉。後令憚受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憚乃言。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讖介。汝遂孝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慈。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旬。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既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益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後漢書 第六卷

四九

君平落多。大卿此傳。描寫其為人。處亦磊落。饒姿態。孫月峰

○鄭玄傳

范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耆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與為吏失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休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下玄同從諸疑義問畢解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

後漢書

第六卷

四六

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數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繇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展後進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普群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野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竭者僕射鄭公皆

後漢書

第六卷

四七

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公再召此舉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允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素衰病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令傳家今我告病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羣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視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亮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務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故寬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

差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壙未成所好羣書車馬腐敗不得於禮堂  
寫定傳與其人目而方纂其可圖乎家令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  
寒靡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家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  
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  
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既設異端百家五起玄依方辯對咸水問表皆得所未  
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而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同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  
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  
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後漢書

第六卷

四

康成經學明備○當世少儔○人好尚清節○殊有陳子季長○葛清胡

桓榮傳

范曄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博士九江朱春  
貧寒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  
歸會朱春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  
恥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  
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歸久司徒府特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  
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  
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其善之拜  
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執金紫於公卿前數奏經書帝  
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執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

後漢書

第六卷

四

不如同門生部中並聞揚州從事舉弘帝曰命往女諸因拜榮為博士  
引問和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  
容稱稱明經義每以禮讓相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又詔諸生雅吹琴瑟畫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  
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  
宿太子宮積五年榮為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  
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惟帳帷婢謂曰如有不諱  
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  
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康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子為天下子即為陰氏則陰氏可為天下則

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  
朕況太子乎即拜侯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  
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  
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  
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  
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  
掾臣記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茲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  
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  
承命皆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今明章句下則去家  
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  
後漢書 第六卷 五十一

拜為太常榮初還舍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餓死而榮諱誦不息元卿嘆  
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輩  
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  
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  
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臨時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  
人天子親自執案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  
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  
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為上疏謝恩詔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對下車雖經而前無榮承涕賜以沐茵惟恨刀劍

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  
下榮平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  
論曰侯侯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  
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侯徒譖戚援  
自居全德意者以廣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而巴放魔以作  
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若人能以此察則真邪我於辨矣  
謝即皆平淡處生腴味 孫月峰

○孝行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  
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而亡本樂之通也調  
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時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  
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絲之菽甘於東鄰  
之牲夫忠水致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  
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盧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  
張奉慕其名注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微而入喜動顏  
色奉者尚志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同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祿數辟  
後漢書 第六卷 五

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  
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錢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苞孟嘗好學為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  
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啼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虛於舍外旦  
入而灑掃父怒久遂之乃虛於里門赤晨不廢積歲餘父必怒而逐之  
後行六年服喪過手哀既而弟子求分財與居包不能止乃中其財  
叔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曰虛取其身口所安也弟  
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于數  
後漢書 第六卷 五

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  
夫江革劉歆數公者之義行簡所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  
雅而真 著端訓

後漢書 第六卷 五



趙孝傳 范 輝

趙孝字長平，沛國新人也。父晉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常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力，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賊，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賊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議宗素聞其行，詔拜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為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月一

第六卷 五十四

既而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送喪。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雅致奇節，令人遊想。弟靖，相。傷哉吾母之棄也。時三兄祇十有一齡，四兄祇九齡，故兄初能言，則則八有月，爾既成服，後繼寄乳海虞舅家。故兄內從諸姊三四兩兄出，從外傳，四人相倚，為命也。壬申秋，元大夫復見背，昔以父為母，今更以諸兄為父，母矣。雖孩童也，時義之不違，詎及古訓，兩兄教之曰：『是先志也。』其病之，嗚呼傷哉！予之懷矣。書此以無忘兩兄之訓，如贈父母也。葛繼雄。

班彪字仲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

廣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據天水，乃避難徙之。當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今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墜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同為亂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擾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方，今雖禁帶

第六卷 五十五

州或者時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當口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德，劉季逐而弱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驚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先，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驚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張敞待之，後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德，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著述，心史籍之同，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

乃○想○採○前○史○遺○事○。○傷○實○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象○之○春○秋○。○其○事○一○也○。○定○表○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乘○檮○杌○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刑○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迄○漢○。○麟○作○本○紀○。○世○家○列○。○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散○。○後○漢○書○。○第○六○卷○。○五○六○。○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為○。○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侯○。○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救○傷○道○。○所○以○過○極○刑○之○秋○也○。○然○善○述○序○事○理○。○辨○不○華○實○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繇○。○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專○制○。○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紉○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且○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

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點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嚴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應復辟司徒王況府後察司徒廣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於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後漢書 楊用修

後漢書

第六卷

五

范曄

後漢書

第六卷

•

為漢紹克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  
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撰撰前紀○繼集所闕○以  
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篇○綜其行  
事○傷實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矣  
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  
焉○

然讀書

第六卷

五九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脩細節然內  
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  
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  
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  
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  
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卿弟安在固對  
為官書受值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  
春車都尉劉平出擊匈奴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  
後漢書 第六卷

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  
廣奉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  
有北虜使來狐疑不知所從故也明者親未萌見已著耶乃召侍胡詐  
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  
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同激怒之曰卿等與我俱在絕域欲立  
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  
送匈奴骸骨我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從司馬超而不入虎穴不得子當今之計獨有同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  
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

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共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固其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超聞其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豫先往降之勅豫曰龜茲本非疏勒種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豫既到見龜茲弱殊無降意  
超因共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共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固其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超在鄯善疎懈虜使大惶恐即次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  
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遣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龜茲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即開道至疎勒去龜  
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豫先往降之勅豫曰龜茲本非疏勒種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豫既到見龜茲弱殊無降意  
超因共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共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固其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而先至于其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  
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  
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疎懈虜使大惶恐即次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  
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遣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龜茲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即開道至疎勒去龜  
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豫先往降之勅豫曰龜茲本非疏勒種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豫既到見龜茲弱殊無降意  
超因共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共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固其無備遂前劫縛龜茲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

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兒題趙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勸  
○是與趙結怨十八年帝崩馬著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趙  
○立無援而趙姑嚴數發兵攻疏勒趙守樂素城與忠為首尾士吏  
○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趙草危不能自立下詔徵  
○趙趙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蔡弁曰漢使棄我我必漢為龜茲所  
○威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趙還至于其王侯以下皆號泣曰  
○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五抱趙馬脚不得行趙恐于其終不聽其東  
○又欲送本志乃更還疏勒初趙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趙之  
○代尚請趙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處宜有  
○以爲之趙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佐豈班趙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  
○教漢書 第六卷 六二

○王符傳 范曄  
王符字仲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  
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  
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憤憤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從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  
其指計時短討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望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  
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義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  
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  
使漢書 第六卷 六三

財稱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  
於乎夫五世之臣以遺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稱祚流行本支  
百世孝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執殺伐白龜蒙情泰以為功天  
以為賊忽夫貴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反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隨能不稱則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專  
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  
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  
積累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議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訟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夫論：多暢之。是筆力未峭。姑存其一以見大凡云。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獨。弄。君。威。反。戾。天。地。其。証。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略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汲汲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僻儻敢直言不矜小節然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平而不常存人生易滅後游經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勝以樂其志所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游魚池沼通竹木周布墻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華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澗澗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鱉弋高鴻狙乎舞雩之下疏歸高堂之上安神閑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清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後恭丞相秉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務事恒發憤辭意因著論名曰昌言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達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有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滿  
 足蒙垢出身以幼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非歲實以迷國太原問仲非  
 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非飲水遺以生藥  
 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  
 非眼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嘉懼皆去以仲非為不足問耶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後初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  
 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非怪而問之知乃歎曰問仲非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徵漢書 第六卷 六

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慈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  
 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慈名  
 節相約不入荀氏聞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縣時將軍  
 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縣時  
 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縣時執法以檢  
 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遷桓字仲英亦  
 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  
 其可損乎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  
 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  
 惜哉夫先之義者寺之義者寺之義者寺之義者寺之義者寺之義者寺之義者

叙三君事嫺雅有致范史中之最佳者唐荆川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順折頰醜此駭  
 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庶議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  
 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  
 以自給非身所耕渙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時良方正  
 特徵皆以疾辭迨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  
 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  
 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園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而猶顯然不達父母之國斯固以清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

第六卷

六

後漢書

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疾還辭疾而  
 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所  
 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踪跡斷絕  
 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雅鍊有鑠色 孫月峰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  
 於途旅時年十四淑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  
 表也既而前至袁閭所未及勞問送曰子國有類子寧識之乎閭曰見  
 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  
 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見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  
 及既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同舉常  
 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默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遠多所降  
 致千不能屈憲鄒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進進往從憲累日

第六卷

六

後漢書

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罷辭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  
 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  
 勸其仕憲亦不拒之辭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皆曰  
 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膺遠去此客  
 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曠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  
 論云  
 故色濃至 荀端詞

徐祥傳

范曄

徐祥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祥不允之既謂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祥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侯射胡廣等上疏薦祥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繇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祥廷城姜肱汝南袁閏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善使推登三事協亮天功必能翼宣威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平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祥表聞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問生出公族聞道後漢書第六卷

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稱不扶自直不縷自離至於釋者爰自江南卑賤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祥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祥乃負糧徒步到江下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祥也乃還能言語生半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談餘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解所難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祥往弔之置生舅一束於庭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諒不云乎生舅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傳諸高士只消一二位事無餘陽用情

虞翻傳

范曄

虞翻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繼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是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翻曰升卿翻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翻辭曰祖無九十非翻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辟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將兩無所任議者咸同翻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

後漢書第六卷

止

宇幼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國險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貴有為平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翻恐其症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翻曰今陳士操勸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昧守令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各其功勳內以勸彼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翻議於其辟

西州素傑為操，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陽兄子以訓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訓。後朝歌賊害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訓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訓曰：「得朝歌何哀？」訓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縣，根節何以別利害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陵，陵勉之曰：「君儒者，當謀廟堂，反在朝歌耶？」訓曰：「初除之月，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訓誘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成，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村以募求壯士，自林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長服後漢書第六卷

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訓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終者，偽作賊衣，以采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疑是誘，散成稱神明，還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訓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訓於陳倉嶺。谷訓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訓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訓曰：「虜眾多，吾兵少，詐行則易，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多行遠必勞，是代索賈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先刻郡兵來。」

不滿三千，而先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訓乃令軍中使驛，發小弩，先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訓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驚，退。訓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都門出，北都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此後漢書第六卷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有俊才。初京兆。舉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或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經相。融既困。乃悔而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夫不為。所以服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策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性應陽。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融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範服多存侈飾。常坐也。

第六卷

七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有俊才。初京兆。舉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或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經相。融既困。乃悔而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夫不為。所以服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策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性應陽。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融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範服多存侈飾。常坐也。

黃瓊傳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給氏稱疾不進。有司勅不歡。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送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乎。否之間。蓋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令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詔曰。號號者易缺。微微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承陽獎。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備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析滅。

第六卷

七

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給氏稱疾不進。有司勅不歡。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送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乎。否之間。蓋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令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詔曰。號號者易缺。微微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承陽獎。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備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析滅。

○李固傳附子

范曄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劬之子也。郡在數郡。傳固狀有奇表。鼎角。犀足。履。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求學。求師。咸歎曰。是漢為李公矣。司隸蓋州。並命。即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教。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德政化。率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懸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

第六卷

七

形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固。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改。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竊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固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金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擅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主顧仆先帝寵過。聞氏位尊。大疾。故其受

禍。魯不殺時。老子曰。其進退無損也。今梁氏風為。機房禮所不目。尊

以高爵。尚可就也。而子弟羣僕。榮顯。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東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然不干州郡。而臨傷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故常禁。同之中。目。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早。地。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

第六卷

七

民將盡病也。合陛下之有。尚書。仇。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城。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辟。仇。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于外者也。臨。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蹇。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弊。習。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懷。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授變象。以求夫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



表熊者則聖聰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累選官去其權重裁  
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變字德公初周既策罷知不免禍乃  
遣三子歸鄉里時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  
兄歸具知事本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  
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  
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要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  
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  
受代學酒家與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

第六卷

六

誅而安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  
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問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  
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耶。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  
上禍重至矣。唯引欲而已。

李公諸昧未為漢文極觀然忠義凜烈正令興起無限葛端朝

論曰自遷帝而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開國以  
從。荀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意圖艱豈云周亂假義以就  
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  
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真  
有所研珠。原始未必要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  
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  
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功高勢強則望器自移矣。此又時  
之不可正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第六卷

六

未敢謂然葛端朝

○ ○ 循吏傳序

范曄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樞機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  
安靜。解王莽之繁。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  
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逮武十三年。與國有  
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黃金。招以馬。駕鼓車。刻賜騎士。損  
上林池。禁之官。殷聘望。代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  
書。或文。或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將別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  
風謠。故能內外匪僻。百姓寬息。自歸寧邦。邑者。能其官。若杜詩守南  
陽。雖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者也。又第五倫  
宋均之徒。亦是有可稱。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並以謠言。單辭

後漢書

卷六

十

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歲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旋動。以長者  
為言。而不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  
往往不絕。如桑羊。共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為誠。使人不欺。王  
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風絕。為先  
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軍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  
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述。  
以為循吏篇云。

惟淨。孫月等

○ ○ 仇覽傳

范曄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浮游鄉里。無知者。年四  
十。縣召補吏。選為清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  
數。農事即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歲  
後科。罰躬助農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病  
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遇舍。廢落。整頓耕。耘。以時。此  
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  
欲致子以不義乎。毋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  
為陳人倫孝行。辟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語曰。父母何在  
在。成庭。化我。為孝。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

後漢書

卷六

八

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  
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謝遣曰。如林非鸞鳳。所棲。百里宜大。覽  
之路。今日太學。長。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辛。景。行  
曉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為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  
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懷。鄰。房。曠。今。京。師  
英雄四集。志士交結。秋。雅。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  
太學。豈。但。使。人。游。譚。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郡。林。宗。林。宗  
因與融齋。刺就房。獨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  
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  
子。庭。謝。跪。覽。冠。以。敬。外。家。人。莫。見。其。怒。辱。色。之。異。

○官者傳序  
易曰天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  
關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  
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官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閭中人、易以殺養乎、然  
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結管蘇、有功於建晉、崇監繼賢、若  
庸於秦趙、及其教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珥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  
張卿為大鴻臚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倖、至杜季武、亦受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將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

後漢書 第六卷

八

官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幼忠、有所補益、其後如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馬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隳  
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敢親接、所與居者、唯閹  
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遂享分土之封、趙登官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  
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繇參斷、惟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  
間、不得不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授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承之  
職、則歸房闥之任、其後陳程定之、順之力、曹壽亦建匡之策、續以五

霍之族、無謝於注載、或謂良平之責、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亮見  
排斥、舉動四山海、呼吸變霜露、阿青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泰  
矣、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  
分虎、南面而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恭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永就露殿之積、魚飴珍饈、端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  
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斂志奢欲、構害朋、  
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棄子、以自樹建、同故相濟、  
故其徒有繁敗國、蠹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號毒、志士窮棲、冠劍綠  
間、權寵區區、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官出禍從、旋見擊毀、因復大考

後漢書 第六卷

八

狗索、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羅被其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秉九服  
之綱、然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  
紹興行、其矣、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  
武因之、遂通惡、鼎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平鋪文字、正其典、為端、胡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飽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選立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步者委它於其中中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遠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祀劉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樂書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親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接選高第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齊濟乎洋洋乎咸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頒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志散學舍頽敗鞠為園蔬牧兒荒登至於新刊

其下順帝成濯麟之言乃更脩黌宇凡可連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縣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進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阮詠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然遂至念爭更相告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惠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泰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歲典策文章經共刊最其縑帛圖書

大則連為惟茲則制為騰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假氣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此典繪慶典之故筆有餘情焉故調

孔傳傳

范曄

孔傳字仲和。魯國魯人也。有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寄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衣冠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傳與崔篆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傳發書歎曰。若此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嗣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踰滕文景及後。已忘其前之為言。傳曰。書傳若此。多矣。鄭房生梁郁。優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傳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嗣。傳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嗣詣吏受訊。傳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

孔傳傳

第六卷

六

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成。為惡則天下之惡亦卒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使使所非實。是則國應懷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教。復有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以此事聞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受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下漢惜此大業。陛下若不情。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鳴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建肆

實事。豈不與桓公共哉。臣恐有司。平然見精微。懷蒙枉。不得有叙。使後世論者。搜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傳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傳蘭臺令史。佳事。奇遇。急迫中有此快言。真不為利害所窘。無愧儒者。葛端調

孔傳傳

第六卷

七

○ 補衡傳

范曄

補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  
建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建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司  
馬伯達乎？」對曰：「吾馬從居以兄耶？」又問：「前文君趙群長云何？」衡曰：「文君  
可借面弔喪，群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秦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  
大兄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其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  
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乃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恩俾乂，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總統，特洪祖業，瞻咨熙載，羣士爭臻。陛下  
敷聖纂承基緒，適過危運，勞謙日異，惟余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  
叔，漢書

第六卷

八

原補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沛南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  
一見，輒謂之曰：「耳所聞，心不忘，性於通，合思若有神，弘羊潛於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  
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勢為累伯，不如一為使衡立朝，必  
有可觀。飛辭聘辭，溢氣金匱，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  
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綬，幸致勁越，弱冠慷慨，前美之。近日路粹最  
亦用異才，推拜臺郎，衡宜與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於  
瑞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  
觀。帝室皇居，必當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徵楚陽阿，至妙之容。  
臺校者之所貴，龍虎安，遠之奔，故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故不以聞。

漢書

第六卷

八

素罪，操怨謂融曰：「補衡望子，孤救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我不能容之。今遂與劉表相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家人  
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補衡勸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  
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  
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  
名，甚賓禮之。文章書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大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  
思，時衡出，遂見之，開省未周，因收以抵也。表撫然而駭，衡乃從求羊乳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恥不能容，以江  
夏王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馬衡，為作書，輕重疎密，各得體  
宜。且其手口處，如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祖長子射為



太守大書於衡。衡與衡俱進，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遂不錄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既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鵝鵠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挽筆而作，大無加點，辭采甚隸。其後王祖在蒙衡館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怒，乃訶之。衡更執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罪。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馬射，徒就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後漢書

第六卷

九十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記，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期後，期方至，元伯其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為同郡郭君章殷子徵，夜省視之。元伯臨盡而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冠素纓，履屐而呼曰：巨卿。式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

後漢書

第六卷

九一

未嘗忘。豈能相及？式忽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奠，目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定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止，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淚。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家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棺官。

相期亦偶爾事，俱為千古奇跡。讀之，恨吾多生之思。葛端綱

嚴光傳

范曄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纓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之下位至鼎足甚矣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泰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也臥為理耶光又卧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第六卷

九二

士哉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其意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風概宛然構法亦淨孫月

梁鴻傳

范曄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表少吳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困米席而產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遭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願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梁鴻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用獲織作簪珥時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曉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東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碩壘帝京兮意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幼勞兮噫遠遯來共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徙居運期名運字休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

第六卷

九三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曉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東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碩壘帝京兮意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幼勞兮噫遠遯來共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徙居運期名運字休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  
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詣  
關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  
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額  
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覩影。何以施眉。目舉措  
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鴞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  
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

第六卷

九

哀乎。伯通與耿俱將。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俱將謙讓。屢有降托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往遠東。有承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  
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遠東豕也。今乃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  
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  
內頓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  
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說。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孽戒。豈不  
誤哉。定海內者。無私擊。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願老母少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擊者所決。○竟為語語。既痛則切。苟端詞。

○答賓客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為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綴以無功。又感  
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遇。張敖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師復應焉。其辭曰。賓客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  
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  
不黔。緣此言之。凡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  
遇帝王之世。所帶綬冕之服。得英華湛道德。譬龍廟之文。舊矣。卒不能  
應。昔人舍其麟。振拔於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隨。聞之者。響震。徒樂  
枕藉藉書。行帶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

第九卷

九

聖世之內。潛神默記。雖以年歲。然而不實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  
能如濟波橘。乘如春華。猶無益於股肱。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之計。使存存。有願。說。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賓客之言  
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實與之。發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  
是者王塗。燕微。周失其。侯伯方。執。我國橫。勢。於是七雄。雄。開。分。裂。諸  
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飛。雷。激。並。起。而。拱。之。其。餘。矣。龍。景。附。雲。經。其  
間。者。若。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擲。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  
矢。而。殲。千。金。慮。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秋。發。枝。曲。感。年。之。聲。合。之。律。度。  
淫。靡。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率。逢  
而。不。可。圖。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術。人。散。之。計。今。漂。泥。為。泥。

聘辭商鞅扶三術以鎖壽公。李斯奮時務而憂始。彼皆驛風塵之會。顧頗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華夕為顛。頽而不盈。能猶溢於世。山人且以自悔。況言士而足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說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雖既道。其身乃因秦。何既貴。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涵澤羣機。與陰莖。廊廟結。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望。其君天下也。矣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大猷。枝附葉著。譬猶木之植山。秋。鳥魚之毓。藪澤。得氣者蕃滋。失氣者零落。泰天地而施化。宜六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觀。欲

第六卷

六

從登敵而度。高乎泰山。懷此濫而測溪。乎重淵。亦未至已。賓曰。若夫執斯之論。長周之山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紂絲。謀。虞。箕子。訪。司。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竹。傳。衆。周望。龜。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祁。祁。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侯。將。郭。緒。以。興。董。生。下。帷。發。蔭。儒。林。劉。向。司。籍。韓。軍。舊。聞。楊。雄。深。思。法。古。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堂。與。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幼。乎。聖。德。秋。灼。乎。後。人。非。其。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淵。樂。於。筆。墨。北。終。為。於。西。行。齊。孟。孟。於。人。謂。其。亦。使。之。師。表。也。耳。吾。聞。之。一。

陰一陽天地之方乃大乃質王道之綱有同存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既之朕神之應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錙於荆石隋侯之珠歲於蚌蛤乎歷世莫能不知其將合景惟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龍之不一觀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起忽荒而驟吳蒼也故亦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曉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今逢蒙絕技於張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執能於用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和鶴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根走亦不任

漢六

第六卷

九九

之觀仍在。若端訓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前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豫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誠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第六卷

一百

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豫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誠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則收之釋允之任也願陛下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放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釋允等之欲以彰其愆陛下亦宜自謀以詔張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難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孔明出師表簡而且盡其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蘇子瞻以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李格非

漢書

第六卷

一百



諸葛亮

第六卷

百

坐大遂拜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譬婦  
孫吳然固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  
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  
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勢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恭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闕芝丁立白壽  
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西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者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  
可息事不休息則往於危而正等不及桑田之歎以一州之地

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葭○當此時○曹操○操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達盟○關羽○敗○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

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陸九淵

第六卷

五三

第七卷目次

吳郡葛 齊靖訓 評輯 葛 齊靖訓 同恭

唐文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復性書

李翱

平賦書序

李翱

諺學

柳宗元

雜說

韓愈

論解

韓愈

師說

韓愈

命解

韓愈

命解

李翱

韓愈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目次

第七卷

一

毛穎傳

韓愈

楊烈婦傳

李翱

梓人傳

柳宗元

宋清傳

柳宗元

論解

韓愈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伯夷頌

韓愈

論佛骨表

韓愈

上崔大卿啓

柳宗元

薦侯喜狀

韓愈

學生代齊郎議

韓愈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駁復讐議

柳宗元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爭臣論

韓愈

封建論

柳宗元

陸欽州述

李翱

上宰相書

韓愈

復上宰相書

韓愈

復上宰相書

韓愈

答崔立之書

韓愈

答李翱書

韓愈

與李浙東書

韓愈

答李秀才書

韓愈

答劉正夫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應科目與人書

韓愈

答皇甫湜

李翱

與陸儔書

李翱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翱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答王載言書

李翱

寄送弟正辭書

李翱

勸裴相不自出書

李翱

與于相公書

李翱

薦所知書

李翱

論史官書

柳宗元

與楊京兆書

柳宗元

目次

第一卷

二

與李睦州書

柳宗元

與楊誨之第二書

柳宗元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賀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贈張童子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送齊暉下第序

韓愈

送楊支使序

韓愈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送殷員外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石處士序

韓愈

送溫處士序

韓愈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祭田橫墓文	韓愈	歐陽生哀辭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祭鍾魚文	韓愈
虞州孔子廟碑	韓愈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柳子厚墓志銘	韓愈

第七卷

三

唐文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雖是而之，馬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也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無所不聞。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使之相親相愛，相敬相畏，以長其幼而愛之，中土來然後為之衣，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

之工以瞻其龍用為之費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  
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令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到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  
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以清  
唐文 第七卷 二

淨宗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  
殊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大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于  
焉而不父其父臣其君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山詩曰或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率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我何其不肖而為夷也夫所為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義是而之焉之謂通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長賓主昆弟  
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  
向之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唐文 第七卷 三

不得其傳焉前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緣周公而上而為  
居故其事行緣周公而下而為且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盡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通之錄其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舒宏淑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知言哉 錢豐寰  
世之闢異端者務以異言相角則勝負殊未有公也文公律之以先  
王治世之道而曉之以民生日用之情不激而人明與孟子同功矣  
葛端明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不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不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不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即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

唐文 第七卷

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忌之謂也急者不能脩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與也不然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是故事將而詢與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

其國家可致而理歟此為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謂魯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

唐文

第七卷

五

○○○復性書 下篇

李翱

畫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畫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吾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而不思也。天德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物也。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於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而為無幾矣。作而不思。其終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之。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

十八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暇乎。九十年時也。與吾

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發。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

百八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幾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

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唐文豐縣類皆佛儒。余兄弟極力去之。必為脫盡習氣。直與昌黎為

伍。宜為歐公所深賞。葛端胡

○○○平賦書序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

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

之道。公私皆是。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

於為政。理人而能究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

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

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

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

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而又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

亡。未有不由於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

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深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繇是土地雖

有。棄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



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繇此道也  
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既久不可卒復繇是以取可  
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虞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明矣易曉使人樂聽將進說於人者當以此為法矣 葛端調

序文

第七卷

八

○○勝譽

柳宗元

凡人之獲勝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  
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  
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  
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此○則道必常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繇是  
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  
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繇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小人之  
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繇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惡而後也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  
序文 第七卷 九

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鄙之○且置於遠通○莫不  
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  
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惡者之難見  
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非繇  
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  
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  
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  
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微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  
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介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其謗譽乎  
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此信之也○其有及乎哉者○

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強，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河東景龍翰服，即此較昌黎原跋亦自和平。葛詩調。

唐文

第七卷

十

○雜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鞭而臨之，曰：「天下無馬焉！」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此等為文結束處當別有深義。葛詩調。

唐文

第七卷

十一

十一

十三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陳此起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敏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遺，老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

唐文

第七卷

高

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歐前殲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寃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讎，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桷，侏儒闌干，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乃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執事量長

唐文

第七卷

十五

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邪，此說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計，班資之崇，庫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敗，疾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我為楹，而

或曰貴與富在哉而已以知求則備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豈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猶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樂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全學孟子萬端訓 第七卷 十六

○釋言 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詣普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其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說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於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

○釋言 韓愈 三者於敢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通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時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援職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東轍抵轍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敢善夫律或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說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說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

下其誠不顧患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  
當有如說者之說也雖有說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  
以語應客夜起私自尤曰咄市有廝而魯參殺人說者之効也詩曰取  
彼說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詭疾  
而惡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誣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  
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哉  
特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魯參殺人以  
愛或聽也魯伯之傷亂世是違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  
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敢大夫聰明則聽見不惑公正  
則不通謬邪故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說人者孰敢進而為說邪哉雖進  
唐文 第七卷

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黑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  
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謫我於宰相者翰林不  
知也後之謫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  
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  
既而讒言果不行  
公於時多感憤之言聊以自解耳吾以為猶然多隱刺也 葛靖朔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為技或止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者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  
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  
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  
歸其屋舍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庸以償之有餘則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績績而後  
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  
可偽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  
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唯其所能若罷馬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  
殃故吾不出一日捨役以嬉夫錢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  
唐文 第七卷 十九

用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嗚呼操錢以入  
官之室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者焉  
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  
不能存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  
天祿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  
可說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  
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  
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  
而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



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馬。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揚之道。不肖。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以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余者。故余為之。借而自鑒焉。借巧者之事。以規規當世。此立言之意也。 邵青螺

唐文 第七卷 二十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眎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保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野鳩。於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銳。後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臨其宗。秦始王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廣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化。益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後。執口而長。積八竅而跌。居獨恥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趨。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始王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月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止。立。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然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深。穎與絳人陳彭祖。張敖。陶弘及會稽諸先生。友善。相推敬。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陳彭祖。張敖。陶弘。及會稽諸先生。友善。相推敬。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

其先又所某盡不能稱上意上喜笑曰中書君老而竟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固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莫不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蘇衛毛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封諸管城世遂有毛而姬姓之毛無聞顯始以傳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通編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消鋒者論贊尤高古直通馬遷王遵嚴

唐文 第七卷 三

李朝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令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王帛俘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庫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其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凡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思夫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

唐文 第七卷 三

見為之費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送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輩皆集於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半其徒將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婦如於平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愚登城履也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善冠宵服甲子矢而馳者不知幾

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死者有矣他何  
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此文習之極有稱許○謂無遜於古之記述者○今讀之全學左氏○固有  
良史之才○情氣殆猶短○不能如馬班之發舒耳○其言頗為過實○焉瑞

裴封林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欲其門○須備陳宇而娶焉○所購導引規  
矩繩墨家不居○裴斯之說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  
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則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  
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歸官  
署○余注過焉○委庫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持右引○執杖而中○嚴馬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者○趨而左○我而斤者○斲而削者○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蓋官於諸

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遺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固視大駭然後  
知其術之工大矣○雖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  
故其智若機○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師匠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  
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雖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督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有鬻夫販尹  
以就役焉○備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

定制之得天下之士使得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過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備梓人盡富於諸  
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難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慢不  
術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官目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備梓  
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  
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其不知禮要者反此以格勑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  
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

唐文

第七卷

二六

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導引之短長姑奪衆  
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人不能備其工以至收績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尚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  
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雖我則圓不縣  
我則矩彼將樂去周而就己也。則其術然其智然爾而去不居吾道  
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顧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  
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  
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寄曲而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

唐文

第七卷

二六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  
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雄威。藥清疾病死者亦皆樂就清  
求藥。藥遠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論  
取直。或不識遠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  
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貴安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  
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貴安者亦諒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  
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遠致州受俸情其飽遺清者相屬投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達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蕭蕭乎。吾

唐文

第七卷

二七

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  
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相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  
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賴此。吾觀今之方  
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  
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廣幾則天下之窮門  
廢辱得不死。此誠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  
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  
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亦厚刺之言。 華廉門

愈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得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莊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與兩丘與趙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子大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諱二名秦秋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麒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

第七卷

六

卓敬之報為其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機也惟官官官喜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孔子周公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昧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不可諱諱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官官官妻則是官官官妻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有道理以折服人否不直說彼伴為兩可之辭令智者自擇謝疊山

古人之傳者有言成平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為之立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之言不可苟言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常雖十易之不如病要於其常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未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

第七卷

元

不以此自克况為君臣者耶是在小大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呂東萊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  
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  
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  
足為明。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  
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  
侯而伐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  
滅矣。天下宗周。後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  
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  
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  
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  
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分明自孟子中脫來。人都不覺。唐荆川

第七卷

三十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  
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大不言其年壽所極。惟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魏。北。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  
而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  
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此後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  
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  
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且  
帝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  
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通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  
人。求佛人之心。為京都士女。設說。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君

第七卷

三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尚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  
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即如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傷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  
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  
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主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倣如其  
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明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或我或彼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  
之餘宜宜令人官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  
令正北先以柩前除不祥然後進躬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  
唐文 第七卷 三

巫祝不先推荊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竊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感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惓  
之至謹奉表以聞  
議論痛快而亦近於贗 茅鹿門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  
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  
通去遼瀾千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  
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振興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章勤  
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  
爾施達振興大帶將於朋黨止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  
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載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雲霄何難而  
能我遂用收視內顧頗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  
之著述幸得流於社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端遠大之途及制作  
唐文 第七卷 三

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  
門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  
知也而一過文字志在齊拔斯蓋古之知已者已故曰古之知已者不  
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料也宗元而以應博學  
公辭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  
屆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  
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妾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  
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  
能乘時得君不縣乎表著之利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  
是繼累舉不縣乎舉甲乙應科第登乎表著之利顯其名焉又其次則

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伏朝廷之位。吾何脩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雖是觀之。有愛雖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事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己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升。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未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特達之過。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主。文足以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

第七卷

三

特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橫野味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祖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所。敗此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付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免寧居。竊感前鑒。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圖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放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絲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筆勢簡直。文復曲折。昌黎正恐不能有此。名法調。

韓愈

○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後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繇。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以自言為閣下所賞。辭氣激揚。而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皆分符委綬。是金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予

第七卷

三

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賢乎。予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遺達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為刺心推轂矣。茅康門。

○ ○ 學生代齊郎議

韓愈

齊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職者也。執豆蓬，駿奔走，以任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敬者且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為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

第七卷

三

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齊郎之事而不本其意，固謂可以代任其事而厭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齊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尊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廟社稷之職，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同，其容顏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廢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齊郎之責猶在齊郎之名前無也。大凡

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也。又況不如其舊者，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齊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昌黎謂所試頗俳優者之辭，又謂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者斯者，即人亦未必大怪之。若請訓

唐文

第十卷

三

# 新金

唐文

第七卷

三八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噫○乎○而○謂○遠○之○  
 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逃○與○廵○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茹○  
 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  
 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後○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廵○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能○免○其○  
 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宋○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  
 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  
 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構○之○精○矣○守○一○城○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  
 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  
 時○宋○之○國○存○者○不○可○一○二○數○強○兵○出○而○觀○者○相○聚○也○不○達○哉○此○而○

唐文

第七卷

三九

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姚  
及巡起事，嵩常在園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  
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  
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著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  
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奏  
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奏，因訖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  
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  
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  
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須臾報張及城陷，賊縛  
巡等數十人，並擄殺。巡起旋，其來見巡起旋，或泣。巡曰：汝勿怖，死

命也。○然○法○不○能○仰○視○迴○就○時○類○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類  
如○其○心○與○巡○同○午○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萬○貞○元○初  
死○於○毫○宋○間○或○傳○萬○有○四○在○毫○宋○間○或○人○奪○而○有○之○萬○將○指○州○公○理○為  
所○殺○萬○無○子○張○籍○云  
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體○非○昌○黎○本○色○今○書○畫○家○亦○有○效○人○而○得○其  
解○者○此○正○其○無○不○可○處○茅○鹿○門

唐文

第七卷

四十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喪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  
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  
之○柱○令○紀○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礼○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  
虐○凡○為○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  
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与○誅○莫○得○而○立○焉○誅○其○可○旌○茲○謂○滋  
積○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備○礼○甚○矣○果○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  
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  
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獨○使○刺○獄○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礼○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唐文

第七卷

四一

即○然○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額○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礼○處○心○積○慮  
以○衛○爵○人○之○臉○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礼○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  
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之○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  
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  
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乱○誰○救○是○惑○於○礼○也○甚○矣○礼○之○所○謂  
讎○者○盡○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  
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礼○調  
人○掌○同○姓○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

雖之又安得親親相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君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足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等文字極謨嚴，無一字懶散。真西山。

唐文

第七卷

四二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異，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待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詡，以為當得躬詣諸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僥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為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騁聞小者立變，素生秋濤，陽開陰閉，令備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其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動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規事此邦，適理斯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為行無情，我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楠板椳之腐，黑撓折者，悉瓦級覲之。後缺者，亦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覽之樂，雖老矣如我，猶公遊曲肱為公賦之。



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宕 茅鹿門

唐文

第七卷

目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  
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  
五年矣規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彖之上九云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臨之德不同也若彖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忠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行失不  
唐文 第七卷 四

為不棄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  
然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  
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  
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為貧謂祿仕者也宜  
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  
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賤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  
此也夫陽子惡此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難諫且

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彼所謂或者失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恃賢從諫如流之美，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來帶結髮，領進於闕下，而仲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之域，鴻號於無窮。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悉聞其過乎？是登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乎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

唐文

第七卷

四

人賢士皆非有求於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遇，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有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有餘而已哉？欲以備其不足者也。耳日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陰陽，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發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閑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畫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張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

生則思保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畫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是歲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參看。樓迂齋

唐文

陽城

四七

天也。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說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縣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大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是君長利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聲之長，又從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

第七卷

四

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采、衛、男、甸，星羅而布，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雖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扶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於中，有

之伐，凡係誅其有者，有之。天下無君，居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公侯之威，強未大，不捍之於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或分於倍巨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收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使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成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聲。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然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固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默書而離削自

第七卷

四

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狃於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縣。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遠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疆域，諸侯事成，大凡數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同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目，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苛役，而窮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改行

於郡不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  
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制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四郡得魏尚於馮唐間黃霸之明審視以將  
之簡請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  
有能得以賞制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故使漢室  
盡成邑而侯王之繼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孟博之術莫得而施黃  
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禮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絲  
文合從之謀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備瘁矣易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實制郡

第七卷

十

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  
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承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  
固不當後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  
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  
得而易初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  
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  
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人賢者居上不肖

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天封建者絕世而理絕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更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  
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  
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問梁宏潤辨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真西山

古文

第七卷

五

○陸欽州述

李 綱

吳郡陸崇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四者六七年縣待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欽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運而人之心以為生早苗然也兩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早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復於人也人之心以為極顯顯之人然也賢者與顯顯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顯顯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而降也適然惟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早苗仰其澤顯顯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希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

唐文 第七卷

三

早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顯顯之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利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時時希差也公佐之賢雖目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顯顯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危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休連反復只以一意引伸便有許多曲折 葛端綱

○○上宰相書

韓 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御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者曰菁菁者莪、敬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滋草、能使之菁菁然茂盛也。既見君子、樂止有儀。此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第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沈載浮、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善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

唐文 第七卷

三

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心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也。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大小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閒、不立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檢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鳴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未嘗有怨歎悲愁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恃於教化、以從使從

請張之。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傳三選。作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或之官。其可懷。連連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餓不得  
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矣。之。忽將奪其舊。而新是。圖  
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  
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  
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得告。而遂行。是與於自棄。而不以  
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注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  
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關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  
以非常之道德。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  
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  
膚。糜廩之與。廢後。抗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  
部試之。以續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  
者。然後得。泛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  
一。有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  
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括搗沈溺。慰閑博道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  
焉。哉。馬勉其此。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  
從焉。若也。同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  
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  
馬千寶尊微伏地待罪。愈再拜。  
引經術似劉向。茅鹿門





公吐哺折肱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宣然歟而已也金  
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關人辭焉惟其  
亦愚不知進退故漢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  
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資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同不可則去之衆  
於衆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  
君四海一周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進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端端焉惟不得出大時之門下是懼亦  
惟少垂察焉讀習成書惟恐無已愈再拜

第七卷

六

古文  
古來無此局而自退之巖山氣傑神王格高骨勁錢鶴羅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固不知變  
以立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漢  
以爲可救恥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板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  
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  
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餘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此大期我我也不能然  
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  
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  
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時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責之僕誠樂之  
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詰

第七卷

六

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  
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  
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  
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入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  
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類怪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  
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固漢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  
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  
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宏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漢廷知其求舉乃不自進而已  
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較其求舉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王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進路不顯於天下其負何如哉青與夫斗皆  
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於進者其小得  
於欲以其氣為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  
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此之歎王者以為必欲工人  
之利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是不為病且無使訪者再赴誠足下相  
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  
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  
成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遠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  
治而宰相以憂僕雖不學亦耳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為之乎  
吾若上帝卿大夫之位下備取一障而來之若都不可得猶將明於寬  
摩太 第七卷 六

謂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  
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  
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勸者果誰哉再赴之刑信  
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公三武吏部不售斯主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 茅鹿門

〇〇〇答李嗣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  
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是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  
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  
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斷勝於人  
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  
其速成無訪於利養其根而欲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  
實速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諒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  
不自知其主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  
讀文 第七卷 六

取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履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  
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  
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  
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惘惘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樂之則以為憂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悟乎其沛然矣吾又懼  
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  
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  
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

我竹成其用竹人也矣取焉雖待用於人者其有於耶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  
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與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試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  
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從來論文未有親切若此者○昌黎文如此等處○真能令歐蘇句若  
端明

唐文

第七卷

六二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  
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建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  
下心事榮華與俗輩不同籍聞以歲之胎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  
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死徙者閣下從事李協律  
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歸主人李君曰子當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  
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  
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月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財  
錢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緣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一吐止胸中之奇乎因欲說不能說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

唐文

第七卷

六三

以言廣有所能人雖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  
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肖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  
計其言與不肖也當今肯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當於目爾其心則  
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心中  
平止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人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  
衣食而閣下無事時一鼓之座側使籍進於所有閣下無凡而聽之未  
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肯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自  
籍僅可與此輩比籍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  
醫藥其肯未甚庶幾其凌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閣下之賜閣下所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肯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  
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情愈雜。出一動人。錢鶴

第七卷

六四

○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  
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  
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其知吾子非庸衆。一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  
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元賓  
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  
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  
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達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  
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子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  
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以用心。將復有深於此者。與吾子樂之。况  
唐文 第七卷 五

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托元賓以寫兩  
與之情。不厭門

○ ○ 答劉正夫書

韓愈

愈。向。進。士。劉。君。足。下。辱。賜。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其。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之。所。存。謫。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亦。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為。文。易。難。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不。可。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規。而。言。之。夫。文。宜。異。於。是。子。漢。何。人。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矣。文。第。七。卷

愈。其。收。名。也。遠。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為。後。世。之。傳。也。是。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善。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與。是。下。亦。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是。下。以。為。何。如。愈。白。即。其。論。文。之。貴。與。今。人。不。甚。相。遠。若。清。詞

○ ○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最。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致。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此。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最。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焉。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令。之。諸。侯。無。大。相。唐。文。第。七。卷

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令。之。時。與。孟。子。之。時。又。相。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所。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令。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寵。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展。而。退。中。而。入。終。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必。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為。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持。之。以。禮。如。此。則



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遂陽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過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表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表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中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茅廛門。

第七卷

六

○與子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請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壯立而獨行，直

第七卷

究

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過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永之而未得耶？特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肯後於恆人。閣下將來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剪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疑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十氣呵成，有連統之勢。錢錫雕。

韓愈

第七卷

七十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念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之品。曩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陰。為之闕隔也。就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之涸。頽之。奚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

第七卷

七

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驚端怒濟。放闊濫派。岳陽樓之勝。亦止是耳。錢鶴

序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  
不魯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亦未信祇足以招誇忤物於道無明  
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及物月費官錢自  
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  
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  
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  
者蓋道德充積既推於時身半處下澤不能潤物取灰泚而燼滅又無  
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見光耀於後或往往  
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

第七卷

七

唐文  
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  
起布衣定天下露處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  
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  
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  
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發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  
或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書者事跡晦請之珠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  
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  
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  
者之材其道既能放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  
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

以為能不減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利之書用仲尼褒貶之  
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  
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  
稱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足下觀僕敘高慈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  
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  
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常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象侯天也  
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

第七卷

七

唐文  
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當時文詞自昌黎之外殊未見有高於翱者故自負不淺而篇中必  
難遜退之古人之善量如此焉端調

○與陸修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較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翻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若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渡得觀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若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辭與其意通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

唐文

第七卷

七

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達達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其一篇焉翻再拜氣栗情悲文有水落石出之况焉端調

○與陸修書

足下讀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後開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懸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殊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此得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

唐文

第七卷

七

且不識矣况天下乎不將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遜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遂於蔡絕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將不肯在我者也肯與富貴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而不能為容爾不脩其道

第七卷

藝 端 明

華上人

日中時

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異端本不須極力擠排祇是吾輩不混入可耳近日酒肉緣簿皆附  
賢士大夫以行之豈宜銘而已也可為猛省焉端調

唐文

第七卷

六

○答進士王執言書

手 翔

翔頓首足下不以翔平賤無所可為陳詞屈辱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  
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子告足下者過也  
定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倘得其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  
翔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聞者耶雖然意感不  
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貴莫如厚接眾莫如弘  
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  
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  
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  
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  
唐文 第七卷 完

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擬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  
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  
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  
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焉如清  
有濟淮河江馬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  
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其未醃醢若菜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  
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  
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  
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  
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達未識文



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古不主於教。勸而詞。句怪難者有之。矣。則秦  
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  
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  
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遊閑既  
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范彼桑  
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久蒸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芳桑者。閑閑子與。子旋芳。此非難也。學者不  
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而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  
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  
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  
唐文 第七卷 八

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傳也。文  
理義三者。兼善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賁。猶犬羊之  
賁。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說。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  
笑端之狀。曰莞爾。則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  
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在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  
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無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  
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  
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  
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而不名稱之。於師。則

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絲也。不得其  
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  
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  
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執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是  
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壽年。惡得有一  
而慢其二。天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  
而足下齒。勿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韋書。亟敬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演足下之厚  
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翱頓首。  
唐文 第七卷 八

謝之文章。全學退之。然非竊其形。編者也。其排論古人。正是也。吐露  
處。為疏調。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如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何獨至於賤大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後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謀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惜如用汝之所知。今為十鳥。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歸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近名於近代者。是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蓋軒後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

海文 第七卷

全

聖止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請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雖仁義而後文者。性也。雖文而後仁義者。習也。雖誠明之必相依爾。而富貴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憂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一。送讀去。文勢殊覺猶失。反復思之。三復精索。而兄誨其請李公文。出宋本全集相付。謂直不讓昌黎氏。豈不信然。葛離城。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有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功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東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命。領三數書。

海文

第七卷

全

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武以任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朝再拜。

此只為裴公羊頭進步耳。未可為伴食者藉口。葛靖調。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終。退者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前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平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疎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諱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馬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客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二。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而署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

第七卷

八

退則誰能補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甲書未嘗無宰相。姚宋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舉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通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應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德與恩在閣下。我之而已。

相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振我羣臣。匡室古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豈刀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西信者。賢則德格於天。他功及於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疑也。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雖兜放。共工放。殛鯀。竄三苗。舉皋陶。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道。室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而使堯不識知舜。而遂尊堯。堯共工之黨。殺舜。為殺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

第七卷

八

薦子。子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執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而曰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也。也。舉終。桓公有德。能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也。夫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刀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嘗有豎刁。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不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若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位。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就有如執事。好賢不傲者。豈得其人。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龍而李觀奇士也。然則執事知其賢。將



〇〇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其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案私心甚不喜與退之注年言史事甚大誤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擬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禁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喝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唐文

第七卷

室美食安坐行呼喝於內庭外衙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禁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或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去其位孔子之用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開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言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惑退之之恐難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成如

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總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總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為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為神事眇眇然無可準則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馬如退之備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迹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降宰相得史才如此而不果甚可痛哉退之之宜更思可為遠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人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

唐文

第七卷

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成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文如貫珠 唐荆川

○與楊京兆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大人。後人胡要送命。奉教海。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鳥之道。難於今世。次及文章。末以慈蒙。則長賴悖。無以守宗族。復曰。以為念。愛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賴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敢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萬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難言之難。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九。雖舜備難知。之。孔子亦曰。夫。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九。德如漢光武。馬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

唐文

第七卷

九

今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內。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著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安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同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請。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為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閭閻。析。以往。則。必。致。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其。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棒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切。至。子。病。未。聞。而。言。然。則。彼。本。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

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舉舉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

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該弗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雅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難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文章之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及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唐文

第七卷

九

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從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黑相望著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仲鼎列天下諸為文章家今又生致之敬之若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來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得少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度幾幾解解向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



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其背傳其書誠使傳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然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夫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其盛著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聘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其氣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恍恍然騷擾內生靈霧填塞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氣震怖撫心按膝不能自

唐文

第七卷

九

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徙徙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矧矧自苦以傷危敗之竟哉中心之惻惻鬱結其載所獻前京兆大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也然素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懷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秉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與宗元知足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倘不辭讓何以人望人尚足自慰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

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榮寵之就與為榮猶恨不幸獲此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記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大人旦夕趨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懷忱敬啟  
少卿書  
葛靖訓

唐文

第七卷

九

○○○與李睦州服氣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  
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錄服氣以來賴加老而心少歡愉  
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矚矚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  
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遺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  
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辨伏觀兄願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  
竊視和藥燥溼與痰飲多寡猶自若兄陽德其言而陰默其忠也  
古之強大諸侯然固恃力敢至則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  
之不得則宜寐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謫而退矣愚敢厲銳振聒鳴鐘鼓  
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

唐文

第七卷

九

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  
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若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歟不可歟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  
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嘗音見有學操  
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說說  
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  
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噫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率大慙而歸及年少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  
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  
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影相逐也天下素又大笑而歸是

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

能得故雖窮日夜焚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  
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  
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  
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  
者密數其齒曰吾當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  
於天下曰就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就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  
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  
左袒矣然則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

唐文

第七卷

左

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  
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就為李睦州  
者今欲已睦州氣術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學皆皆右袒矣然則  
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  
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  
率胥吏欲久存其勢皆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  
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  
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兄其  
有意乎卓然自更使學者失望而懷親者得欲而忤則愚頑推肥牛擊  
大豕封羣羊以為兄銘窮龍雨之靈俾江南之俗以為兄壽監東海之

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遠、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新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奇哉、此與氣味以即淡、去與以即愁、悻悻焉、厚日敏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辟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

文最工、然篇末似漫漶、子厚每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茅鹿門

唐文

第七卷

九六

○○與楊諱之第二書

折宗元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太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死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克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忘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

唐文

第七卷

九七

車柔外剛中、則本必不為繫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本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則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夫蔡武子之臺、及為塞塞匪躬、以華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免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不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說雖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為、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虎曰、名恭克讓、言濟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律、而曰子心不放

其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提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假日月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龍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繪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

第七卷

九

者之所取，大異於孔子。孔子七十而從心，彼其與之也，度不論矩而後，與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論矩乎？而遽樂於衆也，傳說曰：往者來，今夫狙猴之屬，小呼喚，其輕躁，衆所共惡，然得而樂之，未非小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笞，抑而擾，騷擾之，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語禁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隘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就，誰子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歎，實為說事，皆聖達也。今子曰：吾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鳴乎？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前，前約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欲子為前，前約拘者哉？子何者？吾

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歸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前，前約拘者，以是教已，同迷吾文而懲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前前約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傷則擾攘，欲去不敢，猶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污雅賢，諱而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為其古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成，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敢，策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縱心八聖人者，亦為若是，豈恒惓惓於心乎？懷其類，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假塞而後行道，人非不願，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焉，如

第七卷

九

是而心反不惓耶？聖人之禮讓，其止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莫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則勿險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固無適其然。是以容不事而及於危，亂期勿徇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墮洛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幾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指於世，其卑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卑終軍以為慕，盡大而錄小，本而貴末，李斯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卑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蘇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伐危於燕，天下是以多疑，秦無信，不言也。凡此其類，皆為人之

雖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然終軍者。故誦陰陽。不能以通。直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龜蟻之移穴。視而不威。人之死於相。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之已。則決起奮怒。揮強越。快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皆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虛狗之遇。嗚呼。子之進。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人曾不得與於琴張。皮任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虛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經綢之。皆思踴躍洗沐。期輔亮。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發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虛。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後出於世而仕。

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雖難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此恆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弘。爲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惟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任疎人矣。及爲。藍田尉。府庭且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平伍。無別居。實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而算。麻。縮。入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爲。矜。廷。利。害。蓋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備。如。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展。逐。備。以前時。遭。任。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

未二十而任其心。吾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陰。威。然。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死。奔。之。通。此。甚。未。可。也。吾。意。之。下。所。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近。者。獨。引。之。國。耳。屈。子。曰。懲。於。義。者。而。以。登。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通。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之。下。當。取。吾。說。事。中。而。復。之。昨。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不。以。圖。吾。子。則。圖。之。爲。就。圖。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圖。者。不。知。世。之。實。情。而。以。爲。利。乎。已。亦。已。則。吾。爲。非。情。於。可。進。也。見。

永州七年矣。晝夜遑遑。追思。過。注。來。甚。熟。講。亮。舜。孔。子。之。道。亦。然。蓋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僞。善。爲。所。陳。者。而。絲。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書。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私。辱。彼。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恭。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勸。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注。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復。益。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之。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恭。揚。之。使。人。皆。得。刺。刺。卒。求。其。中。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上。等。言。庶。人。均。於。道。子。之。之。即。後。不。復。獨。何。如。或。若。子。之。通。知。月。之。

飲又何基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焉之是下所為書言文章極  
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何可當也其說  
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  
善矣憂閑廢綢綽籍田之罷意思態愈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故以  
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液溝池積  
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是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  
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戒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  
脩大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郎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更是當盡吾說  
今同道人行粗道大音如此宗元白

唐文 第七卷 百三

○ ○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  
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變夷聞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  
況哉焉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絲綢晉氏以下人益不  
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則笑之以為狂人得韓愈奮不顧依俗犯  
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固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  
此為詞愈大以得狂名居長安以不暇熱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大夫舉吹吹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  
以子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未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子數州

唐文 第七卷 百三

數州之大皆蒼黃火塗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今韓愈已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  
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吹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吹者  
幾人而誰敢街怪於羣目以召閑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  
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收收者早暮啼吾耳騷吾心則  
固僮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遠處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  
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青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  
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  
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  
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淺○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影○  
貌○雖○僅○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  
後○誠○欲○往○來○言○所○問○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  
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  
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詛○使○之○  
徒○直○見○愛○其○故○然○耳○始○吾○初○且○少○為○文○章○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者○以○  
明○道○是○同○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  
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割○而○不○留○也○未○嘗○敢○

第七卷

百五

以○急○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急○氣○出○之○懼○其○味○淡○而○非○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塞○而○驕○也○抑○之○欲○其○真○揚○之○欲○其○明○珠○之○  
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周○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  
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  
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  
趨○參○之○雖○驕○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  
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  
焉○有○餘○以○告○焉○苟○亞○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  
爾○哉○其○言○而○去○其○名○無○招○越○蜀○然○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

白

其自叙作文一節、必盡如其言、當與六經並駕、豈特為柳子文哉、要其平生願慕如是、學人不可無此、林茂貞

序本

第七卷

百五

〇〇賀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  
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  
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  
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彫瘳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  
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  
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怙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  
人皆然斯道遠闊矣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  
積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  
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康名者皆畏忌

第七卷

百六

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當之衡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  
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蓄之者益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  
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  
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領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  
亮素養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  
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然其虛緒其恒以示其無有而足  
下之才能力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  
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舉也甯而彰之使夫  
蓄於心者咸得聞其味發策決科者校子而不慄雖欲如魯之當簡受

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然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異同位  
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者是有以異乎古故將示  
而更以賀也願嘗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謂焉足下前蒙僕文章古  
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  
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時頗異思與足下單言  
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生死不意宗元白  
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王鳳洲

唐文

第七卷

百七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於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難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目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賸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乏為也。其冠足施也。拂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平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往行高步。不知道之難。以陷乎大阮。窮殫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賸者。俱不足焉。然猶仰首伸唐末

第七卷

百八

阮張日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罄其衷。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語。竟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縣。致謫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煩。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為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幾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其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隨越之至。

子厚困阮之久。故其書呼號哀顛若此。茅鹿門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搖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其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雖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稱之。指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欲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發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唐末

第七卷

百九

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後。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列田。辟。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興。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也。以肆。其為言也。亂。離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鳴。鳴其存。而在下者。五。邠。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解。而

及於古○其○他○漫○乎○漢○氏○矣○從○吾○進○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也○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棒○而○使○鳴○國○家○之○威○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  
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美○以○  
喜○其○在○下○也○美○以○悲○東○野○之○從○桂○江○南○也○有○善○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  
於○天○者○以○解○之○  
錯○綜○三○論○筆○力○不○可○測○唐○荆○川○

唐末

第七卷

百一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盟谷○盟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  
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  
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此其在於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  
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夫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  
暖滿前道○古今而舉○或德人耳○而不煩○曲藉豐饒○清操而便體○秀外而  
憐○大○夫○之○也○知○天○子○用○力○於○常○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取○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

唐末

第七卷

百一

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  
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問○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  
行之○同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日將言而囁  
○需慶纖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  
人○豈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游○而為之辭曰○盤之  
中○雖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雖爭子所窮而  
深○廓其有容○綵而曲○如注而流○嗟盤之樂○其且無缺○虎豹遠迹○蛟  
龍遁藏○鬼神守護○不可禁○不祥○飲則食芳○壽而康○無不足子莫所望○膏  
吾車兮○休吾馬○從子於盤○終吾生以徜徉○

唐無文章惟選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選之獨步蘇子瞻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教語此又別自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詩六代之長伎矣茅鹿門

唐文

第七卷

百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燕趙之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任矣。』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成德以警勸而招徠之，其旨微矣。真西山

唐文

第七卷

百三

吾兄最賞此篇。日誦數過，雖亦深喜焉。非放聲實自得也。若雖識

贈張童子序

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歲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此選者、厥惟數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知其大說、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

唐本

第七卷

百十四

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縣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定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歸東及洛師、此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閒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饋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特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歟。達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故有以贈童子。序事錯難、而然有條貫。唐判川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見、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按其行則見、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席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恥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志實元、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為好、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以欺人。夫文暢浮屠也、如欲開浮屠之說、當修其術、而問之何故、獨吾德、未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義、然則文暢之事、為之戚其心、有慕焉。拘其法、未解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遺、

唐本

第七卷

百十五

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清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其狀、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神安而氣平、竟是以傳之、齊、齊是以傳之、禹、禹是以傳之、湯、是以傳之、文武、文武是以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雖為而說、傳之耶、夫為佛而啖肉、仰而祈、夫歟、復居而閉、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馬、弱之內、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或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



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得屠餘善文辭。於是乎誰。

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上說。極好處。尤有不盡餘韻。呂東萊所言皆聖賢道理。黃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林氏貞。

唐文

第七卷

百六

〇〇 遂寂噪下第序

林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通。惟其宜可為其下之視上。亦惟視其舉廢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通疑乎其上下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道。但于其無受於下也。下之人。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其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廢舉廢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通。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求之所同好焉。掩而出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悖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焉。庸愛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誰不超於人矣。烏席今

唐文

第七卷

百六

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固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知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薄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亦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杜齊生。齊生不以其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冠而俟其時。將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親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多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國於有司。其不亦解系哉。

者○用是知蘇生後○必良有司也○能讀古書也○公無私者也○蘇生後○

大聖已嫉時之論○而入蘇生後○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茅鹿門

唐文

第七卷

百六

○送楊文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常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  
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  
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奉  
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  
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  
而鎮○故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  
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色於陽山○然後得謁湖  
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來也○聞其言  
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

唐文

第七卷

百六

以立事○忠足以勤上○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服  
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  
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婦夫人云  
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饗之○  
文有興發○茅鹿門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固作而言曰夫和平之  
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誰喻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  
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  
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  
二千里德利之政並動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歌  
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按奇快怪雕鏤文字典章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  
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  
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音咸可現也宜乎施諸樂于  
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之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唐文

第七卷

下

只照綴作詩之意可嘉尚絕不多置贅語韓文高處在此葛端詞

韓愈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  
照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梓扁鵲治病  
僚之於九秋之於爽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  
棄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藏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  
常憂悲愉佚怨悵思慕酣醉無所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  
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  
靂雷霆霹靂開天也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  
其心而適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通利害必明無纖錙情炎於  
中利欲閑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  
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服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  
所嗜泊與淡相適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敘實慶亦大類莊子茅廛門

第七卷

下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  
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唐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  
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鵬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官經法通知  
者一人與之為賓是殷侯伯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御史朱衣身易承命以行朝之大夫其不出饒酒半右庶子韓  
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惻惻有離別之悲持被入直  
省丁寧顧婢子語刺不張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

唐文

第 八 卷

百 三

用此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學班操之文其散略如程不識李先勳之治兵 茅廬門

韓

○○送楊少尹序

昔疎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茲時公卿設供張組道都門外  
車數百兩通窮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  
畫者又圖其迹至今臨人耳目赫赫善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  
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楊與二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  
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  
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總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  
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  
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唐末 第七卷 百三

韓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瀝瀝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盞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津者嘗以事无勤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論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善河決下流而東注善如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善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患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虞也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

第七卷

百四

日以候使者求先生之虛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繇告行於常所來注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辭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焉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饒其師無所愛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養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食為之序云 ○以議論行無事常是韓之變期 羊虎門

韓愈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言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過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焉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同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死一馬於其尤慕取一人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莫所諮而慮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幕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

第七卷

百五

而則業焉持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善是而稱曰大夫為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賢以復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本以致頌又忽然生怨文情乃佳 韓請期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而往。祖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畔。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或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其事。又盜若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怒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夙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止辱。不得與考績。此明之說。於其性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唐文

第七卷

百二十六

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李崕明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書。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與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與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偷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而賊。季札欲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師父。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此。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內。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遑遑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退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聞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遑遑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同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陳長方

唐文

第七卷

百二十六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可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年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關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及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夢歸而來饗、

唐文 第七卷 百二十八

歐陽唐世居閩越、自唐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史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哀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哀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禽然、唐於時獨秀出、哀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唐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注注聞唐名、聞唐之稱、於江南也、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唐名尤甚、八年春、遂與唐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唐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唐、久者、惟唐歸閩時為

唐文 第七卷 百二十九

然其與唐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而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唐相知、知為深、唐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蔚然、其燕私善、讀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唐、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唐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蓋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唐今其死矣、唐閩越人也、父老矣、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足、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唐在側、雖無難憂、其志不樂也、唐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唐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唐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唐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唐之事業、文章、李

期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  
 以卒營志云求士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  
 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究父母忻  
 兮常若在苟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札傷爰用親  
 子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齟兮人道之常在側與  
 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  
 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子是亦難忘

唐文 第七卷 百三十一

○○○祭十二郎文

唐文

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

第七卷

百三二

唐本  
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同居。殁不得撫汝以盡哀。欽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伏汝矣。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

哀哉尚饗

寒風淅雨。借之而來。無聊失意中。味不能再讀一過。葛瑞調

唐本

第七卷

百三三

祭鯉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同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食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鯉魚暉然不安於潭據處食民畜鯉豕鹿摩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弱亦安

唐書 第七卷

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同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食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鯉魚暉然不安於潭據處食民畜鯉豕鹿摩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弱亦安

潮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偏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稷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星而壇置如孔子用王者事禮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設禮如兄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祀者不得祀者句龍棄孔子皆不得祀而得祀祀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教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脩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夫其所為獨愛州刺史鄧侯李繁至官能以先師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頌子至于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而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於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歲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鄧侯尚文其於古祀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以廟學鄧侯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師生所處亦審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靈講讀有常不歲用勸揭元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伴不戒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唐書 第七卷

發論曉與一掃陳氣真令皮楊輩失色 葛端調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何伯之上。韓為祝辭。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緣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誦祭式。於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令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開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海事無所不統。此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

第七卷

百三六

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齊虛。上而旬風。無所益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依符籙豆。薦裸興。府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肯風恬而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象罔。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嚴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故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祀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就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司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故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大奏功。雲陰解曉。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唐文

第七卷

百三七

星明。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威服執觴。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鐸爵靜潔。登降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蛇蛇地地。來享飲食。闔廟旋軀。祥飈通颺。旗纛旋魔。飛揚騰。鑼鼓嘲轟。萬管噉。武夫奮。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轅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八厭魚。五鼓會。明年。越祀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明年其時。公又同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始公之至。盡除仙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實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之。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然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因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郵焉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以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遠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勤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鰭牛鴨鵝，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圖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

唐本

第七卷

百三

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芳，蕉黃雜芳，進侯堂。侯之船芳，而漢度中流，子風泊之。待侯不來，芳不知我悲。侯乘駒芳，八廟慰民芳，不頻以笑。戲之山芳，柳之水，桂樹團圓芳，白石齒齒。侯朝出，將芳暮來，歸春與

我民報事芳，無急其始，自今芳欽於世。世似柳而少莊茅鹿門。不書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柳而少莊茅鹿門。我民報事芳，無急其始，自今芳欽於世。世似柳而少莊茅鹿門。不書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柳而少莊茅鹿門。

唐本

第七卷

百三九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諸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稱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僞僞廉悍，議論謗訕，擢為左補闕，出為南陽太守，風俗率常屈其座人，名赫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或門下交口薦舉之，貞元十九年，藍田尉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

唐文

第七卷

百四

自刻苦，務記覽，為辭章，沈潛博著，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初，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唐文

第七卷

百四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居平里巷，相慕悅，而食飲戲相，似相親，而不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阱不一，引手救之，及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覺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信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矚矚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力人能舉之，且汝漢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勉，以致傳於後，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故得

親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忠，稍其力，莫子厚於萬年之墓者，弟虞遵道，遵道，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庚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與柳州相知極深，幾許周旋而終不掩其短，甚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與？葛洪詞。



宋文

○論臺諫官言事未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忠奸好惡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目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失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患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入爭之切則其君之怒心而廢其自用之意然後其言乃入是邪佞之臣得以用而忠臣之忠意以非為非以非為非則人主之所欲者而此之失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非

第八卷

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然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天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謬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

人望累有罪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愛勤恭儉仁愛寬慈亮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同日益貪汙日益困涸民滿野監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縣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歸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歲民流離死已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之臣能懷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未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此也錄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全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曰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急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過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第一擊竟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通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

第八卷

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憐愛狹情。除改是繆。取笑中外。家私微惡。流聞道路。何意順旨。導事達君。此乃誦上徽下懷。庚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庸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錄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唐惜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仙仙自用之戒。書以御史前後章疏。以付外廷。正執中之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懇切言狂。罪當萬死。

第八卷

言之甚真。能使人心事了然。雖換而無鉤索太過之患。曹端詞。

○上仁宗皇帝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解。聲色狗馬。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視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詭邪。頃巧之厚。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願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視朝廷常然。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

第八卷

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遠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備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人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猶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政。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險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

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義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公。如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業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如之。間往往而能也。然廷每一令下。其意

宋文 第八卷 五

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蠹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革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幸。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不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是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

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輿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能勝之。蓋聞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匹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輝。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

宋文 第八卷

此篇言宣王能新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芣。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闕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為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遂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利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絲枲等而上之。每

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貧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操以  
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  
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  
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  
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  
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其則弗其也其財可以具  
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  
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  
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若流酒誥  
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

第八卷

宋文  
罪九流之刑也○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  
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  
無○故○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  
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  
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  
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  
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  
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  
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  
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

是也雖亮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  
之遠萬官億醜之賦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一天下者又不可以一  
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  
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  
其類以持久之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  
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  
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  
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其於其  
職則上征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  
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

第八卷

宋文  
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  
俞情苟且之人雖欲恥容於一時而顧俸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  
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事  
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諂諂爭進之人乎取  
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虞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  
法束縛之而使之行其意免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  
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亮舜之時其所黜者則  
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



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以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利政之事未嘗在於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廣

宋文 第八卷 九

上於官府廣農於畝以廣商賈於肆而廣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則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為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玩精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患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不備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不足以有為者少矣且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

之才者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要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選天下之無能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

宋文 第八卷 十

以射為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為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張氏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事於戰伐士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術其行藏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則其才而能之也以及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於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於無能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就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願以為天下

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待從之列食口稍絀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過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

宋文

第八卷

士

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廢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官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取賄乞巧無所不為夫士已嘗踐廢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財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

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廣恥之心歟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恭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近責之目所親見然而其閭閻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未沫生害有至於死者歟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於禁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救於理矣今之入官議冗矣然而前世置員必其少而祿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

宋文

第八卷

士

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且雖愚固知增東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罪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

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得  
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  
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  
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  
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  
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  
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黨  
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  
而後得也此其所以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循懼賢者之  
宋文 第八卷

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隨天下  
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  
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  
能雖寡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固以無補之  
學而以此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固以無補之  
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  
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乘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  
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  
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  
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

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  
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肯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  
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  
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  
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思澤子弟庠序不教之  
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祇以官予之  
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  
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  
已擢之於庶職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  
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  
宋文 第八卷

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一二而當防  
閑其甚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  
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  
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有置於庶職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  
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與之以  
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  
同已擢之於庶職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罔其理  
也至於流外者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  
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  
已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

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獄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恥以今之學獄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有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數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宋文

第八卷

十五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輟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廢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且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廢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輟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

有罪有在事者所初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輟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其可勝數而草野閑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周不逞怪詩曰國維靡止或聖或不民無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倫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閑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即劇莫能廢其

宋文

第八卷

十六

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陸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替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超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綱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國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帝且因循之禍明詔大

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  
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  
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  
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  
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  
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初之以兵  
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皆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  
至於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  
漢親臨定其籍名報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

宋文

第八卷

七

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  
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軋變亂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為  
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慮人之不為  
而慮人之不能不慮人之不能而慮已之不勉何謂不慮人之不為而  
慮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  
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沒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  
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就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  
慮人之不為慮人之不能何謂不慮人之不能而慮已之不勉先王之  
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勉者也然而不

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  
應之者也故曰不慮人之不能而慮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  
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  
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改  
夫法度立則人無獨當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  
其弊之俗僥倖之時其初法立則未嘗不難也以其初法立則未嘗不  
下僥倖之人亦願悅以趨之無有難也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  
惟其初法立則之難而使倖之人不免願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  
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德謀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  
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

宋文

第八卷

六

真懷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  
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相習道所順  
強所當懷懷如也卒因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  
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  
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  
居先王之位而立法制非有征伐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  
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  
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  
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繼成  
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諱而今之



議者以謂迂闊而熱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  
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  
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  
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此。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  
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  
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熱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  
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  
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則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  
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  
天下戢戢刑措中國安寧。變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  
宋元  
第八卷  
十九

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  
熱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  
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  
自知其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  
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  
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人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  
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  
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伏惟陛下詳察。而擇  
其中。天下幸甚。○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毫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  
鈞考部曲無一不貫。茅廬門

○○上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荅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  
帝。開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  
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  
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命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草野匹夫。名姓不登  
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慘恐。不知  
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人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氣。如臣  
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  
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  
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難以擢落。蓋退而處  
宋元  
第八卷  
二十

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勸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令有司  
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  
有所發明。以度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  
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  
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走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  
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  
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  
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  
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  
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貴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貴一官。而天下  
不勸。此臣之所為十通也。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貴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貴一官。而天下不勸。此臣之所為十通也。





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故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心。此猶借資之人而欲使之自保。不也難乎。且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即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鍾張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俊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足以終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

宋文  
第八卷

三

勝者。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八校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綜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一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警。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課。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皆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一。其然在職司之不明。其然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能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舉。臣聞考課之法。而於

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通曉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黜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敢使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稱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怨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世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裁制之。世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主唐。猶有相君之勢。宋文  
第八卷  
二

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回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太守刺史。亦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與此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州縣之吏。事之如舊。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會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後之過。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詆。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兩隨訪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之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

去其民最近而易以爲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屬其廣隔全易  
御膳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歸也凡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  
薄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提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  
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  
庭如是之不威如故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  
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超  
乘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  
天下者必有所不可寬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用之人使天下  
不能幸其倉卒而亂其謀位也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  
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宋文  
第八卷

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  
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  
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  
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最之所謂戰將而善守者今以矣臣愚以爲  
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官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  
弓馬得者不過提擢引重市井之類而策試中者亦皆記誦章句  
區區無所之學又有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  
又甚輕其第下者不爲計謀故其所行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  
恥不爲就宜固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  
見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禁庭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

人特以不次之位試以寵優之任又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  
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  
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  
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  
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  
大目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  
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竊  
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未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  
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  
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長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

宋文  
第八卷

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  
杜其告語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有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  
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  
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餽賂錄  
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滋之廉潔而大欲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  
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欲若彼則百知且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  
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雖欲震威錄一二二人可以使天下  
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矜慎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  
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入之不可以  
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

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待以為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備。其半意。志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拔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放。說。今五尺童子。且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知其一旦之可以為作。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鉅寇。往往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如周

宋文

第八卷

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急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則見其威。故人不敵。秦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其者。故有煩言。以潰亂。合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散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功。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美狄觀之。以為博學。然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降下平世。使人而時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開有肆赦之令。然則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而赦之。雖後盜賊。始於之。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民。可以頃刻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越規。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困。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暴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恭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汲汲。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舉。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有特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民。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當判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

宋文

第八卷

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年而行之七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過矣且此出於王代之後兵革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全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啗兵衆之以饑饉解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日之間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受故其言公不知民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定惜願念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且請得以微言之陛下用後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變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然乎陛下知其然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宋文

第八卷

元

有立善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微凡在位者不敢用襄伊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繇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官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不歸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官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閭誑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禍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官官用事湯求為月陳校尉發情珠玉而等數人榮其尸於道中常侍曹卿

通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官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末誅其後實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通閑閑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冀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後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宋文

第八卷

辛

之世夫誼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故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繼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老泉一生文章政事參見於此矣 茅康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靡敢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臺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雖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咸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

宋文

第八卷

三

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以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慰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主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予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散則為仇離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注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繇此觀之入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腐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

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夫不可運之災也其為可畏過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任輕易喪志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書以弭眾言昭伯石以安臣室以為眾怒難犯眾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顧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

宋文

第八卷

三

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劉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騷然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時有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不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宣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其甚者至以為欲復內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太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誘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誘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豕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訪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能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如放鷹犬而歎自馴操綱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說惠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與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

宋文 第八卷

三

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熟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加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蓋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第分未復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閭歟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之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司謀及卿士至于庶人俞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不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青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邊緩始命臺使背之以至蕭蕭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與秦宥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

宋文 第八卷

三

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撫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懇懇難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誠取其傳而讀之能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重疊以為勸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有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入錢而權重則人多不願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煩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戢其今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矯勸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雖

敢不從由。恐陛下赤子自出。無寧歲矣。至於所付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使指。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莫。長我木。泰何嘗曰。長我使指。耶。今欲使而清之。第頃之。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遠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虞督康。下車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會議者之。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遭利。蓋必盡矣。今欲聚。訪。尋水利。所謂即原無虞。豈惟後勢。必大煩擾。凡所。盡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並才。錄用。若官私格阻。並重行。降。不以。故。原。若材。不。辦。與。修。便。許。中。奏。替。換。實。可。謂。重。罰。可。謂。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安。有。中。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

宋文

第八卷

三五

則安庸輕制。浪。燕。人。自。此。事。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遠。可。便。行。柳。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吏。所。過。雞。犬。一。空。第。非。均。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松。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憂。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墮。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固。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懼。善。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家。可。作。陂。渠。規。填。所。怨。四。鄰。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即。指。而。修。其。自。古。後。人。必。用。那。少。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亦。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常。行。今。者。提。開。江。浙。之。間。數。即。征。役。而。欲。橫。之。天。下。長。猶。然。燕。晉。之。東。東。燕。戰。司。之。誦。鶴。而。欲。以。農。五。

殺。豈。不。難。哉。又。欲。官。賣。西。法。仿。場。以。之。罰。前。庭。其。有。此。役。則。無。所。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心。漸。散。則。州。郡。無。所。徵。賦。何。可。知。士。夫。指。勸。或。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謂。禁。太。甚。尉。傳。蕭。然。則。以。危。乎。之。隨。風。恐。難。為。平。之。威。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其。嚴。於。御。軍。軍。法。其。嚴。於。禁。軍。三。犯。廟。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在。人。為。役。與。順。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願。得。在。人。然。至。於。所。在。逃。已。鄉。戶。備。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庭。則。在。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千。兩。錢。之。數。以。定。兩。稅。之。

宋文

第八卷

五

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無。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耶。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若。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乃。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然。者。矣。又。欲。使。坊。部。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五。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土。貢。定。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雲。相。之。子。不。免。成。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極。是。乎。存。里。布。而。聚。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錢。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產。其。直。三。百。金。夫。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能。有。經。典。

明之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  
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止則是  
家有丁而尚幼若終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後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  
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  
始為民惠也青苗放錢自古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事行雖云不  
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無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  
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  
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監糧草未  
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剌義  
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沒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

宋文

第八卷

三

已極或以代運束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  
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有有餘餘何  
至與官交易此等難堪已急則繼之以迫迫之之餘則均之鄰保勢  
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法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  
廣使使萬家之民上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  
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旬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  
青苗索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計其鐵且常平官錢常惠其少若盡數  
收歸則無借貸第留充借貸則所難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  
立壞彼成此所憂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  
必問問人不如陛下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愚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苗鼎臣嘗觀行怨怨之民哭  
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  
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人衆弘羊之說買鹽賣貴  
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甚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指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若此論渡興  
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資就賦用過易使而廢置官屬多出絲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改動以為難不則言販賣然此已許之變易變  
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由難行其買也  
尤難而與錢其費也後知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信稱之怨此

宋文

第八卷

三

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虛祿為費已厚非良不信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  
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  
間薄有所獲而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  
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  
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  
機洞照略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將天  
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得竊以為過矣  
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鄧生謀捷捷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  
留侯之言止而為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而六國之患已息刻印銷印有司

見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  
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讀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  
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  
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  
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  
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  
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經  
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窮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

宋文

卷八

元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  
子知其後必亡吳破楚人郢而陳大夫逢滑如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  
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鄧通朝呼韓功多於  
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業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  
而龐勳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  
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疆如秦而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  
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  
長短在風俗世有危盛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危盛  
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即飲食導引  
調節止於適新不待已而用藥則得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

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適此之故  
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陽根本已危僅什無日天下之勢與此  
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  
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  
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民市  
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  
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  
成風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  
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賊上以刑名整齊天  
下馴致僭薄以及播遷成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

宋文

卷八

四

治道失夫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  
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後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  
平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  
者不察其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察之以智  
能其未嘗道方說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流風已成且天  
時不齊人誰無過周君舍此而容無後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  
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疪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  
亦冀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虛囑大將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  
舌相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佳  
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應試雖有卓異之能必

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樂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要其不可以為忠之名  
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通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  
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而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  
生以為須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  
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羣子則是唐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  
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宜無賈生之比三表五解人  
知其謀而欲以用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出而為易言之正如趙括  
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能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  
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

宋文 第八卷

帝豈素才之主○絳灌宜拔擢之士○至於蕭何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  
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中屠賢相發憤而死終更政令  
天下終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大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  
名不虛傳○人有所趨必使待勞而後進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  
分不敢躁求○今若欲開陳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謹步可圖  
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朝  
舉生妄心○必不若人何所不至○豈風俗之厚豈可得我選人之改京  
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論素  
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儲恩○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  
何以廉○朕豈大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

門以待巧進者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於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  
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  
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密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期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依進  
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昧以力  
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  
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今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  
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  
必有姦臣持原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咸而慮衰

宋文 第八卷

臣先立法以救弊○國家和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鑒今則似  
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然觀其  
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  
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即經昇許以  
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或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  
慮流俗豈知得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  
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平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  
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備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猶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犬之狗陛下得不合  
宗族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既大於此臣自初小  
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  
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  
者珍論帶為之諫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頭不聽中外夫豈夫  
彈劾成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臺諫有所不能  
也臣臣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王孔子曰即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  
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  
宋文 第八卷

之患失不過備位而取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  
秦盧杞憂懷光之殺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  
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憂懼犯  
顏之士則臨難度我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  
以責其死即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  
者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  
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亦歎杜榭之若使言無不同意  
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第一有一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  
之所謂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抵新政苟為護持如近日裁

減皇族恩例利定任子條式略完器械閱習教旗皆陛下神昇之至明  
乾剛之必顯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  
中外所共知者臣敢不為陛下受之迷亂而作酒德哉成王豈有是  
哉周公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而作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  
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  
若有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  
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廢教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  
籍投荒為難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為於自信句  
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達大臣本意已則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  
宋文 第八卷

言曲揚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  
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人便其說所以然之狀陛下領  
之曰卿以獻三言朕當無患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  
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歲剝既  
眾怨此實多必將致臣以滅父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難欲赦臣而不得  
豈不殆哉死且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成無復言者是以前思之經月夜  
以想日書成後致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紀東坡中代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行寄氣象何等氣色謝聖山



○上神宗皇帝書

蘇轍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  
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  
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  
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  
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  
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  
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  
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謂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來自其所謂  
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涉遠必自邇世未有不自

第八卷

五

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  
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稊穠無思遠人勞心切  
切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弗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  
及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  
於而甫田可終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  
至矣苟繇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繇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  
肖蓋嘗武安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第一以為所當先  
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持其  
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  
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勝重之以勳

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下一旦無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  
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  
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魚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  
火總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  
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  
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繇之昔趙克國論備邊  
之計以為澶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戰動矣諸葛亮用兵如  
神而以糧道不絕為出無功繇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  
於陸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

第八卷

四

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  
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以以兵  
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  
役有莫大之費陛下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  
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陛下得其他  
而不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總也其終卒致於廢然  
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羅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  
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縶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貳是為國之先務  
也至於難言四夷臣服與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  
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

出○祕○府○之○財○徒○內○郡○之○租○賦○皆○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以○此○  
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  
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日○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法○所○以○  
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  
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  
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損○登○坂○險○而○馬○不○踣○今○也○四○方○之○財○  
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辟○如○此○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  
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  
策○

第八卷

四

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  
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  
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  
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  
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足○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  
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  
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  
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錄○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禁○守○  
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

於○下○上○下○相○室○譬○如○決○水○於○不○涸○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  
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  
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辱○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  
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好○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害○則○德○亂○德○亂○則○  
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之○履○相○躡○肩○肘○相○連○徬○徨○而○不○得○  
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開○其○隘○今○也○  
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陰○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事○  
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  
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  
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而○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

第八卷

四

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  
甚○然○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  
也○凡○士○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  
養○公○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  
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  
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  
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  
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  
勝○而○自○減○且○夫○授○科○以○侍○天○下○之○士○益○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

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不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載藉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惠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盡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寧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

第八卷

四

宋文  
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繁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司。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眾。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則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貴成於吏。若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謀可分於

轉運使。而使三司盡損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損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違謫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近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還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英散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

第八卷

五

宋文  
臣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委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吏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固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寡。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近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于者。二者皆自上鈎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私也。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若千其為惡也。若矣。而上不察。則上吏不問。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

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其有罪○終身勤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且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全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後○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夫○及之○也○如○除○度○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平○者○非○復○得○適○適○而○後○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恥○使○吏○有○所○懲○則○兄○吏○之○皆○可○去○矣○元○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宋文

第八卷

五

軍○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據○地○既○廣○兵○亦○隨○衆○難○照○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思○邊○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為○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國○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難○照○天○下○之○衆○通○以○備○方○今○國○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水○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十○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費○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已○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瑒○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兵○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恩○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延○內○斌○董○遵○海○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餼○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關○之○急○如○恐○不○及○是○以○力○之○士○會○其○金○捐○軀○命○冒○患○難○入○敵○

宋文

第八卷

五

國○判○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散○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必○不○足○恃○陸○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指○出○境○而○所○問○不○過○指○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絲○毫○此○故○也○臣○聞○天○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

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此於百萬則約於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閒謀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疆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難與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康愈厚其康愈厚其材愈薄性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康給

第八卷

五

是以勝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膏漫郡之儲此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且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成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之以為內郡之備也土人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數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於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思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思窮而後遵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敕賧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

無青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各與無不供給於上目引月長未有知其所以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還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貴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無窮而祖而上之至於百世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責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既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留而為民者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

宋文

第八卷

五

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出仕之使得從仕也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降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致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虛舍而廩給之使侍占而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營之祿導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賢僻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陳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下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復治民難

有而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任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  
室之親而市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  
不然古之帝王好義而多防難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曲因禁錮  
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  
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  
其業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下萬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  
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木火  
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欽重  
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  
今東南之米每歲漕計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

第八卷

五

擇州郡之卒獎於道路月康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既寒困  
迫每每侵盜難以他物未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觀此觀之今世之  
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奉今每  
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二其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  
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  
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收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  
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讓較者得其贏以  
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  
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顧者計其直以錢償之  
人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

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僥而  
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  
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  
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存  
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  
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  
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貴其可已者常多於  
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選與而天下之  
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

第八卷

五

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固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費不廢於  
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決民勞佚之未息官私之困日  
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供歲月而英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者  
義且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選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  
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  
之化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慮臣之  
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  
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  
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流徙乎時有欲去不  
久之心待遷之望適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



則法逆此敗矣。恭世有耕田而以其租殺人者。或者固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剝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仲室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臣不昧憤憑越。次言事雷震之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五

蘇軾

第八卷

五九

不從踵

第八卷

茲

稿上心

山熊本發難於渝漢然此等皆賊賊已降得最老弱固繫腹心而取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疆砥礪  
功名故沈起劉葵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  
道路之人驚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捷必  
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  
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群猶屠殺牛羊割割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第八卷

三

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  
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  
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而在將吏罷於凡庸  
而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富之內府累世之積儲也無餘  
川即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使而能總而部賞給大而未辦以  
中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起京東河  
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欲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未為大盜無以  
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也老臣所以終夜不  
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  
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之向背也

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或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陛下下方且斷然不顧典事不  
如人子得罪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  
責奴婢恣行箠撻以小事親未有見教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  
世興亡之迹近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  
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  
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秦雄遂有天下先武百戰百  
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而咸請夫則出謝絕之言  
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身居九重而  
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

第八卷

六

宋本  
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  
心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  
自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威氣於用武勢  
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  
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  
氣痛悔恨而追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  
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察之  
說此用兵利害曲折詳盡人主見之得無動念 蘇次崖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王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千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開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日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

宋文 第八卷

三

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待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願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

無奇策。相地勢。謹提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使倖於有成者。臣謂雖無致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擇。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昭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高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高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

宋文 第八卷

四

間。自高胡決後。議者會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於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此今欲塞高胡。使水歸故道。治堤防。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因塞公。此一患也。幸而高胡可塞。故道復歸。高胡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決。此二患而遲者。也。今六塔。以非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而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高胡數倍。其為國費。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潰隳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

河北一路坐見貪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於淤  
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  
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  
橫龍故道。本以高莊難行。而高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  
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岸不可卒脩。脩之難成。又不能擇水。如此等事。其  
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  
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  
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獲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止治  
恩獲。限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  
特諭軍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  
宋文 第八卷 六五

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制。反恩冀州官吏。相度限防。併力脩治。則今河  
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  
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  
悔無及。若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治本無奇策。起手處。拉排衆端。新舊動聽。此種素亦只在目前。但  
非歐公不能道也。葛靖訓

○ ○ 講官張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  
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  
二。謂之實。傲非也。實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注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  
有問而告之者。滿世之執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  
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  
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  
而高。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  
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通。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  
宋文 第八卷 六六

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往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  
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執書而請於禁中  
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  
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尊。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  
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左丘明。坐云則坐。曾子之  
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  
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楷詞嚴健。復存委曲。是絕好文字。王通集

○本論上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動而不固。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餘餘禮樂與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而王道成矣。雖有桀子孫。總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以兵。防民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然後世常多亂。而三王能治安。全者何也。三

宋文 第八卷

主善權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報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也。當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是天下之用。莫先乎財。整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止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而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故。今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

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於天下。無一閒隙之端。而南夷敢戕天子之命。更西夷敢有強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聚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爭。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令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戰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廟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新用之。則謂之借。借故兵相謂曰。官請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借。夫實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計歲月之

宋文 第八卷

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備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隨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財臨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戕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其心豈



樂禍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瞻無警之征賦、頭會其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善弊廢、補其弊則腐壞、整其腐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員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

宋文

第八卷

六九

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集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唯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陳甲，力穀五石之墾，樂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萬，官三班吏部當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令衣而應詔者，第除人，就其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脩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命道憲，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

於外而收歸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業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惟悴而久不為乎。歐公異日相略具見於此矣。○茅廬門

宋文

第八卷

七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虛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病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收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虛。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國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緣而入。及三代之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雖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備其

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藉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極賦。以替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地。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姓。宰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後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乘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御為。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

以導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其精治民之具。其備防民之術。其周誘民之道。其為行之。以勸而破於物者。治民之具。其備防民之術。其周誘民之道。其為行之。仁義舉而德之。不知其然。終身不見其與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緣而入者。謂有此。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為者。有暇而為也。其民者。莫不不見禮義之及。已夫。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之所。佛於此時來。其誘方甚。其權說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教之。曰。佛。其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能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絕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載之患。繼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善備其本。以勝之。昔我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專言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備其本以勝之之功也。今八尺之夫。彼甲符戲易

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則佛之說則有受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儒。進趨畏怯。然而開有道  
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又欲軀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  
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  
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而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  
之勢也。  
起伏秘絕。葛說調。

第八

七

○ ○ 本論下

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  
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  
父子。絕其夫婦。性人之性。甚矣。又有齋食。茹素之病。然而民皆相率而  
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  
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  
其心。以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佛說。於家曰。禁汝之佛。而為  
吾禮義。則民將眩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縣  
之治水。山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為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  
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  
宋文  
第八卷  
七

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勸。而沒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至行  
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膏  
而墮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雖居九州之間。而謂徐戎曰。狄。則蠻夷  
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  
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鄧子傳記。被髮。持矛。而仲尼亦以不左。任  
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我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  
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孔子作春秋。筆削。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  
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在。而佛之說。愈乎。忽而不為耳。夫却天祀地。與乎宗  
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梵僧。佛  
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梵僧。佛

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新。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月之功。不逮然。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為備者。不仁。卷歎乎。居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偽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必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威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取人之事業及其心也。必自其弊。故三代之術。皆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邪之士。見信宋文。第八卷。七五。

指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器其為記。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牧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給是而將有為。雖貴育之勇。孟軻之辨。太公之陰謀。善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從勢成。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勝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似過原道一層。然作用施為。越不曾提出。不能如昌黎之明確易曉。葛靖桐。

○易論 錄 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近。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若勞而樂。遂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目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茲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尊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臨其法。則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內。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九甚於遠。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易廢。易廢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趨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說。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擬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尊尊者。以其有所不可測者也。是以禮有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測。易有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測。

宋文 第八卷 七六

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不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今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枊。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而為一。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第八卷

七七

思精深議論高古文勢轉折曲盡其妙 楊用脩

禮論

王安后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咸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誠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逆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舉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大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

第八卷

七

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絲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於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敬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所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溪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制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為耶。則

○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  
○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借○荀○卿○而○辨○之○而○行○文○亦○僅○圓○轉○ 茅鹿門

第八卷

七七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便○聖人之始作  
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  
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  
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  
然以從我者○吾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  
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  
於其旁○且僂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  
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  
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  
宋文 第八卷 半

得其子弟之拜○而後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  
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  
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  
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  
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  
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  
地○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杖而搏逐  
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濟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  
於適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樂○立且拜者



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國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遠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備且忌之。彼其始末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宋文

取其行文深遠以為壯筆鼓氣之助。呂伯恭

二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庸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指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端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就。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難而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通。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收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塗。然後人不飲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告口。諱去其端。微其室。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而吾見其所以照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燦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然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余疑

宋文

第八卷

八二

而不散物感而不通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  
用用其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  
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  
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郊則百折無限煙波茅廬門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  
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  
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  
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  
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既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故諸其外炎炎而生  
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  
生者則人不致死以違吾法也人之好色與人非不斗之心  
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  
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攝人之所不能

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  
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能用吾法  
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  
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為內竊妻之變與戕其君父兄之禍必反  
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  
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  
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  
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然則君父兄之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  
通以今天下之中人吾觀風境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  
淫者也小雅悲傷始離而居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

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哉。以好色而不尤。或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則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勝。其忿然後思。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大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彼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如片雲。亂長空。風生機。而為一錢。聖人。

第八卷

八五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適。入於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澁下而就高也。故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

宋文

第八卷

六

後。茹其弊。我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土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値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及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悟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豈覺然哉。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民又懼天下之民。不已。視也。則又覺其然。以告之曰。萬方有罪。



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君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后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齊侯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足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是謂明辨。賈襄曰。

春秋論歐陽修  
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賾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輕加之又輕赦之則是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輕加之而輕赦之耳以盾為無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討賊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盾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仇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惡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

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赦而盾不討其逆涉於典獄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代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不討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棄親之心與自賊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意也春秋以王通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將春秋就今舊史如此其肯從而

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惡乎此可知其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就試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殺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而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而躬進藥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刀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試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刀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刀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試君孔子書為試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耳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

第八卷

九

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試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有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矣曰試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試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豈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益如是、可盡信乎○趙盾已案許止翻案先發難析 楊震川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通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通在馬季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哉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皆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貴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哉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

第八卷

九二

位之不可借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哉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哉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更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春秋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善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善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春秋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



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何如？曰：如蘇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蘇晉者，何也？蘇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終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

宋文 第八卷 九三

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臣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此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後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邈邈同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教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

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臨敬而華藻，讀得孟子然，方有此文。謝君直。

第八卷

春秋或問

歐陽脩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  
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  
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  
用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閱。雖至於魯。領得書自老。典至於費。皆得  
象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脩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  
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脩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子史故  
盡其所得而止。耳。春秋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  
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  
子歷衆說之亂春秋者也。或問予於隱攝有止之說。據經而廢傳。經簡

宋文 第八卷

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動矣。其述經之  
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  
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  
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  
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之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  
月。萬物皆仰。然不為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  
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讀者見之也。  
多聞閱疑。聖人固言之矣。讀書須常省此識。第端調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問其說而  
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稱於禮。之  
大成。而其教必本於禮。之漸。禮君臣父子上下莫不歸禮而定其位。至  
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  
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  
其綱紀。賅用。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故行事有具。而  
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  
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  
難也。而春秋一孔。舉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

宋文 第八卷

至指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  
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  
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處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  
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意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  
義。是以彼之空言。而不改。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  
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雖欲春秋天下其說疑之。  
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說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  
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寀。反覆於其  
間也。宋襄公疑於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  
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陽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此。則即不常二也。不故

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孔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  
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死又  
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禮書其真。春秋正其偽。正是扶孔之衰。虞楊用備。

○原獎論

歐陽修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庫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  
本也。而王政所繇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勝。薄  
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  
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  
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辭下之用力者甚  
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虛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  
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之活曰。牛收其四十而一之。一夫  
之力。皆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  
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  
求文。第八卷 九八

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其  
者。場工甫畢。歛糠粃而食。稅。或採橡實。畜菜根。以迨冬春。夫糠粃橡  
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  
為餓殍。此其可嘆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粟兵甲車牛之材。  
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畊。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粟亦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  
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費有節。而今嘗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  
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動之農。贖無節之用。故也。非徒  
不勤農。又為衆費。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  
任。也。何謂衆費。有誘民之獎。有募井之獎。有力役之獎。請詳言之。今坐

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縣兵三十三歲矣。兵常經用者老死欲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開乎前日而邊之吏如馬化軍。蘇宗奉。兩用兵而挫敗。此其故也。夫使兵耐辛苦而能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膏腴。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

宋文

第八卷

九九

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府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移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臨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戰。而老弱者時。情今之長大壯健者。時情而老弱者。皆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拘罷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才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是。自田既壞而併兼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家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利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畜曰。

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喪之具。又不幸遇凶。某與公家之事。當其時。常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償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償。則其場功。朝畢而棄之。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因名常何如也。故而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者而不役。於人能有四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皆為大役。以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

宋文

第八卷

一百

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裏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勤之使動。又為聚斂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十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三人之食也。未幾。我何其不。何謂不量民力。以為即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官軍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歲之物。三分之。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此制。而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

果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則  
而不思則有司遷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  
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  
夫陰陽在天也問勝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  
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  
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九古者豈年補  
補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  
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過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  
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  
宋文 第八卷 五

善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獎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  
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  
漸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與利除害者操於有司也  
華寫小民之情字字真摯尤為今日之幽風也 葛瑞調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平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  
也九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返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  
視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  
也患在若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  
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富室  
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  
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  
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漕運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  
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並騁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  
宋文 第八卷 五

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  
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  
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  
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  
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  
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  
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想構先定也古之君子先  
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象人以為是汗漫  
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  
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

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  
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動而終必  
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  
既而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  
度用材幾何後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料革吾將何取之其工之良者  
必告之曰其所有木其所有石其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  
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  
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  
者欲休息大夫之所至則治利微而最欲之且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不固未可知也

第八卷

百三

宋文  
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於矣元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  
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  
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廣興決於聚寡故萬金之利以小不  
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  
奇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馬於塗人治病不知  
其所常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  
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繼嗣風俗之好  
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足以使之也○管仲相  
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以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  
然至今可覆也○故凡之在魯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

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  
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  
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信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  
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  
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  
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無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  
得失固不可知也○難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  
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效○孔子曰  
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

第八卷

百四

宋文  
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後度鉄折不可用何者是  
知錯而不知較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其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  
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  
人方且眩矜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裁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  
至遠者彼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擢萬人之怒  
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  
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雖陰懷請於萬帝○成三萬人○朝以北舉  
燕趙東韓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介亦言於世祖○欲先定  
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葉難合此皆越人之都  
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



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聲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入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為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以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行若常多故而為敗人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戰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眾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宋文

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眾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必有其成也其成也者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蔽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眾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其從眾也眾多之口非果然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以吾為眾於天下為寡彼眾之所不言而同然者眾多之口舉不樂也以眾多之口所不樂而棄眾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眾矣古之人常以從眾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眾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從眾然則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

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專達之以理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非凡契丹可也如登千層寶塔層層壯麗令觀者應接不暇陶主哉

宋文

第八卷

百六

○ 正統論上

歐陽修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絲不與不一絲後正統之論作矣存之相傳所以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今天下於一是以若子不倫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私僭偽興而盜竊作絲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箕子也其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恭為閔是也絲是正統之論與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非而始終之際不明絲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

宋文

第八卷

五

間或理或亂或成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絲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理無異焉湯而論者無之其可疑者一也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所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羅然則歸於亂賊也而前世議者傷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然若乎萬世而不疑用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外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絲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疑其非子孫所恃者名其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其可疑之際久矣自私之心而漸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

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後天下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其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

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低北曰唐為北史者低南曰漢此自魏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德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宜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謬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絲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藉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任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宋文

第八卷

五

正統論凡七晚年刪為三按此晚年所定也 茅鹿門

〇〇正統論下

歐陽修

九為正統之論者皆以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假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今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咸澤皆被於生民。誠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今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倘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

第八卷

五

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有堯舜以來。三統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弱於非聖由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復漢。樂用去秦。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持始皇帝之事耳。然秦之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哀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衰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暴。湯收其亂而起。紂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率以攻桀

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嘒是也。其春秋敘而滅商。推秦之與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宜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祿焉。及非子為周穆王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收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幽厲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亦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周取西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皆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

第八卷

五

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蓋任法而少恩。其制度大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秦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則周而後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嚴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救。使仲尼而處周。於此然。然則周之德。固遠矣哉。周公之作。其聖人之業也。

況平王之遷國也。雖威然開德之在人者未盡。而法制之在人者未備。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五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今天下於一推轂。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懷愍之間。晉如綫耳。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馬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昇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以晉而南。而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非繼世。後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同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

文 第八卷 百七

新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六。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示天下衰獎。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就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與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其基其道。終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備不備。而斥其大功。不得。求有王之統者。何哉。曰。諸賢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遂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為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與也。論者又曰。秦胡。終以能滅。

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斥。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論。論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亮髮后。勅季龍之後。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隆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統優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口。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平於大。大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

文 第八卷 百七

唐而梁先。符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以梁為偽也。而魏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斥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為契。計。唐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乃一繫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耳。且劉知遠。晉之大目也。方。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供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收止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存之。可以冀其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

百十三

百十四

補 48-567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詠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于命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斯則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貶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

第八卷

百五

人而況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推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通。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靡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

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架虛行危。縱橫慘忽。數百千言。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真由山

第八卷

百六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轍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便而吾無求。昧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知之。刑朝廷之無功。卿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愛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

文

第八卷

百十七

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德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天下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其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號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耻勸之也。去

賞不執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用意懇至。令人嘆思之而不窮。萬請詞。

第八卷

百十六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  
○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  
○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  
○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  
○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  
○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  
○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豈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  
○仲見桓公於魯因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  
○是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正論古之人其  
○宋文  
○第、卷  
○第、卷

○知明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缺之懷詐術以  
○欺其君也彼豈不有知其不足以及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  
○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從矣則舉其國惟吾之  
○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其變以狗入乎商鞅之不然於  
○秦也其其進之不也聖人則不從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  
○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  
○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若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其王之禮樂猶方圓水  
○火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

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  
○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其進  
○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  
○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  
○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之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  
○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  
○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哉耳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  
○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  
○為要其能而責成焉其曰始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  
○此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  
○宋文  
○第、卷  
○第、卷

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訪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  
○止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通為議論錄正當 唐荆川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紛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  
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  
難其合之也○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  
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中  
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  
是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後而即文之  
綱○學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  
於其久而故其成也○止於此○是以成○欲得也○止於此○是以得○欲合也○止  
於此○是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終○將不勝嗟嗟乎○

第八卷

百三

○天下治亂○幸國長短之所出○與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是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  
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  
見必以資心○非不相信也○而出人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  
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棄而至於相怨也○  
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  
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棄也○生居於室○死以  
葬於野○此是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  
幣○重之以媒○約不告於廟○終身以為妻○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  
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是以為朋友矣○聖人

其相漬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  
之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曰○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  
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漬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  
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以矣○聖  
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先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  
嗟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貴○盡矣○

孫月峰

第八卷

百三

既醉備五福論

蘇武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  
 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適者。天下之  
 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  
 其所以富貴安適者。凡以庇護我也。貪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  
 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  
 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已勞  
 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  
 禱祠而祈。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彼於金石  
 溢於竹帛。使其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脩而得此於民哉。

宋文

第八卷

百三

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  
 民如待其親。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  
 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  
 不懈。行此二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  
 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  
 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宜  
 之。壹。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  
 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蓋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  
 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識刺是人。也不言  
 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

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  
 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  
 宜。子又改為子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  
 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盱眙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  
 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  
 欣欣。此可謂知本矣。  
 初不飾辭鍊格。而一筆寫來。自成高絕。誠百代人豪也。錢望雲

宋文

第八卷

百三

○王有不治夷狄論

蘇賦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故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則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推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求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

宋文

第八卷

百六

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教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公。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悛然。執兵以與戎從事於邊。則已幸矣。入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儀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是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豈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其不義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東坡嘗自稱應舉文字。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觀斯文可見矣。楊

第八卷

百六

第九卷目次

吳郡 葛 蘇詩詞 評輯 葛 蘇詩詞 同參

宋文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為君難論下

歐陽脩

大目論上

蘇軾

大臣論下

蘇軾

史論

蘇洵

史官助賞罰論

蘇軾

商論

蘇轍

伊尹論

蘇軾

武王論

蘇軾

周公論

王安石

管仲論

蘇洵

樂毅論

蘇軾

目次

第九卷

戰國養士論

蘇軾

六國權書

蘇洵

荀卿論

蘇軾

始皇論

蘇軾

高帝權書

蘇洵

項籍權書

蘇洵

范增論

蘇軾

留侯論

蘇軾

賈誼論

蘇軾

三國論

蘇軾

晉論

蘇轍

唐論

蘇轍

梁太祖論

歐陽脩

一行傳論

歐陽脩

宦者傳論

歐陽脩

伶官傳論

歐陽脩

諫論上

蘇洵

諫論下

蘇洵

辯姦論

蘇洵

朋黨論

歐陽脩

續朋黨論

蘇軾

蘇軾

歐陽脩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蘇軾

歐陽脩

與邵秀才書

歐陽脩

與石推官第二書

歐陽脩

答宋咸書

歐陽脩

答吳克秀才書

歐陽脩

上呂相公書

代楊

歐陽脩

與王樞密書

歐陽脩

上曾參政書

王安石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與祖擇之書

王安石

答張殿丞書

王安石

上韓樞密書

蘇洵

上富丞相書

蘇洵

上王長安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蔡學士書

曾鞏

寄歐陽全書

曾鞏

上富丞相書

蘇軾

上曾丞相書

蘇軾

上劉侍讀書

蘇軾

答黃魯直書

蘇軾

上兩制諸公書

蘇軾

上韓太尉書

蘇軾

上富丞相書

蘇軾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脩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蘇軾

歐陽脩

新序目錄序

曾鞏

魏志目錄序

曾鞏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集全先生集序

蘇軾

勸上人詩集序

蘇軾

古今家範序

蘇軾

華望之字序

歐陽脩

目次

第九卷

二



石仲卿字序	王安石	相國寺聽琴序	曾鞏
送徐無黨序	歐陽脩	送楊真序	歐陽脩
送李材野序	曾鞏	贈徐安二生序	曾鞏

第九卷

三

宋文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語曰為君難者誠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建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事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衆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則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哀也。前宋文

第九卷

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參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編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恃其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譏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說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唯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取亂。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還。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

惠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其丹恃兵跋扈。欲使之持郢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從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郢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穀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內顧。欲自抽刀刺之。穀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穀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米也。穀之以致禍亂。敗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

宋本 第九卷 二

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乃先主之用諸葛亮。則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惑也。使令出而而自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共衆心而飲國怨乎。歐陽公諸論。最為痛切。然其行文不如三蘇嫺嫺舒徐。須索五之為入神解。唐荆川

○為君難論下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未可。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用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收覆事。其後奢或。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侯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或。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宋文 第九卷 三

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固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傷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本與六十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為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緣

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繇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頗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此者。不可勝數也。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於中路略綴數言。自是一

第九卷

四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凶。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大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疾。漢之亡。唐之滅。繇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堅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惡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總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

宋文

第九卷

五

蘇軾

為崔敗則為何實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與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  
之凶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  
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匡矣  
小人終不可去耶亦非通論康明卿

第九卷

六

○ ○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  
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  
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圖師勿遇。寤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  
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敵也。則將日夜為計。以  
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  
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患。起於小人。而或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  
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為。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推不順直。則  
宋文  
第九卷  
可。○ ○ 敗。而○ ○ 不順。則○ ○ 難。以○ ○ 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  
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  
而辱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  
壯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  
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  
不登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  
散。是送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  
禮不能不相濟。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  
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誰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  
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

漢高之出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殺戮劉氏平日雖伯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  
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  
其說曰將相和則劉氏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  
此其所以為大計矣夫  
前此言小人不可輕信此論言擊之之術○呂東萊

第九卷

○史論

蘇詢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  
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  
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譏揅閼與  
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廉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譏不載焉見之留  
侯傳同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蒙傳傳董仲舒也  
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  
也苟列一以病十後之庸人必曰譬如廉頗辯如鄒食其也苟列一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若其誰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  
他傳彰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  
宋文  
第九卷

蒙惡聲於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  
人有所獲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  
以廢一彼之為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  
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  
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舉訖吳實十  
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  
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新而霸盟上國也春  
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  
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庸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

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西戎徐兗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  
其日止號蓋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  
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諸名名  
之而曰名之徒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諸姓名夫  
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從復宗

第九卷

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  
封之故送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  
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  
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  
新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  
為忌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識見精詳錢望案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  
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  
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李路原憲古所謂賢  
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  
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  
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  
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  
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  
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

第九卷

十一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與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  
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  
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  
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  
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  
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  
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片辭積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  
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時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  
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



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史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舉業文字之佳者 茅鹿門

宋文

第九卷

十一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辨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大而誘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

宋文

第九卷

十三

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固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然而已不能使之無與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鄆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衰哉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固於盟主之

平子說去其味自存文之龍典雅者錢豐霖

平子說去其味自存文之龍典雅者錢豐霖

宋本

第九卷

十四

伊尹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使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草食豆羹。而草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草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草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草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

宋本

第九卷

十五

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伊尹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累。華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與其中。而榮辱厚其外。是以後之君子。若死而不厭。亦是悲矣。孔子敘齊至指。嶠為卑。陶相讓也。陰處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之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大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

曰○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旋○而○復○立○太○明○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是○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思○以○度○放○其○君○未○利○也○哉○後○之○君○子○隨○常○而○習○故○端○；○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間○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荆川批新續兩字是文家血脈三昧處非荆川不能道 茅鹿門

宋文

第九卷

宋文

第九卷

十

○武王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龜龜乎堯舜也為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蓋美矣未蓋善也又曰三今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哉君至和不食其粟而孔子子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周之存亡氏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著常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而果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欲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大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而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父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從之所以

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救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從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取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後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今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宋文 第九卷 十六

稷諸侯必有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蓋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此是子瞻議論大中骨幹也 手摩門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序於堂，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秦中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人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

宋文 第九卷 十九

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賁與，則周公豈在執贊見之而已。固當為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賁，立身之士不可賁也。夫君子之不賁，雖聞室不夜，自慢豈其為人而仰祿而可以賁乎？嗚呼！所謂君子者，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

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推孟子者吾不信矣  
坡公院試論中有卑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語歐公疑其出處詢  
之曰想當然耳公大笑大抵高才之人善於比方其言論所至偶爾  
托之後世便信以為實然可謂愚矣讀書最忌無傷眼○此種文殊  
足人識力而議論精正能窺見古人心術直令無所逃避世之欲著  
書立言自見於後者其亦慎所稱說也夫  
葛端綱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  
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祿無寧歲夫  
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繇起○繇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  
所繇也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  
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國亂人國者顧其用之  
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  
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  
宋末  
第九卷

廢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  
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  
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成之言可以禁威公之手足  
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  
豈少三子之徒難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  
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威於威  
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宣公之虐不如季公之寬厚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  
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也

老泉諸論中、惟此最純正、接迂腐  
成公本作桓公、避欽宗諱、故取以代耳。宋本如是、奇難辨

第九卷

11

則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  
 之論曰。國王不成。其孰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  
 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  
 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  
 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  
 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鴟夷。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  
 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氣請命於勾  
 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剗其頸。項籍之解  
 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

第九卷

三



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霸者之論，自是刺骨，茅鹿門。

宋文

第九卷

高

宋文

第九卷

五

○ ○ 戰國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陸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入六萬家，杜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所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養民黨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鷄，昆蟲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細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於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政先王今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容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

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  
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橋項黃  
敵。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  
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繼  
百萬。帝狼狽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遠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彭越。張敖。千乘。蕭何。為政。莫  
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  
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天下士故少。  
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善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宋文

第七卷

六

氣直是倒黃河之水。茅廬門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  
六國五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  
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  
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  
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  
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  
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秦之  
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  
則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  
宋文  
第九卷  
三  
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  
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  
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諛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  
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  
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封天下之謀臣。以  
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暇。而天下之  
事秦之心。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暇。而天下之  
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約之勢。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  
使為積威約之勢。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

當與子孫六國論並看。茅鹿門

第九卷

○ ○ ○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然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

宋末  
第九卷  
二九

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  
 其書。大是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惡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  
 之訂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禁討性也。  
 此舜禹也。豈足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持其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禁討  
 之錢。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禁討  
 備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然燒夫子之六經。

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高文快筆奇識正論  
昔臨明

家文

第九卷

三十

○始皇論 其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獄按之當死始皇怒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  
練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取邪少子胡亥  
李斯蒙殺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濟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  
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  
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惟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請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  
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固其禍敗必  
出于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情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  
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開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  
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已後後再張永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  
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  
之懷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  
也奴僕重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  
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  
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  
決焚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依順脅息以得死為幸何

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執。亮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執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然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勢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舍卒之變。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傳。信之於民。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

第九卷

三

宋文 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請。知詐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而反。而巳。幸斯之智。是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子瞻錄南海後所作。公子時。雖歷世遠。已以故。上下古今。處可見。尤別。茅原門。

高帝

蘇洵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握目。以切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難謀。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于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勅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豈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有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庫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

第九卷

三

宋文 此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從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割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項羽時。激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也。一旦人有惡噲歌。滅戚氏者。時噲出夜。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請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

料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成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  
也○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繼○太○尉○不○得○入○  
北○軍○矣○或○謂○曾○於○帝○是○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豈○不○虛○縮○  
帝○而○而○稱○孫○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  
故○曰○彼○者○遺○其○憂○者○也○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送○之○耶○  
惟○世○後○作○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魯子

宋文

第九卷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  
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  
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  
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  
喜其去不怒其死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  
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敵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  
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  
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  
而區區與秦持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新安間至函谷  
宋文  
第九卷  
三五  
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擊籍則其勢不得彊而  
且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咸陽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  
在漢不在楚楚雖有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  
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  
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  
之師入之易耳且止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  
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  
入之然則止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  
鹿羅掘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逐逐則碎於獵明矣軍志所謂  
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



諸葛者十餘年其後履之必矣是猶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蘇林之田忌引兵走大梁固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救吾患秦未救而沛公先據關矣藉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桑柘州而就而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宋文  
夫居四通之天下又鳥事夫不可以惜也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有小大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

文字有鋒銳有機軸錢貴家  
初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越張敖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入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我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就之以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威

宋文  
子冠軍也哉義帝之危也其欲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入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

識卿子冠軍於羽人之中而權以為上將不意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殺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得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臣固難然

增○高○帝○之○所○是○也○增○不○去○項○羽○不○亡○鳴○呼○增○而○人○傑○也○哉○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謝疊山

宋文

第九卷

二

○○○弱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  
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  
紀○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之○觀○其○所○以○激○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  
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常○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  
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青○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  
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  
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

宋文

第九卷

三

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  
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再○政○之○計○以○使○倖○於○不○死○  
此○記○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  
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  
以○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  
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勅○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  
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  
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養○然○相○遇○  
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周○秦○皇○帝○之○所○不○能○  
所○以○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大○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

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雖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終忍之，見於詞色。此子房教之也。當項羽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公說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焉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若斯若結，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道藏

宋文

第九卷

早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其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能用才者，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伏特，庶幾一日得行其道。特之荆，先之以子夏，中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蓋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善養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爲帝之清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將澤漬而汲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忍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然，以付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

蘇軾

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遠。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腐櫟。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權待。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刺。盡。斥。去。其。舊。臣。而。興。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源。悲。賢。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知。賢。臣。之。臣。則。知。其。有。猶。今。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賢。生。者。亦。慎。其。所。發。哉。細。觀。此。文。子。驥。高。於。賈。生。一。格。幸。庶。門。

宋文

第九卷

四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過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幾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其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過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辟如兩虎相搏。勢必俱傷。而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整。當此之時。憐乎無有。以漢高祖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此其所以為漢高祖。其勢忽震。萬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漢高祖。其勢必。然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鈍。雖象。是以為漢高祖。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可以自用其才。其適有三焉。耳。先據勝。勝之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不逮。有

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  
心欲為雄豪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  
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也○用諸葛  
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終終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  
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也○雖夫方其奔走於二表之間固  
知呂布而無復於荆州○百戰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  
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與家取富之漆茅原門

宋文

第九卷

四

宋文

第九卷

四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遠處而能憂其君  
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執殛而  
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  
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  
上何者天下之亂益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  
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  
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  
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  
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  
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而勞者受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  
有好善之心焉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  
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傾越  
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  
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休而雪霜饑饉之所  
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  
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  
遇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  
也○是以晉之亡也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  
其亡○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

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疆。食其甚美而無以自食而為晉之敗。夫其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名士清談。晉亡之一端耳。然舉此以見賢人君子之無益於世。則後世所當深戒也。 蕭靖編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虞。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絕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制。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無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縣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蘇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

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無動。誰何。項高權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斯守三川。斷山河之固。而不救。後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疆土。魏晉之世。乃益優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任以自亂其亂而莫之戒。



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備環無窮而不可解也  
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  
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始故夫聖人將有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  
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  
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  
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  
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  
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

宋文 第九卷 四六

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  
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則朝廷之  
臣亦不至於乘隙間擊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殺其心也故外  
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逆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  
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  
內重之勢而左右之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臣下無誅  
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防遏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  
關中外無節度之權故脅於大君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  
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假以威收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

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得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審其  
所繇勝敗之虞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革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  
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固元振守澄士良之後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  
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  
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縣此視之唐之衰其弊在在外重而外重之弊起  
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世如言唐之衰也以藩鎮不知藩鎮之強則內重失也子孫合內外

宋文 第九卷 四六

說之是古今極大文字 官靖調

歐陽脩

第九卷

五

歐陽脩

第九卷

五

史漢以來所不到之論

○官者論  
自古官者亂人之國其源深矣○女禍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  
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懷以禍福而把持之難有忠臣  
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  
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耳目  
益孤勢孤則權傾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密○安危出其喜怒禍患  
伏於帷闥則謂之可恃者乃所以為害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  
遠之臣同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使人主以為資雖  
有聖智不能三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其賊傷而兩  
宋文  
第九卷

敗故其大也○止國其次止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扶其種類  
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所未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  
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益其漸積而勢使  
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愈斯及矣使其一悟悔而去之可  
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  
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其機員而情苦○茅盾門

○官傳論  
嗚呼或哀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  
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  
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  
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怠○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  
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  
方其係獄父子以組○臣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  
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死斷髮泣下  
流血○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  
宋文  
第九卷

然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  
方其成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  
次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  
也哉  
如此文何遽遜子長○第端綢

○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伍舉進諷諫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同  
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  
非乎曰仲尼之說然乎然者也吾之說然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  
術則人君有少不為然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其術  
則人君有少不為然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其術  
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  
詐今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城於列國自  
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  
宋文  
第九卷

以而死者未嘗聞然而執觸忌諱說或甚於諫蘇是知不必乎諫諫而  
以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  
北邙之危結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  
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而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康  
魯而楚不敢圍周象連以燕臨懼桓桓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  
之也田生以萬戶侯成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解開張而陽城  
郭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患  
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心而昭王長跪請教郭生以敗秦凌漢而

王前通以婦情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敵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暴必懼利  
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  
言必泛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  
故能龍達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  
說無龍達比干之心也為是龍達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千古絕調茅鹿門  
宋文  
第九卷  
五

○○○諫論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  
 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諫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  
 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電也○人之不能抗天○禍神忤雷電亦明  
 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  
 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  
 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  
 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禍神忤雷電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  
 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

第九卷

五十六

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  
 也○人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  
 也○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  
 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  
 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  
 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  
 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  
 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遺其賞○於不諫○遺其  
 刑○於諫○宜乎臣之喋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  
 適賞之而已○焉乎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

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官○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諫者直○佞者忠○況忠直  
 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取喻明切○讀者當自得之言外○楊升菴

宋文

第九卷

五十七

蘇  
洵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  
○即前千義利之尤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  
 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語小人無朋○其暫為  
 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  
 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  
 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

遊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  
 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  
 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  
 三十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  
 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  
 禁之月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  
 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  
 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  
 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  
 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



二臣辭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辭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辭為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  
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蓋人難  
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  
茅廉門

家文

第九卷

六

○傳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  
爾其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  
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  
用之而小人唯言而莫予違人主必抑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  
難於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  
俸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禾植之  
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  
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然  
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則善人為之搖也世主為之屏

宋文

第九卷

六

息辟之斯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  
不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恩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公失  
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  
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  
除者之可慎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  
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非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  
則為季氏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  
以為唐名臣矣若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黼謂范宣子曰  
小人朋黨則君子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難焉王黼曰子為

飯梁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發送王。附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思以謂治道去泰。其耳。苟然。其首惡而資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馬係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適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樂其業。以力取威。勝之。養未害。不反為所噬。昔曾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哉。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偏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故。謹懼仇人之禍也。姦臣復讎。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

宋本

卷九

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通篇轉招。處處皆如游龍。李在川

（） 縱因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戾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卒自矐。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也。及赦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將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矐之去也。不意其必求以冀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矐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矐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易有所謂。而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矐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效。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宋本

卷九

精神愉快。著端詞

歐陽脩

第九卷

十四

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主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導行其道。諫官平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獲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戕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有無之譴。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敬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乃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庭論者。非他人。公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置洛之

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  
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  
是之不識其意而妄議。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  
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繞兩事耳。  
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  
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  
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黜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通遇  
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而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  
無一言而去也。何所恥哉。今之居官者。事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  
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

卷之六

11

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諫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備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思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議一陳，曷言以塞重望？且解浴士大夫之惑，則幸甚矣。幸甚！

諫為英卓文明，宛轉抑揚，絕無矜厲之態。善端則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九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為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祖腹之馬。奔星覆駕。及即之。樂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以固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伴狂失其常節。接與屈原之策。是也。景山愈固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賡於古人。遠矣。其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其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其與君謀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街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苟卿

宋文

第九卷

以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謀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公少法昌黎。如此篇。固非有心摹擬之所能幾也。易瑞訓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井父家。以感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旋辟其有儀。坐而語。語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其意。雖藉之類。致其意。為贊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辭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殷幣。盡盡盡。夫與之。其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令秀才好學。其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食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贊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鵲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難佩以贈之。取其知

宋文

第九卷

交

客之來。後儲珎璜。瑤瑤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耳。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道其業。脩其辭。累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耀。若替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漫豆實幣。龜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宣。以贊與文。稱秀才。而以禮與賦。許次已之。所以答處。議論甚曲。而彩芽。庶門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是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前旬持注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示者而略陳焉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頃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下之不喻雖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之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令乃云者何耶始見之幾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耳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所不必論是以然然及來京師見二僕后本及聞說者云是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諄矣然彼一進其說及得是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之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竟

家文

第九卷

六

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是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礼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梲草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有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始於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設饌而飽而食曰

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審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哉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以又云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是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之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益適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宋文

第九卷

六

讀此種文如送歸鴻逐狡兔神想幾無所暇葛洪調

○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經。殆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存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或足真所謂勢而少功者哉。然則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鮮。亦非一人之能也。後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發衆人之善。以補鮮之庶幾。不至於大缺。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

宋文

第九卷

七十

刊正補鮮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欲明。而又盡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自是名儒之言。茅庶門。

○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線數百言耳。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振振。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忘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注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問於

宋文

第九卷

七

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通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或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克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文之文。浩乎沛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上。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勸諸之少進焉。幸甚。



昌黎先生書論文之甘苦甚悲然未免向文上起見如此文言約  
義明其可為尊文之至 葛端調

第  
一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先書

歐陽修

其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卑廢益稷之徒者。為其臣而湯之至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中亦有之。後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周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世。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養。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為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相之佐。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垂於後。然堯舜禹。世而不眠。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環然。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

宋文

事九卷

七

目之際。使人希慕。獨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事周旋。猶為幸矣。其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昧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蓬蓬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以法識之。乃無一事可同。而後為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其可閤嘆也。已。然竊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以有可以藉。而為從以干進於左右者。誠一陳之。先君之生。

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其不肯莫能。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論於長者。不謀於著述。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真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稱譽敘述不入平協文之最工於體者。為臨詞。

宋文

第九卷

七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脩

其間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賢於時之好惡。而與廢之。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詠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縣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終難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煒然。暴見而大行也。其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

宋文

第九卷

七

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閑言高論。流鏤前後者。特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不則其傳也。不章其不倖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侍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其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總守而泯沒之。抑有縣也。夫文之行。雖盛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

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發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獻闕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此全學呂黎送孟東野序。有其精略。少其宏遠。然已脫盡宋人習氣矣。可以此。

王公州論後史不及史漢議論本此。葛勝哉

宋文

第九卷

七六

○上魯叅政書

王安石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後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其材不足以任。而又多病。不敢自執。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過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才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雖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其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

宋文

第九卷

七

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客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足以備一過之使。而無不可為之事。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天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

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  
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  
得此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  
自常入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蘇君子之道以相  
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所不熹而施之各  
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  
區一好彼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聽而  
念馬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舉出乎閣下之時而大使常人之  
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舉者乎冒積威尊不任惶恐之  
至

宋文

第九卷

天

自古甚遠引義甚高容與落客之中而僅嚴之法自在萬難哉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正言執事其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  
懷輒以事廢暢東南之吮也舟與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  
執事息耗其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改倚甚盛甚盛顧猶  
有疑執事者雖其亦然其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渠  
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  
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  
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徒取名位而已  
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職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  
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痼疾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  
可也

宋文

第九卷

七

自古矣向之所謂痼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  
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  
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  
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  
辭而出疏賤之人妄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乃其  
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痼疾之病有  
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  
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  
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憚之義未能自去孟  
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

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辨不能為執事解也乃如其之愚則願執事  
於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病塞  
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  
答不宣

其意與言彷彿諍臣論雖不能如昌黎之宏澤然亦大健傑焉端調

宋文

第九卷

公

○ ○ 典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彼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  
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  
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  
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末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  
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  
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  
之民而善者此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也則皆然其  
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  
也間或排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編迫陋庫非  
宋文 第九卷

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政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恭耶謹書  
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同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荆公每以為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策廉門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其登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以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徒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怠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其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尚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皆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欲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孽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或職不

宋文

第九卷

三

負其意者有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難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議論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諫諍當面而不懷詆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其愈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謫惡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僨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當生者不得論曲直實罰勸懲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以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遺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目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傳

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宛轉條達而不自為溢美之言文有堅骨有貞品。葛端調

宋文

第九卷

八三



太尉執事。尚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載權  
書。雖古人已注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  
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  
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  
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墜之為沼。止是  
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誰為洪波。誰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  
為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  
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  
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

宋文

第九卷

尚

乃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  
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  
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  
詐。於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呼。以發其  
怒。蛟蜃終日而不螫。則盤旋華水。以俟其害。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  
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瞬五  
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  
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  
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  
易。而收之難。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奔貴。四

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  
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  
之地。不介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惑其心。雖然。天下無變。而  
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付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  
天下繕完城池。而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聚而籍其名。得錢  
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梓枿未絕。城隍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  
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洽。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此來京師。遊衍陌間。  
其言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茲時五六月矣。

宋文

第九卷

五

會京師憂大水。餉糧乏。集列於兩河之隅。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  
弊。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明昭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  
外之如兩河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  
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  
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  
天子。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謫。則多樹私恩。懼謫則執法不  
堅。是以天下之兵。素饑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驕為寬  
厚。愛人。狎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  
而不知治內之道。此豈特材也。古者兵在外。將帥而忘天子。天子在內。愛

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侯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為治我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純  
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鄧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  
濟新於棘門三軍鼓噪夫以昭雅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疎  
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窮之敢生且夫天子者  
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  
相雖嚴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  
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  
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重至公之心而無

家文 第九卷 六

師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墜彼其  
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立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立於驕焉  
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臣兩漢書疏雄辯可喜 佳手泉

○○上雷丞相書 蘇洵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謀付屬以天下者使在  
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今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  
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歎在此方今固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  
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  
何以副望望故或曰後有下全而異於此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  
之毀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或曰然則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  
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馬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  
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愛其

宋本 第九卷 七

無成且當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  
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  
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矣夫政出於他人而不  
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善夫衆  
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  
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  
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臨天下而居於  
或何者天下固或乎大者也乃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夫  
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告其身者以安  
乎則已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

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  
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  
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進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  
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業○則害其大事○是  
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  
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華於其間○  
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肖者偶不  
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  
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  
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解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未絳侯大獲之

宋文  
第九卷

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者也○賢者今上即位之初○竊策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  
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丈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數月盡治天下  
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致其  
身○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誠堪遠慮  
必有所慮○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而蜀人也○竊有慮於今世○願一見  
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此文氣力大○朗讀一遍○令人文思勃勃○宋子細  
願看其曲折處○反覆即奏○宋龍門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進○歎之  
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持而  
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繼繼公之死  
非其無人○也以飽辭而不與為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  
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  
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  
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盛衰○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  
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聞○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  
而執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重○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  
宋文  
第九卷

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壑○古之君子○其遠相為仇○其徒相為用○故一夫  
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  
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  
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  
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而蜀人也○願日將至長安見明  
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體○幸甚幸甚  
議論高奇○唐荆川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我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  
其所以與我者○父不得奪諸其子○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  
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罕以求幸其言○自以求用其道○天之所  
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棄天○亦我之  
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棄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  
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  
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議○在人者○吾何知

宋文  
第九卷

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塗而不休○不憚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公棄齊  
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  
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公棄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  
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月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  
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  
為天○沈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  
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能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  
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  
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尚之不肯○何哉○不自則聖賢

然其心亦有所不其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若動不發一說而造聖人  
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資人  
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詢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矣○其  
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  
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  
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存已故  
其心得以自負哉○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  
大漢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赫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  
宋文  
第九卷

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今永棄○與世俗日疎○淵得以大肆其力○於文  
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運同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  
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龍錯得  
聖人之權○其失也濫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  
今之世○雖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  
山田一頃○非虛語○可以無饑○力耕而即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才○不足  
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  
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  
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

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語氣悠揚婉轉、姜鳳何

宋文

第九卷

九

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  
力於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難、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謀官、尹公馳聘上下、用力於兵革之間、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夫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後旬思、念注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

宋文

第九卷

九

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也、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愛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乎其胸中、若與眾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渡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已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其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

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呼。呼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氣老之病。又痛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注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為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蓋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便利新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仰過茲。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氣。蒼然之色。未向畏。不敢迫視。執事之文。行餘委備。注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終所胡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

宋文 第九卷

之文。其味雖然。而長其光。幽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人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陷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來人以求其悅已也。夫樂人以求其悅已。而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者。則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隨在華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進而粗成。欲使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特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後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達。利意。屬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謀已。

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固益甚。然後觀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於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雖是盡展其囊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眩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善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記。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人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一。偶然也。而察之。

宋文 第九卷

五

描寫情素。千載如見。錢東甫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曹肇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而  
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  
乎肇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  
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慮庸人以已不及也  
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察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治矣故  
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  
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耶抑未然耶其  
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羞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  
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羞而後已也成此美者

第九卷

九

宋文

第九卷

七

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宋 蘇門

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  
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  
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參差相親未聞其當也如此則事  
之失得豈思之不待策而以言可也慕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  
謝則極辯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  
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  
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士婦而已爾捨是則中人而  
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實實之間議論之際豈不與行其間哉如  
此則肇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  
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待臣後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

似者然自漢降唐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唐後世士  
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  
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  
為深念乎肇生於遠既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  
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  
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肇之友  
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  
哉自重不顧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  
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肇之非妄也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敬。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發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喪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振。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視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之。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親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非富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辭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隱。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富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富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

宋文 第九卷

六

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視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弟之沫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難。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屢。否塞。以成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閥。素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此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雖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宋文

第九卷

六

此書約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為其父銘書特勝。 茅鹿門

○上富丞相書  
就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會  
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  
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今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  
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  
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  
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  
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而戎之熾也狄人乘  
間以踰焉北中國之大不患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  
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久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  
宋文  
第九卷

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且且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  
中而免於鳥獸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  
子孫奠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  
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是之勢則是明公  
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  
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  
易士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  
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詭昧懷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  
源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  
有所足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實為天子之宰無貪

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義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  
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哉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猶日歲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  
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詩也謹之曰  
聖武公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臣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  
亦何必其間之人哉不然載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  
人所為奔走趨奉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  
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有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  
宋文  
第九卷

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  
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善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  
求焉昔者夫子廣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造物之操孝而不  
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皆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貪公良  
獨勇而至於剛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  
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善此強能也若夫明公其亦可  
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奸剛健而不為  
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  
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故其偏其謹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  
之行而世亦肯後得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

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使悍之才。非其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金人。所難也。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使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執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能者。其或難此也。然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任保無行之徒。亦自致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範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見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執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偏任之論。是以報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錄。

宋文

第九卷

五

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概。幸甚。東坡諸書。或放達。而滿腹。或疎宕。而深渺。王鳳洲

○○上曾丞相書 ○○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於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說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潤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知之者。急則應之者。視其辭。今則其實。必有兩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今也。當千金之璧者。不心於肆。而顧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收水鳥。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望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塞其疾行。而接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常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有是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未嘗解。若將終身。至於德登。而不可得。名高。而不可。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見

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遠至於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  
和者也○就○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  
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敢○也○見○故○此○居○然○而○觀○萬○物○  
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  
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  
章○才○有○新○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據○以○其○  
名○聞○滿○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  
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宋文  
子瞻上執政書其詞自持處新然  
第七卷  
蘇軾門

第七卷

高

宋文

第七卷

高

○上○身○傳○讀○書  
就○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  
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  
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  
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氣○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  
不○為○之○勝○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  
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  
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致○尊○祐○與○之○權○而○天○下○環○衛○而○歸○之○  
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  
成○者○世○之○所○謂○天○章○者○也○夫○章○與○不○章○君○子○之○論○不○始○於○成○敗○之○間○而○  
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  
其○才○則○為○法○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  
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就○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  
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  
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安○其○塗○甚○矣○設○為○科○條○而○待○  
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趨○之○如○鶩○而○不○敢○違○者○何○也○  
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虎○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  
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就○五○寸○之○薪○者○  
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履○百○丈○而○為○之○表○猶○以○為○  
未○也○而○如○之○評○友○之○裁○計○之○公○奉○之○也○也○方○其○里○則○古○之○方○自○更○中○不○

不能者也。東○南○西○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而○控○戎○夏○則○古○之○泰○昭○王○商○  
君○向○起○之○徒○所○以○殲○身○殲○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  
年○而○天○下○不○以○為○遠○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  
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  
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  
實○辦○之○就○遠○方○之○鄙○人○進○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  
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遠○而○去○而○不○得○從○也○故○  
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然○耳○  
少○從○呂○涇○野○先○生○游○先○生○曰○小○子○志○之○請○此○文○可○就○語○文○機○今○筆○下○  
別○有○意○味○小○子○志○之○陸○平○泉○

宋文

第九卷

真

○○答黃魯直書

蘇軾

然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澤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  
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  
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進名而不可得。何以成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  
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  
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  
表。取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  
浪自棄。與世疎濶者。亦莫得而及也。今者辱書索累幅。執禮恭甚。如見  
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  
乎。喜慨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  
宋文 第九卷 百七

甚緩。想未深許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執非其人  
也。聊演次韻。以為一笑。

蘇黃兩相知處可拘 筆康門



○上兩制諸公書

蘇轍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織、鑽研、析之、學、蓋嘗謂然、大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之、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荒、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擡、雲、霓、短、者、殺、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墓、莽、焚、夷、殲、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漢、師、結、網、聚、餌、左、獲、弓、右、毒、矢、陸、獵、則、焚、象、犀、水、伐、則、執、蛟、鮮、熊、羆、虎、豹、之、皮、毛、雷、虎、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絲、籍、籍、折、翅、壞、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由、登、鼎、俎、青、潤、沾、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冠、用、求、珠、之、工、

宋文

第九卷

百一

○○上兩制諸公書  
隨侯夜光、間以類此、磊落的、珠、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奕、奕、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同、旋、奔、走、遂、於、宋、蘇、軾、既、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穎、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終、子、有、得、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邇、與、孔、忠、公、西、與、公、西、歲、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四、子、方、既、于、木、之、後、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年、淡、泊、之、說、而、吳、起、舍、滑、楚、之、類、又、以、獨、得、於、我、國、之、道、夫、子、之、道、不、可、及、也、人、得、其、道、而、後、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未、置、置、註、周、邵、衍、曰、時、慎、到、韓、非、中、不、害、之、後、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或、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溪、澗、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蕪、蕪、繭、崖、公、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心、之、所、以、盡、天、下、則、亦、喜、怒、之、情、勇、怯、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宗、房、焦、貢、立、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勸、若、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盛、而、不、達、於、道、而、言、五、際、于、干、卯、酉、之、律、

宋文

第九卷

百一

○○上兩制諸公書  
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命、號、美、有、以、感、天、下、而、論、其、泰、否、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然、其、意、以、為、後、世、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後、為、六、經、而、使、之、求、之、益、天、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野、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效、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同、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也、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勅、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其、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

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觀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微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惟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可。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通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知

宋文 第九卷 百一

人之弱于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故詞紀之而不能詐。辭謀不能使之。獨資。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漢居自閉。於閭閻之中。元然。積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齊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厲仲夷。遠。隱居放言。多中清。廉。中推。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恭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吾鄉原之敗俗。而却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為獲之。汲汲於天下。而却。韓氏之自樂之。非固

不可召。而知召之後。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觀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統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微通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肯。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推。孰不欲一見。以故。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宋文 第九卷 唐荆川 百一

非關。然不能為此等大字。唐荆川

太尉執事。微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氣不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渾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珠璣滿目。奇氣此二子者。豈嘗親筆學焉。如此之文。我其氣先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微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澆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麗。倉唐府庫之宏敞。范園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偉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而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大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溪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微生少未能通習吏事。獨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侍。還。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

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此正少年縱肆。絕無瞻顧之文。或云老泉代之者非也。葛靖訓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上昭文富丞相書

蘇轍

○轍而男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閒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閒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繇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閒。而最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揣之夷狄之城。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為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為。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為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已。然而天下之未治。則崇謙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能。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然予者秦越人以齊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

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唯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然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於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故讀三國志。常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有倍於公。公盡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紹。已可見矣。而公不決意。者。願為全

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敬再拜。子絲所托。諷處全在任人與篇末萬全之過四字。華康門。

宋文

第九卷

百十六

蘇氏文集序

歐陽脩

予受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折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愈之徒出。然後元和之

宋文

第九卷

百十六

文始復於古。唐衰世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宴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乎。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遺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伯長作爲古詩。詩雖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風。學者以近古。雖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

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幸世俗變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予  
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  
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  
不其嫉忌其粹而去之者意不在乎美也顧天子聰明仁聖允當時所  
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予美為恨而累之者皆蒙體全今並  
列於榮寵而與予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束進  
頭於朝廷而予美獨不幸以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抑揚悲悼每誦一遍百端交集此離門之散吟也高山之遺奏也  
別識

宋本

第九卷

百六

○ ○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  
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  
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援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  
積其興於怨刺以通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  
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  
累舉進士報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逐辟書為人  
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  
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  
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

宋本

第九卷

百九

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詩尤多世既知之  
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  
之派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見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  
德薦之清廟而進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  
為窮者之詩乃後發也嗚呼聖俞窮而後發其志其才其學其文其  
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雖窮然其志其才其學其文其窮之  
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有洛陽筆行吳興已來所作詩為十卷予嘗  
嘗聖俞詩而思不能盡得之也蓋聖俞之辭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  
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與遺藁千  
餘篇并書所藏擬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聖俞



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音節宛曲。豪能。使悲。惻之。音。暢然。而。雄。邁。同。在。歐。公。如。此。等。處。其。堪。  
獨步矣。○

第九卷

百子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悅。惟儼非。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無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園。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若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皆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實。罰。於。明。堂。苟。時。不。用。則。塞文。

第九卷

百二

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泰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請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園。不見用於世。而幸不殘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飲。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遠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以二形主愛其說最一唐荆川

○戰國策目錄序

魯 學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關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而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所謂或於流俗而不為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復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宋文 第九卷 百三

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為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必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至秦漢之際。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猶莫之痛也。惟先王之道。同時適變。而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

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邪則明。其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此。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與軼宕。王遵嚴

宋文

第九卷

百三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待其一偏。故人僭其私智。家尚其私學。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忘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句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間而不明。辭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縱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獎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是出於是時者。漢之士。必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

第九卷

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齊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見經正大文有典刑。茅鹿門

說苑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問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篇十有八篇。正其脫誤。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又以此謂無好學者。而向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有爲於世。至於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拘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問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後其有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鈇論。今讀其書者。知者而擇之也。然向數因指說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更生一生苦心。全在枉己二字。此文看破。萬端調。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傳見羽翼者三十卷。西漢要記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記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馬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閑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親望懷好。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其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免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納姦臣。修人

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事。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使者。與應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符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諡議大夫。姓魯氏。諱某。南堂人。序其書者。公之孫也。

宋文 第九卷 百六

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王遵若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雖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諱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固其上。上之人。使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較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陳項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沒

宋文 第九卷 百九

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雖然。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廢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不百愈。然踵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固其弊。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

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無敵。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循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枚時行道為賢。以化頹陋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臻之哉！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集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侔，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宋文

卷九

百十

說申韓之害，以誦孟子之功，此等議論，實關世教。謝靈山

○樂全先生文集序

蘇軾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成孝章，郵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難小也。公為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不

第卷

百二

遠道散難志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合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新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理，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傑，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者。公則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侍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大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誦其大略，以俟後世之君子。昔魯哀公嘗為軾



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  
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慕如公  
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千言。詩若千言。  
古人相如之說者。必得其人之大端而存之。不似今人一味推高。畧  
其實際。葛靖訓

第九卷

五三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公從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從公大書其門  
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  
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容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  
小我。故大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  
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  
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  
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  
士之賤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有過。往  
公之。公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板公於時。息微頃之際。釋公  
矣。大

第九卷

五三

罪容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  
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  
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  
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  
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  
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予自錢塘將赴高郵。勤  
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  
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到底只敘歐陽公好士作傳居氏文。必就吾堂立說。昌黎亦然。葛靖  
訓

蘇 聯

第九卷

有病

先大夫家居，二十年，益無日不進諸子而誡之。至易書之時，乃曰：

今而後爾。惟兄弟之相勉已。嗟乎。為人父而愛其子者。有之。愛其子而教之。莫有如先君者也。因而兄命。拔此文。注然書此。當體識。

第九卷

○ 章望之字序

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有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能從寬弁以為首容，珮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毅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目，出入宗廟而昭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將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或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清，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

宋文

第九卷

宋文

第九卷

百三

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時，大夫蒯聵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為諸侯所不敵，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係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歿，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無不可及。龍興其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也者，同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於德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然將乎斯外而燁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不流，是教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哉夫。

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極平實文字，却流利可喜。每端切。

石仲卿字序

平安后

予生而父名之以利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異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取名之於世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一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爾子正于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志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宋文

第九卷

百六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孰能驅矢之事矣。又當審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審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教非能布策而已。人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意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盥有戒。在與有和。當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嘗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後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推如此。以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怠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聞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就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為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於樂教。曾子曰。豈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致之中也。故和而當。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蓋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

宋文

第九卷

百九

以養之至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嘗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後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推如此。以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怠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聞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就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為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於樂教。曾子曰。豈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致之中也。故和而當。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蓋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

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曉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問中徐覺華老林希子中而予嘗罕子同洪君名見字方叔以文學史事稱於世云

第九卷

百四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外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滅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外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為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言不能言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者矣若穎回者在陋巷曲肱枕而己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朽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雖美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思焉以久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滅歟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公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錄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語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宋文

第九卷

百五

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常為  
張若唐荆川

宋文

第九卷

百三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出憂之疾退而閉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  
商徵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  
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擊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  
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離離之  
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  
子屈原忠臣之所哀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而與夫堯舜  
三代之言諸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澁辭寫其曲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  
友楊君好學有大器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廣調為尉於劬浦居在

宋文

第九卷

百三

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同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瘴氣風俗  
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以久乎然  
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選道  
雅酌酒進琴以為別

落想飄然讀之如清風過耳 葛端詞



○○選李材知柳州序

曾 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必為不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在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因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開蜀始俱為夷則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絲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開溪峽江蜀棧之不利則均之吏于遠此非獨優於其風氣吾所請之其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亦嘗有疾苟違節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柑橄欖花有素馨山竹含笑

第九卷

五

之屬余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于天下人少聞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矣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今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可小其官為越人際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顯然適于衆人者不能也官于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顯然適于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材而巳材材必與其兄公同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同為柳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贈蔡安二生序

曾 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道余稱蜀之士曰蔡生安生者既而蔡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序以頌余讀其文誠闊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繼奇特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蔡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更將以言相求於外耶蔡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或于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余生之迂

第九卷

五

將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愚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議論謹密 唐荆川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目次

第十卷

三

是集場工始於春初竣於秋季任路錄之勞者  
為張兄蘇餘總梓刻之任者為周君揚初劉君  
元卿湯君維新等蘇餘吳之快士揚初又予姑  
之子也書寫錢利二君之力居多張兄名峻  
德家吳郡之金閨里居僻蕭然門外多長者  
半數周君廷宰亦郡人劉君名志仁湯名之盛皆  
軍國經德人而久居於吳者識之以無忘始事  
之難非足為諸君重也 永康堂識

第十卷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就  
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  
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怒○可與百戰○  
九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  
嚴斥候○使畔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  
謀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力○不盡其力○故士  
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  
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

第十卷

而後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  
士皆畏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  
知時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陰○卻艾○雖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  
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  
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  
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  
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為辱○吾技也○夫然後有  
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思可以支百勇○  
一節可以制百戰○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故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  
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不與敵校○而置之彼將○彼將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

吾○於○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仰○而○墮○其○中○此○  
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璧○當○猛○虎○奮○呼○而○操○桴○徒○手○遇○斯○場○變○  
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楊○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通○冠○  
宵○衣○甲○披○兵○而○寢○則○童○子○擊○斧○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大○能○以○形○  
固○則○力○有○餘○矣○  
自○為○段○落○大○似○西○漢○人○文○鍾○伯○敬

宋大

第十卷

二

○遠慮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  
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  
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  
成○天○下○之○務○無○權○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  
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雖○與○謀○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  
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  
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矣○有○益○湯○有○伊○尹○  
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而○與○湯○

宋大

第十卷

三

我○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  
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閭○廬○有○伍○伯○句○踐○有○范○處○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  
將○任○韓○信○黥○布○彭○越○張○敖○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將○說○諸○侯○任○鄒○生○陸○  
賈○振○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  
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大○君○子○為○善○之○心○與○此○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  
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周○馬○氏○魏○  
之○賊○也○有○實○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  
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  
有○機○而○泄○者○皆○知○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穽○而○不○知○以○物○實○其○

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真事機而常用之者，心之臣也。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熙安。田文所謂子少固危，大原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此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惠文、武帝之末，天下既降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將軍守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費，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助以濟。

第十卷

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而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讒，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遭變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惻惻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奉之不加富，百人踐之不加疎，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試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

遂知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如怒馬奔逐，絕塵而不可羈制。茅鹿門

第十卷

五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  
禮○御將以術○御賢相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信○不以智○是不  
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  
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  
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奴以羈○觸者  
可拘以攝○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  
當與虎豹并殺而用○則是天下無麒麟○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  
也○自非大姦○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割之以術  
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

宋文  
第十卷

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皆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  
萬徹○侯君集○咸彥師○才將也○皆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  
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  
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  
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聖智竭力○死霜雪○臨白刃○而不辭者○其  
實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  
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碌之  
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  
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  
也○夫秦隳壁者○豈其易○絳灌其屬○終居之新閣○浴之清泉○而後責之乎

里彼驍驍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後一雅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  
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驍驍也○不先賞之○是養驍驍者○飢之  
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  
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  
小者○然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  
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其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  
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破下○與信越期○而不  
至○捐數千里之地○而界之○如秦○秦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  
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

宋文  
第十卷

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陳彭越之  
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  
滅○天下已定○樊噲○陳彭越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  
帝至此○而當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棄  
然自滿○而不渡○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  
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尊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今天下而自立  
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  
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老泉之學○多出於韓橫○故其論諫也○以說術○其論御將也○以智術○夫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識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作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則則有司皆廢○而將亦廢矣○將賢耶○則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作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藥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說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素難不擾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諸將而李廣利○破大宛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素○縱不擾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

第十卷

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疾○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後車北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急○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漢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聖人○而倘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

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將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與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罰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其○獎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強○大罪而自裁○夫人不裁○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

第十卷

廣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有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教○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辱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教○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議論純正 茅鹿門

○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  
○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  
○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  
○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  
○禮○生○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技○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  
○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  
○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勉○強○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  
○善○射○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射○能○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射○射○而○  
○射○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  
宋文 第十卷

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  
曰我資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道焉然而為此者  
有絲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  
疎傲傲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號呼以發其一時之樂  
而不顧其禍害利醜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個然遠去不可羈束以  
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一發則個然遠去不可羈束以  
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模倣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矩  
以事禮法而公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  
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保重之以恩貴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  
身自從之心而解其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教忠而後爲樂今

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  
不越法逾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  
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  
意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  
後優詔以召之豐爵厚祿以結之則彼已懷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  
安肯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  
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  
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治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  
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甚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  
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  
宋文 第十卷

不識其能而忽之乎所宜氣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  
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  
欲免其過者是終亦隨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從  
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捨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  
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  
而真奇傑者出矣  
感悟當世直是刺骨 茅庶門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田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稅一、其次者乃五而稅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稅一與五而稅一之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威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摧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繇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

宋文 第十卷

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雖告飢從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後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意者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止轉入不免於怨、其怨皆起於廢井田

井田廢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鉅資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不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秦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不可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甸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縣為都、都方八十里、甸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澮澮者一、為澮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

宋文 第十卷

夫間有澮、澮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澮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寒溪澗、平闊谷、夾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夫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之世、至於夏商、猶尚存治、至周而大弊、則公承之、周遂中究其制度、雖然、其體累、非一日

○其○能○如○此○也○其○所○難○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  
○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  
○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惟○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  
○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  
○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  
○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感○乎○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  
○欲○少○為○之○限○而○不○算○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  
○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  
○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

第十卷

十四

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為  
○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  
○不○為○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  
○於○此○哉

此論全為當世厚歛而發 蓋鳳阿

○試○試○制○科○策○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  
○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務○異○也○方○其○無○事○也○雖○存○威  
○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危○深○悲○之○言○而○不  
○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梓○元○振○之○用○事  
○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  
○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  
○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  
○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廣○積○安○之○時○未○不○拔○之○勢○拱○手○與○衆  
○而○下○臨○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然○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

第十卷

十五

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執○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  
○真○足○以○有○威○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  
○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取○於○寡○昧  
○以○為○志○効○道○遠○治○不○加○道○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  
○變○審○於○情○偽○不○為○不○及○矣○而○治○不○加○道○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効○道○遠  
○則○臣○臣○臣○臣○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動○而○道○無○遠○陛○下○苟○知  
○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地○備○以○道○遠○為  
○款○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以○日○行  
○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體○以○日○動○故○無○疾○範○以○日○用○故○不○衰○天  
○下○者○大○道○也○日○久○以○置○而○不○用○則○委○廢○廢○故○日○趨○於○其○而○已○矣○陛○下○從○后○法

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憂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教世屬依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之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為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悅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天下皆誦誦其言語以為準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

宋文 第十卷 十六

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鵠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闢政尚多和氣或愆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階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廣為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然則於多民不知進叙法寬監吏不知懼縲繫者氣悲嘆者多凡此皆

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屬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欲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朝是也成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若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

宋文 第十卷 十七

已而任我者能無以小人間我乎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不敢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足避君以自固也足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過詢也足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至者此皆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嚴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殺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

之國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盛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之  
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  
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雖此觀之則四  
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  
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率則不能行居者無  
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  
得傲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  
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讀者以  
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配之乎然臣以為事務有不可不取者

宋文  
第十卷

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  
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固而不能舉也其所  
以自固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也雖然如巨  
人之病能非不朽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  
以委之使秦人斯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  
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  
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屯田之兵稍  
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  
雖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  
始有可制之術中國始有息肩之而不然將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

所謂利入已後而得膏腴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處內有得  
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畝園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  
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舍良帛而別異之以侍倉  
卒之命其為費豈勝計哉今不夫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  
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  
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寇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  
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  
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能未能復古可略分  
其部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  
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

宋文  
第十卷

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  
不惟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  
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  
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  
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都野而未完則庠序不  
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儲讓將以息訟  
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責  
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  
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  
以教化待罪而多以文法責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



更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縹緲者。數。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致。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愆。深切在予。變不慮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者。是陽氣不能復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復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飲或不飲。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陰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

宋文 第十卷 三

也。為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為免。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析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淫。陰之氣溫然而為淫。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鬱。鬱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虛也。秋冬者其一。鬱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數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虛而不能喻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萬然與天下為味。均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虛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之所繇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參之作。劉向所傳。臣代。

所紀五行何條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止陽之月。伐鼓。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眚而有眚。有極而有極。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今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天榮社伐。鼓木。非有蓋。故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卦泰。故。高夫。賁。庶人。走。難。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

宋文 第十卷 三

揀。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因。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國君子之所無。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秦右。借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罪。使為差。大臣有脫。案之。即則四方以齊。梁為汗。羅無禁令。又何愛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撫。或曰。不可。提。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不察。矣。自通人之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提。市。所以為。撫。也。如使不。提。市。而害其為。撫。則夫曹參者。是為。道。也。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前。世。觀。治。述。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庶。孝。文。用。備。將。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其。治。莫。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

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  
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帝得貴誼之說然  
後待大臣有禮卿諸侯有術而至於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  
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  
刑而易之以梵言梵言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  
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祠  
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拘其老而不  
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強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  
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安樂去集防而為天寶之亂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縣形於詩道周公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

第十卷

三

非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  
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武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  
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  
雅而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棄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  
也思而不棄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  
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  
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  
韋頤之言不宜薦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副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  
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

額公佐既泉簿書蓋繁百費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  
剝下饋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  
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  
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勝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  
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權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  
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  
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

第十卷

三

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  
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所謂五均賦  
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  
如此而於其末漢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造厚此  
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  
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縣問焉又  
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  
僭任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  
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  
欲近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非之是欲進一人而天下之所欲

一人則又相與排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緣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威於內也為此言者固要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於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冠不縣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

宋文

第十卷

四

蘇軾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蔽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謫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易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則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

宋文

第十卷

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司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自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以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九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邵古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欲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忽爭相詰諍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能為哉臣願陛下首選中書

六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求於經傳，則五

子

實而知龍商性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持相和

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  
赴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臨亮察未嘗誅一無罪欲得  
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此秦偶語之禁起東  
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  
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稽刑  
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不  
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利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  
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亂耶秦及

宋文 第十卷 二九

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  
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然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  
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陛下至於如此且夫有過無  
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  
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  
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我相遇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  
相與飲酒而執殺之雖禁尉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嚴聖賢曰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故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  
其事與其兩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故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  
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

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  
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勵而能惟  
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大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  
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  
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或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  
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  
求非常之功者哉以當時大臣不選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賢者  
驗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腸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銀繩墨以慕古人  
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

宋文 第十卷 二九

之稱劉秩闢楊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  
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密固而  
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以効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毀之  
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  
同之論不過清聖聰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  
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作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  
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廣醫藥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廣治下必  
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依○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  
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述  
可見以矣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

書善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且以為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畏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玉璽我文王謀不承我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待堅用王猛而與世仇勝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遠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然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護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哉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恐有口者防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以

宋文

第十卷

三

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作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遠彼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此篇多為荆公而發鍾伯敬

○ ○ ○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思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

宋文

第十卷

三

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為○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獨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強人害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咸與患也○夫強甚者○咸弱而不振○弱甚者○患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志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惜也○詳



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固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成當其威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舍歡適各國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第十卷

三

周之天下卒競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新捷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競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以堅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綬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嘗病於弱惠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嘗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利施而兵不振也絲牽與利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

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賄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騷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

第十卷

三

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秦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命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以此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實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惠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節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而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也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天下之民莫不歸德而

亦常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年足不敢輕化法此之謂強政  
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嚴威則  
威發而天下震○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  
不可○羊易者其為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  
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  
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其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  
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  
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  
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逆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  
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

宋本

第十卷

三

然其刑不善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  
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忿情不法之  
人以定外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  
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  
狐趙先親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以為霸○而謂湯  
非○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  
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  
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文勢一步驟一步○唐刑用

中國內也○夷外也○憂在內者木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  
有外懼○木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  
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  
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威則侵小威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  
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無望其臣與遁  
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此則禍患為日久矣○歲遣金繒以數十  
萬計○累者幸吾有兩羌之變○出不遑諮○以賊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  
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  
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

宋本

第十卷

三五

然不得不重賦○重則民不得不變○故雖名為恩民而其實愛其死而  
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  
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種不  
過冒頓當秦秦刺劉氏戰奪之後○中國法然矣○以今度之○故宜遂入  
茂中原○如決大河清墳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  
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氣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  
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  
總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勿  
奴自是始有懷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

然則則勝句奴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崇德之敗而最末知其  
所勝其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  
我百戰而勝人人難屈而我亦勞死一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  
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  
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  
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衆使之來  
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其心者此其志  
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其隙以伸其所欲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  
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  
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

宋文

第十卷

三

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  
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  
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  
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  
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同也勢易將舉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  
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解早者遲也解疆者遲也匈奴之君臣  
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閭廬之入楚也西唐蔡句踐  
之入吳也周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  
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

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  
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  
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  
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  
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  
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藉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  
項藉死天下定而諸侯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  
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韓  
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王而其實

宋文

第十卷

三七

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殺死罪載  
黃屋制宏公行也昔矣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  
徇從家與而不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  
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蕭何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  
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  
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蕭何愚乎七國  
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  
之禍與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  
者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

之謀而用一身之謀。我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略。勿略則變疾而禍小。略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疾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與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淵。淵不及其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需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慮大患。終不可去也。赤辟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宋遠汲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是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

宋文

第十卷

三

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反。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犇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犇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其日圖其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犇。今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勢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漢講固要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犇。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犇與形。則我懼而以

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怯者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呼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聞者也。雖然。當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呼呼者。樣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犇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焚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止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遂延以道。愚故曰。彼計出於犇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以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災。晉誼曰。大國之王。勿弱未壯。漢

宋文

第十卷

三

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使當年為平仲之策。行則弱宋終可無北轅之禍。故富彥國爭歲幣。雖為宋計之善。而利者害所倚也。病入膏肓。秦越人逐走矣。當何思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變○莫不盡去○綱紀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以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僭僞○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

宋文

第十卷

晉吳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以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應○惟其謀止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隙之其難○其取之其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開○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故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而我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總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依○而求者無厭○以有德待無德○而能久矣○於無事○天下未嘗有

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故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捷捷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嫌者○必重○軍旅之後○而思之以重購○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仇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彈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戰○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

宋文

第十卷

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闢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秦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害○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不能疆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實元慶曆之間○河而之後○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從橫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戰常欲戰而我常欲和○或能常戰也○特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厚用而後

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然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眾。示之以不悖形之以好義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易為猶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與猶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衆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俱願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總總焉惡戰而與眾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豈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我一有敗衄則就就焉縮首而去

第十卷

四

之是故。蓋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眾則權在我矣。一氣寫成煙雲萬里渺茫無際。王道衰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士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自闘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絆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縉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絮裂以示不如胡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胡醢之便美也。絲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故精脩其法而

第十卷

四

漢守之。築為城郭。鑿為溝池。大倉庫。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其進退坐作之節。昧不相先。故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散失也。一夫其法則不知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袂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難用其法則是佩玉服袂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鱗鱗。其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中公至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國虛大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復黃也。



之會。隨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墮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國之哉。而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廆。之儔。皆以絕其之安。驅駕一時之階。後其墮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若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難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梁。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金。主。身。師。觀。中原之富。懸。廟。社。宮。閭。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

宋文 第十卷

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介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後。於陷。窺。細。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借置。規。畫。皆。人。後。變。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機組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與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則亦有時。後。懷。既。不。屈。之。士。而。臨。辱。及。於。公。卿。能。什。

於於殺陸。貴為將相。而不免因徒之恥。宜有其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絲余之所以入秦也。山。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國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皆俊。雲集響應。無有遠通。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街塞數也。彼皆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棄之不忍。華夷雜處。易以生變。如此則中

宋文 第十卷

國之長。是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故以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定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以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得制。唐荆川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亂○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收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

第十卷

四

與國奉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仲舒○皆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故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

宋文

第十卷

四七

○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殫去者○皆不廢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遠天下之亂耳○豈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

扶者不其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說從而發○或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劾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妄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急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幹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惑○而說言之所繇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閒○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斷樊世○遂仇騰○燕席賓○而後王

得所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之勤  
相須其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  
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  
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熱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  
法天下蓋不可治哉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  
哉

只因當時韓范富鄭杜祁諸公紛紛外逐而不能久於其朝故有此  
議茅庶門

宋文 第十卷

○ ○ ○ 榮略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  
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  
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  
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進也雖欲  
乎善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  
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也  
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治之可以無憂是為知舟楫之利  
也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莫難於集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  
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止於  
宋文 第十卷

急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  
之不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  
下則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  
注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  
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  
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莫能集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  
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趨起而常喜於為善  
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  
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  
躍奔走皆為我從以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已如使天下皆為不

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平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利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微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者以鎮世俗之躁暴非以隔絕上下之情義尊而自安也舉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舉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蓋萬物之理

宋文 第十卷 五

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注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誦誦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往者而見之往者又不可得見欲得往者而見之曰往者進取往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往者往者皆取於鄉原是以此靡靡不立也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往者往者而與之然則濟勵天下而作其急情莫如往者往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有穿雲裂石之聲有冲霄貫日之氣然則

其心莫若欲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龍龜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狀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需資苟不得其心而欲屬之以區區之名位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故後先儼然

宋文 第十卷 五

而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欽之而退兢兢惟恐有虞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同以與人而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危也天子者有此危者也危者不危而置諸危筭則危與人不相習是以行路而難操之三者使手習知其危而若亦習知其手手與危相習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威也天下之患非經營補救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且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者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飲饗諸侯飲酒皆嚴此意為

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  
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  
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杆  
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懷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恭尊  
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  
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議使其君  
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依依焉抱  
其空冠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  
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  
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

宋文

第十卷

五

下終以不穩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騷風兵革  
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  
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  
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擢以知其才之短長故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  
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於  
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潤結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  
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  
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然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  
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晉武帝祖  
太宗既有天下法今簡約不為煩苛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

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裁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綴飾  
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  
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  
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宰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  
之民者其能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  
之所堪其三曰左右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  
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  
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  
自一命以上雖有至賤無不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

宋文

第十卷

五

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以送來如此則遠方之職吏亦務自  
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絲毫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  
無喜觀賢卿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則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  
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  
心焉耳

問架整波瀾淵謀論佳可為策格 樓廷寄

○ ○ ○ 廣法禁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責威。大臣而後及於誅賤。故能以其國霸。然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

宋史  
第十卷

五

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擬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究之不止。緣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罰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夫之為不善。非特簿書未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是。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商鞅韓非之卿之聞。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難力。諸君將有所不建。而元木索笞。豈處方今法

至繁。其所以防其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愈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戒。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詆讞。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利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歟。

宋史  
第十卷

五

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聖人為天下寬容。有此優味。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精琦黃貞父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  
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  
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  
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  
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  
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其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  
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之○又復用之○則是  
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  
宋文 第十卷 五六

者○夫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  
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賈者○何常有  
或出於貧賤○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焉  
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選定於  
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放使天下無必得之縣○亦無必不可得  
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勵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  
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嗚呼○聖人之所以教  
釋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  
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與  
其意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其終身

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時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夫通  
乎天下有用之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  
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令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  
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  
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  
知其不可開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  
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  
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  
雖至於黷冒殘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  
有以少假之也○入資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  
宋文 第十卷 五七

遂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  
竊以為○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廣在主宰矣○相互形○大蘇之文○此其極佳者也○錢豐稟

大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恬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敗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

第十卷

六

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素履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始○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出○名實合○則方之而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亂賊○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雖然○皆以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九族○表裏之○是以日學而心術安行○而日降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

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雖僻陋之客○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絃○希夷罕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多怨○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也○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注者○而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使者○如是當復爾業○少馬皆利其額○無一人得免○自舊花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夫如是○將何止民

第十卷

七

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富而不爭○於刀鎗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稅○而惟貪之知○今鵲鳴而起○百工雜作○區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腕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貧○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東原門

案

事記

宋

卷一

2

—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繇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富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顧其用之不節。

第十卷

五

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需而愈需，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未可以知其所以然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國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化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而平巴蜀，而東下并海，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端焉。惠令世之不足則亦甚感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下無使使之憂，也不能使之貧，而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其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其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民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辟之於人，其少壯之時，強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者，之候其見而無遺者，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兩端，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欲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放。夫三歲而郊，郊而款，款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縣官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夫，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兩費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降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計，顧為郡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計。

第十卷

第十卷

五

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需而愈需，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未可以知其所以然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國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化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而平巴蜀，而東下并海，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端焉。惠令世之不足則亦甚感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下無使使之憂，也不能使之貧，而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其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其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民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辟之於人，其少壯之時，強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者，之候其見而無遺者，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兩端，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欲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放。夫三歲而郊，郊而款，款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縣官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夫，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兩費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降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計，顧為郡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計。

天下有轉運。是矣。今注。注之。間。又有發運。後。賜之。厚。兵之。氣。其。為。貴。豈。謀。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馬。孫。也。又。使。一。人。為。之。廐。長。廐。長。止。而。馬。益。瘦。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善。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度。乎。少。息。也。此。篇。近。段。說。去。造。說。頗。平。唐。利。川。

第十卷

六

宋文

第十卷

五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範。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庫。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而。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抑。者。至。於。歟。玩。之。所。端。悍。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小。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視。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而。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變。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備。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而。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說。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後。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賜。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尺。木。火。之。以。薪。材。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

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注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得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武衆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得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獲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竟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未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衆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衆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獎也。又衆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

第十卷

兵

之於我耳。我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衆七人。貴三人耳。爲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使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衆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獲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行文如倒黃河之水。而注之海。不亦廣門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勇。將而將軍無勇。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快有三軍之勇。快一人而較之。則勇快之相去。若蓬與極。至於三軍之勇。快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砲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快之不蘇。至於如此。彼聞之。小民爭開。歡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誠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

第十卷

兵

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善者。阻其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是八。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患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雖然。者。然。矣。引矢相及。劍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初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誘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驕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二。是勇者難得也。指其妻子。棄其身。以爲約。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見。



矣。天子必有司。將將軍必有司。視其勇者而陰服之。人  
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旬異。自異而上不異。則緩急不  
可以望其為。偶故凡緩急而肯為。偶者必其上也。所異也。昔漢武帝欲  
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  
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  
賄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  
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偶不已。難乎。私者天  
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資於人。而私之。則非  
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觀其心。而責其為  
偶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窘而

第十卷

六

自止。方而或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  
視。而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  
出。爭先而歸。故而我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  
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  
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  
為奉法。猶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偶哉。  
四。新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接廷壽。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  
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任。不  
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  
者也。今臣章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開歲。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  
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  
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偶非天子  
無涉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  
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太倉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寡。蓋天下  
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

第十卷

究

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  
無說而廢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  
辦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通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用  
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歛。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究不止。此四患  
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然臣皆以為不足憂。  
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謂  
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神天下  
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  
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後其生。皆可得而制其  
元。牛。豕。犬。雞。狗。馬。於此。則萬事皆可得而制。牛不可以有。馬不可以有。

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  
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剽狠而難制、急之則蹶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  
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犁之有時、則終日蹶蹶  
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放其  
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  
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  
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  
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效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  
之際、其究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縣布

宋文

第十卷

七

赴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  
馬、以極其奢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驕蹇之懷、侶肆傲岸、  
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  
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  
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  
使肯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東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  
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境畏讒、遠引而去、而小人官墜、  
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  
有術以制其變、茲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  
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後其所悅、欲其懼而後其所忌、欲其開心

見而示之以無所忌、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  
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通矣、天下以無所往、  
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  
若豪橫太過、而難制、孫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賴清諸策、皆自出機杼、別立風骨、成一家之文、繹其義而深其機、  
必有絕恬玄解之處、唐荆川

宋文

第十卷

七

宋文

·第十卷·

—

二、

宋文

卷十

1

行

11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道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臨○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殺○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戢○故其成也○

宋文 第十卷 七

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就○特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禍○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青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禍○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進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成甚易○極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一以貫之○夫一

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欲天下之公○其使已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恭○必有大臣教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之○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減法者○民間有以救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下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皆於寬緩急情○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

宋文 第十卷 七

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善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戚類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為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適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仁宗寬仁之過○故當時有議之論○每如此○唐荆川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其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豫、歡  
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  
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  
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攻、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  
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  
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  
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雖知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  
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且竊傷之、而以  
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背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

第十卷

六

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此各當其嚴  
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  
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  
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後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  
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  
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若如此、夫天下之  
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  
乎其中、論其聚散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  
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眩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異謀  
而不敵者、多為之提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提防之所

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  
之以至易、以開其歡心、故天下之士、大夫皆欣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  
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  
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以待之、雖其仇怨、而無所忌、  
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  
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  
不可、輒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  
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猜、  
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大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

第十卷

七

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將○古○今○得○失○立○論○後○饒○衍○收○束○開○闡○宏○肆○條○條○有○則○楊○用○條





卷十

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斟酌。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為。而聲下有其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國具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或陳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

陳文

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之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為也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慮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若中層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或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中層嘉亦卒非漢之權臣也夫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分列權臣重臣議論精明筆勢柔緩人主見之真足澤心動德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年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飲水。無怨言。又嘆。其志其言。諸葛孔明。還李平。臨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主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隱。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管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教而去。雖其常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止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敗。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滋。服。天下之

第十卷

八

衆臣當竊悲唐李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盜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斬。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計。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任。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也。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墨曰。姑以鎮撫其。取。取。之。意。故。其。失。為。近。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憾。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利。哉。哉。然

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排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排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先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待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到。而成功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而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諺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寡。不。畏。強。樂。夫。人。唯。能。不。侮。寡。寡。也。而。後。能。不。畏。強。樂。臣。故。曰。惟。公。者

第十卷

八

能以剛服天下。此其難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然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共惡。為樂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人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然。以。慰。其。威。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而。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而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將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有罪而黜。然。而。無。所。始。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助。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矣。○。東。漢。古。事。事。論。時。禁。立。柱。子。唐。劉。川。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  
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  
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  
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彊  
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後  
夷主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彊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  
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  
於宦官○魏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  
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也○與飲酒○則是

第十卷

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勞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美○飲酒而  
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皆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  
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無備御養○其衣糧食  
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萬子○而後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  
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患○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  
為○雖有大害○不義而無所遣○拒其亂也○在臣權命○雖兵而不可制○而  
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功於天下○其功權  
敗破滅○是以上快天子○下歸將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  
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成○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  
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職○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

而欲為之致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  
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骨從胼起之缺○緩則畏而忘之  
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誤○忘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  
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  
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知也○何也○聖  
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  
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不利於世○惟其利  
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戒太祖○不可不以長久  
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終者○使不知將  
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是以樂五代豪將之

第十卷

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  
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紀○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  
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據○而後得天下之利○不  
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其以與人○欲  
先捐其以與人○則先事行○擇將擇將而得之○苟欲知其志○雖捐天下  
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時其命也○將  
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其為盜  
要○以無畏其謀之○之勢○而遂以放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  
此也○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用○兵○。○故○用○兵○之○難○而○養○兵○之○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勦○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樂○陣○兵○而○過○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振○后○起○而○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固○視○四○顧○而○

第十卷

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郭○牙○秦○楚○以○其○兵○車○徧○徧○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欲○脫○避○責○不○肯○即○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餘○而○起○起○而○關○死○有○事○而○後○從○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大○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越○越○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我○而○臣○於○我○今○之○稍○急○則○順○日○順○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

師○宗○廟○禁○閉○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德○同○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選○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而○未○嫌○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大○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親○間○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疎○滅○

第十卷

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貧○最○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漢○制○說○為○諸○侯○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伐○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樂○料○之○能○御○以○知○於○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卿○知○義○知○苟○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難○有○法○而○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疾○徐○頓○挫○可○以○呼○盪○胸○臆○并○康○門○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  
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富○貴○賤○  
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欽○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  
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  
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從○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成○端○白○以○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  
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十○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貨○鄰里之貧民○薄○  
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家○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  
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攬○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

家本  
第十卷

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十○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十○  
金○之○權○也○古○之○人○居○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  
謀○臣○臣○臣○之○力○有○成○而○終○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即○縣○之○臣○可○  
使○死○封○疆○之○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  
皆○以○為○當○然○是○以○致○死○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  
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子○之○  
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綬○印○綬○從○夫○卒○縱○橫○赫○奕○者○常○備○  
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法○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據○  
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變○夷○  
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義○之○

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率○  
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能○厚○拔○類○  
之○才○則○公○卿○大○主○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賞○之○朝○朝○夕○夕○之○間○不○出○  
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  
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選○大○下○今○天○下○之○人○反○  
以○其○法○選○之○故○選○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選○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  
法○夫○豈○不○欲○以○選○人○哉○注○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  
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以○選○人○哉○為○法○而○不○  
足○以○選○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選○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  
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

家本  
第十卷  
八

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  
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私○私○易○得○之○物○矣○蓋○  
臣○聞○天○下○有○二○禁○有○法○亂○之○禁○有○法○禁○之○禁○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  
執○法○禁○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禁○  
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技○業○規○矩○而○使○  
天○下○無○所○執○以○遊○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  
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  
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  
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選○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  
上○如○此○則○法○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

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  
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  
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  
夫。是以以下不得選其上。而上有以從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  
有利者。可以得眾。此不可不深察也。  
有大將。揮兵之勢。縱橫閭閻。無不如意。○ 華康門

宋文

第十卷

九十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遂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  
不。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  
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  
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壯壯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  
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始。燔黍烹飪。嫁娶少養  
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大夫。不達其意  
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  
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  
其所惡。此何真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慕國  
宋文  
第十卷  
九  
天下之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知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遂  
濟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  
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  
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辟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  
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緣此  
之故。今天人之情。非有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快快不快之心。是故  
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辦。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  
北。生於東者。必徙於西。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告寒踐霜雪。以治燕  
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



幸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外既至而好惡不相  
通風俗不相習平目之所見飲食之便皆不得其常計如  
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  
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而  
也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合之法為吏者不得  
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  
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遠者謂遠者或謂方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與者  
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  
僻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  
知利害而

第十卷

九二

宋文  
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  
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  
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  
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  
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八者亦其國人也  
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為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  
則天下之吏皆同為海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  
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  
哉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  
而無愧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  
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雖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  
試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  
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  
筭以奉其小職大夫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  
敢欺武吏為之偵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闢之事而使天下不  
其筋力而發竭其思慮甚者用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  
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  
其

第十卷

九三

後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敢而自習而其尤難者  
盜賊繞乎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夫  
人凡天子之所待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吏  
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愛田以補其不  
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郵其秋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  
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夫無祿以養其身而無  
妻子又有鞭朴賤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  
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  
雖得復役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  
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

王

第十卷

九

1

宋

第十卷

九五

故為之言其室家來歸而慰勞之者以勉其志而其事而其終章曰恭慕朽  
止、恭後茂止、獲之極極、積之采采、其崇如壙、其比如佛、以開百室、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饋、饋古之人當此之時歲  
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  
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後戾無  
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漢之使復其利而教  
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  
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近莫如其所與  
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遠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  
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利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

宋文  
第十卷  
九六

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  
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惡、此豈非  
其所以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  
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耆夫、今可使  
擇民之孝悌無過力而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職  
誨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  
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  
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第一  
哉、教天下自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愈入玄、不忍釋手、茅鹿門

臣聞三代之盛時、三代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為君子、  
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  
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我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  
耘、戰國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  
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志無所不至、夫周  
秦之間、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  
戰、攻其死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  
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戎傷之地、其所以能至  
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初而從之、則可以與之使

宋文  
第十卷  
九七

俸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  
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  
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新捕甲首者、得  
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復其鄰里、天下之人、  
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然哉、周之所以興、秦之所以亡、天  
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  
以使天下者、何者、秦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  
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而不知教、然則  
謂其罪不在於民、而土之所以使之者、或末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夫  
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

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  
 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  
 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  
 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  
 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  
 於其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  
 將為蘇耶。為蘇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蘇。  
 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然。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天下  
 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利。利略之。文而治。苟且  
 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  
 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欲。以有  
 得者。亦難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  
 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  
 不為者。詩云。無言不時。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  
 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急。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  
 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  
 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  
 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  
 天下之人。時復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  
 新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此

宋本

第十卷

九九

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行文紆徐而老。茅鹿門

○民政其力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  
○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  
○嘗無有也。古之人。各安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  
○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勾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  
○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  
○然而勾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  
○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  
○關地千里。新戰百萬。勾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  
○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

第十卷

一百

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已  
○謂非中國之長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則多辱。多辱則民  
○不免於貧。貧無可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  
○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  
○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  
○莫甚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雖知其甚重。而不可得  
○天下之賦。雖知其甚重。而不可得。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  
○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  
○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  
○於此。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是以行之。然

亦有四紀。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  
○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  
○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伐之。楚青包茅之不入。而  
○於諸侯。桓公敬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之。楚青包茅之不入。而  
○諸侯大服。臣竊難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  
○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固而成之。以潛破  
○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先固之。昔者晉之取虞。趙之取  
○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子父之力也。夫鄰國之患  
○唯其相忌。而相忌。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  
○競。亦已久矣。故其相親。以為無餘。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

第十卷

一百

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阻。難於其間。彼以吾  
○為猶有不暇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  
○恥。而全百世之利。且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之  
○注。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紀之。凡皆務以無逆其  
○心。而陰隨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賂。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  
○危士棟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  
○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  
○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急。數年。彼目以無備。而吾月以充實。彼備  
○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急而吾奮。彼驕而吾怒。然  
○然。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是夫方今之義。其勝亦有





此中兵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而心常自警。出  
行後。若寒暑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此  
也。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勢。不見鋒刃之危。此  
也。自負以勇。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使。使不得其  
道。則今夫陰伺二虜之急。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計也。  
而切於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已用其  
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心則不可與之化。大  
難而涉。大勢。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將無為。以觀大人之成功。而不得  
自效者。則其氣銳。而其心不保。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  
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且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

宋本  
第十卷  
百五

常。在內而不以成邊。成邊之兵。當常成邊。而不待內郡之成。卒。某內郡  
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  
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  
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  
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隨而置之。也。兵歷年而士無所  
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東塞  
之苦。兵出則守者。閒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  
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隔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  
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  
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  
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  
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然後海隅。微塞  
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  
盛。良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  
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登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  
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  
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

宋本  
第十卷  
百五

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  
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  
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三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壁之  
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  
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閑敞。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蒞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  
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礱。還華。  
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  
之功。至於體讓。與行。而風俗。自然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無之。更不得久。

學門將見古之士皆道明秀而可為公卿問其俗而終飲食皆  
中禮節入於其里而物考其於家行於其鄉而少者扶其羸老  
壯者代其負荷於道然後樂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諸其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歡酬之天子太平之功而諸其  
金思訕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  
以保典聖之六、某虎門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禁而今昔之不同也蓋士  
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家買臣  
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旆導前而騎卒擁後夫道之人相與駢  
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  
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  
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  
旬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  
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非時窮厄之人使倖得志於一時  
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教生民而切施社稷勸之金石揚之樽  
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奉一時  
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  
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學矜名譽為可憐蓋不以  
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  
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而惜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  
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非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金雞不獲登公  
之堂幸嘗竊讀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事  
即楊處最難能萬端詞

有自兵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  
 自兵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梁問其作而  
 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  
 兵陽荆潭數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  
 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  
 皆泊梁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計之制用人之力曰大計  
 千丈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設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  
 五百工而不斷時以成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  
 其吏之能者行視可也

後漢一宜書不為一備之舉思或利於我者不以爲宜  
 兵之民久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  
 不書乃為之書  
 法老情深中間事不盡不戒一段是歐文絕佳處

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運○於○民○也○  
 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功○多○夫○以○百○步○之○堤○禦○天○下○之○險○  
 則之虞矣其民而及於荆潭數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皆蒙其利  
 焉止無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堤上居者久不劫則  
 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慮於不虞而慮於易虞者  
 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之○士○為○其○民○謀○  
 與○利○其○遺○跡○往○而○在○使○其○總○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其○  
 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  
 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遽守一州  
 所用之略其除以利及物夫豈無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

之○殷○史○而○自○李○絳○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邵○勅○已○  
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后○而○鏡○之○東○辟○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  
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  
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之○民○不○足○以○供○其○用○而○後○能○如○  
物○之○利○以○與○人○主○爭○賤○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禁○大○而○後○能○如○  
是○而○天○子○獨○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惟○悻○其○身○  
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  
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  
宋○文○第○十○卷○夏○

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焉

第十卷

夏

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  
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  
天○下○何○如○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  
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  
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歐○蘇○集○中○不○曾○見○此○陳○健○文○字○明○允○則○時○有○之○  
葛○延○朝○

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探○而○  
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粗○糲○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淵○溪○谷○分○崩○裂○絕○  
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茲○於○  
盡○矣○至○今○上○即○位○讓○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招○有○司○以○祥○瑞○告○者○  
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賢○於○萬○蔡○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渡○  
知○其○為○瑞○也○則○知○周○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  
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  
也○故○闢○於○其○居○之○東○偏○擬○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意○芝○一○也○或○貴○於○  
宋○文○第○十○卷○夏○

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適周不從志於

第十卷

夏

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荆○公○本○色○之○佳○處○茅○庶○門○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為○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美○以○實○為○德○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不○足○以○塞○吾○心○為○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塞○吾○心○為○

第十卷

五

可○樂○也○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堂○慕夫在外者而欲求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幾乎○難○前○則○失○已○難○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前○以○胸○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輔○如○毛○毛○積○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者○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樂○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焉○道○之○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宋○人○之○所○有○以○為○得○亦○在○此○宋○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獨○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增○往○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堂○之○西○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謂○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則○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

第十卷

五

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僕○焉○而○不○辜○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其○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家○也○深○自○斯○人○之○遠○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資○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積○財○無○厭○惟○富○者○之○父○子○離○處○誰○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積○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各○往○時○所○謂○大○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焉○赫○奕○婢○妾○親○屬○足○以○滿○意○

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馬場第於斯。人之一節者。顧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而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有慨於中。著而為訓。從堂發論。磊砢不群。鍾伯敬。

第十卷

夏

宋本

第十卷

夏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皆公。像於淨眾寺。公不樂。禁屠陽。蘇洵言於公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范之歌。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顧

凡不與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備。張公。爾賢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外。而經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而棄之。民。而。以。於。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詐。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願。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或。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公。利。可。事。於。斯。難。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閑。一。善。必。問。其。



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其長短大小美惡之非善者或  
其平生之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  
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難此觀之像亦  
不為無與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入順慨有大節以度量  
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氣義重極有法度茅廬門

宋文

第十卷

四六

木之生或蘖而場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  
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而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  
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  
齧食之餘或易於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繼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  
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  
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  
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場拱而不夭任為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不腐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  
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  
宋文 第十卷 四六  
似不偶然也○能子之愛之則非後愛其似山○而又有兩感焉○非後愛之  
而又有兩感焉○子見中峰踞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  
二峰者○莊栗剴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  
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嚴急峻整○無一句懈怠○林次崖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初至於長木嘗去於學之中學  
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械之法  
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械之法  
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  
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  
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  
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不  
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  
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  
宋文 第十卷

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業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  
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  
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  
於教也其動於親聽而友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  
終則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意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  
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人之  
則雖更良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故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宜用  
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  
人之體性之舉動雅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  
且後之皆而無教養之新則其材之不咸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

為天下之夫又承其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  
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國嘗  
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  
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  
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  
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其其與其徒  
皆自以謂得倭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  
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攝士之舍皆足積  
貯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  
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  
宋文 第十卷

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  
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廣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唱而四  
境之內響應而趨之如恐不及則大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  
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咸行要立於清事舉其政又  
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情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  
圖書器用之類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  
之典藉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  
固有不可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  
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  
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

今請曰。顧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才。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  
茅原門。

第十卷

百字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民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必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朝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關先佛寺之金塔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或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茲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新材以易之。陶九以覆之。既成而寬深充奧。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謝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子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謝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某遊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

臨川之域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渟然而

宋

第十卷

聖

○ ○ 聖池記

曾 鞏

臨川之域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渟然而  
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偃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  
學書墨池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  
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  
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  
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則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  
耶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咸思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  
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眾曰顏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  
雖一能不以廢而固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  
宋文 第十卷 百三  
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茲○士○之○道○風○餘○思○被○於○來○世○  
者○何○如○哉○  
結撰如正可以為作小大法勿誤以小題病之 萬瑞調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級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遠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備傳漢唐雄傑不可竊較而其小者倘能敦朴惇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雖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溪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若此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

宋文 第十卷

百五

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其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梅公慶曆中所賜公瑞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負瑜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年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慕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易歟以進者好不若因襲敗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聲然而作如望龍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錄此也夫

誠論正大切意懇至直為新君之體 萬請訓

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象者或推其文學或為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象者未必盡知之師象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改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歿師象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武克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貺饒州諫官御史

宋文 第十卷

百五

不肯言師象上書言仲淹曰之師友願得俱歿貺監鄆州酒稅又徙慶州適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馮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象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請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象亦徙通判秦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象嘗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教然代成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審而於兩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創上代成卒以成是周為禦寇久矣宋嘗未及施焉而元兵已西矣

師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者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  
後更至京師上書訟師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  
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見兒而坐顧稚子在前無  
基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葬張氏其  
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葬凡十年間三貶官  
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  
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  
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先  
塋之次余與師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淺次其世家云

歐公最得意友亦最著意之文 羊虎門

故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仲於死其  
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子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  
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居  
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仲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  
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  
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廢

宋文 第十卷 可

補太廟春卿調紫陽尉非所好也己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  
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  
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大正公為君召試得  
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  
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舒民於是時范大正公與公富丞相多所  
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倚也乃以事中居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  
錢會客為句辭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  
中君者喜曰各一舉制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思能去天下事卒不復



第十卷

百六

卷之四

第十一卷

百元

大  
陸  
分

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論者，乃時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祖  
 孫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蓋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  
 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  
 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  
 為。其戒奸臣宦士，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除志氣，樂必見  
 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言曰：學者為仁義也，惟忠能  
 忘其身，信為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世，已亦以是教於人。所  
 謂先齊而湯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  
 亦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  
 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遺世獨立，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宋史：先生直講蘇軾，杜祁  
 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久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  
 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祖孫，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  
 四十有一。友人盧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荷彼謫仙，德然後先生之  
 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恤。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呂公，分俸買  
 田以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性其所將，其子師訥與其  
 門人姜潛杜默徐道奇來告曰：獨病也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  
 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篇曰：雖然，魯人之銘也。  
 乃為之銘曰：祖孫之歲，與子之德，乃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  
 之道，乃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乃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

何傷。 此文極有變化。唐荆川		宋史 第十卷		
-------------------	--	-----------	--	--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注問疾者○嗚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嚴行者○不得注○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免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

第十卷

百三

天下其初喜為清○蘇閣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辨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詩詩人者○鮮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與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雖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慙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雖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徳○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拾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廢補太廟齋郎○應祠成○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

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

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略○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遵○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山陰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炯○曰龜兒○一蚤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三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治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通篇以詩作案○此品類貞曜誌體也○歸震川

第十卷

百五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發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能賑鄉里多聚書以給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喜予少家隨州夢升送其兄茂崇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兩科初任興國軍承典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穎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言歡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震予益悲夢升志確表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

宋文

墓誌銘

黃

訓南陽主簿又過之於鄧問其平生所為文章我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前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肖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情也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確而文章未竟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依吏不復如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公負其所常有快快然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著詩賦碑誌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皆以廢歷切年

長月某日葬於宜防之先塋其弟謂泣而求告曰吾兄忠世之英吾知

其可為其銘予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其終其兄子庠也詞曰子之文章雷激雷震而電忽止聞然滅滅未聞不銀誦歎息而不知其大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驚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欲徒為夢升而悲悲壯之極萬端調

宋文

第十卷

可

吾友張子野、雖亡之二年、其先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其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果通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思、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惟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亢、大興孫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競饗於希深、日相送來、飲酒、惟呼上下角、遂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希深大子野、遂然其間、不勸、格氣、衆皆指為長者、子野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過、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祖水、屋、窮、居、獨、遊、思、從、衆、

第十卷

夏六

宋史  
人、幾、不、可、得、然、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謝、時、之、盛、然、後、知、世、之、奢、索、不、常、服、而、友、遊、之、難、得、為、可、惜、初、在、洛、時、已、天、亮、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天、於、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其、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建、皇、祖、也、尚書右丞、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此、李、氏、微、西、邸、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此、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職、田、綱、世、以、貴、仕、而、彼、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書、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恭、軍、開、封、府、成、平、主、簿、河、南、法、曹、恭、軍、王、大、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恭、知、政、事、宋、公、咸、為、其、能、改、寄、作、佐、郎、監、鄭、州、酒、院、知、

疾、奉、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以、幼、未、名、女、五、人、一、過、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垂、然、充、且、白、矣、予、固、已、悲、其、蚤、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英、開、封、今、為、開、封、人、也、

宋史

第十卷

夏七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怨因其族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以不直繼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說而無如蘇君之故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運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

宋文 第十卷

百五

故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成運之卒再成儀渭於是延州運者千人至陝聞再成大怒即譴聚謀為變吏白開城城門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半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運使者成車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探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老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取相賊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

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嘗大考諱進之平府副率大考諱熙殿直考諱成熙時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一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未磨勳也

歐陽中子法度 葬也門

宋文

第十卷

百五



○ ○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講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  
君既與兄元相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  
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  
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  
廟齊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  
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  
其可哀也已上固有難世與俗獨行其意罵讟笑侮困辱而不悔彼  
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祖恩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  
當時類仰以赴物之會而無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雖足以移萬物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安石

而官於用也之時謀之以寡三軍而解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唯予  
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其年某月某甲子  
薨其州之揚子縣甘露鄉其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陳不仕陳真州司  
戶參軍琦大廟蘇即林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同奉先泰州泰  
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擢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子斯誰  
或使之

許君多奇氣而荆公之誌亦如之銘亦新折 羊庭駒

○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  
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  
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入者不多而多見謂  
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甫也今深甫而有以合乎彼  
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  
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  
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其哉聖人君子之難  
知也以蓋新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  
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安石

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  
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請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  
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卒能著書書具在然如  
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雄雖能知深甫其書其意其志未就其書  
未具而既死矣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曰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  
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  
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丞穎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甫嘗以謀  
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先去有勸之仕者報辭以養母其後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五十五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推官如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漢南或吳夫人曾氏先若干月卒于  
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父某縣其鄉某  
以曾氏附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靜之思○茅鹿門

宋文

第十卷

夏

○ 贈王君墓誌銘

王君房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為始而  
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  
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  
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  
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  
及其妻子○不敢憚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常所與  
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喪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嘆息○夫其  
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  
詞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詆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於父

宋文

第十卷

夏

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  
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略而余於○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  
以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雖外至者○吾無意於  
問○可○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  
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  
至和四年○附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諱議公之龜  
年致結然○立意慷慨○萬請明

受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出然俗勁武而愛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然。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顏色自放，絲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大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愛卿少舉進士，不第，其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愛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愛卿嬰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

第十卷

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恭通判乾寧軍，丁母憂，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水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愛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毓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遷得顯官，欲引愛卿，愛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馳武三十餘年，愛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愛卿奉使福安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病，既而聞邊將有欲以卿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康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我不收教，不善其教，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淺若不足為及，臨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慮，慮不備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絕，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源，天子聞其春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嗚呼！愛卿，字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兵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辱，卒用於無間，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愛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垂乎。」

第十卷

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文於描寫愛卿處，深得子長神韻。易端訓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中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聖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其○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之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而○大振其○而慶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第十卷

百五

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純人主之惑○而雪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脈脈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鰲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逢吉之禍○能信於南海之民○而食百世而不○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為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眼○前守欲請泐新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朔夜

即王君淵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德民懷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葬於潮也○審矣○然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注而不○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庶萬懷○愉○若或見之○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為蔡伯○故傍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書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鯨○雲鄉手扶雲漢兮○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成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藉○混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故佛識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辟○宋末

第十卷

百五

九庭中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龍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鍾○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態○於繁為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洟○翩然被髮下大荒○  
筆氣嚴整○詞調蒼老○幾字不經放過○王鳳洲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  
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之賢  
之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而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發、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  
光、輝其清音幽韻、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辯閑辯、快如輕車駿馬  
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請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  
仕宦四十年、上下注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如遠國、窮斥遠難、而終不  
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後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劉正之節、至  
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

宋

第十卷

五

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  
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其塊然、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其  
山之側、與頽水之澗、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而況朝  
士大夫、平昔將從又予心、所嚮慕而終依焉、嗚呼、成喪與廢之理、自古如  
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雄與健  
一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茅鹿門

洵請易至、漢之六十四、漢其章元吉、曰、唯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漢以混  
一天下者也、蓋余仲見名漢、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條  
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  
請以文市、易之何如、且兄常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潯  
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  
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  
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腹、也、舒徐委蛇、婉婉  
而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震而如鼓、疾而如馳、徐而如蟬、揖讓  
旋辟、相顧而不前、其聚如散、其散如聚、終終靡散、百里若一、洵乎順流

宋

第十卷

五

至於滄海之濱、湧薄洶涌、翻怒相赴、交橫網羅、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  
流逆折、潰疏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榮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蟻、  
洶者如蠭、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漢  
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  
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  
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天下之至文  
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紃、非不文矣、而不可  
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在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  
之處於世、不求有功、而功自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而  
言自出、則天下以為口實、豈非不可與也、人道之推、吾兄可也

風水一形八皆見之老泉便指出許多奧德來令人目眩

第十條

夏

○ ○ 立舊本韓文後

歐陽修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亮翰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謂然歎曰學者當至此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

宋本

第十條

夏

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起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成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於輶而終耀於無窮者其理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與於世好而示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目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



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野。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未脫  
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不  
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傳物也。嗚  
呼。韓氏之文。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  
傳物而尤惜之。  
議論最明。曷瑞胡

第十卷

夏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  
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蓋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有知  
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同。不專  
不同。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  
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  
則有請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  
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  
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  
其心。以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  
莫能盡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  
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  
通其意。為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  
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同以為好辯。蓋邪  
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  
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於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說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為文顯脫盡一切。乃為可傳。如此。張益。殊近來。可未曾有。曷瑞胡

于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  
過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  
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欲知  
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世宗而太宗怒之薄其  
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  
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  
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  
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  
宋本 第十卷 百六

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遠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  
悔之前茅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  
其言至誠而其意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  
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制而棄之成區區之小  
議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也然則諫諍之臣之亡  
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失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  
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恭其德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  
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為惡乎然則諫  
諍者非諱也然則諫諍者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

為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其其常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之君  
是使後世不見其是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  
君之謂然孔光之去其榮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禁之而後  
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  
聖人之所曾言也今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  
言於一時之人耳蓋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  
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極馳騁之才而不越乎規矩準繩高文大字字圓暢為端訓  
魯公才字動止必以準繩如此篇集中亦未易得為端訓

○請李綱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翔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翔特窮時情、世無萬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翔為秦漢間好佚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此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翔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翔時、與翔上下其論也、况乃翔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其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美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翔獨不然、其賦曰、衆置賢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

宋本

第十卷

百六

為愛鳴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翔幸不生於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予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翔憂者、又皆疏遠與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也、苟不怨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後迂齊

○請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大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孫人也、棲棲哀幸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威、易與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廢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遽列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宋本

第十卷

百六

○讀孟嘗君傳

王貴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  
乎○孟○嘗○君○特○為○狗○監○之○雄○耳○豈○是○以○言○得○士○不○然○也○  
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焉○狗○監○之○力○哉○夫○難○鳴○狗○監○之○由○其○  
門○此○士○之○所○以○不○去○也○  
孟○介○甫○小○為○最○佳○類○能○收○攝○眾○言○轉○接○願○好○意○義○暢○滿○然○正○無○須○多○  
錄○存○其○大○凡○餘○亦○可○自○得○之○也○  
葛○端○胡○

宋末

第十卷

四

○談唐華陽頌

歐陽脩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武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  
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  
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儒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  
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  
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為則棄萬事絕人  
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  
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  
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  
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彼六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

宋末

第十卷

百

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  
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  
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榮是真  
可笑也

快然醒日葛端胡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馬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馬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未嘗相過也○不相○未嘗相語也○辭○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通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板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六爾○夫安驅徐行○補中庸之廷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肯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宋文  
第十卷

爾輔而進之○其可也○意官有守○私有鑿○舍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古人臨文○便思傳世○故不得不高自稱許○今千古而下○公其休風○夫有所取爾也○今人編一書○作一序○便自多利刺不休○意豈其所作○其當傳世耶○可慨已○焉端悃